名著名译

小妇人

LITTLE WOMEN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小妇人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贾辉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Louisa M. Alcott
LITTLE WOMEN

据 Tiger Books International 1991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妇人/(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835-8

Ⅰ.小… Ⅱ.①奥…②贾… Ⅲ.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Ⅳ.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4322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周小滨

小妇人
Xiao Fu Ren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贾辉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1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835-8
定价　13.00 元

出版说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可以当做一个家庭的传记来读，但它讲的不是大人们的奋斗，而是孩子们的成长，她们如何从天真走向成熟，从脆弱走向坚忍，从急切走向耐心，从自我走向他人，一百多年来，吸引了无数的读者。这或许是因为，每一个人，是老是小，是逆是顺，是好是歹，依稀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书中的主要人物，梅格、乔、贝丝、艾美、她们的父母马奇夫妇，还有邻家的小男孩劳瑞，一一都有原型，这可以从她的日记中复按。日记我无缘读到，只能借助手边的一些资料复述。

先说她的父母。

路易莎的父亲，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他喜欢教书，后来谋得教职。他的教学方法有点超前，比如鼓励学生的参与，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还曾收容一名黑人入校，这些都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路易莎说，她的父亲就像"生活在飘浮的气球上，全家人和朋友紧抓住系在地面上的绳子，想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由于他的高蹈，全家人曾经生活在贫困之中。

路易莎的母亲，阿比盖尔·梅出身清教徒上流阶层之家，一八三〇年嫁给阿莫斯，从此与他终身相守，勤勉维持这个贫寒的家庭。路易莎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巡回教学后疲惫不堪地返回家中，饭后孩子问起他此行的报酬，他默默打开一本书，拿出一美元。母亲含了眼泪，安慰他说："我觉得这很不错。你平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

路易莎还有三个姐妹，路易莎在日记中说：

姐姐安娜，"是我的良心，诚恳、公正、善良。"

妹妹伊丽莎白，是家中的"小管事"，"地下室厨房中的天使"。

小妹妹梅大体上就是书中的样子，有些矜持，有些骄傲，有些任

性，然而又甜美，开朗。

至于劳瑞，他的原型是路易莎一八六五年陪同一位贵妇人在欧洲旅行时，邂逅的一位年轻的波兰音乐家，路易莎曾与他生出情愫，但终于没有结果。

而作者呢，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也即本书中的乔，是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和阿比盖尔·梅的第二个女儿，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杰曼镇（《小妇人》第十五章《电报》中，乔曾忧郁地说："难怪我生在十一月。"作者在细节上也是诚实不欺）。父亲的教育方法，给了她发挥天性的机会。她没有上过学，是父亲在家中为她授课，同时任由她自由自在地嬉耍游玩。一八四〇年，全家迁往波士顿郊外的康科德，这里是文人荟萃之地，有爱默生，有梭罗，有霍桑，他们与路易莎的父亲都是好友。路易莎自然受益，她在闲暇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和梭罗一道野游，没准就曾绕过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

早年的贫寒和父母的教育，奠定了她一生中的两个基本取向，一是对上帝的信仰，"四十年荣辱浮沉，从没有改变过，却在贫困、痛苦、悲欢、成败的磨砺中日渐强烈。"一是决心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和全家境况。在第十三章《空中楼阁》中，乔也曾宣述了这一理想。

路易莎从小即显示了她的文学天赋，她十五岁时，开始为家人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十六岁时，为爱默生的女儿爱伦写了故事集《花的传说》。

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奥尔科特一家住在康科德的希尔赛得，这里即是《小妇人》一书的地理背景，现在还留了她家当年住的那栋房子。路易莎说，她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此时，路易莎应当是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年纪，她的模样，读者们从书中自然可以体会。

一八四八年，全家人迁回波士顿，路易莎开始出外做工。她做过看护、保姆、洗衣工、家庭教师，挣钱来贴补家用。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她没有沉沦，而是继续她的文学梦想。一八五五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著作《花的传说》，并开始为一些报纸杂志供稿。一八六二年，美国内战期间，她前往华盛顿做看护，以她的经

历写成了《医院素描》，一八六八年，有出版商建议她写一本“关于女孩子的书”，路易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写出了《小妇人》，同年九月出版，立即获得巨大成功。出版商随即又请她续写第二卷，于一八六九年四月出版。此后，她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多部作品，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惟《小妇人》一书，始终畅销不衰，成为美国儿童，甚至成年人喜爱的读物。

至此，路易莎功成名就，实现了她童年时的理想，为自己，也为家人创造了美好生活。不过，她在内战时担任看护期间，因患伤寒使用甘汞治疗，导致汞中毒，此后终生受其困扰。一八八八年三月四日，她在父亲死后两天，因病去世。

路易莎的宗教情怀，她对家人的眷恋和她对未来的向往，构成了《小妇人》一书的基调。她写此书，想必是有道德寓意的，所以，她以英国小说家、传教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贯穿全书。这位班扬，亦是出身卑微，在英国国教教会与清教徒的斗争中，因持异见，被捉将官里去，判处十二年监禁，获释后，还是因为传教，又曾第二次入狱。他在两次牢狱期间，写成了这本小书，叙述一位名叫基督徒的人，如何身背重负，从毁灭城出发，经历种种磨难和考验，才甩脱重负，到达天国。书中使用通俗的比喻来传布宗教信仰，历代流传，此书在西方印数之多，大约仅次于《圣经》。《小妇人》一书中，就借用了其中的“富丽宫”、“屈辱谷”、“恶魔亚玻伦”、“浮华场”等等形象。《小妇人》的每一章，其实都可以看做一段道德劝谕，说到人生的一个过程，从中引出教训。

这似乎是人类始终在忙的一件事情，抑恶扬善，陶冶人性，古今中外，各有各的路数。人性的善恶，自古争论至今，而人性能否彻底向善，到现在也未见分晓。这实在是个大题目，一时说不清楚。倒是有一点很有意思，母亲虽然也鼓励四个小姑娘“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并不采取强制手段，任由她们自己去一一经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以，孩子们都在真实地体验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复制上一代人的历史。

撇开这些，书中处处都是活泼泼的，少年人的天真，纯洁，诚实，勇敢和对未来的理想，时时令人感动。作者写到此处，也不再存训诫

的念头，笔下没了约束，触目都是生机。人类自打失去乐园，想必无时不在怀念，但乐园究竟什么样子，都是公说有理，婆说也有理，夹缠不清，不过，读一读《小妇人》，我们倒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明净、纯真的世界。

书中还讲到幸福的含义。在作者看来，幸福就是亲情、友谊、健康、劳动和心灵的安宁，有它时，人们只觉得平常，但失去它，或许才会发现，那是用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像书中梅格艳羡的华美衣裙，艾美眼热的绿松石戒指，到头来都没了意义。幸福，其实是朴素的，有这些简单的东西在，人不会灰心。等到没有时，人才会真的万念俱灰。

此外，书中的历史背景，是美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但作者没有涉及敌对者的浴血厮杀。也许，作者的立意不在此处，也许，此时此刻，真正需要的，却是以人性中的善良来化解南北双方的乖戾和仇恨。

凡此种种，都简单，也都复杂。到了今天，在这个扰扰攘攘的世界上，书中小主人公们碰到的那些事情，也都还是生活中的日常，时时困扰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交待。

此书的翻译，全部是在维也纳完成，正是春光明媚时。先是金色的迎春，蓦然开了一城，接着是郁金香，亭亭玉立，又有门前“桃花乱落如红雨”，这番花信过去，有玫瑰，红、黄、粉、白，花团锦簇，大街小巷，都掩在绿海中。公务之余，闭门译书，我亦觉得是辜负了此时与此地，偶尔累了，到不远处的多瑙河边小憩，远处青山如发，是维也纳森林所在处，有葡萄园，我曾走过，枝芽新绿，离葡萄酒还远。河水静静流淌，奥地利的音乐学家普拉维撰写约翰·斯特劳斯的传记《圆舞曲之王》时，曾引用过一九三五年的一次调查，说道：“一年之中，多瑙河有六天呈棕色，五十五天土黄色，三十八天深绿色，四十九天浅绿色，四十七天草绿色……但是从未呈现过蓝色。”这是科学的精细之处，不过，如今我来，从稍远些的地方看，多瑙河确实是蓝色的。现实与理想，你又能说谁对谁不对。维也纳不是一座壮丽的城市，它只是温馨、安谧，又有它的喜气，与我此时翻译的这本书的气息相接。

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朋友们的多方帮助、督促和鼓励，使我不能懈怠，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翻译文字中，如有理解上的错误与表达上的不好，则是我的问题，留待读者批评。

贾 辉 丰

二〇〇四年六月

PDG

目　　录

第　一　章　朝圣者 …………………………………………………… 1
第　二　章　圣诞快乐 ………………………………………………… 13
第　三　章　劳伦斯家的小男孩儿 …………………………………… 24
第　四　章　重　负 …………………………………………………… 35
第　五　章　与邻为善 ………………………………………………… 46
第　六　章　贝丝发现富丽宫 ………………………………………… 59
第　七　章　艾美的屈辱谷 …………………………………………… 65
第　八　章　乔遇上了魔王亚玻伦 …………………………………… 73
第　九　章　梅格初踏浮华场 ………………………………………… 84
第　十　章　匹克威克会和邮局……………………………………… 100
第十一章　实　验…………………………………………………… 109
第十二章　劳伦斯营地……………………………………………… 120
第十三章　空中楼阁………………………………………………… 139
第十四章　秘　密…………………………………………………… 148
第十五章　电　报…………………………………………………… 158
第十六章　家　书…………………………………………………… 166
第十七章　小信徒…………………………………………………… 174
第十八章　阴郁的日子……………………………………………… 182
第十九章　艾美的遗嘱……………………………………………… 191
第二十章　密　谈…………………………………………………… 199
第二十一章　劳瑞无事生非,乔大事化小 ………………………… 205
第二十二章　烂漫的芳草地………………………………………… 216
第二十三章　马奇阿婆歪打正着…………………………………… 224

第一章　朝 圣 者

“没有礼物，也能算圣诞节吗，”乔躺在地毯上咕哝道。

“当个穷人真倒霉！”梅格瞧瞧自己的旧衣衫，叹息道。

“我想，这真是太不公平了，有的女孩儿，好东西那么多，有的女孩儿，要什么没什么，”小艾美插一句嘴，委屈地吸了吸鼻子。

“可我们有爸爸、妈妈，还有咱们大家啊，”贝丝缩在角落里，心满意足地说。

一句开心的话，说得炉火照映下的四张年轻的面孔立时都焕发出光彩，但随即又暗淡下来，因为乔幽幽地说道：

“我们现在没爸爸，很长时间也不会有。”她没有说“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了”，可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添上了这一句，爸爸在远方，那里正在打仗。

一时间，没人再吭声儿；过了一会儿，梅格定定神说道：

“大家知道吧，妈妈干吗提议圣诞节不再赠送礼物，这个冬天，人人都不好过；她觉得，男人们都在军队里受苦受难，咱们不该花钱享乐。我们做不了什么，就做点小小的牺牲好了，还得高高兴兴去做。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梅格摇了摇头，懊丧地想起了她稀罕的所有那些东西。

“我可不觉得咱们花的这点钱能有什么用。咱们一人有一块钱，都捐出去，也帮不了军队多大忙。我同意不能指望从妈妈或你们那里得到什么，但我多想给自己买一本《水中仙女与骑士》[1]，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乔说，她是个小书虫。

“我打算买本新乐谱，”贝丝说罢，轻轻叹了一口气，但除了壁炉

---

①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文学家弗雷德里克·亨利希·卡尔·德拉莫特(1777—1843)所著传奇。

刷子和墙上的挂钩,怕是谁也没听到。

“我得买一盒费伯公司的漂亮画笔,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艾美毅然决然地说。

“妈妈也没说咱们的钱该派什么用场,她才不会希望咱们一无所有。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快活快活。这是咱们的辛苦所得,又不过分,”乔叫出声来,一边很有绅士派头地瞧了瞧自己的鞋跟。

“我当然辛苦啦——几乎整天都得去教那些烦人的小孩儿,可我其实就想懒在家里,”梅格又开始抱怨了。

“你还没我一半辛苦,”乔说,“你去试试几个小时囚在屋里,陪一个神经兮兮,唠唠叨叨的老太太,搅得你团团转,她还总也不满意,让你恨不得没生在这世界上,要不就大哭一场。”

“按理说不该怨天怨地,但我认为刷碟洗碗,收拾房间是世上最糟的事情。烦死人了,我的手又僵又硬,根本没法好好练琴。”贝丝瞧瞧自己粗糙的双手,叹了一口气,这回谁都听到了。

“我不信还有谁比我更悲惨,”艾美叫道。“你们用不着去学校忍受那些女孩儿的傲慢,她们评判你的功课,讥笑你的衣着,标榜爸爸,嫌他不够阔气,还因为你的鼻子不标致就寒碜你。”

“恐怕你说的是诽谤爸爸吧,那不叫标榜,好像是给爸爸做广告,”乔笑起来纠正她。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不用你‘吵弄’我。说话得讲究字眼儿,还能扩大‘词库量’,”艾美气鼓鼓地反唇相讥。

“别拌嘴了,孩子们。乔,你不想能有咱们小时候爸爸亏掉的那些钱吗?天啊!要是我们无忧无虑,那该有多幸福,多美妙!”梅格叹道,她必是想起了过去的好时光。

“可有一回你说过的,我们比金家的儿女们幸福多了,他们有钱,还是斗来斗去,一辈子不开心。”

“是啊,我说过,贝丝。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虽然得工作,可我们也挺开心,像乔说的,咱们是快乐的一小撮儿。”

“乔就会使用这种粗俗字眼儿!”艾美说,不以为然地打量地毯上随意躺着的修长的身影。乔立刻坐起来,双手插进衣兜,开始吹口哨。



"别这样，乔，这太男孩子气了！"

"就为这个我才吹的。"

"我讨厌没有教养、一点儿都不文雅的女孩子！"

"我痛恨装模作样、扭扭捏捏的小丫头儿！"

"'鸟儿在小巢中说好了，'"一向都忙着劝架的贝丝怪模怪样地唱道，正在尖声吵闹的两人缓和下来，忍不住笑了，"拌嘴"告一段落。

"好啦，姑娘们，毕竟你们两人都不对，"梅格摆出大姐姐的样子开始教诲。"约瑟芬，你已经大了，别再像男孩子那么调皮了，也该收敛一点儿。小的时候，还不妨事，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头发也盘起来，记住自己好歹是个淑女。"

"我才不是呢！盘起头发就成了淑女，那我留两根辫子好了，留到二十岁，"乔叫道，随手扯下网巾，任她栗色的头发披散下来。"想想都烦，我还得长大，变成马奇小姐，穿上拖地长裙，像棵翠菊似的直不棱登的！当个女孩子已经够糟的了，我喜欢玩男孩儿的游戏，做他们做的事情，一举一动都像他们一样！当不成男孩儿，我够失落的了，现在比过去还失落，我就想远走高飞，跟爸爸一块儿去打仗，我不能光待在家里，编哪，织啊，像个痴呆的老太婆！"乔把蓝色的军袜摇来晃去，弄得棒针像响板一样噼啪乱响，线团满地乱滚。

"可怜的乔！这真糟糕，但也没别的法子呀；你就满足起个男孩儿的名字，随你给我们当个兄弟得了，"贝丝说，用手抚摸头发乱蓬蓬倚在她膝前的乔的脑瓜儿，即使把天底下洗涮扫除的活计都包下来，她的手触摸到谁，仍然让人觉得那么轻柔。

"至于你，艾美，"梅格接着说道，"你根本就是太挑剔，太矫情。现在，你的样子不过是有点儿滑稽，可你要再不留神，长大准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锛锛儿。你但凡不那么故作文雅，我倒还喜欢你的举止和谈吐，可你刚才的说话，和乔一样，都够恶劣的。"

"乔是个假小子，艾美是个傻锛锛儿，那我是什么？"贝丝问道，她也很想聆听说教。

"你是个小可怜儿呗，"梅格亲切地答道，没人和她犟嘴，因为"小耗子"招全家人的疼爱。

不过，小读者们都想知道"主人公长什么样儿啊"，咱们就趁这会



儿简单描述一下这四姐妹吧。黄昏时分，她们坐下来借了暮色编织手工，屋外，腊月里的雪花静静飘落，屋内，炉火哔哔剥剥地欢歌。这是间挺舒适的老房子，虽然地毯褪了颜色，家具也很简陋；但墙上挂了一两幅美丽的图画，壁间插满书籍，菊花和圣诞蔷薇在窗前绽放，屋里充满了温馨和恬静。

梅格丽特，四人中的大姐，今年十六岁，丰腴，美艳，大大的眼睛，轻软绵密的棕色头发，嘴巴柔柔的，两手白皙，让她为此很得意。乔，十五岁，高挑，细瘦，肌肤褐色，仿佛一匹小马驹。长长的四肢好像永远不知道该往哪儿摆放，弄得总是手忙脚乱。她的嘴巴有棱有角，鼻子很俏皮，灰蒙蒙的眼睛，目光闪射，仿佛能洞察一切事情，又时而热烈，时而佻巧，时而若有所思。她的美丽，还美在一头浓密的长发上，长发时常用网巾绾起，免得披散开碍事。乔有圆润的肩膀，手大脚大，衣衫松垮垮的，少女转眼长成了小妇人，自己也烦乱，神情中时时多了一些不自在。伊丽莎白，或者是贝丝，因为人人都这样叫她，是个面孔红扑扑、头发光溜溜、眼睛亮闪闪的小女孩儿，十三岁，很腼腆，细声细气，文文静静的，从来也不生气。怪不得爸爸管她叫“小乖乖”，这名字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她似乎就蜷缩在自己的欢乐世界中，只有遇到她信任和喜爱的人，才爹着胆子走出来。艾美呢，虽然她最小，却是最重要的人物了，至少她自己是这么想的。就像传说中的雪姑娘，她有湛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拳曲着垂在肩上，苍白，纤细，老是一副矜持的淑女模样。她们四人的性情如何，大家慢慢就会看到了。

座钟敲响了六点，贝丝清扫好壁炉前的地面，烘上一双拖鞋。姑娘们看到这双穿旧的鞋子，不由得心情好起来。妈妈要回家了，人人都盼着她。梅格停止说教，点亮了油灯，艾美没等人吩咐，就腾出安乐椅，乔忘了她有多累，把拖鞋摆得更靠近炉火。

“鞋都快穿破了，妈咪应当买双新的。”

“我想用我的一块钱给她买吧，”贝丝说。

“不，还是我来买！”艾美争道。

“我最大，”梅格插嘴说。但乔决绝地截断了她的话头儿：

“爸爸出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人，该我来置办拖鞋，爸爸走时告诉我，要好好照顾妈妈。”

“我来说咱们大伙儿怎么办吧，”贝丝说，“咱们每人送她一份圣诞礼物，自己什么也不要。”

“知道你准会如此，宝贝儿！咱们都准备些什么呢？”乔大呼小叫。

每个人都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梅格像是看到自己漂亮的双手才拿定了主意，她宣布：“我送她一副精美的手套。”

“军靴，地道的军靴，”乔叫道。

“几条手帕，都要镶边儿的，”贝丝说。

“我打算买一小瓶科隆香水，她喜欢这个，不算太贵，我还能留一点钱买画笔，”艾美接着说。

“怎么送给她呢？”

“放在桌儿上，领她进门，等她打开包装。忘了咱们是如何过生日来的吗？”乔回答道。

“每回轮到我坐在大椅子上，戴了花冠，看你们走来围着我送上生日礼物，亲吻我，我都很怕。我喜欢那些东西还有你们的亲吻，可是，要你们坐下来盯着我打开包装，很恐怖的，”贝丝说道，顺便同时烘烤她的脸蛋儿和吃茶的面包。

“让妈咪以为咱们是在为自己忙活，给她个惊喜。梅格，明天下午，咱们就去购物；圣诞夜的话剧，还有的是事情等着做呢，”乔说道，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双手背在身后，鼻子快翘到天上了。

“演完这回，我可再也不演了，我太老了，不能搀和这些事儿了，”梅格说，她至今仍像孩子一样热衷于这类“化装”晚会。

“我还不知道吗，只要你能摆动长发，穿上白裙摇来晃去，还戴上金纸做的首饰，你才不会罢休呢。你是我们中间最棒的角色了，你要是不出场，那可全都完了，”乔说道。“咱们今晚就排演。来吧，艾美，就演昏倒的那场，看你僵硬得像只拨火钳。”

“我有什么法子，我又从来没见人昏倒过，我可不想像你一样，倒头就摔，磕得自己青一块，紫一块。要是我能轻轻跌倒，也还将就，要是不成，我就跌到椅子上，到底体面点儿。我才不在乎乌戈拿手枪顶着我呢，”艾美回嘴道，她的确没有演戏的天分，不过，她长得瘦小，剧中的坏蛋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她扛出去，由着她叫唤。

“你这样做，双手交叉握紧，满屋子摇摇晃晃，大叫：‘罗德里奥！救我！救我！’”乔开始迈步示范，夸张地尖叫着，怪吓人的。艾美跟在后面学样，但她的两手直通通地伸出去，身体机械地一抖一抖的，嘴里哼着“噢！噢！”，倒像是给针扎了一下，没点儿恐惧和痛苦的意思。乔绝望地呻吟一声，梅格大笑起来，贝丝津津有味地看热闹，面包烤煳了也不知道。

“白费劲儿！到时候，你好自为之吧，要是观众笑话，可别怪我。该你的了，梅格。”

接下来一切就顺当多了，堂·佩德罗看谁都不顺眼，写了满满两页纸的独白，念起来没一点磕绊；女巫阿加守着一锅滚沸的炖蛤蟆汤，唱起骇人的咒文，弄得场面阴森森的；罗德里奥奋勇打碎身上的锁链，乌戈误服砒霜，痛苦万状，“哈！哈！”狂笑着死去。

“太精彩了，从来没有过，”梅格说，死掉的坏蛋坐起身来，揉搓自己的肘部。

“乔，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写得这么棒，演得也这么棒。莎士比亚也不过如此！”贝丝喝彩道，她坚信自己的姐妹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天才。

“我差远啦，”乔自谦道。“当然，《女巫的诅咒》这部悲情歌剧也还不错。不过，我倒想试试《麦克白》，只要能为班柯安置一扇地板门。我太想演那个凶手啦。‘在我眼前，不是一把刀子吗？’”乔压低了嗓音念道，两眼骨碌碌打转，双手向空中抓去，像她见过的一位著名的悲剧演员一样。

“不，那是烤面包的叉子，上面插的不是面包，是妈妈的拖鞋。贝丝看戏看迷糊了！”梅格大叫，排练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姑娘们，瞧你们这快活劲儿，真让我高兴，”门口传来亲切的话语声，演员和观众都转过身来，迎接门前一位高挑个儿的和蔼妇人，那妇人神情中总像是随时准备去帮人排忧解难。她的穿着朴素，但态度雍容，在姑娘们眼中，那灰色披风和旧式女帽下，是世上最好的妈妈。

“好了，亲爱的，你们今天过得怎样？事情太多了，我得把等着明天发运的箱子安顿好，没工夫回家来吃饭。贝丝，有人来过吗？梅格，你的感冒好点吗？乔，你看上去很疲惫。来吧，亲亲我，宝贝儿。”

她关切地问这问那，一边脱下湿漉漉的外衣，穿上拖鞋，坐在安乐椅上，把艾美拉到膝前，准备享受忙碌一天后的幸福时光。姑娘们奔来跑去，各自忙活着，都想把家里弄得更舒适。梅格摆置茶桌；乔抱柴，搬椅子，柴掉了一地，椅子打翻了，无论她碰到什么，准弄出声响来；贝丝静悄悄地在起居室与厨房之间奔忙；艾美呢，她袖了双手，指挥一切。

等她们都坐到桌前，马奇太太喜滋滋地说："晚饭过后，我要给你们个欢喜。"

每人的脸上都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像一抹阳光。贝丝顾不得手上拿了小甜饼，拍起了巴掌，乔一把扯下餐巾，叫道："来信了！来信了！爸爸万岁！"

"是的，一封动人的长信。他很好，他说他可以熬过寒冷的冬季，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他祝福圣诞节事事美好，还特别写了一段话给你们，"马奇太太拍拍口袋说，好像那里藏了珍宝。

"快点吃！艾美，别尽顾了坐那儿抖动手指头，端着盘子傻笑，"乔催促道，她只想快点看到信，不小心给茶水呛了一口，面包脱手，抹了黄油的一面扣在地毯上。

贝丝不再吃了，躲入幽暗的屋角，咀嚼即将来临的喜悦，等其他人吃好。

"爸爸过了征兵的岁数，身体也不适合当兵打仗，但他去做随军牧师，真的是很高尚，"梅格深情地说。

"我多想去当个鼓手，或是'军贩'——该怎么说来着？要不，当个护士也行，这样就可以守在爸爸身边，给他帮忙，"乔喟然叹道。

"睡露天营帐，吃的乱七八糟，还要用锡杯子喝水，肯定很不舒服，"艾美抱怨道。

"妈咪，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贝丝问道，声音有些颤抖。

"还得些日子呢，宝贝儿，除非他病了。只要可能，他就会坚持下去，忠于职守，我们也不能要他提前退伍，哪怕是早一分钟。好了，现在我们看信吧。"

她们都围到了炉火前，妈妈坐在大椅子上，贝丝在她膝前席地而坐，梅格和艾美各自占据了椅子的一个扶手，乔伏在椅背上，这样，如

果来信很感人，别人也看不到她流露的表情。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前方来信，很少会写得平平淡淡，尤其是父亲寄回的家书。但在这封信里，父亲对他经历的艰辛、凶险和内心的思乡之情一带而过，这是封欢乐、充满希望的来信，细致描述了他们如何扎营、行军，还有各种军旅消息。仅在最后，他才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父亲的慈爱和对小女儿们的思念。

"送去我对她们的全部的爱和一个吻。告诉她们，白日里，我想念她们，晚上，我为她们祈祷，无论何时，她们的依恋，都带给我莫大的安慰。还有一年，我们才能相见，这似乎很漫长，但提醒她们，等待的日子里，我们都要努力，这样才不会荒废这段苦难的日子。我知道她们都会记住我的话，做你的乖孩子，忠实履行责任，勇敢面对内心的魔障，战胜自我，等我回到她们身边时，她们会成为让我更加怜爱和自豪的小妇人。"

读到此处，女孩子们的鼻子酸了。乔任凭大滴的泪珠滚落，一点也不难为情；艾美顾不上自己的鬈发，把头埋在妈妈的肩上，抽抽搭搭地说："我是个自私的女孩儿！可我真想变得更好，这样，慢慢他就不会失望了。"

"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梅格高声说。"我太在意自己的容貌，讨厌工作，但今后不会了，只要我能做得到。"

"我会加把劲儿，做个他喜欢的'小妇人'，再也不那么粗野，就在这儿、而不是别的地方做我分内的事，"乔说道，她开始觉得捺住性子留在家里，要比跑去南方对付三两个叛乱分子艰巨得多。

贝丝没有说话，只顾用蓝色的军袜抹去脸上的泪水，想到近在眼前的职责，立刻又打点精神编织起来，但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她已想好，待到团圆的时刻来临时，她要让父亲感到欣慰。

马奇太太打破了乔说话后屋里的沉默，她以一贯的欢快口吻说道："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你们排演《天路历程》① 吗？你们最喜欢要我把行囊绑在你们背上，给你们拿上毡帽、拐杖和手卷，任你们从地窖、也就是'灭亡城'开始，这屋儿走，那屋儿串，向上，向上，一直来到

---

① 英国清教徒牧师约翰·班扬（1628—1688）所著宗教寓言体作品。

屋顶，在那里，你们用随手搜集的各种稀罕物儿搭建成‘天国’。”

“多好玩儿啊，尤其是骑了狮子赶路，与恶魔亚玻伦搏斗，穿越‘幽灵谷’，最有意思了！”

“我喜欢行囊掉落、滚下楼梯的那个地方，”梅格说。

“我最怀念的是来到平坦的屋顶，那里有花，有草，有我们的宝物，我们立在阳光下，欢快地歌唱，”贝丝笑了，仿佛那欢乐的时刻又回到身边。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地窖和黑黢黢的入口让我很害怕，屋顶的糕饼和牛奶倒挺香的。要不是我年龄大了，我真想接着玩儿，”艾美说，她才年满十二岁，已经要告别童年的游戏了。

“亲爱的，在这件事儿上，从来不问年龄的，我们时刻都在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们肩了重负，道路就在面前延伸，对善和幸福的憧憬引导我们战胜苦痛和谬误，求得内心的安宁，那才是真正的天国。好啦，去往天国的孩子们，就算你们又启程了，但这回不是游戏，而是认真的，看看爸爸回来之前，你们能走多远。”

“真的吗，妈妈？我们的行囊呢？”艾美这个凡事都当真的小女子问道。

“每人刚才都说了自己肩上的重负，除了贝丝，莫非她是没有负担，”妈妈说道。

“不，我有的，我的重负是锅啦，碗啦，还有抹布，而且，我妒忌女孩子拥有精致的钢琴，见了生人又腼腆。”

贝丝的重负如此有趣，逗得大家都想笑，但又忍住了，恐怕挫伤她的自尊。

“我们出发吧，”梅格若有所思地说。“这只是完善自我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天路历程》的故事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虽然追求完善，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不小心就疏忽了，不能全力以赴。”

“我们今晚本来陷在‘绝望沼’，妈妈来了，像书中那个叫‘援助’的人把咱们拉出来。我们应当像‘基督徒’[①] 一样，有指路的羊皮手

---

① 上文中的“恶魔亚玻伦”、“幽灵谷”和此处的“绝望沼”、“援助”、“基督徒”均为《天路历程》中的人名或地名。

卷。我们该怎样行呢?”乔愉快地问道,履行责任本是件很枯燥的事,这一番想象倒给事情增添了浪漫色彩。

“圣诞节的早晨,掀开枕头,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的指南,”马奇太太回答说。

汉娜婆婆收拾餐桌时,她们开始讨论新的计划,随后取出四个小针线筐儿,飞针走线地为马奇阿婆缝被单。这活计很单调,但今天晚上却没有人抱怨。她们听了乔的建议,将长长的棱线分成四个段,分别称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事情便做得很麻利,每缝到一处,还要随口报出国家的名字,让人不免兴致勃勃。

九点钟时,她们罢手了,像往常一样,在入睡前,唱一会儿歌。

家里有一架老旧的钢琴,只有贝丝能够轻轻触动泛黄的琴键,弹出悦耳的曲子,用它为姐妹们纯朴的歌声伴奏。梅格的嗓音长笛一般清纯,她和妈妈为这支小小的合唱团领唱。艾美蟋蟀似的哼哼唧唧,乔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总是在不适当的地方冒出点怪腔怪调,破坏了歌中幽远的意境。她们从打很小,刚能咿咿呀呀念出“小星星,亮晶晶”时,就开始了每晚的歌唱,这已经成了家庭传统,因为妈妈天生的好歌喉。清晨她的声音最先响起,她一边走来走去料理家务,一边哼唱,像百灵鸣啭。晚上最后听到的,仍然是她甜美的声音,小儿女们永远听不够她的摇篮曲。

第二章 圣诞快乐

圣诞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乔头一个醒来。壁炉前没有悬挂圣诞长袜，一时间，她不免有些失望，很久之前，她看到自己的那副小袜子里因为塞满糖果掉在地上，就是这种感觉。她随即想起妈妈的允诺，手伸到枕下，抽出了一本绯红色封面的小书。她非常熟悉这本书，这是个流传已久的动人故事，讲述了一段曾经有过的完美人生①。乔觉得它是漫漫长路上每个朝圣者的真正指靠。她一声“圣诞快乐”，唤醒了梅格，要她察看枕下的东西。枕下是一本绿色的小书，有同样的插图，还有妈妈写的几个字，她们眼中，这礼物也因此透着珍贵。接着，贝丝和艾美也醒了，一通翻腾后，找见了她们的小书——一本是浅灰色的，一本是蓝色的，她们坐下来，边看边聊，待到东方现出斑斓的云霞。

梅格虽然有些小小的虚荣，但性情温柔和顺，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她的几个妹妹，尤其是乔，她深爱姐姐，对她言听计从，因为梅格讲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

“姑娘们，”梅格望望身边披头散发的乔，还有屋那边两个戴了睡帽的小脑瓜说道，“妈妈希望咱们阅读、喜爱和珍惜这些书，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以往很信服这本书，但自从爸爸离去，战争搅得咱们心烦意乱，忽略了许多事情。你们自然可以随便，不过，我会把书放在这边的桌上，早上醒来后就读上一节，我知道它会指点我，帮我度过每一天。”

说罢，她翻开新书，开始阅读。乔用胳臂拢了她，跟她脸贴着脸，一道来读，一向眉飞色舞的面孔上现出少有的文静表情。

“你瞧梅格！快来，艾美，我们也来学她们。碰上生字，我会帮你

---

① 即《天路历程》。

认，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她们，”贝丝细语道，精致的书籍和姐姐的榜样让她怦然心动。

“我喜欢我的书是蓝色的，”艾美说。随后，屋里静下来，只听见掀动书页的声音，冬日的阳光悄然潜入，照耀在姑娘们明亮的额头和严肃的面庞上，带来圣诞节的问候。

“妈妈去哪儿了？”梅格问道，这是半小时后，她和乔跑下楼，感谢妈妈送给她们的礼物。

“谁知道呢。有个穷孩子来讨要，你妈妈跑去照看。瞧瞧这女人，吃的、喝的、穿的、烧的，逮着什么送什么。”汉娜回答说，她是梅格出生时来家里的，全家人待她更像个朋友，而不是用人。

“我看她一会儿就会回来，你去煎糕饼，做好安排，”梅格说，她看了看沙发下收拾在篮子里的礼物，篮子藏在沙发下，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哎，艾美的科隆香水哪儿去了？”她没有看到那细小的瓶子。

“刚才她拿去了，想在上面系根彩带什么的，”乔回答道，她套上军便鞋满屋子蹦跳，免得新鞋穿起来顶脚。

“看我的手帕多雅致！汉娜帮我洗过又烫过，是我自己绣的字，”贝丝说道，得意地看着手帕上歪歪扭扭的字母，那是她费好大力气绣上去的。

“天啊！她真不得了，上面绣的是‘妈妈’，不是‘马奇太太’。多逗啊！”乔抄起一块手帕惊呼道。

“有什么不对头吗？我觉得这样好点儿，因为梅格的缩写也是‘M.M’，我希望除了妈咪，谁也不用这些手帕，”贝丝有些不安地说。

“没错儿，亲爱的，这主意挺好的——而且很有道理，现在谁也不会弄错了。我知道，妈妈一定非常高兴，”梅格说，对乔皱皱眉头，又送给贝丝一个微笑。

“妈妈来了，快把篮子藏起来！”乔叫道，她听见门砰地开了，厅里响起脚步声。

艾美匆匆走进来，看到姐妹们都在等她，不免有些窘迫。

“你去哪儿了，身后藏的什么？”梅格问道，很奇怪爱睡懒觉儿的艾美竟戴了风帽，穿上大衣，一早儿就出了门。

“乔，你别笑我！我本不愿让大伙儿早早知道的，我不过是想把小瓶子换成大些的罢了，钱都花光了，我真的从此再不自私了。”

艾美说着，拿出了替代廉价香水的一个精致的长颈瓶，看她那么迫切和诚恳地想忘掉自我，梅格忍不住把她紧抱在怀里，乔连呼“真神了”，贝丝跑到窗前，摘下一朵最美的玫瑰装饰那非同一般的香水瓶。

“是这样，早上读书，又说了如何向善，我很为我的礼物羞愧，所以，起床后，我赶紧跑到不远处调换了一下，我太开心了，现在，我的礼物最漂亮了。”

门砰的一声又响了，姑娘们连忙把篮子藏到沙发下，回到桌前，急切地等待吃早餐。

“圣诞快乐，妈咪！快乐多多！谢谢你送的书，我们读了几页，以后天天都要读，”姑娘们一起喊道。

“圣诞快乐！小姑娘们！真高兴你们立即开始行动。但吃饭前，我想说几句话。离这儿不远，躺着一位穷苦女人，刚刚生下孩子。六个小孩儿挤在一张床上，免得冻坏，因为他们没有炉火，吃的东西也没有。最大的男孩子来诉说，他们又冻又饿。姑娘们，大家是否愿意把早餐送给他们当圣诞礼物呢？”

她们都等了快一个小时，已经饥肠辘辘，片刻之间，谁也没有吱声，但也不过是片刻之间，乔冲口而出：

“亏得你赶在饭前回来！”

“我能帮助拿东西，送给那些可怜的孩子吗？”贝丝急切地问道。

“我来拿黄油和松饼，”艾美慷慨地放弃了她的最爱。

梅格已经将荞麦糊盖好，又把面包收拾在一个大盘子里。

“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做，”马奇太太满意地微笑道。“大家都陪我前去，回来后，我们以面包和牛奶作早餐，正餐再弄得丰盛些。”

她们很快收拾齐整，一行数人出发了。所幸时间还早，她们绕了小巷行走，很少有谁注意她们，自然也没人笑话这古怪的队列。

这是一间光裸的屋子，满目凄凉景象，窗子破损，没有炉火，床单破烂不堪，母亲病倒，婴儿啼哭，几个面色苍白、饥肠辘辘的孩子挤在一床败絮下，搂抱了取暖。

姑娘们进屋时，看到他们瞪大了眼睛，冻得青紫的嘴唇上浮现出笑容！

“老天爷爷，莫非是天使来到我们中间！”可怜的女人又惊又喜。

“戴风帽和手套的滑稽天使，”乔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此时此刻，仿佛真的就有善良的精灵来到尘世间。抱柴禾的汉娜生起一炉火，又用破旧的帽子和自己的披风遮挡了窗棂。马奇太太给那母亲端茶喂粥，安慰说她会时常来帮忙，一边轻轻为婴儿穿衣，像爱怜自己的宝宝。姑娘们把吃的东西摆在桌上，安排孩子们围了炉火坐好，像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哄他们吃饭——她们有说有笑，还要费力去揣摩孩子们蹩脚的英语。

“这有狠香！”“天使都系好人！”小不点儿们边吃边吵嚷，欢腾的炉火温暖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手。

姑娘们从未听人把她们呼为“天使”，自然欣喜，尤其是乔，从打她生下来，便给人看成是个小“桑丘”①。这是一顿其乐融融的早餐，虽然她们没能吃上一口。她们舍弃了香甜的早餐，留下欢乐离开了，在圣诞节的早晨不过垫补了一点牛奶和面包，不过，整个镇子里，怕是再没有谁比她们四人更快活了。

“这就是爱邻人胜过自己，我喜欢这样，”梅格说，趁妈妈在楼上为可怜的赫梅尔一家人收拾衣物，她们开始动手摆放圣诞礼品。

几个小小的礼包，虽然说不上琳琅满目，却装满了她们的爱意。高高的花瓶里，插了红红的玫瑰，洁白的菊花，叶蔓低垂，摆在桌子中央，平添了一重雅气。

“妈妈来了！贝丝，快点！艾美，开门吧！为妈妈欢呼！”乔蹦蹦跳跳地叫嚷，梅格引导妈妈坐上主宾席。

贝丝弹奏起最欢快的进行曲，艾美拉开门，梅格煞有介事地充作仪仗官。马奇太太又是惊讶，又是感动，睁大眼睛察看那些圣诞礼物，阅读随礼物附上的短简。拖鞋已经换到脚上，一条新手帕放入她的口袋，散发出艾美的科隆香水的味道，玫瑰别在胸前，还赞道新手套“不大不小正合适”。

---

① 西班牙男子的名字。

屋里一片欢声笑语，相互亲吻拥抱，免不了又为妈妈解释一番，家庭聚会中常见的骨肉亲情，那般纯朴，那般甜美，令人久久难以忘怀，随后，大家又忙活起来。

上午的善举和礼仪占用了太长时间，接下来的一天都用于为晚会做准备。姑娘们年纪还小，不能常去剧院，家境又不富裕，没有很多钱用来铺排家庭演出，只有凭了自己的聪慧，动手制作她们需要的道具，需要是发明之母嘛。她们的一些制作十分精巧——有纸版粘的吉他，老式黄油碟覆上银箔做的古香古色的油灯，破旧衣服翻改的华美长袍，上面点缀了闪闪发亮的锡片，是从附近腌菜场拣来的，还有嵌了宝石的盔甲，那宝石本是切割腌菜罐的锡盖后留下的菱形边角料。家具颠来倒去，整个屋子成了童心不泯的欢乐场。

由于男士不获邀请，乔心满意足地女扮男装，得意洋洋地穿上了朋友送的一双褐色靴子，靴子是朋友送的，朋友认识一位夫人，夫人又认识一位演员。这双靴子、一张银箔，还有一件曾经给艺术家作画用的开衩紧身上衣，是乔的全部宝贝，什么时候都少不了。剧团太小，两位主角必须分头演几个角色。她们当真了不起，需要花心思记住三四个角色的台词，翻来覆去地更换戏装，还要负责舞台调度。这倒训练了她们的记忆力，给生活添了些无伤大雅的乐子，而且，倘若不是专心于此，她们本不知会生出几多寂寞和无聊，或者就在无益的交往中虚度时光。

圣诞之夜，十几个女孩儿挤坐在充作包厢的床上，面对蓝印花布拉起的帷幕，眼巴巴地等待着。幕后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和低语声，油灯飘出几缕轻烟，有时还能听到艾美咯咯的笑声，热闹的场面常常令她兴奋得管不住自己。铃声摇响，帷幕徐徐拉开，悲情歌剧开演了。

按照戏单上的提示，观众看到了“一片阴森森的树林”，是在几个陶罐里插了一些荆条，地上铺了绿呢台布，再远些有一个洞穴。晾衣架搭成洞顶，衣柜隔出洞壁，洞里的小火炉烈焰腾腾，上面坐了一只黑陶罐，老巫婆在俯身察看。舞台很暗，火炉的光焰效果很不错，女巫揭开陶罐的盖子时，甚至真的有热气蒸腾。隔了一会儿，待头一阵兴奋平息后，坏蛋乌戈上场了，他腰佩长剑，头戴阔边礼帽，一把黑黑

的胡须，身披怪里怪气的大氅，足登皮靴。他在台上恼怒地踱了一阵儿，忽然拍拍脑门儿，狂热地爆发，唱出了他对罗德里奥的仇恨，对扎拉的爱，还有最终一个快意的决定——除掉情敌，抱得美人归。乌戈粗哑的歌喉，加上情不自禁处还要喊叫几声，颇具震撼力，观众待他换气时都止不住鼓掌欢呼。他早已习惯了众人的夸赞，矜持地欠身鞠躬后，悄悄进入洞穴，威严地喝令阿加："你来，我的仆从！我需要你！"

梅格登场了，灰色的马鬃披散在脸上，红黑相间的袍子，拄了一根拐杖，袍子上涂满神秘的符咒。乌戈向她索要魔剂，一剂能让扎拉爱慕他，一剂能毒杀罗德里奥。阿加抑扬顿挫地唱出了她的允诺，开始跳大神，召唤精灵现身，送上魔剂：

"来吧，来吧，从打我的家中，
你这虚空中飘忽的精灵！
折下玫瑰，搀几滴露珠，
可能调制出催情的药物？
快快来到我这里，
带上这芳香的魔剂；
我要它药力猛烈，味道甘甜，
你这精灵，回答我的召唤！"

此时响起一段柔和的乐曲，洞穴深处，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一身迷蒙的白色，翅膀闪闪发亮，金发，头戴玫瑰花环。它挥动魔杖，唱道：

"我来了，我来了，
来自遥远的月宫，
最爱它银光照映。
这魔剂百试百灵，
还需要善加利用，
莫等它片刻后消散蒸腾。"

这精灵把一个镀金的小瓶子丢在女巫脚下，消失不见。乌戈接下来的唱段又招来另一个幽灵，来者可就不那么可爱了，随着一声巨

响，一个黑而丑的小魔鬼出场了，他聒噪几声，扔给乌戈一个暗色的瓶子，奸笑声中也没了踪影。乌戈道过谢意，把瓶子塞到靴子里，转身离去。阿加告诉观众，她的几个朋友以往都死在他手中，她对乌戈恨入骨髓，决心坏了他的事，为朋友复仇。随后，帷幕落下，观众松懈下来，边吃糖果，边评头论足。

幕后响起了好一阵叮叮咣咣的敲击声，待到幕启时，眼见台上的布景，谁也不再抱怨刚才的拖拉。这真是太壮观了！一座塔楼直抵屋顶，半截腰处有一扇窗，窗前灯光摇曳，扎拉身着天蓝和银灰相间的靓丽长裙隐在白色的垂幕后，等待罗德里奥。罗德里奥整饬一新，帽上缀了羽饰，披红色大氅，栗色鬈发，携一把吉他，当然也没有忘记登上那双靴子。他跪在塔楼脚下，唱起动人的小夜曲。扎拉应声作答，一番对唱之后，同意与他私奔。罗德里奥带了绳梯，有五级梯磴，他将绳梯一头甩上去，请求扎拉拾级而下。她怯怯地钻出窗子，手搭在罗德里奥的肩头，准备摆好身段，跃下层楼，但是，“天啊！扎拉！”她忘了身后的裙裾，裙裾挂在窗上，塔楼摇晃起来，向前倾斜，轰然倒塌，将一对可怜的恋人埋在废墟中。

断壁残垣中，褐色靴子拼命晃来晃去，全场响起尖叫声，金发美女也探出头来，高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幸好那位暴虐的父亲堂·佩德罗保持了镇定，他冲上场，拽出他的女儿，急急说道：

“别笑！接着演，就像一切都正常！”然后，他又吆喝罗德里奥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要将他逐出自己的领地。尽管给塔楼砸得昏头昏脑，罗德里奥仍然无视老人家的嘲骂，拒绝离开。这番勇敢的举动感染了扎拉，她也挺身反抗父亲。于是，他把他们打入了城堡内深深的地牢。一个矮小的狱卒手持锁链上场，押送他们前往，他看来惊魂未定，显然忘了自己的台词。

第三幕是在城堡的大厅内，阿加上场了，她来是为了搭救那一对恋人，除掉乌戈。她听到乌戈走近，忙躲起来，看他把魔剂倾入两杯酒中，吩咐胆怯的小仆人“拿去给地牢里的囚犯喝下，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小仆人把乌戈拉到一边，讲述什么事情，趁此机会，阿加用两杯没有下药的酒偷梁换柱。费迪南多，也就是“仆人”，端了酒杯离

开，阿加把准备给罗德里奥喝的那杯酒放回原处。乌戈在一大段唱后口渴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丧失了神志，捶胸顿足，一番挣扎后，倒地死去。死前，阿加借一段高亢、优美的咏唱，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

这一场果然惊心动魄，虽然有人会认为，一大把长发意外甩落，削弱了恶人恶报的效果。在观众的喝彩声中，乌戈来到台前谢幕，而且极为得体地拉上了阿加，因为阿加的演唱据认为比所有其他人加起来都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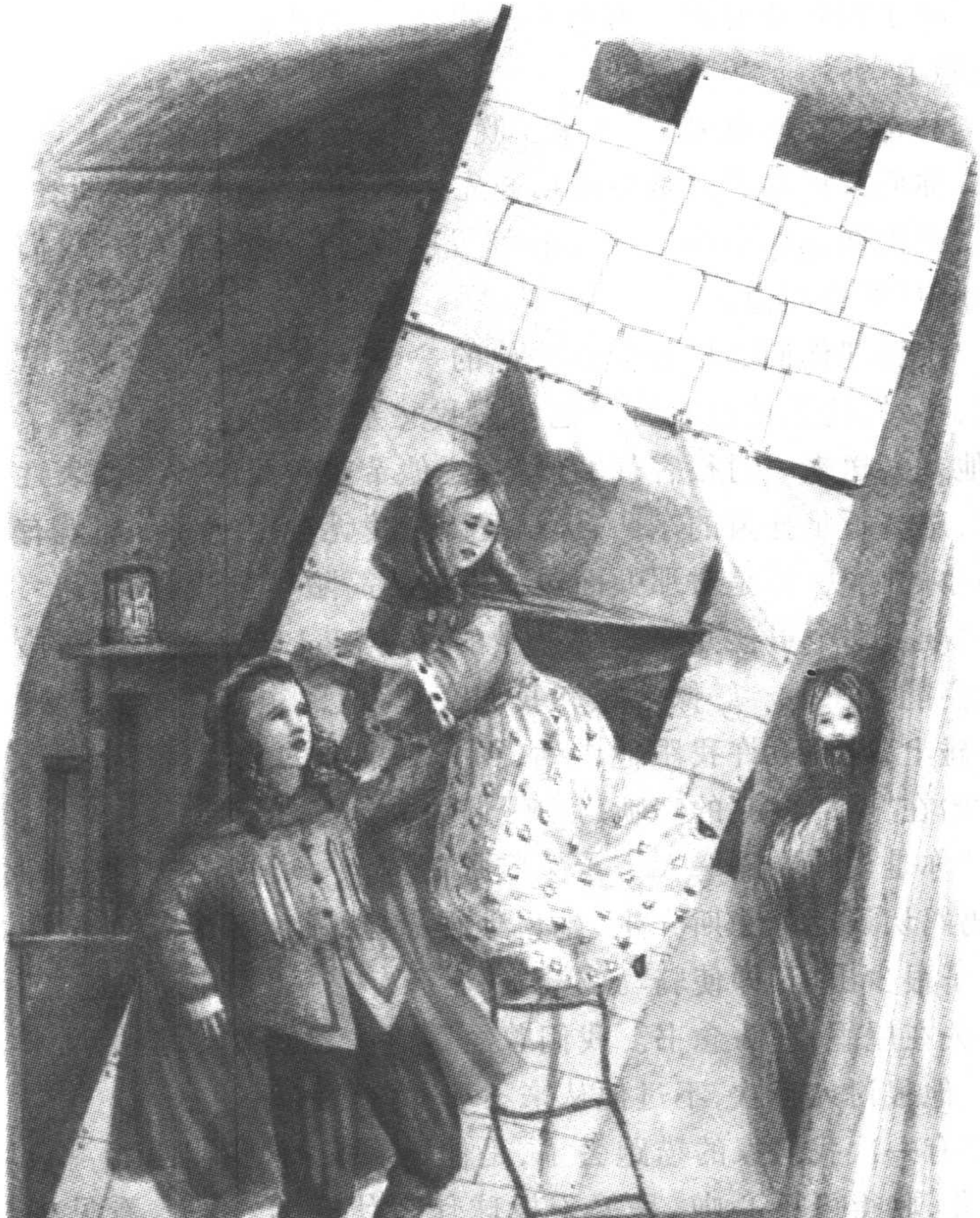
第四幕幕启，罗德里奥听说扎拉抛弃了他，陷入绝望，正准备自杀殉情。短刀抵上胸口，窗下传来优美的歌声，诉说扎拉痴情不改，但却身处险境，只要他愿意，就能救她。一把钥匙丢进来，帮他打开了牢门，他狂喜之下，挣断锁链，匆匆奔下，前去拯救他的意中人。

第五幕开始了，堂·佩德罗正对扎拉大发雷霆。他要扎拉遁入修道院，扎拉不肯，苦苦哀告中，看看要昏倒过去，罗德里奥闯入，向她求婚。堂·佩德罗嫌他太穷，自然不答允。两人指天画地，大吼大叫，闹得不可开交，罗德里奥执意要把心力交瘁的扎拉带走。此刻，小仆人上场了，送来神秘消失的阿加留下的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信上说，她把一笔财富馈赠给这对恋人，还说，堂·佩德罗如果阻挠他们的幸福，注定要遭报应。包裹打开了，一把把的硬币洒落在舞台上，闪闪发亮。“暴虐的父亲”心软了，他默许了婚事，在众人兴高采烈的合唱声中，恋人优雅地跪在堂·佩德罗的脚下，接受祝福，帷幕徐徐落下。

屋里掌声雷动，蓦地又戛然而止，因为充作“包厢”的折叠床突然坍塌，掩埋了热情的观众。罗德里奥和堂·佩德罗连忙跑来救助，幸好人人都毫发无损，惟是笑得说不出话来。姑娘们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汉娜进门说道：“马奇太太恭请女士们下楼用餐。”

这太出乎意料，甚至演员们也没想到，当她们来到餐桌前，更不由得面面相觑，一阵惊喜。想必是妈咪又要给她们个小小的款待，自从告别了衣食无虞的日子后，她们甚至都没听人说起过面前的这些美味。有冰淇淋——满满的两盘，一粉一白，有蛋糕、水果和馋人的法国夹心软糖，餐桌中间，摆放了四大捧温室培育的鲜花。

姑娘们一时都喘不上气来，她们先是盯住餐桌，又转向看上去喜



气洋洋的妈妈。

“是仙女下凡吗?”艾美问道。

“是圣诞老人,”贝丝说道。

“除了妈妈还有谁,”梅格笑靥如花,虽然花白的胡子和白眉毛还挂在脸上。

“马奇阿婆心血来潮,送来了晚餐,”乔突发灵感。

“你们都说错了。是劳伦斯老先生送来的,”马奇太太回答道。

“劳伦斯家那个小男孩儿的爷爷!他怎么想起来的?我们不认识他啊!”梅格叫道。

“汉娜把你们的早餐会讲给他的一个仆人听。他是位古怪的老人家,不过,这让他很欢喜。他认识我父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下午,他差人送来一封很客气的便笺,说他希望对我的孩子们表达一点心意,送些不足挂齿的东西,庆祝圣诞。我无法拒绝,所以,就有了这个小小的晚宴,算是对那顿面包加牛奶的简陋早餐的补偿。”

“准是那个男孩儿要他这样做的,没错儿!他是个挺好的人,但愿我们能认识他。好像他想和我们交往,但他很害羞,梅格特古板,半路碰上,她都不许我跟他讲话,”乔说,桌上的盘子传来传去,冰淇淋开始在“啊”、“噢”的啧啧声中慢慢消失。

“你是说住在隔壁大宅子里的那一家人,对吗?”一个姑娘问道。“我妈妈认识老劳伦斯先生,她说他很傲慢,不愿跟邻居打交道。他的孙子很少出门,即使骑马或散步,还得有家庭教师陪同,这之后,就给他关在屋里,埋头念书。我们曾经邀请他参加聚会,但他没来。妈妈说,他很讨人喜欢,不过他从来不和女孩子说话。”

“有一次我们家的猫跑丢了,是他送回来的,我们隔着篱笆聊了一会儿,聊得可开心啦,是关于板球什么什么的,后来,看见梅格来了,他就走开了。哪天我得和他交个朋友,他需要有点儿消遣,这我知道,”乔直截了当地说。

“他很规矩,就像是个小绅士,所以,你要同他交往,碰上合适机会,我并不反对。花是他亲手送来的,我本该请他进来坐坐,但我不清楚楼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时,听见楼上的笑闹声,好像很有点恋恋不舍,显然太闷得慌了。”

“幸亏你没请他进来，妈妈！”乔笑道，低头瞧了瞧脚上的靴子。“不过我们还要排另一出戏，说不定是哪一天，他可以来看。没准儿他可以扮个角色，岂不是挺有趣儿的吗？”

“我从没收到过这么鲜艳的花束！太漂亮了！”梅格专心致志地打量手中的花。

“果然很可爱，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贝丝的玫瑰，”马奇太太说，扭头嗅了嗅肩带上有些枯萎的花瓣。

贝丝偎依过去，悄声说：“但愿我能把我的那一束送给爸爸。他恐怕不能像我们一样，度过如此快乐的圣诞节。”

第三章　劳伦斯家的小男孩儿

"乔,乔,你在哪儿?"梅格站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下呼唤。

"在这儿呢!"上面传来沙哑的应答声,梅格跑上去,见洒满阳光的窗前,妹妹披一条围巾,蜷在老式三条腿的沙发上,一边啃苹果,一边泪流满面地阅读《雷德克利夫的继承人》①。乔想躲清静时,最爱拣几只苹果,带一本有趣的书来这里,自在安闲,只有一只可爱的小老鼠"抓挠儿"四下乱跑,从来也不顾忌她。梅格刚一露面,"抓挠儿"嗖地窜进了洞里。乔抹去泪珠,等梅格发布消息。

"太刺激了! 快来看! 加德纳太太的正式请柬,是明晚的!"梅格挥动手中的宝贝帖子大呼小叫,带了少女的喜悦念出声来:

"'加德纳太太启,元日除夕,略备茶点,敬祈马奇小姐、约瑟芬小姐过访。'妈咪说我们该去,可咱们穿什么呢?"

"这问题问也白问,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除了府绸裙子,还有别的吗?"乔说道,嘴巴里塞得鼓鼓的。

"要是有件丝裙就好了!"梅格叹息一声。"妈妈说,我年满十八岁时,或许就可以如愿;还得再等两年,这未免太漫长了。"

"我担保比起丝裙来,我们的府绸裙子也不差,穿上挺雅致的。你的还跟新的一样,糟了,我的裙子有烫痕,还撕了口子,怎么办呢?烫痕明显极了,想去都去不掉。"

"你想法安静点儿坐着,面向众人,裙子的前裾没毛病。我再给你头上系条新丝带,妈妈会把她的珍珠发卡借给我,我的新鞋很漂亮,手套也行,虽然不像我喜欢的那么好。"

"我的手套洒了柠檬汽水,我也再找不到新手套了,干脆,我就不戴手套了,"乔说道,她从来不操心穿着打扮。

---

① 英国女作家夏洛特·玛丽·扬(1823—1901)写的一本宗教小说。

“你必须得戴，要不我就不去了，”梅格不容分辩地说，“手套比什么都要紧。没有手套，怎么跳舞呢，你要是不戴手套，我可丢死人了。”

“那我就坐着不动。我才不喜欢群舞呢，转来转去有什么意思，我喜欢又蹦又跳。”

“你不能要妈妈买新的，太贵了，你又整天马马虎虎的。你糟蹋了那双手套时，她说过，今年冬天，她不会再给你买手套了。你就用这双怎么样？”梅格急切地问道。

“我可以把它们揉在手里，没人会知道它们脏成了什么样子，只能如此。对了，我有办法了，咱俩每人戴一只好的，一只坏的，如何？”

“你的手比我大，撑也撑破了，”梅格说道，手套可是她的心尖儿。

“那我就不戴。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乔拿起书来，高声说道。

“给你戴，行了吧！不过你别弄脏了它们，举止斯文一点儿。别背手，别盯着人看，也别乱叫‘我的妈呀’，好不好？”

“不用担心我，我会尽量安分些，不出任何乱子，只要我忍得住。好了，你去给人家回函吧，让我看完这个精彩故事。”

于是，梅格离开去书写她的“深承美意，先此申谢”云云，检点衣装，乐滋滋地哼着歌整理她的雅致的花边裙褶。与此同时，乔读罢一段故事，吃掉四个苹果，还与小“抓挠儿”玩了一会儿。

新年的除夕夜，起居室里清静无人，两个大的忙着“梳妆打扮，出席舞会”这件大事，两个小的候在一边打杂儿。梳妆室很简陋，但众人跑上跑下，忙个不停，有说有笑的，热闹非常，一度，屋里还弥漫起头发的焦煳味儿。梅格想要额前垂下儿绺鬈发，于是乔举着烧热的火钳，为她用纸发卷儿裹了的头发定型。

“应该是这股味儿吗？”贝丝坐在床上问道。

“烘干时都是这样的，”乔回答说。

“味道太怪了！像烧焦了的羽毛，”艾美评论道，矜持地捋顺自己拳曲的柔发。

“好啦，待我把发卷儿取下，你们就能看到一大蓬鬈发了，”乔放下火钳说道。

她取下纸发卷儿，但眼前没有出现大蓬的鬈发，倒是头发随着发

卷儿掉落，惊慌失措的发型师将一绺儿一绺儿烤焦的头发丢在受害者面前的柜子上。

“噢，噢，噢！怎么成这样了？完了，完了！我去不成了！我的头发，天哪，我的头发！”梅格绝望地看着前额上疙疙瘩瘩的鬈发，哀哀哭道。

“又捅娄子了，你本不该要我做头发的，什么事儿都得让我搞砸！我真的很对不起，那火钳太烫了，结果弄得一团糟。”乔嗫嚅说道，望望仿若烤焦了的烘饼似的鬈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还没‘娄’呢，再卷一卷，用丝带把发梢儿往额头上拢拢，现在最时兴这个。我见过许多女孩儿都是这副模样，”艾美宽慰她说。

“想得美，摔断腿。我还不如不做头发，”梅格气哼哼地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本来有多顺溜儿，多秀气。不过很快会长出来的，”贝丝说道，走过来吻吻她，安抚这只剪了毛的羔羊。

一阵忙乱，梅格总算梳理完毕，大家又七手八脚帮乔盘好头发，装束齐整。她们虽然衣衫简朴，看去倒也楚楚有致。梅格是一身银灰，长裙滚了花边，蓝丝绒发带，珍珠发卡；乔是一身紫红，挺括的男式亚麻衣领，别一两朵白菊，别无其他饰物。每人戴一只纤巧的手套，拿一只脏了的手套，赢得众口夸赞，都说那派头儿“又洒脱，又俏皮”。梅格的高跟鞋很紧，脚顶得生疼，却不肯承认，乔的十九只发夹仿佛都钉在了脑袋上，这可不那么舒服，不过，忍着点儿吧，只要漂亮，受罪也值得！

“好好玩儿，宝贝儿！”马奇太太望着袅袅婷婷的女儿嘱咐道。“别吃得太多，十一点钟回来，我让汉娜去接你们。”门刚刚在她们身后关上，窗前就飘出一声呼喊：

“姑娘们，姑娘们！带上干净手绢儿没有？”

“带了，带了，最干净的，梅格还洒了香水，”乔应道，扑哧笑出了声，“我敢保证即使天塌地陷，我们逃命时她也忘不了这个。”

“这是妈妈的一个讲究，应当的，是不是淑女，看看她的鞋子、手套和手绢儿就知道了，”梅格说道，她也有自己许多小小不言的“讲究”。

“好了，别忘了掩饰裙子烤焦的那一面儿，乔。我的腰带系得合

适吗？头发是不是很难看？”梅格在加德纳太太的化妆间的大镜子前拾掇了好一阵儿，转身问道。

“我知道我准保会有疏忽的时候，你若看我哪儿不合适，就挤挤眼，好吗？”乔答道，又抻抻衣领，捋一下头发。

“不行，挤眼太不雅了，发现哪儿不合适，我会扬扬眉，如果一切都好，我就点点头。好了，肩膀端平，步幅小点，把你引见给谁时，别握手，这不合礼仪。”

“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多礼仪？我可学不来。这曲子多好听，是吗？”她们步入厅里，心中有些忐忑，因为她们很少参加社交活动，虽说是一次小型舞会，在她们看来已经非同小可。加德纳太太，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和善地招呼她们，把她们交待给六个女儿中的大姐。梅格认识萨莉，很快就不再拘束，但乔不喜欢和女孩子扎堆儿，也不耐烦听她们叽叽喳喳，只好站在一边，小心地背靠了墙，像小马驹闯进百花园一样，觉得浑身不自在。五六个小男孩在屋子的另一侧兴高采烈地谈论滑冰，她很想走过去，插上一嘴，须知滑冰是她最热衷的事情。她向梅格示意，梅格的眉毛高高扬起，让她一动也不敢动。没人前来与她搭讪，周围的人陆续走开，最后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她不能四下闲荡，给自己找点乐子，那样会暴露她裙子后片上的烧痕，如此一来，她只能落寞地盯了人看，直到舞曲响起。梅格马上给人邀走，鞋小，把她双脚夹得生疼，但她仍然笑吟吟的，没人知道他们的舞伴有多痛苦。乔瞥见一个大个子红发青年走过来，只怕他来邀舞，连忙溜进了有幔帐遮挡的暗间儿，指望能够安安静静地窥视和欣赏眼前的一切。不幸的是，有人已经先她一步躲进来避难，待幔帐垂在她身后，她才发现自己面对面地撞上了“劳伦斯家的小男孩”。

“天啊，我不知道这儿有人！”乔惊骇一声，刚闯入又准备退出。

男孩儿笑了，虽说吓了一跳，但还是和颜悦色地说：

“别管我，你随便待在这儿。”

“我不打扰你吗？”

“没有的事儿，我在这儿是因为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你知道，一开头总是很尴尬。”

“我也一样。别走开，求你了，除非你不想待着了。”

那男孩又坐下来，盯了脚上的浅口便鞋看，乔开口说话了，一心想礼貌些，随意些：

“我想以前我曾有幸见过你，你住得不远，是吗？”

“隔壁，”他抬起头来，咧嘴笑了，乔的拘谨颇有点儿滑稽，他想起送还小猫时，他们还在一起聊过板球。

这倒让乔松了口气，她也笑了，诚心诚意地说：

“你的圣诞礼物真让我们开心。”

“是爷爷送的。”

“肯定是你的主意，对吗？告诉我。”

“你的小猫好吗，马奇小姐？”男孩想显得冷静些，但他调皮地抖了抖漆黑的眉毛。

“挺好的，谢谢你，劳伦斯先生，不过，我不是马奇小姐，叫我乔，”小淑女答道。

“我也不是劳伦斯先生，叫我劳瑞。”

“劳瑞·劳伦斯，这名字怪怪的！”

“我的本名是西奥多，可我并不喜欢，因为人们都叫我多多，是我要他们叫我劳瑞的。”

“我也讨厌我的名字，太煽情了！我喜欢大伙儿都叫我乔，而不是约瑟芬。你怎么才让男孩子们不再叫你多多的？”

“我揍他们。”

“可我不能揍马奇阿婆啊，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乔叹口气作罢。

“你不喜欢跳舞吗，乔小姐？”劳瑞问道，好像他觉得这名字挺适合她的。

“要是地方够大，人人能尽情撒欢儿，那还行。不过在这里，我肯定会打翻什么东西，踩了人的脚，要不就捅些别的娄子，所以我小心为妙，还是让梅格转圈儿吧。你跳舞吗？”

“有时跳，我在国外待了好些年，回来后交往不多，还不熟悉这里的规矩。”

“国外！”乔惊呼道。“噢，快讲给我听听！我最爱听别人讲他们的旅行见闻了。”

劳瑞一时间似乎不知从何说起，但乔连珠炮般的问题很快帮他理清了思路，他向乔讲了他在维韦① 的校园生活，那里，男孩子从来不戴帽子，有成队的游艇泊在湖面，周末就与教师一道，去瑞士各处远足。

"我真希望能身临其境！"乔叹道。"你到过巴黎吗？"

"去年我们在那儿过冬。"

"你会讲法语吗？"

"在维韦，我们只许讲法语。"

"快讲讲！我只能读，不会说。"

"Quel nom a cette jeune demoiselle en les pantoufles jolies?"劳瑞挺随和地讲起法语。

"讲得真好！让我想想，你说的是，'那位穿了漂亮舞鞋的年轻女士是谁'，对吗？"

"Oui, mademoiselle."②

"是我姐姐梅格丽特，没错儿！你不觉得她长得很美吗？"

"确实很美，她让我想起了德国的女孩子，又清纯，又文静。"

乔听男孩子夸奖她姐姐，兴奋得满面通红，一一记在心里，等着说给梅格。两人一边窥望，一边品评，一边聊天，很快熟稔起来，仿佛早已相识。劳瑞不再腼腆，乔的男孩子气逗他开心，慢慢地自在多了。乔也活泼起来，忘记了自己衣裙的破绽，也没人再向她扬眉示警。她越发地喜欢"劳伦斯家的小男孩"，不免认真端详了他几眼，也好向姐姐妹妹描述。她们没有兄弟，族亲兄弟也不多，对她们来说，男孩子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黑鬈发，棕色皮肤，乌黑的大眼睛，鼻子很俏，牙齿光洁，手小，脚小，比我高点儿，在男孩子中，算是很有礼貌，挺讨人喜欢的。不知他今年多大了？"

乔已话到嘴边，旋即收煞住，难得地乖巧起来，想转弯抹角套出答案。

---

① 瑞士城镇，临日内瓦湖，风光秀美。

② 法语：很对，小姐。

"你想必很快该上大学了吧？我见你在傻乎乎啃书本，哦，不，我是说你在刻苦学习，"乔因为脱口说出"傻乎乎"，脸都羞红了。

劳瑞笑了，但似乎也没有大惊小怪，他耸耸肩答道：

"还得等一两年吧，十七岁之前，我不会上大学的。"

"那么你才十五岁？"乔问道，她以为眼前这个高高的小伙子，已经有十七岁了呢。

"十六岁，到下个月。"

"我多想去上大学啊！你倒像是不感兴趣似的。"

"我讨厌上大学！除了死读书，疯玩儿，没有别的。我也不喜欢人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那你喜欢什么？"

"定居意大利，按我的方式生活。"

乔很想探究一番他的方式是什么，不过，看他两道漆黑的眉毛攒作一团，怪吓人的，于是，脚下踏着拍子，转换了话题："多棒的波尔卡，你干吗不去跳上一曲？"

"只要你也来，"他答道，优雅地欠身致意。

"不行，不行，我答应了梅格不到处乱走的，因为——"乔突然打住，似乎拿不定主意是说实话，还是一笑了之。

"因为什么？"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当然不会！"

"哦，我有个坏习惯，常站在炉火前烘烤裙子，结果把这件烤焦了，我以为缝补好了，谁知还能看出痕迹。梅格让我站着别动，这样没人会注意。你要是忍不住，想笑就笑吧。我知道，这很可笑。"

但劳瑞没有笑她，只是低头沉吟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让乔困惑，随即慢声细语地说：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怎么办：那边有道长廊，我们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没人会注意我们。来吧。"

乔道一声谢，高高兴兴地随他走去。看到舞伴的银灰手套，她真希望自己也有这么精致的一双。走廊里空无一人，他们尽情跳了一曲波尔卡，劳瑞舞技精湛，教她德国舞步，旋转跳跃，令乔欢喜不尽。

一曲舞罢，他们坐下来，听劳瑞讲海德堡[1]的学生节庆，此时，梅格来寻她的妹妹。见她点头示意，乔很不情愿地随她走入一间侧室。梅格坐在沙发上，捧了脚，面色苍白。

“我的脚伤了。该死的高跟滑了一下，狠狠崴了我的脚。我疼死了，站都站不住，这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她说道，疼得摇来晃去。

“我准知道这双倒霉鞋子会伤了你的脚。真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除非叫一辆马车，要不你就得在这儿过夜，”乔答道，轻轻为她揉搓脚踝。

“马车不行，先别说它贵都贵死了。你根本就叫不到，人人都是乘自家马车来的，马车房又远，没人肯去的。”

“我去。”

“别，千万别去！都九点多了，外面黑咕隆咚的。我也不能留在这儿，人都挤满了。萨莉已经邀请几个女孩子陪她过夜。我歇一会儿，等汉娜来了，想办法走吧。”

“我去求劳瑞，他会帮忙叫车的，”乔灵机一动，说罢松了口气。

“天啊，不行！别求人，也别告诉任何人。把我的橡胶套鞋递给我，再把这双皮鞋和我们的东西收拾好。我不能再跳舞了。晚餐过后，就去等汉娜，她来了，立刻告诉我。”

“他们都去用餐了。我待在这儿陪你，我愿意。”

“不用，亲爱的，快去吧，给我端杯咖啡来。我太累了，一动也不能动。”

说罢，她把橡胶套鞋遮盖好，斜倚在沙发上。乔慌里慌张地前往餐厅，先是冲进一间摆设瓷器的小厅，转身又闯入加德纳老先生独自小憩的一个房间，最后才算找对地方。她几步跨到桌前，管自倒了一杯咖啡，不料失手打翻，这下子长裙的前裾也污得一团糟。

“噢，天啊！我真是笨死了！”乔惊呼道，慌忙中只顾用梅格的手套擦拭长裙，这下梅格的手套也完了。

---

① 德国西南部城市，海德堡大学设立于此，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

"要我帮忙吗?"身后传来一声和蔼的问讯,是劳瑞,他一手端了满满一杯水,一手端了一盘子冰块儿。

"我想给梅格拿些东西,她太累了,有人撞了我,结果,就是这样了,"乔答道,沮丧地望望玷污的裙子,又望望浸了咖啡的手套。

"真糟糕!我正要找谁享用这些,要不,我给你姐姐送去?"

"哦,太感谢了,我告诉你她在哪里。我就不帮你了,免得又添乱。"

乔头前带路,随后,劳瑞仿佛习惯了照料女士,他又支开一张小桌,为乔另外端来一份咖啡和冰,这番热心,让难以讨好的梅格也直夸他"真不错"。他们大嚼糖果,高谈阔论,快活极了,两三个青年人踱过来,一道静静地玩起了"拉大车"的游戏[①],正在兴头上,汉娜露面了。梅格忘记了她的伤痛,猛地站起来,禁不住疼得叫出声,紧紧抓住乔。

"嘘,别吱声儿,"她悄悄叮嘱,又高声说道,"没事儿,是我把脚扭了一下——不要紧的,"说罢,一拐一拐地上楼收拾东西。

汉娜唠唠叨叨,梅格哭哭啼啼,乔呢,慌得没了主意,不过,她到底还是明白,只能由她来善后了。她溜下楼来,撞上一个用人,询问他能否找辆马车。此人却又是个临时雇来的侍者,对这一带的情况懵懵懂懂。乔急得四下乱转,劳瑞在一旁听见乔所说的一切,走上前来说,爷爷的马车恰好来接他,她们不妨搭乘这辆车。

"可是还早啊!你不会现在就离开吧,"乔看去如释重负,但还在犹豫是否接受这番好意。

"我从来都早早告退,真的。还是让我送你们回家吧。你知道,这正顺路,况且,他们说,外面下雨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乔讲述了梅格的情况,感激不尽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跑到楼上将人带下来。汉娜像猫一样恼恨下雨,也不再啰嗦,于是,她们坐在严严实实的豪华马车里,一路走来,只觉得风光无

---

① 一种儿童游戏,原文为"buzz",基本玩法是大家围坐在一起,顺序数数儿,逢到带"7"或可被"7"整除的数字,即用"buzz"代替。



限。劳瑞挨了车夫去坐，梅格就可以把脚跷起来，两个女孩儿开始无拘无束地谈论今天的晚会。

“今晚真开心。你说呢?”乔问道，用手披散开头发，让自己舒服些。

“当然了，可惜我扭伤了。萨莉的朋友安妮·莫法特和我挺投缘，她邀我随萨莉一道去她家，玩上一个星期。萨莉春天去，那会儿有剧团来。要是妈妈答应我去，就太好了，”梅格答道，想想都美滋滋的。

“我瞧见你和一个红头发小伙子跳舞，我是为躲他才跑的。他可爱吗?”

“噢，非常可爱！他的头发是赭色，不是红色。挺文雅的，我同他跳了一曲美妙的雷多瓦舞！①”

“他换步时，看去就像个一蹦一蹦的大蚂蚱。我和劳瑞直乐，忍都忍不住。你没听见吗?”

“没有啊，不过这太不礼貌了。你这半天都干什么来着，躲在那里吗?”

乔讲述了她的奇遇，故事说完了，她们也刚好到家。她们千谢万谢，与劳瑞互道“再见”后，蹑手蹑脚地进屋，只怕惊动了谁；但门刚有些响动，就冒出了两个戴了睡帽的小脑瓜，睡眼惺忪地吵嚷道：

“晚会好玩儿吗，快说说！快说说！”

尽管给梅格说成是“缺乏教养”，乔还是夹带了些糖果给妹妹，她们听罢了当晚的花絮，慢慢入睡了。

“我敢说，这真有些大家闺秀的样子，晚会后乘马车回家，穿了睡袍，身边还有个小丫鬟伺候，”梅格叹道，乔忙了用碘酒为她搓脚，又为她梳头。

“我也不觉得大家闺秀比我们快活多少，就算我们的头发烧焦了，裙子很旧，鞋小得又崴了脚，我们还傻得非要穿它。”我想乔的话说得没错儿。

① 一种快三步的波希米亚舞。

第四章　重　　负

“哎，背起行囊上路，也太难为人了，”梅格叹息一声，这是晚会后次日的清晨，节日过去了，一个星期喜气洋洋，让她很难打点精神，重拾她从来都不喜欢的工作。

“如果天天都是圣诞节或新年，那该有多乐呵，”乔懒懒地打个哈欠说。

“咱们本不该像现在这样寻欢作乐。不过，享用过精致的晚餐和美丽的花束，参加舞会，然后乘车回家，读书，休息，不用做事情。就像其他人一样，你们知道，我就是羡慕有这福气的女孩子。我抵挡不住诱惑，”梅格说道，试图确定两件褴褛的裙子哪件更破一点。

“好啦，那不是我们的日子，别再抱怨了，还是像妈咪一样，肩起我们的重负，高高兴兴地走自己的路吧。马奇阿婆确实是个难缠的人，甩也甩不脱。不过，我知道，只要我学会无怨无悔地背负她，她就会跌翻下来，或者变得轻飘飘的，不再是个累赘。”

这念头引得乔想入非非，不免神采飞扬，但梅格可高兴不起来，对她来说，那四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似乎令她益发不堪重负。她甚至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比如，脖子上扎条蓝缎带，梳理个像样儿的发型。

“漂亮又有什么用，除了那几个小顽童，谁会看我一眼，谁管我是美是丑?”梅格嘟囔道，砰地关上了衣柜的抽屉。“我只能整日辛苦劳碌，偶尔才有点乐子，一天天变老，变丑，变怪僻，因为我穷，就不能像其他女孩那样享受生活。太不公平了!”

梅格说罢下楼去，很受伤的样子，吃早饭时还是闷闷不乐。人人看来都不舒服，只想跟着抱屈。贝丝觉得头痛，躺在沙发上，逗老猫和三只小猫排解郁闷；艾美烦躁不安，因为她没有准备好功课，板擦也找不到了；乔自顾自地吹口哨，好像还嫌乱得不够；马奇太太忙着

写信，怕赶不上邮递；汉娜气哼哼的，她最烦有人早上起得晚。

“没见过这么糟心的一家子！”乔碰翻了墨水瓶架，扯断了一双鞋带儿，一屁股坐在她的帽子上，终于忍不住叫起来。

“你才最糟心呢！”艾美回嘴道，她正在石板上做算术，忙中出错，胡乱用滴下的泪水把石板抹得一塌糊涂。

“贝丝，你要是不把这些讨厌的猫关在地窖里，看我淹死它们，”梅格气冲冲地喊道，一边想甩脱在她背上抓挠的一只小猫，那小猫像颗松球似的粘在那里，够也够不着。

乔咯咯笑了，梅格恨恨地呵斥，贝丝一个劲儿地哀求，艾美哭天抹泪，因为她弄不清九乘十二等于几了。

“姑娘们，姑娘们，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我必须赶早班邮差送出这封信，我都给你们闹昏头了，”马奇太太喊道，她已经第三次划去写错的句子。

屋里沉寂了片刻，直到汉娜直通通进来，把两个热乎乎的卷酥摆在桌上，又直通通走出去。这些卷酥是家中每日早点的必备之物，姑娘们称之为“暖手筒”，寒冷的清晨，双手捧了它，暖得人舒舒服服的。汉娜从来不忘烘烤，无论她有多忙，多气恼，因为门外路远，天寒地冻，小可怜们很少能下午两点前赶回家，这就是她们的午餐了。

“抱抱你的猫，快别头痛了，贝丝。再见，妈咪。今天早上，我们是一群小无赖，不过，我们会像天使一般回到家中。走吧，梅格！”乔大步跨出门去，只觉得她们的朝圣之旅本不该这样启程。

她们走到街的拐角处，总会回头望望，妈妈一定是在窗前点头微笑，向她们招手。舍此，她们整日都会若有所失，不管她们心情好坏，临行瞥一眼妈妈的身影，仿佛就有温煦的阳光照临。

“妈咪如果挥舞拳头，而不是送飞吻给我们，我们才活该呢，谁见过我们这样不知好歹的小痞子，”乔大声说道，冰雪裹足，寒风扑面，倒让她有一丝赎罪的快意。

“你就不能别说粗话，”梅格说道，她用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像是弃绝俗世的修女。

“这种生动、响亮的字眼儿多好，一点不含糊，”乔回答道，慌忙用手抓住立刻要随风飘去的帽子。

“你愿意管自己叫什么,随便好了,我可既不是小无赖,也不是小痞子,我不想听人这么叫。”

“你太扫兴了,只因为过不上舒坦日子,今天就没完没了闹别扭。可怜的人啊,等着我发一笔大财吧,到时候,你就能享用马车、冰激凌、高跟鞋、大把的花束,还有红头发小伙子陪你跳舞。”

“你真讨厌,乔!”但这一番胡话引得梅格笑起来,心情好多了。

“讨厌就对了,我要是也像你一样垂头丧气,只想着不开心,那我们就惨了。老天保佑,我总能找到开心的事情。别再抱怨了,回家时快活点儿,哎,这才招人疼呢。”

乔拍拍姐姐的肩膀,为她鼓气,随后,两人分手了,各自去忙碌一天的事情,手中还捧着那块冒着热气的卷酥,努力打点精神,承受凛冽的寒风,艰难的工作,还有追求欢乐的年轻人的种种缺憾。

当年,马奇先生为了帮助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倾家荡产,两个大些的女儿恳请出门打工,至少可以养活自己。父母相信培养孩子们的勇气、勤奋和独立性,越早越好,遂答应下来。于是,她们便诚心诚意地行动了,这番心意,尽管历尽坎坷,自然会有好的结果。梅格丽特去做幼儿家教,一点菲薄的薪酬,让她感受了富裕。像她所说的,她“抵挡不住诱惑”,她的最大烦恼是贫穷。她很难像别人那样忍耐,因为她还能记得家中的美好时光,生活很悠闲,充满欢乐,事事都有安排。她尽力克制自己,不眼红他人,但显然,少女们总是爱美,爱热闹,希望多才多艺,能过上幸福生活。在金斯家,她每天都看到自己渴望的东西,小孩子的姐姐们刚刚进入社交圈儿,她时常瞥见鲜华的晚礼服和娇艳的花球,听到人们叽叽喳喳地谈论剧场、音乐、雪橇、舞会和种种消遣,金钱对她如此珍贵,别人却挥金如土。可怜的梅格很少抱怨,但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让她有时会敌视所有人,她还不知道上天赐予她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能让她一生幸福。

乔倒恰恰适合马奇阿婆,马奇阿婆跛足,需要一个麻利的人伺候她。当年马奇家碰上麻烦时,无儿无女的老妇人曾允诺要过继他们的一个女儿,但遭到婉拒,心中老大不高兴。其他朋友告诉马奇夫妇,这位有钱的老太太在她的遗嘱中没有提到他们一个字,但安贫乐道的马奇夫妇淡然说道:

"我们不能为了发财就抛弃女儿。穷也好,富也好,我们总须守在一起,相亲相爱。"

有一段时间,老妇人与他们再无往来,却偶然在朋友家见到乔,乔的生动表情和坦率举止打动了她,她提出要乔来做个陪伴。这显然不合乔的脾性,但乔仍然接受下来,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去,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是,她竟然与这位暴躁的阔亲戚相处得很好。偶尔,两人也会闹翻,有一次,乔气冲冲跑回家,声称再也受不了了,但马奇阿婆很快就消了气,差人请她回去,那份儿急切,乔想回绝也回绝不了,其实她心中,还是挺喜欢这位尖刻的老太太的。

不过我猜,真正的诱惑还是来自那里卷帙浩繁的精美藏书,自打马奇阿公死后,这些书就留给虫蛀尘封。乔还记得这位和善的老人家,他听任她用大部头的字典来搭建铁路和桥梁,对着拉丁文图书上的古怪插图给她讲故事,在街上遇到她时,还为她买些薄薄的姜饼。光线暗淡、灰尘密布的书房里,大大小小的雕像戳在高高的书架上,俯视下方,连同那些安乐椅,地球仪,尤其是她可以随意徜徉其间的一堆堆的图书,让这里成了她的一块洞天福地。每逢马奇阿婆打个盹儿,或者有人来访,乔就急忙钻到这个幽静的地方,蜷在安乐椅上,像个真正的书虫子,一头扎在诗歌、爱情小说、历史、游记和漫画书中。可惜好景不长,往往刚体会到故事的紧张,歌谣的甜美或游历的惊险,那边厢便传来尖利的呼唤声:"约瑟——芬!约瑟——芬!"她只好离开她的天堂,到下界去缠毛线,刷洗狮子狗,或一连好几个小时,捧了比谢姆的随笔,读给马奇阿婆听。

乔的志向是做一番大事业,但大事业究竟为何物,她一时也弄不清楚,且留待将来再说。眼下呢,她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地阅读啊,跑啊,跳啊。愣头愣脑,口无遮拦和从不安分的性格,常常给她带来麻烦。她的生活,自然时不时地起伏跌宕,悲喜交加。但她在马奇阿婆家经受的磨炼,恰恰是她所需要的,想到她正在做些事情,自食其力,这也令她开心,尽管耳边不时响起"约瑟——芬!"

贝丝从来都怯生生的,不敢踏进校门,父母尝试过,但看到贝丝受罪的样子,还是放弃了,所以,她留在家中,跟爸爸念书识字。爸爸走后,妈妈也被召到士兵后援会去服务,即使如此,贝丝仍然认真自

学，从不怠惰。她是个喜欢料理家务的小人儿，帮助汉娜，为外出劳作的人们收拾出一个整洁、舒适的家，从不想得到回报，只要人们爱她。漫长的一天中，她并不觉得孤寂和烦闷，她的小小的世界中，有很多想象中的朋友，就天性而言，她就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蜜蜂。早上，她要唤六个布娃娃起床，给它们穿衣，因为贝丝还是个小孩子，始终离不开她的爱物儿。此前，这六个布娃娃，不是支离破碎，就是灰头土脸，没人疼没人问，直到贝丝收留它们，是姐姐们玩得腻烦了，丢给贝丝的，至于艾美，她才不稀罕旧的东西或丑八怪呢。如此一来，贝丝就对它们更加怜惜，为奄奄一息的布娃娃们设立了一所医院。她从来不用别针扎它们，不打骂它们，即使最招人烦的娃娃，也不会因为受到冷落而伤心，她为所有的娃娃喂饭，穿衣，看护它们，照料它们，爱心绵绵不绝。有个可怜的娃娃本属于乔，在她手里过了一段乌七八糟的日子，残骸给扔进了装破衣烂衫的布袋，贝丝就从这个暗无天日的贫民窟中把它搭救出来，细心照拂。它头皮光光的，贝丝为它织了一顶精致的小帽子，它缺胳膊少腿，贝丝又为它裹了一袭毛毯，这个再无康复可能的残障者，享用了最好的床位。如果有谁知道贝丝在它身上花费的苦心，即使不免笑话，心里也不能不受到触动。她给它摘来花瓣，读书给它听，带它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把它藏在外套下；她为它唱催眠曲，吻过它脏兮兮的小脸儿后才去睡觉，睡前还要对它说："晚安，我的小乖乖。"

贝丝也像其他人，有她自己的烦恼。她不是天使，而是个心肠软弱的小姑娘，如同乔说的，她常常要"掉几滴眼泪"，因为她不能去上音乐课，也没有一架好钢琴。她酷爱音乐，为此很下工夫，不知疲倦地在家中叮当作响的旧钢琴上刻苦练习，似乎本该有人(不是说马奇阿婆)来资助她。不过，没人自告奋勇，也没人看见她独自一人时，悄悄抹去音调不准的泛黄琴键上的泪水。她像只云雀一样咏唱，不知疲倦地为妈咪和姐妹们演奏，日复一日地安慰自己，"只要我足够好，总有一天，我会进入音乐的殿堂。"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贝丝，羞怯，娴静，躲在角落里，有人需要她时才露面，甘心情愿地为他人活着，没人留心她们做出的牺牲，直到炉边的小蟋蟀，消歇了唧唧之声，芳香温煦，一去不返，只留下一片沉寂

和空虚。

要是有人问艾美，她最大的磨难是什么，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鼻子呀。"她还是个婴儿时，乔不小心把她掉到煤筐里，艾美一口咬定，这一摔从此就毁了她的鼻子。她的鼻子不大，不红，像可怜的佩特丽亚一样，不过是有点扁平，怎么捏也捏不出贵族式的挺直。除了她自己，其实并没人在意，任它自顾自地生长，但艾美一心想有个希腊人的鼻梁，纸上涂满了各种漂亮花式，为的是宽慰自己。

姐姐们称她为"小拉斐尔"，她也果然有绘画天赋，整日描摹花草，勾勒仙女，为小说故事画些稀奇古怪的插图。老师抱怨说，她不耐烦做算术，石板上满是飞禽走兽；地图册的空白处用来复制地图，心情不好时，就在所有的书本上涂抹滑稽可笑的漫画。她总能想办法把功课对付过去，靠良好的操行评语逃脱处罚。她是同学们的宠儿，脾气好，又能毫不费力地讨人喜欢。她那点小小的张扬和讲究颇受人推崇，而且她又多才多艺，除了绘画，她会弹奏十二首曲子，会编织，会朗读法文，发音错误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她常常天真无邪地讲述"爸爸有钱时，我们如何如何"，让听众唏嘘不已。女孩子们认定，她那些疙里疙瘩的字眼儿透着"学问"。

艾美很有可能是给宠坏了，因为所有人都惯着她，她那些无伤大雅的虚荣和自私不知不觉地滋长着。不过，有一件事挫伤了她的虚荣——她不得不继承表姐的衣服，而弗洛伦丝的妈妈很没品位，艾美只好戴一顶红色而不是蓝色的软帽，穿一领没有款式的裙子，围一件很各色且又不合身的围裙，这让她不免痛心疾首。其实，这些东西，件件都质地不错，作工精良，没穿过多久，但仍然与艾美的艺术眼光格格不入。尤其是今年冬天，她的校装是一件深紫色黄点的裙子，没有一点滚边装饰。

"我惟一的安慰是，"她眼泪汪汪地对梅格说，"每次我淘气时，妈妈不会在我的裙子上打褶，像玛丽亚·帕克的妈妈似的。天啊，真可怕，有些时候，简直太惨了，她的裙子给撩到膝盖上，羞得都不敢来上学。想想这份儿出乖露丑，我的扁鼻子和紫裙子都无所谓了，哪怕裙子上还乱冒金星呢。"

梅格是艾美的知音和监护人，或是相辅相成的缘故，乔与温柔的贝丝也是如此。腼腆的贝丝只对乔一人吐露心声，而对这位风风火火的大姐姐的影响，也超过家中的任何人。两位姐姐，自然很亲昵，但各自笼络了一个小妹妹，以自己的方式管教她们。她们管这叫"妈妈淘"，出于小妇人的天生母性，用妹妹取代了已经不感兴趣的玩具娃娃。

"没人想讲点儿什么吗？今天可真没劲，我只想听人说话解闷儿，"当晚，大家坐下来做针线时，梅格说道。

"今天我和阿婆斗气儿来着，既然我赢了，就讲给你们听听吧，"乔说道，她可是最爱讲故事了。"我像往常一样，有腔没调地念那本永远也念不完的比谢姆，阿婆不一会儿就瞌睡了，我立马抄起本有趣儿的书，狂读，直到她醒来听我接上比谢姆。后来呢，还没等她再次打盹，我已经念得昏昏欲睡了，我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她就问我，干吗把嘴张得老大，莫非想把书吞了不成。

"我尽量好性儿地说：'我倒想吞了它，落个痛快。'

"结果引来她好一顿数落，要我坐在那里，反省自己的罪孽，她好'眯瞪'一会儿。这一眯瞪，且得有一阵儿呢。所以，看见她的睡帽像大丽花似的一颤一颤地，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了《韦克菲尔德的教区牧师》① 读起来，一只眼瞄着牧师，一只眼瞄着阿婆。读到书中人们掉入水中时，我忘乎所以，光顾上乐了，惊醒了阿婆，她小睡之后，心情好多了，就要我念上一段，看看我爱不释手的这本浅薄的书，如何就能与点拨了世道人心的比谢姆相比。我有声有色地念起来，她也怪喜欢的，不过她只说了一句：

"'不明白书中讲些什么。好了，从头开始，再读一遍吧。'

"我从头再来，尽力把普里姆罗斯一家人模仿得活灵活现。到一处节骨眼上，我使了个小伎俩，故意问道：'或许你已经厌烦了，夫人，要我停下吗？'

"她一把抓住从手中掉下的毛线活儿，隔了眼镜狠狠瞪我一眼，像往常一样直截了当地说：

---

① 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奥利佛·戈德史密斯(1730—1774)的小说。

"'读完它,别那么没规矩,小姐。'"

"她承认了她喜欢这本书吗?"梅格问道。

"得了吧,她才不会呢!但她毕竟让老比谢姆歇菜了。今天下午,我跑回去取手套时,你瞧,她正闷头儿跟教区牧师较劲儿呢,连我的笑声也没听到,我边笑边在厅里跳起捷格舞①,因为可有出头之日了。只要她肯换换脑筋,她的生活得有多开心!尽管她钱多,但我并不妒忌她,毕竟,照我看来,富人的烦恼一点儿不比穷人少,"乔又说道。

"这倒让我想起件事儿,"梅格说,"值得讲讲。它虽不像乔的故事那么有趣儿,不过,回家的路上我也想了很多。今天在金斯家,好像人人都惶惶不安,一个女孩儿告诉我,她大哥闯祸了,爸爸要把他赶出去。我听见金斯太太哭哭啼啼,金斯先生大发雷霆,格蕾丝和埃伦经过我身边时,都把脸掉过去,免得我看见她们哭红的眼睛。当然,我也不会去打听,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真庆幸我没有这样一个哥哥,胡作非为,叫全家人都跟着丢脸。"

"我觉得男孩子再怎么淘气,也不会比在学校里出丑更让人寒碜了。"艾美摇摇头说道,仿佛她已经饱经沧桑。"苏茜·珀金斯今天来上学,戴了一枚红宝石戒指,我看得眼都直了,恨不得跟她换个个儿,也能有这么一枚戒指。后来,她竟想起给戴维斯先生画像,大鼻子,驼背,还写了一句话圈起来,'年轻女士,我盯着你们呢!'我们都忍不住笑,忽然,还真的给他盯上了,他呵斥苏茜把石板拿过去。她吓得都瘫软了,可也没办法,你们猜他怎么来着?他拎起她的耳朵——那可是耳朵啊!多恐怖!一直把她拎到讲台上,溜溜儿站了半个小时,还得举着石板,让人人都看到。"

"姑娘们看了那画像还不笑死?"乔问道,那场面让她大为兴奋。

"还笑呢,谁敢哪!大家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乖乖儿坐着;苏茜痛哭流涕,我准知道。得,我也不妒忌她了,这等奇耻大辱,再多的红宝石戒指也哄不高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艾美接着做活儿,不免为自己的正派,乃至脱口而出的学问沾沾自喜。

① 一种敏捷轻快的爱尔兰民间舞蹈。

“今天上午我遇到了一件让我欢喜的事，我本想吃晚饭时说来着，可我忘了，”贝丝说道，顺手把乔乱糟糟的筐子整理清爽。“我去帮汉娜买牡蛎，在渔店里，碰到了劳伦斯先生，不过他没看见我，始终有个大桶挡着我，他又忙了跟渔店的卡特先生打交道。有个贫穷的妇人走进来，拎了一只桶和一个拖把。她问卡特先生，她能否为他刮刮鱼鳞，她找不到活儿干，孩子们也没有饭吃。卡特先生忙得不可开交，硬邦邦说了声‘用不着’，她只好离去，看起来很饿，很悲伤。劳伦斯先生用手杖弯曲的把手钩起一条大鱼，递给她。她喜出望外，立刻紧紧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道谢。他告诉她说：‘走吧，把鱼煮了。’她欢天喜地地转身走了。他真是个好人，对吗？那妇人也真逗，抱了那条滑不溜秋的大鱼，还一个劲儿地咕哝劳伦斯先生上天堂后善有善报。”

大家听罢笑了一阵，又央告妈妈也讲个故事，她思索片刻，静静地说起来：

“今天，我坐在那里，裁剪蓝色法兰绒外套，忽然很挂念你们的父亲，心想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我们该多么孤苦伶仃。这念头当然很蠢，但我就是忍不住，直到有位老人走过来，递上一张发货单。他挨了我坐下，我开始和他说话儿，因为他好像很穷，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

“‘你的儿子在军队上吗？’我问道，他拿来的单子可不是给我的。‘是的，太太。四个儿子，两个阵亡了，一个当了俘虏，我要去看另一个，他在华盛顿医院，病得不轻，’他缓缓地说。

“‘先生，你为国家做了很大牺牲，’我说，现在，我对他不是怜悯，只有尊重。

“‘都是我该做的，太太。要是我还有用，我也会上前线；可我不中用了，只能让孩子们去，心甘情愿的。’

“他说得那么欣然，那么诚恳，像是巴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让我很是羞愧。我只奉献出一个人，已经觉得很多。家中，还有女儿们陪伴我，可他最后一个儿子，或许正躺在远方的医院里，等待与他诀别！两相对比，我忽然发现，自己如此的富有，幸福。我为他缝了一个结实的布袋，给他点儿钱，衷心感谢他教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再讲点儿什么，妈妈；像这个一样，有个好意思在里面。我喜欢听后自己慢慢思索。只要真实，不是光说大道理，”静默了一会儿后，乔说道。

马奇太太笑了，随口讲起来；多少年来，她天天给这些小听众讲故事，知道如何逗她们开心。

“从前啊，有四个小姑娘，她们有吃，有喝，有衣穿，有许多舒适和快乐，还有善良的朋友和父母，打心眼儿里爱她们。不过，她们仍然不满足。”（说到此处，小听众们相互递个眼色，忙把脑袋扎在了手中的针线活儿上。）“姑娘们一心向善，不断地下决心，决心都很好，就是不能坚持，她们总是说，‘如果能这样如何如何’或者‘如果能那样如何如何’，惟独忘了她们已经拥有很多，她们本可以做很多愉快的事情。所以，她们问一位老妇人，什么样的咒语能让她们幸福。老妇人说，‘倘若你们不满足，想想自己身在福中，要知道感恩。’”（此时，乔蓦地抬起头来，似乎要说点儿什么，见故事还没说完，又改变了主意。）

“她们都是明白道理的姑娘，决定照她说的试试看，很快就发现她们有多幸运。一个姑娘发现，富人的钱再多，也挡不住耻辱与悲哀；另一个发现，虽然她很穷，但她年青，健康，热情，要比身体虚弱、心情烦躁的老太太幸福得多；第三个姑娘发现，帮厨煮饭尽管麻烦，总要强过不得不伸手去讨要；那第四个姑娘呢，她发现，与端正的品行相比，即使是红宝石戒指也算不得什么。于是，她们停止抱怨，决心去好好享受眼前的恩宠，让自己配得上这些恩宠，免得它不是增加，反而会一笔勾销。我相信她们绝不会因为听从了老妇人的劝告而失望，或者后悔。”

“哎呀，妈咪，你太坏了，拿人家说的又来取笑人家，你是在布道，不是讲故事，”梅格喊道。

“我爱听这类布道。爸爸常常就是这样讲的，”贝丝若有所思地说，恍惚中把针扎进了乔缝的垫子中。

“我不像其他人抱怨得那么多，今后我会更当心，苏茜的失足已经提醒了我，”艾美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需要这类劝戒，从此不会忘记。如果我们忘了，你就学《黑

奴吁天录》[1] 里的克鲁伊大婶，告诉我们，‘想想天老爷的恩典，孩子们！想想天老爷的恩典！’”乔说道，她到底忍不住，还是在短暂的布道过后打趣一番，不过，她像其他人一样牢牢记下了妈妈的话。

① 美国女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陀(1811—1896)的小说，亦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

第五章　与邻为善

“乔，你忙里忙慌干什么去？”一个雪花飘飘的下午，梅格看到妹妹披挂了破旧的布袋袍、兜帽、胶皮靴子，一手提扫把，一手拎铁锨，大步穿过门厅，忍不住问道。

“出门锻炼，”乔淘气地眨眨眼回答。

“早晨一去一回，那么长的路，还不够吗。外面又阴又冷，我劝你还是像我一样，守着温暖的火炉儿多好，”梅格打一个冷颤说道。

“管你自己吧！我不是小猫咪，不想整天缩在火炉边打盹儿。我喜欢刺激，这就出门去碰运气。”

梅格回到炉前，继续烘脚，读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①]；乔吭哧吭哧地动手扫雪。雪下得不大，乔用扫把很快绕了园子清出一条路来，待太阳出来后，好让贝丝散步，因为那些残疾娃娃得过过风儿。这园子把马奇夫妇家的住宅与劳伦斯先生家的住宅隔开，两处住宅同在市郊，那里有丛林、草坪、阔大的花园和静寂的街巷，一派田园风光。两所住宅之间，有一道低矮的篱障。一侧是老旧的红砖房子，少了夏日满墙的藤萝和周遭盛开的鲜花，不免显得寒碜、简陋。另一侧是恢宏的石砌大宅，从高敞的马车房，清洁的路面，到暖房和透过华丽的窗幔闪现的精美摆设，处处显示了舒适与奢华。虽然如此，这宅子仍让人感到孤寂，死气沉沉的，没有孩子在草坪上嬉闹，没有窗前母亲的笑脸，除了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孙子进出，终日门庭冷落。

在乔活跃的想象中，这宅子像是一座神奇的宫殿，堂堂皇皇，气象万千，可惜无人消受。她早就想体味隐在其中的辉煌，结识“劳伦斯家的小男孩”，而那男孩子，似乎也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只要他知道从哪儿开始。晚会之后，她的心思更急切，设计了种种办法与他交

---

① 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司各特(1771—1832)所著历史小说，亦译为《艾凡赫》。

往，不过，近来他很少露面，乔都以为他又远行了，结果有一天，她看见楼上的窗子里，有一张暗淡的面庞，忧郁地望着她家的花园，贝丝和艾美正在那里打雪仗。

"那孩子太少朋友和乐趣了，"她对自己说。"他爷爷不知道他向往些什么，只管把他关在屋里。他需要和一群快活的男孩子打打闹闹，或者有些活泼的少年人陪伴。我真想到隔壁去，同那老先生说说。"

这个主意让乔兴奋，她喜欢做些独出心裁的事情，梅格常常就为她的调皮而尴尬。"到隔壁去"的计划酝酿已久，这个雪天的下午，乔决心去付诸实施。她瞧见劳伦斯先生乘车出门了，就冲出门去，清一条路到篱障前，边喘气，边窥探。那边静悄悄的——楼下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用人们也不见个影儿，四下里寂静无声，只有楼上窗前，一个黑发鬈曲的小脑瓜儿，埋在细瘦的臂膊上。

"他在那儿呢，"乔思忖道，"可怜的人啊！孤孤单单，又是这么个阴沉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儿！我扔个雪球上去，唤他露面，安慰安慰他。"

一把松软的雪粉飞扬开，男孩儿转过脸来，那副无精打采的神情立刻消失了，大大的眼睛焕发出光彩，开心地笑了。乔点点头，也笑起来，挥舞扫把喊道：

"你好吗？是不是病了？"

劳瑞打开窗子，像只寒鸦似的沙哑了嗓子叫道：

"好多了，谢谢。我得了重感冒，给关了一星期了。"

"真抱歉。你怎么打发时光呢？"

"还能怎样，这里像个坟墓。"

"你不看看书？"

"看得不多，他们不让我看。"

"不会找人读给你听？"

"爷爷有时读一读，但他对我的书不感兴趣，我也讨厌去求布鲁克。"

"那么有人来看你吗？"

"我不想见任何人。男孩子太闹腾，我会头晕。"

“没有什么乖巧的女孩子为你读书，陪你玩儿吗？女孩子很安静，又喜欢看护别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认识我们啊，”乔说道，笑出声来，又连忙收煞住。

“可不是吗！你能过来吗，求你了。”

“我可既不安静，也不乖巧；不过我可以过去，只要妈妈同意。我去问她。关上那扇窗，乖乖等着，我就来。”

说罢，乔扛上扫把，奔回家去，一路上猜想她们会说她些什么。劳瑞得知有人要来陪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忙做些准备。正如马奇太太所说，他是个“小绅士”，为了显示对客人的尊重，他梳理了头发，换上了洁净的领衬，尽力把屋子收拾整齐，这屋子，尽管有五六个仆人料理，仍然是乱七八糟的。不一会儿，门外铃声震响，还有人脆生生地开口求见“劳瑞先生”，面带疑惑的仆人跑来通报说，有一位年轻女士过访。

“很好，请她上来，是乔小姐，”劳瑞快步走到他的小会客厅门前，迎接客人。乔出现了，两颊红润，喜盈盈的，也不拘束，一手端了只遮盖了的碟子，一手揽了贝丝的三只小猫。

“我来了，拖拖拉拉一大堆。妈妈嘱咐我问候你，很高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梅格要我带上她的果冻儿，她做这个最拿手。贝丝说她的小猫很会哄人。我知道你一定得见笑，我也不能回绝，贝丝只想对别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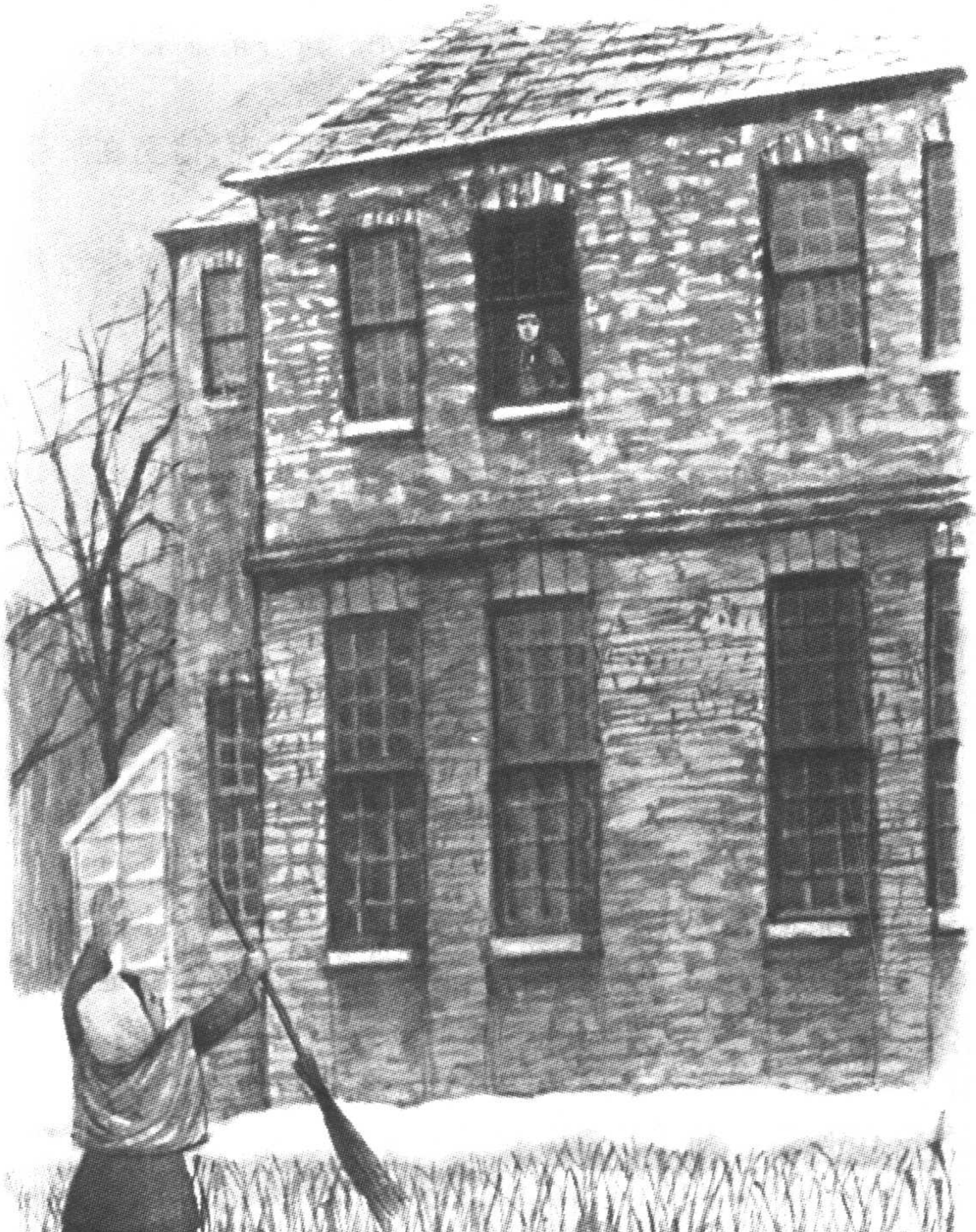
贝丝出借的小宠物还真管用，劳瑞只顾与它们嬉耍，不再腼腆，很快与乔有说有笑。

“这果冻太漂亮了，让人舍不得吃，”看见乔揭开碟盖，露出果冻，绿叶和艾美心爱的鲜红色天竺葵绕在周围，他欢快地笑道。

“这算不了什么，她们只想表达一点心意。吩咐女仆放起来，待你吃茶时当做小点心。很家常的东西，你放心吃吧，很软，滑溜溜的，不会伤到你的嗓子。这房间可真舒适！”

“收拾整洁点儿还行，但女仆们很懒，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叫她们勤快些。真烦人。”

“给我两分钟时间，只须掸掸炉床，喏——把壁炉上的东西码放



整齐，喏——书放在这儿，花瓶摆在那儿，沙发挪到背光处，枕头拍得蓬松些。好啦，这下好多了。”

果然如此，谈笑之间，乔便把一切收拾得有条有理，让屋里焕然一新。劳瑞一声不吭，满怀敬佩地看着她。待乔请他坐回到沙发上，他满意地叹息一声坐下，感激地说道：

“多亏你了！不错，屋里本该是这样。现在呢，请坐在那张大椅子上，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别，我是来陪你的。我给你读书，好吗？”乔盯上了身边几本颇为诱人的书。

“谢谢，这些书我都读过了。如果你不在意，我宁愿聊一会儿，”劳瑞答道。

“随便好了，我可以聊上一整天，只要你想听。贝丝说，我从来不知道何时该闭嘴。”

“贝丝就是那个脸蛋儿红红的女孩儿，天天待在家里，偶尔才提了个小篮子出门？”劳瑞很有兴趣地问。

“没错儿，就是贝丝，她是我的小跟班儿，可乖啦。”

“漂亮的是梅格，头发拳曲的是艾美，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劳瑞的脸红了，但坦率地回答说：“是这样，我经常听你们相互召唤，一个人在这楼上时，我会忍不住眺望你们的房子，你们好像总是那么快活。请原谅我的唐突，有时，你们忘了关窗帘，就是摆了花的那扇窗子。灯点亮后，炉火，还有你们和妈妈围坐在桌前，就像是一幅画：她的脸正对着我，掩在花丛后面，那么甜美，我不由自主地看她，我没有妈妈，你知道，”劳瑞低下头去拨火，掩饰他止不住颤抖的嘴唇。

劳瑞黯然神伤的目光打动了乔温柔的心扉。她打小儿受的是纯朴的教育，心地明净，长到十五岁，仍然像个孩子似的坦白天真。劳瑞病弱又孤独，她很想与他分享家庭的温暖与欢乐。她一副友善的神情，高亢的嗓门也柔和了许多，她说：

“我们再不会拉上窗帘了，你想看，只管看好了。不过，我倒希望，与其偷偷摸摸，你不如来我家里看个够。妈妈棒极了，她能给你

很大安慰，贝丝会为你唱歌，只要我求她，艾美可以为你跳舞。梅格和我领你看我们的舞台道具，笑死你。我们一定能玩儿得很开心。可是你爷爷答应你来吗?"

"如果是你母亲邀请，我想他会答应的。他挺和善，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他由着我的性子，怕只怕我给生人找麻烦，"劳瑞越说越兴奋。

"怎么是生人，咱们是邻居啊，你用不着担心会麻烦别人。我们早想认识你了，我都琢磨了很长时间。你知道，我们来这儿没多久，但与所有的邻居都熟了，只剩你们家。"

"爷爷净顾他的藏书，对外边的事不闻不问。布鲁克先生，就是我的家庭教师，不在这里住，没有人陪我，我只能待在家里，想办法打发日子。"

"真惨。你得打起精神，四下里走走，只要有人请你，这样，你就会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好去处。别那么腼腆，惯了，就没事儿了。"

劳瑞脸又红了，但听人说他腼腆，也没在意，因为乔是一片好心，你无论如何不会把她的坦率当成冒犯。

劳瑞盯了炉火，乔乐呵呵地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劳瑞换个话题问道："你喜欢你的学校吗?"

"我不上学，我是个做事儿的大丈夫，哦，不，做事儿的妞儿。我得陪伴我的阿婆，这位老太太，挺可爱的，就是脾气太暴，"乔回答道。

劳瑞刚要张嘴再问，猛然省悟一个劲儿打探别人的隐私，实在不太礼貌，他刹住话头儿，一时倒有点儿不自在。乔喜欢他通情达理的样子，倒也不忌讳拿马奇阿婆说笑几句，于是便眉飞色舞地描述起这位凶巴巴的老妇人，她的肥胖的狮子狗儿，操一口西班牙语的鹦鹉，还有让她流连忘返的书房。劳瑞听得入迷，当乔说到那位不苟言笑的老先生来向马奇阿婆求婚，正说得恳切给鹦鹉波利猛地扯下假发，恼羞成怒时，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惹得一个女仆探头探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噢！真是太逗了，再说点儿什么，"他从沙发垫子上抬起头来，脸上像是笑开了花儿。

乔大受鼓舞，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她们的话剧和舞台设计啦，对

爸爸的想念和担心啦，还有她们的小天地里发生的种种趣事。

接着，他们又谈起了书，让乔高兴的是，她发现劳瑞也很爱书，读过的书甚至比她还多。

“你既然这么喜欢书，不妨随我下楼，浏览一下我家的藏书。爷爷出去了，你不必害怕，”劳瑞站起身说道。

“我可什么都不怕，”乔把头一昂答道。

“我知道你无所畏惧！”男孩儿钦佩地望了她说，不过他心中暗想，倘若爷爷肝火正旺时给他撞上，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惊慌。

整幢房子里弥漫了夏日的气息，劳瑞头前带路，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听任乔驻足观赏让她好奇的东西，最后，他们来到书房，乔不由得拍着巴掌，欢呼雀跃，像她通常极度兴奋时那样。书房里排了一架架的书，还有画作和雕像，精致的小柜里堆满了硬币和稀罕玩意儿，摆设了躺椅，形状奇特的桌子，青铜器；最令人惊叹的是，有一个开敞的大壁炉，四周镶满花式瓷砖。

“多堂皇啊！”乔陷在丝绒椅子里叹息道，东张西望，一副陶醉的神情。“西奥多·劳伦斯，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了，”她又郑重其事地补充道。

“人不能在书堆里过活啊，”劳瑞坐在对面的桌上，摇摇头说道。

还没来得及再说下去，门外铃声大作，乔噌的一下站起，惊呼道：“完了，完了！你爷爷回来了！”

“噢，回来又怎样？你说过，你可什么都不怕的，”男孩的话里带了促狭。

“可能我还是有点儿怕他，我也不知道怕从何来。妈咪答应我来看你，我想你也不至于看看就看坏了，”乔安慰自己，但两眼始终盯着门口。

“给你一看，倒好多了，真得谢谢你。我只担心你陪我说话儿说累了，太有意思了，我不愿意打断它，”劳瑞感激地说。

“医生瞧病来了，先生，”女仆点头示意。

“能失陪一会儿吗？我想我必须去见他，”劳瑞说。

“你快去吧，别管我。我在这里快乐得像只蟋蟀，”乔答道。

劳瑞走了，客人留在屋里自得其乐。她站在老人家的一幅精美

的肖像前端详，身后的门又开了，她头也不回，自顾自说到："现在我敢说，我用不着怕他，他的眼睛很和善，虽然嘴巴有些吓人，看上去他还挺专横的。他的模样比不上我外公，不过我喜欢他。"

"承蒙夸奖，小姐，"身后响起低沉的声音，万万想不到，竟然是老劳伦斯先生站在那里。

可怜的乔羞得满脸通红，心怦怦地跳，拼命回忆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一时间，她恨不得赶快逃走，但那也太丢人了，姐姐妹妹会笑话她；所以，她决定原地不动，想法子搭救自己。她抬眼看看，觉得老人家浓密的灰白眉毛下，炯炯有神的眼睛比画像上还要和善，狡黠地一眨一眨的，这大大打消了她的畏惧。令人尴尬的片刻沉默后，老先生突然声音更加低沉地说道："如此说来，你是不怕我了？"

"不算很怕，先生。"

"而且你认为我的模样比不上你外公？"

"是比不上，先生。"

"我还挺专横，是吗？"

"我不过是说我觉得。"

"尽管如此，你仍然喜欢我？"

"是的，我喜欢你，先生。"

这个回答让老人家很受用，他笑了一声，上前与她握手，用手指抬起她的下巴，严肃地打量一番，点点头说道："你有你外公的气质，虽说长得不像。他是个好人，亲爱的；更难得的是，他很勇敢，正正堂堂。我们朋友一场，足以令我自豪。"

"谢谢你，先生，"打这儿开始，乔觉得自在多了，因为这话很顺耳。

"你跟我那孩子搞什么名堂，嗯？"接下来的问题可有点儿尖锐。

"只想与邻为善罢了，先生，"乔讲述了她上门的经过。

"这么说，你是认为他需要点儿欢乐？"

"是的，先生，他看来有些孤独，同龄人或许能逗他开朗起来。我们虽说是女孩子，但只要能够，我们愿意帮些忙，我们不会忘记你那些精美的圣诞礼物，"乔热切地说。

"噢，噢，噢！都是那孩子的主意。那位可怜的妇人怎样了？"

"挺好的,先生,"乔立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赫梅尔一家人,还说她妈妈已经说动一些境况更富裕的朋友接济他们。

"和她父亲一样仁义。等天气好些,我去拜访她。请你转告她。哦,是吃茶的铃声,我们的下午茶很早,是为了照顾那孩子。你也来吧,好邻居做到底。"

"只要你乐意,先生,"

"不乐意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了,"劳伦斯先生老派儿地伸出胳膊让她挽起。

"梅格知道了,不知会说什么?"乔边走边琢磨,扑闪着大眼睛,想象她如何向家人讲述这一切。

"嗨!瞧瞧,这孩子莫非疯了不成?"老人喝道,眼见得劳瑞从楼上急匆匆冲下来,发现乔竟然挽了人见人怕的爷爷款款走来,一下子愣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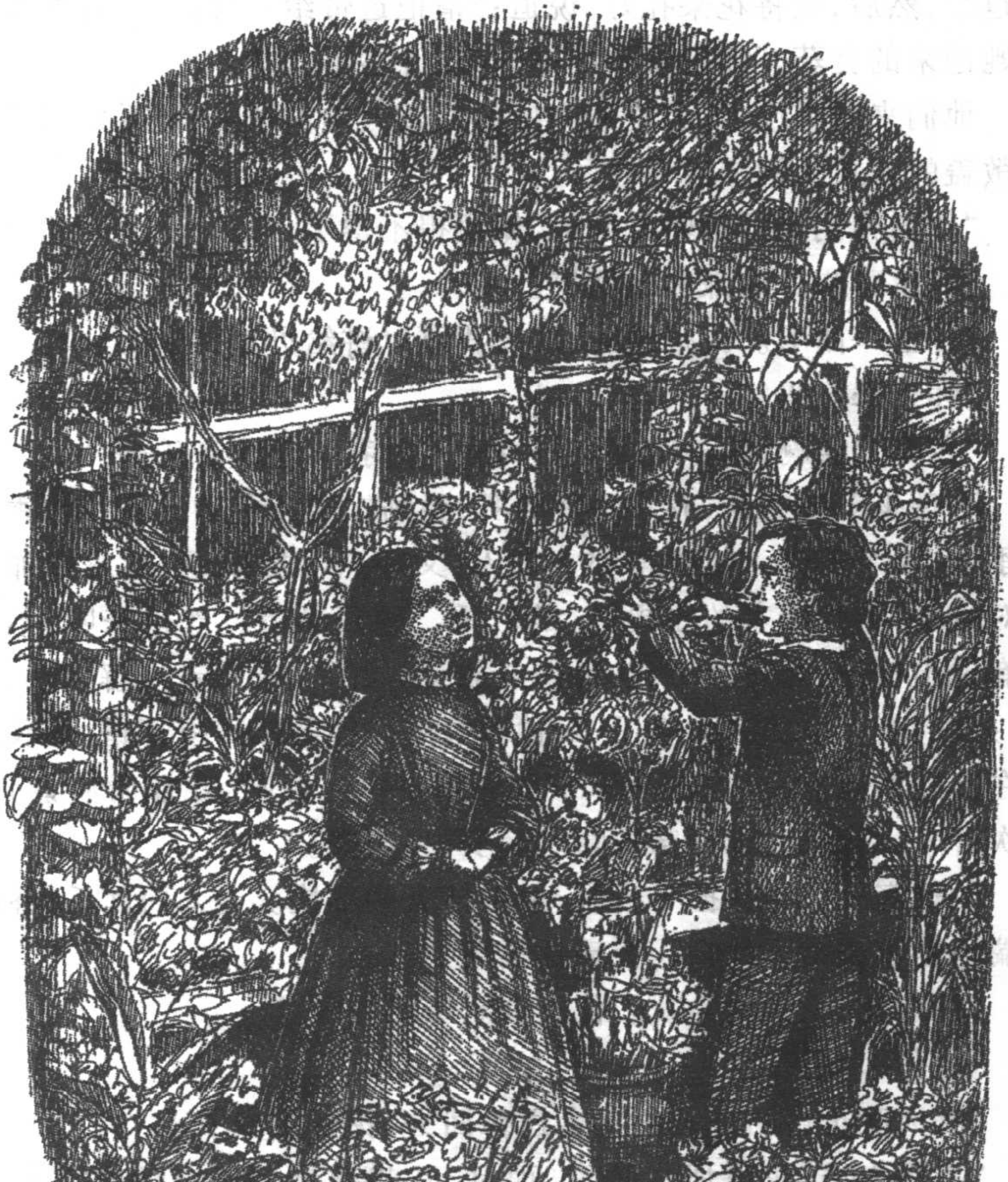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你回来,先生,"他开口说道,乔得意地给他递了个眼色。

"显然如此,否则你也不能这样子下楼。来用茶吧,先生,斯文一点儿,"劳伦斯先生慈爱地拂拂劳瑞的头发,向前走去,身后,劳瑞一副怪模怪样,逗得乔差点儿笑出声。

老人喝了四杯茶,说话不多,只顾望着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仿佛老朋友见面,聊得很热乎,小孙子的变化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孩子的脸色,现在红润起来,有了神采,举止活泼多了,笑声显然是发自内心。

"她说得不错,这孩子太孤独了。且看这些小姑娘们能带给他什么吧,"劳伦斯先生心中暗想。乔讨他欢喜,这般直率和精灵古怪,很投他的脾气;而且,她似乎很理解身边的小男孩,好像她自己就是个男孩子。

如果劳伦斯一家人真像乔说过的那么"古板",她根本就不会同他们打交道了,逢到这类人,她总是很羞怯,拘谨。但看到他们都挺随和,平易近人,她也放松下来,表现得很出色。茶点过后,乔准备告辞,但劳瑞说,他还想请她看些东西,遂领她前往暖房,那里已经为她的到来点亮了烛火。对乔来说,暖房犹如仙境一般,她沿着走道来回



巡梭，陶醉于烂漫的花阵、柔和的光影、馥郁的香气和高垂的藤萝蕨草中。与此同时，她的新朋友忙了挑选绚丽的花朵剪下，直到捧都捧不过来，然后，他将花朵扎好，说道："请把这带给你母亲，告诉她我喜欢她送来的良药。"那副欢快的神情，让乔喜不自禁。

他们来到客厅，见劳伦斯先生站在阔大的窗子前，但乔立时给一架敞盖的台式大钢琴吸引住了。

"你会弹钢琴？"她转身问道，佩服得不得了。

"偶尔弹弹，"他谦和地回答。

"弹上一曲吧。我很想听，回去我可以讲给贝丝。"

"你先来好吗？"

"我哪儿会啊，笨着呢，学也白搭，不过我可喜欢音乐啦。"

劳瑞坐下弹起来，乔在一旁聆听，脸贴在浅紫色的天芥花和香水月季上，嗅个不停。他弹得那么动人，又一点不摆架子，益发增加了乔对这位"劳伦斯家的小男孩"的敬重。她真希望贝丝也来听，不过没有说出口，只是夸个不停，说得劳瑞脸都红了，爷爷走来解围。"好啦，好啦，女士。美言太多了，对他没好处。他的琴弹得不错，但我希望在正经事儿上，他也有两下子。你要走吗？好吧，我非常感谢你，下次再来。代我向你母亲致意。晚安，乔大夫。"

他很客气地与乔握手告别，但神情有些不快。走入门厅后，乔问劳瑞她是否说错了什么。劳瑞摇摇头。

"没事儿，全是因为我。他不喜欢听我弹琴。"

"为什么呢？"

"哪天我再讲给你。约翰会送你回去，我得止步了。"

"不用人送，我没那么娇贵，而且，几步就走到了。留心照顾自己，好不好？"

"好的，但你还会再来，是吗？"

"只要你答应病好后前来看我们。"

"我一定会的。"

"晚安，劳瑞！"

"晚安，乔，晚安！"

全家人听乔讲罢一下午的经历，很想一起去隔壁登门拜访，人人

都从篱障那边的大宅子里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马奇太太想与念旧的老先生谈谈她父亲;梅格渴望去花房走上一遭;贝丝叹息那架大钢琴;艾美则想前去欣赏那些绘画和雕塑。

"妈妈,劳伦斯先生干吗不乐意劳瑞弹钢琴呢?"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儿子,就是劳瑞的父亲,娶了一位意大利太太,是音乐家,这让倨傲的老人很不高兴。其实,那位夫人才貌双全,脾气禀性又好,但老人家就是不喜欢她,自打儿子结婚后,父子再没见过面。劳瑞还小,夫妇两人就都去世了,后来,劳瑞的爷爷把他接到家里。这孩子生在意大利,我想他的身体不是很强壮,老人担心连他也失去,呵护得无微不至。劳瑞像他母亲一样,天性喜爱音乐,他爷爷必是怕他也想去当音乐家;不管怎么说吧,他的才华显然让老人想起了他怪罪的那位夫人,所以才像乔说的,'神情不快'。"

"天啊,太浪漫了!"梅格赞叹道。

"想想有多蠢!"乔说道。"他想当音乐家,就当好了,干吗非要怄他,送他上大学,毁了他的生活。"

"他的黑眼睛那么漂亮,举止那么优雅,原来如此。意大利人一向很有气质,"有点多愁善感的梅格说。

"你怎么知道他的眼睛和举止?你又从没跟他交谈过。"乔叫道,她倒没那么细腻。

"我在晚会上见过他,还有你刚才讲的,可见他很文气。他感谢妈妈送药给他,这话儿说得多耐人寻味。"

"我想他说的是你的果冻儿。"

"小丫头,你可真笨!他当然说的是你。"

"是吗?"乔睁大眼睛,似乎她想都没往这上想过。

"没见过这么懵懂的女孩儿!夸你你也不知道,"梅格一副老于世故的口吻说道。

"都是说着玩儿呢,求你行行好,别扫兴。劳瑞是个有趣儿的男孩儿,我喜欢他,好话,歹话,还有你刚才的瞎掰,我才不往心里去呢。他没妈妈了,我们都该善待他,他兴许会来看我们,可以吗,妈咪?"

"当然可以,乔,我很欢迎你的小朋友,还有,我要梅格记住,少女

就是少女,但凡可能,别忙着长大成人。"

"我可不是少女,我还不到十岁,"艾美插嘴道。"你说呢,贝丝?"

"我在想我们的'天路历程',"贝丝答道,刚才的话她一点没听见。"我们如何决心向善,走出'泥沼',穿过'窄门',不屈不挠地攀上陡峭的山坡,对面的大宅子,装满了宝物,或许就是我们的'富丽宫'。"

"但我们得先走过狮子群,"乔说道,这前景令她很兴奋。

第六章　贝丝发现富丽宫*

那宅子果然就是“富丽宫”，虽然她们大家进得门去，又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而且贝丝觉得，想要绕开狮子群，毕竟不容易。老劳伦斯就是最大的狮子。不过，他有一天登门拜访，和女孩子挨个逗趣，或者和善地聊上几句，又同妈妈追怀往事，从这以后，除了胆小的贝丝，没人再对他心存畏惧。另一头狮子呢，就是她们贫穷，劳瑞富有，劳瑞的好意，她们难以回报，不免感到难堪。但不久之后，她们发现，在劳瑞眼中，她们倒成了施主，马奇太太慈母般的款待，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还有他在这个简陋的家中感受的舒适，都让他感激不尽。如此一来，她们很快就打消了矜持，彼此以诚相待，不再计较厚薄轻重。

这是他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友谊的生发像新绿的春草。人人都喜欢劳瑞，劳瑞也私下里对他的家庭教师说“马奇家的女孩子妙极了”。她们陪伴他，哄他开心，少女的烂漫，化解了男孩子的孤独。他陶醉于这些心地单纯的女孩子的纯真友情中。他没有母亲和姐妹，不由地受到她们感染，见她们生活得忙碌而欢实，不免很羞愧自己在虚度光阴。他厌倦了书本，只觉得与人交往才有趣，弄得布鲁克先生只好去向劳伦斯先生抱怨，因为劳瑞不断逃课，整日往马奇家跑。

“随他去吧，只当度个假日，以后再补上，”老人言道。“隔壁那位太太好心说，他学得太苦了，需要同龄的伙伴、娱乐和锻炼。我想她说得没错，我过于溺爱这孩子，像个老太婆。他愿做什么，就做什么

---

* 本章中的“富丽宫”、“狮子群”，以及以下几章中的“屈辱谷”、“魔王亚玻伦”和“浮华场”等，都出自《天路历程》一书中主人公基督徒寻求天国途中的经历。

好了，只要他高兴。他在那边的小修道院里，不会出事，马奇太太比我们做得都好。”

好啦，这下他们可有的玩儿了！排演话剧和哑剧，坐雪橇，在老屋客厅里度过美妙夜晚，在大宅子里举办小型晚会。梅格想去暖房，就去暖房，陶醉在花丛中；乔如饥似渴地浏览藏书，不时评点几句，逗得老人家开怀大笑；艾美临摹绘画，沉溺于美的享受；劳瑞兴高采烈地扮演“庄园主人”的角色。

而贝丝呢，尽管眼馋大钢琴，却始终没有勇气踏入梅格所说的“极乐屋”。有一次，她与乔走进去，但老人家不知道她胆小，浓眉下一双眼盯住她，招呼一声“嗨！”，像她后来说给妈妈听的，吓得她“腿都打颤了”，她掉头就跑，发誓再也不去那里，就算有大钢琴也罢。任谁来劝说和撩拨，都无济于事。事情传来传去，不知怎地传到了劳伦斯先生耳朵里，他决意加以弥补。一次顺便的过访，他巧妙地把话题引到音乐上，大谈他见过歌唱家辉煌，听过风琴曲悠扬，种种奇闻轶事，听得贝丝神魂颠倒，不知不觉中，从远处的角落里一点一点挪过来，在老人家端坐的椅子背后站下，睁了大眼睛聆听，因为老人非同寻常的表现，脸上兴奋得放光。劳伦斯先生不去注意她，仿佛她是一只小飞虫，随口又说起了劳瑞的功课和教师；突然，像是一个念头闪过，他问马奇太太：

“那孩子冷落了音乐，倒让我很宽慰，免得他用心太过。但钢琴长时间没人弹，会放坏的。你的哪位千金能时不时地去弹弹，别让琴走了调儿，你说是吧，夫人？”

贝丝跨前一步，握紧自己的手，才没有拍起巴掌来，这简直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想到能在那架神奇的乐器上练习弹奏，她高兴得快要喘不上气来。马奇太太还没来得及回话，劳伦斯先生点头笑笑，接着说：

“她们不用去看望谁或禀告谁，随时都可以来，我习惯把自己关在宅子另一侧的书房里，劳瑞时常不在家，仆人们九点之后就不会去客厅了。”

说罢，他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贝丝鼓足勇气要说几句话，因为他最后的这番安排，再合适不过了。“请把我的话转告给年轻的女士

们，当然，如果她们不愿意来，哦，那就算了。”此时，一只小手伸到他的掌心里，贝丝抬头看他，满脸感激之情，用她一贯的方式怯怯地说：

“噢，先生，她们愿意，非常，非常愿意。”

“你就是那位小音乐家?”他低下头来和颜悦色地问道，不再吓人地“嗨”上一声。

“我叫贝丝。我喜欢音乐，一定会来的，如果你确信没人能听见琴声，呵，没人受到打扰，”她急忙补充道，惟恐失礼，又被自己的大胆吓得打颤。

“当然没有人，亲爱的。宅子里有半天空着，来吧，弹多久都可以，我得对你深表感谢。”

“你真好，先生!”

贝丝在他和善的目光注视下，脸红得像朵玫瑰，但她现在不害怕了，对这份儿珍贵的礼物，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紧紧地握握那只大手表示谢意。老人家轻轻拂去她额前的头发，蹲下来吻吻她，用很少有人听到过的语调轻轻说：

“我也有过一个小女孩儿，眼睛和你一样。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晚安，夫人，”说罢，他起身匆匆离去了。

贝丝与妈妈欢喜一番，眼见姐妹们无人在家，便跑上楼去，向她那些非伤即残的玩具娃娃们报告喜讯。那天晚上她唱得有多么开心，睡梦中，她又在艾美的脸上弹起了钢琴，招来大家调笑。第二天，瞧见二位老少绅士都出了门，贝丝犹豫再三，终于像只小老鼠一样，从旁门悄没声儿地溜进了客厅，那里矗立着她顶礼膜拜的钢琴。当然啦，钢琴上碰巧摆了几本乐谱，都是些美妙而轻松的曲子。她的手指颤抖了，旋即又伫立不动，谛听动静，窥望四周，最后才触动了巨大的黑白键盘，顿时忘却了恐惧、自我还有其他的一切，沉浸在音乐带给她的喜悦中，那声音就像一个知心朋友在与她热烈交谈。

她直弹到汉娜唤她去吃晚饭，但一点胃口也没有，只是痴坐在那里，望了每个人，笑靥如花。

从此，篱障边几乎每天都有一顶小棕帽闪现，宽敞的客厅里，一个奏响清澈乐声的精灵，影子般地来了又去。她却从不知道，老劳伦斯先生常常打开书房的门，聆听他喜爱的老曲子；没注意劳瑞守在门

厅，阻止仆人们近前；当然，也从没想到，乐谱架上的练习曲和新的歌谱都是专门为她摆放的。他在家中与她谈起音乐，她只觉得他心眼儿好，话里话外让她受益匪浅。因此，她忘情于自己的世界，发现只此一端，她已经称心如意，再没有别的企求，而以往，她常常不会这般知足。或许正是因为她知道感恩，才会有更大的好运等待她。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她应该得到的。

“妈妈，我想为劳伦斯先生缝双拖鞋。他待我太好了，除此之外，我也不知该怎么感谢他。你说可以吗？”那次非同小可的访问过后几个星期，有一天，贝丝问道。

“当然可以了，亲爱的。这会让他很高兴，是个不错的主意。姐姐妹妹都会帮你，材料儿钱由我来付，”马奇太太一口答应，她巴不得贝丝提出什么要求，因为她很少为自己着想。

经过与梅格和乔反复商议，鞋的样子选定了，材料儿也置备齐全，众人开始动手。她们认定，在深紫色鞋面儿上绣上一簇端庄秀雅的三色堇，既大方，又漂亮。贝丝起早贪黑地忙活，碰到难处才请人帮忙。她本来就做得一手好针线，众人还没觉出费事，鞋子已经完工了。随后，她写了一张便条，一天早上，在劳瑞帮助下，趁老人家还没起床，偷偷把鞋子摆在写字台上。

兴奋过后，贝丝安静下来，等待事情的结果。一整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过了半日，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她开始担心是否冒犯了她这位古怪的朋友。下午，她照例出门，带了可怜的残疾娃娃乔安娜去健身。回来时转过街口，她看见三个，不，是四个脑瓜儿在客厅的窗口忽隐忽现，一看到她，大家就手舞足蹈，欢快地尖叫起来。

“噢，贝丝！他给你……”艾美异常兴奋地比比画画，还没等她说下去，乔砰地放下窗子，截断了她的后半句话。

贝丝心慌意乱地往回跑。小姐妹们在门口迎上她，凯旋般地拥她进入客厅，众口一词指点道：“瞧啊，瞧啊！”贝丝定睛看去，惊喜交加，脸色变得苍白，屋里摆了一架精巧的立式小钢琴，平滑的琴盖上，有一封信，像告示一样，注明了“伊丽莎白·马奇小姐启”。

“给我的？”贝丝说话间有些喘不上气，她抱住乔，觉得自己快要瘫倒了，这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

"是的，都是给你的，小宝贝儿！他真是太妙了，你不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可爱的'老爷子'吗？钥匙在信里头。我们没有拆信，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们都等不及了，"乔叫道，搂着妹妹，把信递上。

"你来读吧！我不行了，头晕目眩。噢。这太不可思议了！"贝丝把脸埋在乔的围裙里，这份厚礼搅得她有些惶惶然。

乔拆开信，刚看到头一行字，就笑出声来。

> "致马奇小姐：
>
> "尊敬的女士……"

"听起来多有味儿！但愿有人也这样给我写信！"艾美感叹不已，她认为老派儿称谓很有格调。

> "老朽一生，屐履无数，惟前日馈赠，最得我心，"乔接着念下去。"三色堇为我素所眷爱，两物贻我至善，赤子之心，殊深感念。'老爷子'无以为报，略具菲仪，乃女孙之闺中旧物，少年凋谢，乞代为庋藏。
>
> "谨此申谢并致良好祝愿，你的
>
> "诚挚朋友和谦卑仆人
>
> "詹姆士·劳伦斯"

"好啦，好啦，贝丝，我敢说，这事儿挺好的，你该引以为荣！劳瑞告诉我，劳伦斯先生可宠爱这女孩儿了，她死后，老人家把她所有遗物都珍藏起来。想想吧，他把她的钢琴给了你。亏了你碧蓝的大眼睛，又热爱音乐，"乔说道，一个劲儿安慰仍在颤抖的贝丝，贝丝好像从没有这样兴奋过。

"瞧这雅致的烛台，美丽的绿丝巾，折成几叠，中间还摆了一支黄玫瑰，还有精巧的乐谱架和琴凳，都在这里了，"梅格拉开钢琴上方的柜门，一一细数。

"'你的谦卑的仆人，詹姆士·劳伦斯'，哇，竟然是写给你的。待我去告诉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准得大呼小叫，"艾美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倒是那几行文字。

"弹弹吧，宝贝儿。咱们都听听这稀罕物儿的声音，"汉娜说道，家中的喜怒哀乐，从来都有她一份儿。

贝丝信手弹奏起来，人人都说，这是她们听过的音色最美的钢琴了。钢琴显然刚刚调试过，一切都恰到好处。不过，无论它怎样完美，最动人的还是贝丝，她双手触动美丽的黑白琴键，踏动锃亮的踏板，在周遭欢乐的面孔拥簇下，更显得容光焕发。

“你得去面谢人家，”乔打趣道，但她才不认为这孩子真的会去。

“是的，我是要去的。我想我现在就去，免得一会儿想想都怕，”说罢，在一屋子人的惊诧目光下，她自顾自地走过花园，穿过篱障，走进了劳伦斯家的大门。

“天爷，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事情。都是叫钢琴闹的，她八成是中邪了。好端端的，就变了个人儿，”汉娜望着她的身影惊呼道，姑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倘若她们知道贝丝后来的举动，只怕会更加惊讶。她来到书房门口，不容自己再犹豫，举手敲了敲门，听得沙哑的嗓音唤道“请进！”，她推开门，径直走到吓了一跳的劳伦斯先生面前，伸出手来，声音微微颤抖地说：“我来向你道谢，先生，因为……”她没有说下去，看到老人家慈祥的目光，她忘记了该说些什么，只记得他曾有过一个惹人爱怜的小姑娘，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亲他。

即使房顶突然垮下来，也不会让老人受到更大震撼了，但他喜欢这一切，天啊，他真的喜欢这一切！这充满信赖的轻轻一吻，深深打动了他，融化了他的生硬和威严，他抱她坐在自己的膝头，满是皱纹的脸贴在她红润的脸颊上，仿佛小孙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从这一刻起，贝丝一点也不害怕了，她安逸地与他说话儿，像是从小就认识他，是爱赶走了恐惧，感激战胜了骄矜。她离开时，他一直送她到家门口，亲切地握手道别后，转身时还不忘抬抬帽子致意，神情庄重，腰板挺拔，正是一副英姿不减当年的老绅士模样。

姑娘们目睹了这一幕，乔兴奋地跳起了捷格舞，艾美惊得险些跌出窗外，梅格双臂高举，呼道：“完了，我确信世界的末日降临了！”

第七章　艾美的屈辱谷

“那男孩儿多像库克鲁普斯岛上的独眼巨人[①]，你们说呢？”这一日，艾美说道。外面，劳瑞策马嘚嘚走过，正向她们扬鞭致意。

“没见他两只眼睛好好的，又明又亮，你讨厌呢你？”乔叫起来，她可受不了别人对她的朋友稍有微辞。

“我又没评论他的眼睛，我是夸他的骑术，干吗冲我发火。”

“噢，天哪！想的是人头马[②]，说出来是病鸭子，她管他叫独眼巨人，”乔笑得前仰后合。

“也没你这么粗鲁的，像学校里戴维斯先生说的，我不过是‘口祸’罢了，”艾美回嘴道，想用一个拉丁字眼儿唬住乔。“我只是在想，要是劳瑞花在马上的钱，匀给我一点儿多好，”她仿佛自言自语，但显然希望几个姐姐听到。

“为什么？”梅格问道，乔早因为她把“口过”说成“口祸”，笑得喘不上气来。

“我太需要钱了，负债累累，我还得等一个月，才能拿到零花钱。”

“负债，艾美，怎么回事儿？”梅格警觉起来。

“哦，我欠了至少一打腌渍莱檬果[③]，你们知道，没钱，我就不能买，妈妈又不让我在店里赊账。”

“你说明白点儿。莫非现在时兴莱檬果？过去可是用橡皮泥搓小球，”梅格尽力保持镇静，艾美则是一本正经。

“好吧，是这样的，女孩子们迷上了莱檬果，买个不停，你要不想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是神的奴仆，群居在库克鲁普斯岛上，只有一只眼睛，生在前额正中。

② 希腊神话中的神怪，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

③ 莱檬果学名为 Citrus aurantifolia，或称青柠或酸橙，属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印度和东南亚一带，与柠檬相仿，但个儿小，色青，皮多孔，可浸渍入味。

给人家看成小气鬼,也得跟着做。除了莱檬果,没人想别的,大家上学时,坐在课桌前嘬莱檬果,放学后,拿它们换铅笔、小珠串儿、纸娃娃,或是别的什么。哪个女孩子喜欢谁,就送她一颗莱檬果,嫌弃谁,就当着她的面吃上一颗,嘬都不让她嘬一口。她们轮流招待,我已经给人请了许多回了,到现在也没回请,可我不能不请,这事儿关系到我的信誉啊。"

"要多少钱,才能清了这笔债,找回你的信誉?"梅格取出钱包问道。

"两角五分足够了,还能剩下几分钱招待你,你不想尝尝莱檬果吗?"

"我就算了;我那份归你了。给,把钱拿去。省着点花,一共也没多少,你知道。"

"噢,太谢谢你了!兜里有零花钱,多幸福啊。我得大嚼一顿,我都一个星期没有尝过莱檬果了。我天天都害怕有人请我,又没的回报,可我都馋死了。"

第二天,艾美上学姗姗来迟,忍不住炫耀的心情,得意地掏出一个腻乎乎的棕色纸包,塞入课桌最深处。几分钟之后,流言就在她的"姐们儿"中间传播开,说艾美·马奇有二十四颗美味的莱檬果(算上她在路上吃掉的一颗),准备招待大家,弄得她那一拨人都来跟她套近乎。凯蒂·布朗当场请她去参加下次的晚会;玛丽·金斯利坚持把手表借给她戴,准她放学时再还;珍妮·斯诺本是个刻薄的姑娘,艾美一穷二白时,不时领教她轻薄的嘲弄,现在也收敛锋芒,答应帮她做恼人的算术题。不过,斯诺小姐说过,"有人鼻子扁平,闻到莱檬果就尖了,脾气挺大,伸手讨要时倒乖乖的。"这番锥心刺骨的讥讽,令艾美耿耿于怀。她直截了当地打碎了"斯诺家的小丫头"的全部希望:"不用你来献殷勤,没你什么事儿。"

那天上午,碰巧有个大人物来学校参观,艾美画的地图,五彩斑斓,大受好评。不幸的是,这番荣耀帮了倒忙,它深深刺痛了斯诺小姐,也令马奇小姐神气活现,像只骄傲的孔雀。这下好了,岂不知骄傲乃惹祸根苗,斯诺小姐受气不过,冷不丁地出手报复,一举颠覆了艾美的胜局。事情是这样的,待客人循例夸赞一番,刚刚鞠躬离去,

珍妮就跑上讲台，装做问一个要紧的问题，向老师，也就是戴维斯先生告发说，艾美·马奇的书桌里藏了莱檬果。

戴维斯先生本已宣布莱檬果属违禁品，发誓将当众惩戒给他发现的第一个不法分子。这位先生曾不屈不挠，经过一场拉锯战，禁绝了口香糖，还将查抄的小说和报纸付之一炬，取缔了学生私设的邮局，明令禁止扮鬼脸、起绰号、画漫画，想尽一切办法，治理五十个无法无天的女孩子。须知，男孩儿对人类的耐心，已经是个考验，女孩儿就益发让人伤脑筋，一些神经质的先生，脾气专横，教学能力比布林伯博士[①] 又强不到哪里去，难免更不知如何是好。戴维斯先生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几何和五花八门的学科，自然给人看做是模范导师，至于举止、品行、情感和为人师表的一应讲究，倒是无关紧要了。检举艾美，这会儿正是时候，对此，珍妮知道得很清楚。戴维斯先生上午喝的咖啡，显然浓了一点儿；外面刮的东风，又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的学生，个个让他失望，感到白费了一番苦心：因此，用个小女生的话来形容，眼下，他“神经得像个巫婆，暴躁得像头熊”，此话虽然有伤文雅，倒也生动贴切。“莱檬果”几个字，犹如引爆炸药的火星儿，他一下子变貌变色，愤怒地擂讲桌，力量之大，吓得珍妮慌忙溜回自己的座位上。

“女士们，请注意了！”

一声断喝，教室里鸦雀无声，五十双蓝色、黑色、灰色、褐色的眼睛乖乖聚焦在他阴沉的面孔上。

“马奇小姐，到讲台前边来。”

艾美表面镇静自若，心里已有了惧意，莱檬果令她忐忑不安。

“把课桌里的莱檬果也拿过来，”她刚要离开座位，这个意想不到的指令又让她僵在了原地。

“别都拿过去，”头脑机灵的邻桌悄声说。

艾美迟疑片刻，从手心里漏掉五六颗，将其余的莱檬果摊到戴维斯先生面前，指望随便是谁，只要不是没心没肺，闻见莱檬果的味道，

---

①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小说《董贝父子》中的人物，创办男生寄宿学校，生硬灌输知识。

必会缓和下来。不幸的是，戴维斯先生极其厌恶这股子风靡一时的腌渍果品的味道，越发地气恼。

“都在这里吗?”

“也不是，”艾美嗫嚅道。

“立刻把剩下的都拿来。”

艾美绝望地瞄一眼邻桌的同伙，照办了。

“你敢保证再没有了?”

“我从不说谎的，先生。”

“但愿如此。现在，把这些见鬼的东西，两个两个扔到窗外去。”

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最后的一点希望消失了，到口的美味给人洗劫一空，姑娘们岂能不惋惜。艾美又羞又恼，来回跑了六趟，每当一对饱满而多汁的莱檬果从她手中哆哆嗦嗦地抛出，街上传来的欢呼声都让姑娘们撕心裂肺，显然，是她们的冤家对头，那些爱尔兰小子们有口福了。太过分，这也太过分了，众人带了愤怒或哀求的神情，望着冷酷的戴维斯先生，一个嚼莱檬果上瘾的女孩忍不住哭了。

艾美的最后一趟跑完，戴维斯先生重重地哼了一声，声色俱厉地说道：

“女士们，你们应当记得我一个星期前说的话，对刚才的事情，我很抱歉，但我绝不允许有人破坏规矩，我也不会说了不算。马奇小姐，伸出你的手来。”

艾美大惊失色，双手背到了身后，向他投去哀切的目光，这要比她羞于出口的求告更能打动人。她毕竟是“老戴维斯”(当然，这是姑娘们对他的称呼)的宠儿，按说，要不是有个不识相的小女子“嘘”了一声，他没准儿会说了不算，饶过这一回。这嘘声，尽管很轻，却给暴躁的戴维斯先生火上浇油，就此决定了人犯的命运。

“你的手，马奇小姐!”艾美无声的求告只换来这个回答；她又骄傲，既不肯号哭，也不肯讨饶，只是挑衅似的把头一扬，听任小手上挨了几记手板。说来不过是几记而已，并不很重，但对她来说，这没什么两样。她平生第一次受到体罚，在她眼中，这份屈辱，无异于将她打翻在地。



“到讲台上站着去，下课再说，”戴维斯先生说，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他就要让它有始有终。

这太可怕了。本来，就算回到座位上，面对朋友们的怜悯和几个仇家的讥笑，已经够受的，现在，竟然要在全体同学面前丢人现眼。一时间，她恨不得能倒地大哭，把心都哭碎。但无端受屈的痛楚和她对珍妮·斯诺的愤恨，支撑她挺直了身子，目光盯了黑压压一片人头上浮出的壁炉烟囱，面色惨白，一动不动，那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让姑娘们看了，再也无法专心上课。

此后的十五分钟里，骄傲和敏感的小姑娘承受了永远难忘的屈辱和痛苦。对别人来说，这兴许是小事一桩，但对她却是一番不堪回首的经历，因为十二年来，她周围始终洋溢着爱，哪里受过如此这般的打击。她心如刀割，手掌心也火辣辣的，可是，头脑里一个折磨人的念头，倒让她把这些都抛在了一边。

“回家后我怎样说，她们准会对我大失所望！”

十五分钟像是一个小时那般漫长，但终于熬到了头，听到“下课”二字，她感到从没有过的顺耳。

“你下去吧，马奇小姐，”戴维斯先生说道，表情有些不自在，心里想必也是如此。

他很久都没能忘记艾美投来的哀怨的一瞥，艾美一声不吭，照直冲入外间的休息室，抓起她的东西，“永远”告别了这个鬼地方，至少她是这样恨恨地对自己发誓的。她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回到了家里，待到姐姐们陆续归来后，家中自然是群情激忿。马奇太太倒没有说什么，只是神情很不安，爱怜地抚慰受伤的小女儿；梅格一边用甘油为她擦手，一边掉泪；贝丝觉得，即使是她最心爱的小猫咪也不能缓解这份儿悲哀；乔气恼地宣布，应当立即把戴维斯先生抓起来；汉娜对想象中的“恶棍”挥动拳头，捣土豆泥时格外用力，好像他就是杵下的土豆。

没人留意艾美的失踪，除了她的几个好朋友；但眼尖的姑娘发现，那日下午，戴维斯先生格外仁慈，也异乎寻常地神经质。快放学时，乔出现了，她冷着面孔，大步走向讲桌，递上了妈妈的一封信，然后收拾起艾美的物品，扬长而去，临行，还不忘在门口的垫子上仔细

蹭干净靴子上的泥巴，好像生怕沾上了这里的龌龊。

“好了，你可以暂时休学，不过你每天都要念一会儿功课，就和贝丝一道，”晚上，马奇太太说道。“我不赞同体罚，对女孩子更不该如此。我也不喜欢戴维斯先生的教学方式，但你身边的女孩子，对你未必有什么好影响，我先征求你爸爸的意见，没准儿送你去别的学校。”

“太好了！但愿女孩儿都走没了，让他的破学校关门。想想那些美味的莱檬果，我就气得要命，”艾美叹道，只觉得自己苦大仇深。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纠正一个人的过失，”妈妈回答道。“但他的办法，虽然不够温和，对你或许有好处。你越来越自负了，亲爱的，现在你得改改这个毛病。你有很多小小的天赋和美德，但用不着整日招摇，再聪明的人也会给自负毁掉。天才和善良，不会长时间湮没无闻，即便没人在意，只要意识到拥有它们，并且善加利用，也会带给自己满足。谦虚最能显示一个人的魅力。”

“没错儿！”正在角落里与乔下棋的劳瑞大声搭话。“我认识一个女孩儿，有出众的音乐天赋，自己又不知道；想都不想她独自一人，作了些多美妙的曲子，即使有人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

“是吗，我要认识她就好了，没准儿她能帮助我，我太笨了，”站在他身后倾听的贝丝说道。

“你当然认识她，没人比她对你的帮助更大了，”劳瑞答道，欢乐的大眼睛调皮地望着她，贝丝突然满脸飞红，一头扎在沙发垫上，给这发现弄得心慌意乱。

乔让了劳瑞一局，答谢他对贝丝的赞扬，但贝丝却羞得无论如何不肯再弹琴给他们听。劳瑞自告奋勇，边弹边唱，兴致勃勃，在马奇家中，他很少有忧郁的时候。待他走后，一晚上都在沉思的艾美像是生出了什么新的念头，忽然说道：

“劳瑞也是个神童吧？”

“不错，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过人，只要别给宠坏了，他会成为很优秀的人，”妈妈回答道。

“不过他没有自命不凡，是吗？”

“一点都没有，所以他很迷人，我们都这么喜欢他。”

“我懂了，聪明，优雅固然好，但不能趾高气扬，”艾美悟道。

“谦和的人，言谈举止之中，人们自然能看到或察觉他的优点，没必要去刻意张扬，”马奇太太说。

“就像你不必为了让人知道你有多少衣服、帽子、缎带，就浑身上下披挂起来，”乔插嘴道，这一课遂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第八章　乔遇上了魔王亚玻伦

“嘿，你们俩要去哪里？”这是星期六的下午，艾美走进房间，看到梅格和乔神神秘秘地准备出门，不禁好奇心大起。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小姑娘别多嘴，”乔厉声答道。

童年时，就是这类话，常常挫伤我们的感情，还有什么“一边儿玩去，乖，”那就更让我们伤心。可这回，艾美逆来顺受，决心打探出她们的秘密，哪怕央告上一小时。她知道梅格架不住她纠缠，转过头来嗲嗲地说：“告诉我吧！你们就带上我。贝丝净顾她的钢琴，没人跟我玩儿，我很寂寞。”

“不行，亲爱的，因为你没受到邀请，”梅格说，但乔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得了，梅格，闭嘴吧，说说就说漏了。艾美，你不能去，别像个小孩子，啰嗦个没完。”

“你们是跟劳瑞出去，瞒不了我；昨天晚上，你们在沙发上说悄悄话，还笑，看我进门，就不言声儿了。你们是不是跟他出去？”

“是的，一点不错。好了吧，乖乖儿待着，别烦人了。”

艾美闭上嘴巴，但眼睛可没闲着，她看见梅格把一柄折扇揣在口袋儿里。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是去剧院看《七座城堡》！”她叫嚷道，又坚决地说，“我也去，妈妈说我可以看这出戏，我自己有钱，你们早不告诉我，真是讨厌。”

“你听我说，啊，做个好孩子，”梅格安抚道。“妈妈不想让你这星期去，你的眼睛还没好利索，这出童话剧，光线太强烈。下个星期，你可以和贝丝和汉娜一块儿去，那时才开心呢。”

“我不想跟她们俩去，我想跟你们和劳瑞一块儿去。答应我吧，我感冒了这么长时间，整天关在家里，我都烦死了。求你了，梅格，我一定不淘气，”艾美可怜巴巴地求道。

“要不我们就带上她。给她穿暖和点，我想妈妈不会怪罪的，”梅格犹豫了。

“她去，我就不去；我如果不去，劳瑞会不高兴；他只邀请了我们，我们还要拽上艾美，这非常不礼貌。我看她也不想当个不受欢迎的小尾巴，”乔恼怒地说道，她是去看戏，不想还得操心一个只会添乱的小丫头。

她的话激怒了艾美，艾美开始穿靴子，一边赌气地说：“我就去，梅格说我可以去，我自己花钱买票，劳瑞也管不着。”

“你没法儿和我们坐在一起，座位都预订好了，你又不能自个儿坐着；弄来弄去，劳瑞只有把他的座位让给你，大家都会很扫兴，要不，他就得给你另找一个座位，这也不合适，因为你本来没受到邀请。你哪儿也别去，就在家里好好待着，”乔叱责道，她匆忙中扎了手，不禁更加恼火。

艾美坐在地上，脚上穿了一只靴子，咧嘴哭起来，梅格一劲儿劝解，这时，劳瑞在楼下喊她们，两位姐姐慌忙下楼，任她在那儿哭天抹泪；她时不时地会像个宠坏了的孩子那样闹上一场，忘了自己该懂事些。待楼下的人出发时，她探出楼梯栏杆，恨恨地叫道：“有你后悔的时候，乔·马奇，你等着吧！”

“无聊！”乔说罢摔门而去。

此后的时间里，他们非常愉快，因为《宝石湖边的七座城堡》精彩极了，简直无可挑剔。但是，看着台上滑稽的红发小妖，闪闪发光的小精灵，还有仪态万方的王子和公主，乔的心里不时闪过一丝阴影；仙女的金色鬈发让她想起艾美；换场时，她免不了琢磨妹妹准备如何叫她“后悔”。平日里，她与艾美经常吵吵闹闹，两人都是急性子，说恼就恼。艾美嘲笑乔，乔撩拨艾美，战火就此点燃，事后两人又都很懊悔。乔虽然是姐姐，却最缺乏自制力，难为她百般努力，想收敛自己的火爆脾气，免得不断招惹麻烦。她的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她会低声下气地认错，真心悔过，尽力做得好些。几个姐妹都说，她们最乐意逗乔生气，赚她事后像个天使一般。可怜的乔存心做个好女孩儿，但一时性起，所有的辛苦又都白白落空；经过多年的磨炼，她才最终战胜了心中的大敌，那已经是后话了。

回到家时，但见艾美在厅里读书。等她们进门，艾美摆出无比委屈的样子，眼皮都不抬，话也懒得说。倒是贝丝在那里问来问去，听二人眉飞色舞地描述了戏文，倘非如此，兴许艾美心痒难熬，还能忍气吞声，前来打探一番。乔上楼摆放她的漂亮帽子时，先是瞄了一眼柜橱，上次她们打架后，艾美就把乔的顶层抽屉拉出来，倒扣在地上，这才消了消气。不过，这回，一切都不见异样，她又迅速查看了自己的小橱、布袋、木盒子，断定艾美大概是原谅了她的过错，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但乔大错特错了；第二天她才省悟过来，生出一场轩然大波。那日黄昏，梅格、贝丝和艾美正在一堆儿坐，乔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谁拿了我写的书？"

梅格和贝丝愣怔一下，随即答道："没有啊，"艾美拨弄炭火，一声不吭。乔发现她脸色泛起潮红，立刻认准了她。

"艾美，你拿我的书了？"

"没有，我没拿。"

"那你知道书在哪儿，对不对？"

"不对，我不知道。"

"胡扯！"乔大叫一声，抓住了她的肩膀，凶神恶煞一般，换个比艾美还勇的人，也得给吓住。

"就不是，我没拿，谁知道在哪儿，我才不稀罕呢。"

"你有事儿瞒着，最好赶快说出来，别等我发火，"乔晃了晃她。

"随你便好了，反正你再也见不到那本小破书了，"艾美喊道，这下她也恼了。

"为什么？"

"我把它烧了。"

"烧了！我那么宝贝，急着忙着要在爸爸回家前写完的书，你把它烧了？"乔面色惨白，眼睛红红的，双手神经质地抓紧艾美。

"不错，我把它烧了！我告诉过你，我会叫你后悔的，让你昨天那么厉害，我说到做到，你……"

没容她说完，乔已经怒不可遏，她拼命摇晃艾美，摇得艾美上下牙床咯咯响，自己只管气苦地叫道：

“小无赖，你这个小无赖！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饶过你！”

梅格慌忙上前搭救艾美，贝丝也赶来劝解乔，但乔已经气昏了头，她甩手给了艾美一记耳光，冲出屋子，奔上阁楼，倒在那张老沙发上，闷头生气。

楼下不久云开雾散，因为马奇太太回家了，她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很快让艾美明白了自己的不是。文稿是乔心中的骄傲，全家人都认定，这株文学萌芽，必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它不过是五六个短短的童话故事，但乔耐住性子，呕心沥血，巴望能写出点了不起的东西发表。她刚刚把它一笔一画地抄了一遍，随手毁了原来的草稿，所以，艾美的一把火，焚了乔整整七年的心血。对别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但在乔的眼里，这无疑是一场灾难，而且再也无法挽回。贝丝伤悲得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小猫；梅格也无心护着她一向宠爱的小丫头；马奇太太心情沉重，而艾美现在比谁都难过，她觉得，如果她不能让乔原谅她的行为，就不会有人再爱她了。

吃茶的铃声响起，乔出现了，面色冷若冰霜，任谁都不理，艾美好不容易爹起胆子喃喃地说：

“请原谅我，乔，我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

“让我原谅，想都别想！”乔厉声答道，从这一刻起，她根本连看都不再看艾美一眼。

没人再谈论这场风波，马奇太太也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乔使性子时，说什么都白搭；不如耐心等待，说不定有些小小的意外，加上她天性纯朴，于是，事情就会过去，她也忘了计较。这实在不是个欢乐的夜晚，虽然她们照样做针线活儿，她们的妈妈在旁边为她们朗读布雷默、司格特和沃奇沃思，但家中总有些异样，缺少了往日的温馨气氛。到她们唱歌的时候，情况就更糟。贝丝埋头弹琴，乔沉默得像块石头，艾美萎靡不振，只剩下梅格和妈妈还出声。不过，尽管她俩打起精神，想唱得婉转悠扬，声音却失去了往常的和谐，听起来有腔无调。

临去睡觉前，马奇太太吻过乔，轻轻对她说：

“宝贝儿，别让愤怒遮挡了光明，互相宽恕，互相帮助，明天一切

都会好的。"

乔只想一头扎进妈妈怀里,用泪水洗去她的悲愤,但哭哭啼啼太小孩子气了,而她确实深受伤害,难以说宽恕就宽恕,她使劲眨眼,摇头,憋住泪水,气冲冲地说给在一旁的艾美听:

"没有这么坏的,她不配我宽恕。"

说罢,她自管去睡觉,姐妹们一夜无话。

艾美的和议遭到拒绝,又羞又恼,她后悔自己低三下四,无比的委屈,索性摆出一副清高的模样,这就更加气人。乔一整天阴沉沉的,事事都不顺心。早上天气很冷,她把热乎乎的卷酥失手掉进地沟里,马奇阿婆责骂她魂不守舍,梅格沉默寡言,回家后又见贝丝满脸的忧伤,艾美不断地甩闲话,说是有人老想学好,有现成的榜样,就是不见她们行动。

"人人都这么没劲,我去找劳瑞滑冰。他脾气好,又快活,我知道,他能让我打起精神来,"乔说罢,径自走了。

艾美听见了冰鞋的撞击声,探头望去,高声抱怨道:

"看啊! 她答应带我去滑冰的,冰季马上就要过去了。怎么办呢,这个拗脾气,求她也没用。"

"别这么说,你是够淘气的,她失去了宝贝的稿子,想原谅你都难。现在可能好些了,我猜她会原谅你,只要你瞅准时机,"梅格说道。"你跟他们去,什么也别说,等到劳瑞哄得乔高兴起来,再按捺片刻,然后吻吻她,做些讨人喜欢的事,我敢保证,她会心软下来,与你和好如初的。"

"我试试吧,"艾美说,这个建议很对她的心思。眼见得那两人已经翻过小丘,她慌忙收拾妥当,追了上去。

河并不远,但她赶到那里,劳瑞和乔都已经准备完毕。见她前来,乔转过身去。劳瑞没看见她,他正忙了沿河岸滑行,检验冰面,因为这两天虽然寒冷,但此前却有一段回暖的时候。

"我去第一个转弯处,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开始比赛,"艾美听他说了一声,随即闪电般冲了出去,一身皮衣皮帽,活脱脱是一个俄罗斯英俊少年。

乔听见艾美在她身后喘息,跺脚,呵气暖手,手忙脚乱地穿冰鞋,

但她就是不回头，慢慢地在冰面上迂曲滑行，她从妹妹的忙乱中，得到一种满足感，尽管又有些心酸。她守护着自己的愤怒，任它愈积愈深，反过来控制了她的理智，邪恶的念头和情感一向都是如此，除非你把它断然拔除。此时，劳瑞转过弯来，喊道：

“贴着河岸，中间不安全。”

乔听得清楚，但艾美净顾了摇摇晃晃地起身，一个字也没听见。乔扭了扭头，但心中的小魔障对她说：

“管她听见没听见，随她去吧。”

劳瑞消失在弯道处，乔正要转弯，艾美远远落后，径直冲向了河中央平滑的冰面。一时之间，乔呆住了，心中有点异样的感觉，随即决定照滑不误，但突然又下意识地急停，转过身来，刚刚看见冰面塌陷，水花四溅，艾美举手朝天，落入水中。艾美尖叫一声，乔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她想呼喊劳瑞，但说不出话，她想掠过去，但双腿发软，有一会儿的工夫，她站立不动，目瞪口呆，惊恐地望着那顶小蓝帽浮在黑黝黝的水面上。蓦地一个身影闪过，劳瑞的声音在她耳旁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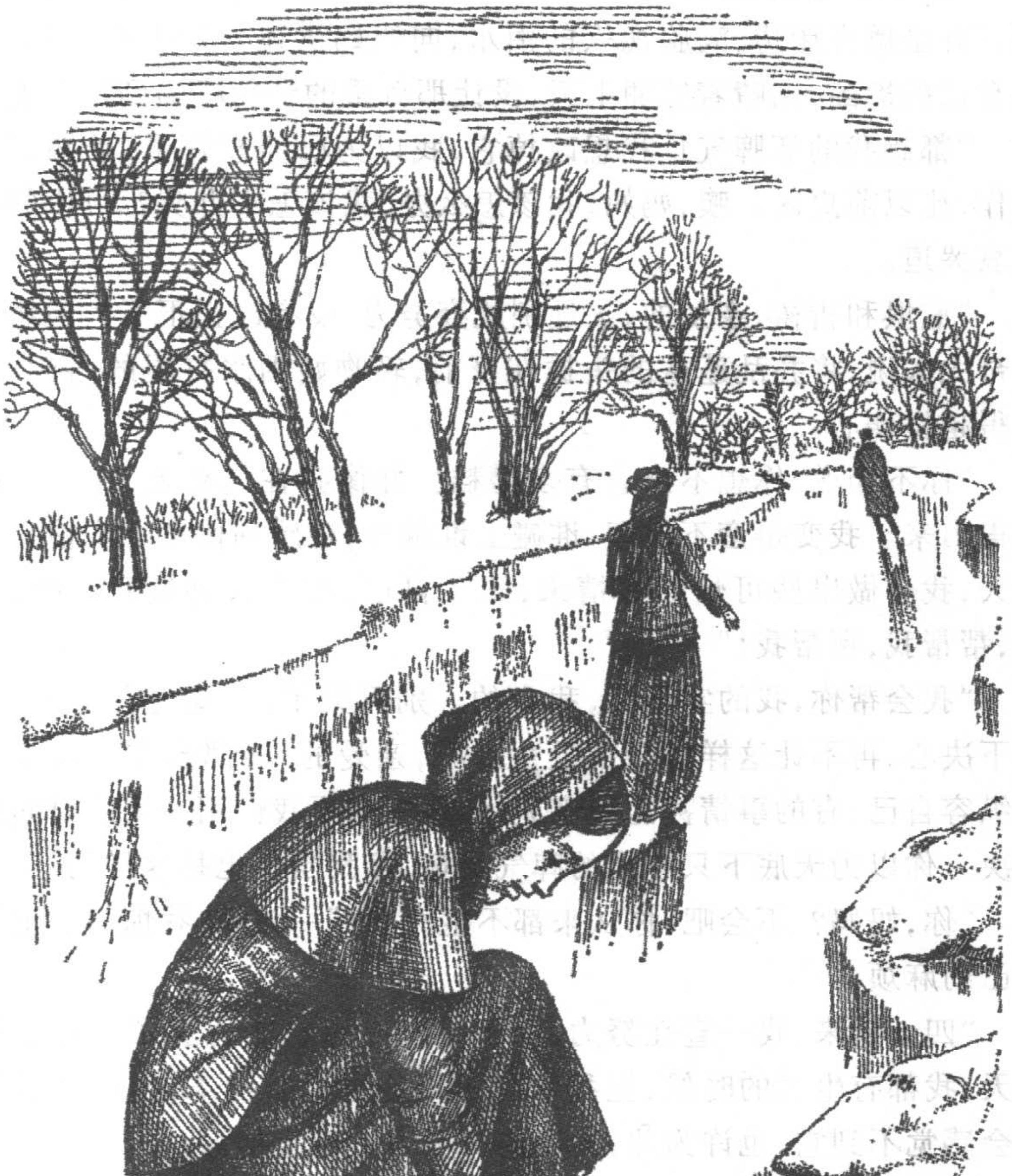
“找只杆子，快，快！”

接下来的一切，她自己都茫然，她仿佛中了魔一般，只知道听从劳瑞的指派，幸好劳瑞很镇定，他伏在冰面上，用胳膊和冰球棒托住艾美，坚持到乔从篱障上抽出一只长杆，两人协力将艾美拽出，艾美倒没有受伤，只是吓得失魂落魄。

“现在，我们尽快带她回去；把衣服都搭在她身上，等我把这讨厌的冰鞋脱下来，”劳瑞喊道，用他的外衣将艾美裹起来，又连忙扯脱纠结缠绕的冰鞋鞋带。

他们浑身水淋淋的，冻得哆哆嗦嗦，一路流泪将艾美抬回家中。一阵扰攘过后，艾美裹了毯子，在熊熊炉火前睡去。纷乱之中，乔几乎没开口说一句话，她面色苍白，手忙脚乱，身上的东西七扭八歪，衣服扯了，两手也给冰碴、木杆和坚硬的鞋扣划破。艾美酣酣入睡后，屋里静下来，马奇太太坐在床边，喊乔过来，为她包扎伤口。

“她肯定没事儿吗？”乔悄悄问道，心中痛悔万分，眼前的金发小脑瓜儿，差一点就当了她的面沉没，消失在深不可测的河水中。



"没事儿了,亲爱的,她没有伤到哪儿,我想,连感冒也不会的,你们很聪明,把她裹好,又赶快跑回家,"妈妈安慰她道。

"多亏了劳瑞,是我先不理不睬她。妈妈,如果她死了,都是我的错,"乔坐倒在床边,满脸愧疚的泪水,向妈妈讲述了发生的一切,悔恨自己的冷酷,抽噎着感谢上天,没让那沉重的惩罚降临到她身上。

"都怨我的坏脾气!我想改掉它,我以为已经改好了,谁知它又发作,比以前更凶。噢,妈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可怜的乔哀哀哭道。

"戒惧和祈祷,亲爱的,永远别放弃努力,没有改正不了的毛病,"马奇太太说,将乔乱蓬蓬的头拢在身前,轻吻她泪水打湿的面颊,乔哭得越发伤心。

"你不知道,你想不出它有多糟糕!好像我在气头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变得蛮不讲理,谁碰上谁倒霉,还感到快意。我怕总有一天,我会做出些可怕的事情来,毁了自己,招人人都恨我。噢,妈妈,帮帮我,帮帮我!"

"我会帮你,我的宝贝儿,我会的。别再哭了,只要记住这一天,痛下决心,再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乔,亲爱的,谁都会在一些事情上纵容自己,有的事情甚至更难克制,往往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解决。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你的脾气最坏,可我当年也是这样的。"

"你,妈妈?不会吧,你从来都不生气的!"一时间,乔惊得忘记了自己的麻烦。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只不过刚有点自制力罢了。几乎每一天,我都有生气的时候,但我学会了不让它表露出来,我仍然希望学会感觉不到它,也许为此,我还要再努力上四十年。"

她的神情坚忍而谦卑,对乔来说,这要比任何说教和责骂都更有力量。乔感受到理解和信任,心里平静了许多。得知母亲也有与她一样的弱点,正在努力弥补,缓解了她的绝望,给了她痛改前非的勇气,虽然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来说,四十年的戒惧和祈祷,毕竟有些漫长。

"妈妈,碰上马奇阿婆吵闹时,或是别人讨嫌时,我看你紧紧闭上嘴,走到屋外去,你是不是很生气?"乔问道,她觉得与妈妈越来越亲

近，越来越贴心。

“可不是吗，我学会了不要随便就出口伤人，逢到我快忍不住的时候，我就出门待上一两分钟，检点自己，不可以这么软弱和暴躁，”马奇太太微笑着叹息一声，顺手将乔蓬乱的头发梳理整齐。

“你怎么就能保持安详？我的麻烦就在这儿——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恶言恶语就脱口而出，说得越多，越是刻薄，哪怕伤了别人的感情，也得一吐为快。好妈咪，告诉我你如何管住自己。”

“是我善良的妈妈帮助我……”

“就像你对我们一样……”乔插嘴道，送上了深情的一吻。

“但我比你还大不了多少，就失去了她，有许多年，我得独自挣扎，因为我的自尊心太强，不愿向任何人坦白我的弱点。我一度过得很艰难，乔，面对失败，流过不少心酸的泪水；我无论怎么努力，似乎都没有长进。后来，你们的父亲出现了，我幸福极了，这才发现，善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日复一日，当我身边有了四个小女儿，我们又穷困，旧日的烦恼又来了。要知道，我不是个有耐性的人，要让孩子们样样不缺，实在很难为我。”

“可怜的妈妈，那后来有谁帮助你呢？”

“是你们的父亲，乔。他从来都很宽容，从不怀疑，从不抱怨，永远满怀希望，埋头做事，耐心等待，在他面前，你会为自己做得不好感到羞愧。他帮助我，安慰我，让我懂得，要想使孩子们成为品格高尚的人，非要自己做出示范，因为她们是从我这里学习为人处世的。为了你们来磨炼自己，总比为了自己更容易些，每当我发脾气，惊吓了你们哪一个，不等人叱责，我已经觉得比什么都难过，我期待你们怎样，我先去努力做到，你们的爱、尊重和信任就是对我这番努力的最好报答。”

“啊，妈妈，我如果有你一半好，我就能满足了，”乔深深地感动了。

“我想你会远远胜过我，亲爱的，但你必须像爸爸说的，时刻警惕‘心中的魔障’，否则它会一下子毁了你的生活。你已经受到警告，记住它，投入全部身心去克制自己的暴躁性格，免得它给你带来比今天更大的痛悔。”

"我会努力的，妈妈，我一定会努力。但你得帮助我，提醒我，防止我再发脾气。我有时见爸爸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和颜悦色地望着你，你就不吭声了，要么就离开一会儿，那是爸爸在提醒你吗？"

"不错，我是要他这样来帮助我，他从来也没忘记，那个小小的举动和他温和的神情，不知有多少回阻止了我出言无状。"

乔见妈妈嘴唇颤抖，热泪盈眶，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她凑近妈妈耳边，急切地问道："我平日窥探你，还跟你说这些，是不是做错了？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跟你讲讲心里话，我舒服多了，在你身边，我觉得很安全，很幸福。"

"我的孩子，你对妈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女儿们相信我，明白我爱她们，最让我幸福和骄傲。"

"我以为我让你难过了。"

"没有，亲爱的，不过说起父亲，勾起了我对他的思念，他给我的太多，我必须全心全意地照顾好他的女儿，给她们幸福和平安。"

"不过是你鼓励他上战场的，妈妈，他走时，你也没哭，到现在从不抱怨一声，想要人帮帮你，"乔有些不解地问道。

"我把我的挚爱，奉献给国家，留一捧泪水，等待他回来。我为什么要抱怨呢？我们都不过是尽了自己的义务，到头来只会感到幸福。别人看我像是不需要帮助，那是因为还有朋友，胜过你的父亲，给我安慰和支持。孩子，在你的生活中，烦恼和诱惑刚刚开始，但如果你能像对世间的父亲那样，感受到天父的力量和慈爱，你必能抵御它们，超越它们。你把爱和信给了天父，你就离他越近，越少依赖人间的力与智谋。他的爱与呵护永远都不会消歇和改变，也无人能够从你这里夺去，他会给你一生带来安宁、幸福和力量。用你的心去信任，去他那里诉说你那些小小的忧虑、希望、罪过和悲伤，就像你自由自在地来到母亲身边。"

乔没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住妈妈，在此后的沉默中，她以从未有过的虔诚，从心中发出了无声的祷祝，在这个酸楚然而又甜蜜的时刻，她不仅领受了悔恨和绝望的痛苦滋味，还感觉到无私和自律的美好，在母亲的引领下，她走向这位朋友，他敞开爱的怀抱，欢迎每一个孩子，他的爱，比世间每一位父亲都更强烈，他的爱，比世间每一位母

亲都更温柔。

艾美动了动，梦中发出一声叹息，乔仿佛急不可待地要弥补她的过失，以从未有过的表情仰头望去。

“我让愤怒遮挡了光明；我不肯原谅她，今天，要不是劳瑞，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怎么能如此狠心？”乔提高嗓音说道，她低下头，用手轻轻摩挲艾美披散在枕头上的潮湿头发。

艾美像是听到了，她睁开眼睛，伸出双臂，甜甜地一笑，洞开了乔的心扉。两人都没说话，隔了毛毯紧紧拥抱，在热切的一吻中，她们宽恕了一切。

第九章　梅格初踏浮华场

"赶早不如赶巧，她家孩子刚好出完麻疹，"梅格说道，四月里的一天，她在屋里往皮箱里收拾出远门的衣物，几个妹妹围了她打转。

"安妮·莫法特够意思，还没忘了她的允诺。多开心啊，能玩儿上整整两个星期，"乔接茬儿说道，她舒展长臂，麻利地帮梅格折叠裙装。

"天气又好，我太高兴了，"贝丝一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将领巾和发带归置在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里，那是她为这次非同小可的出行借给梅格的。

"我多想也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美一回，"艾美嘴里叼满发夹，煞费苦心地续到发垫上。

"能带你们一道去才好呢，不过，既然做不到，回来后，我会把种种奇遇都讲给大家听。至少我能做到这一点，不枉你们一番好心，借给我这些东西，又帮我收拾，"梅格说道，四下打量在她们眼中，这些近乎完美的行装。

"妈妈从百宝箱里给你挑了点什么？"艾美问道，妈妈打开那只香柏木箱时，她恰恰不在场，箱子里存了旧日一些宝物儿，马奇太太要等姑娘们长大，传给她们。

"一双丝袜，一把精雕细刻的折扇，一条漂亮的蓝腰带。我想要那紫罗兰的真丝裙子，但没有时间翻改，我的旧纱裙也将就了。"

"比我那条新的平纹布裙好看，给蓝腰带一衬托更大气。要是我那只珊瑚手镯没摔碎就好了，你可以带上，"乔说，她一向出手大方，可惜她的东西，想找出件完整无损的也难。

"箱子里有一对珍珠手链，式样旧了点儿，不过妈妈说，鲜花是女孩子最好的装饰，劳瑞答应要多少有多少，"梅格答道。"好了，让我看看——新的灰色休闲装，贝丝，帮我把帽子上的羽毛朝上弯一下，

还有，周末和小型舞会上穿的府绸裙子，春天穿有点沉闷，是不是？紫罗兰的丝裙多好，哎，没办法了！”

“没事的，隆重场合穿纱裙呗，你穿白色，多会儿都像个天使，”艾美漫应道，那一小堆美丽的衣饰看得她魂不守舍。

“可它领口开得太高，长又不足拖地，只好凑合。那件蓝色的便装好多了，改了改，新近又加了花边儿，我觉得就跟新的一样。真丝外衣有些老气，软帽也比不上萨莉的。我本不想再说什么，不过阳伞太让我失望了。我告诉妈妈要黑伞面，白手柄，可妈妈忘记了，买的是绿色的，黄手柄。总算还结实，也规整，我不该抱怨的，但我知道，和安妮的金色丝绸阳伞一比，寒碜死了，”梅格叹了口气，闷闷不乐地打量那把小阳伞。

“去换一把，”乔建议道。

“我才没那么傻呢，这多伤妈妈的心，她操心费力地为我忙活。我也就是随便一想，并不当真的。丝袜和两双手套让我欣慰。乔，多谢你肯把手套借给我。我觉得很阔气了，挺雅的，两双新的手套，旧的也洗干净了备用，”梅格心情一转，得意地瞥一眼手套匣。

“安妮·莫法特的晚礼帽上有蓝色和粉色的蝴蝶结，你能帮我也缉几个吗？”见贝丝送来一叠汉娜烫洗干净的雪白的薄纱，她问乔。

“不成，帽子太精巧，没有镶边儿的裙子反倒显得糙了。穷人家就别勉强了。”乔一口回绝。

“不知什么时候，我能幸运地穿上镶了花边儿的衣服，帽子系上蝴蝶结？”梅格悻悻地说。

“你有一回说过，只要能去安妮·莫法特家，就很幸运了，”贝丝慢条斯理地说。

“不错，我是说过！好啦，我很幸运，我不烦恼；可人都是这样，得到的越多，越没够，对不对？得，都归置好了，只剩下晚礼服，我等妈妈来打理吧，”梅格说道，她望望装了半下子的箱子和烫了又烫整了又整的纱裙，心情又好起来，郑重地将裙子称做“晚礼服”。

翌日天气晴好，梅格装束一新出发了，等待她的是两个星期的快乐的新生活。马奇太太勉强同意了她这次出行，她担心梅格高兴而去，败兴而归。但梅格再三恳求，萨莉也保证会好好照顾她，忙过一

冬，些许消遣也是件好事，于是，她松口了，女儿也得以初次去体验外面的浮华世界。

莫法特家果然气派非凡，初来乍到时，这里的豪宅广厦，翩翩男女，惊得不谙世事的梅格张惶失措。不过，这家人虽然生活奢华，脾气倒很和善，很快让客人放松下来。或许梅格不知为何感觉到，他们到底缺少些格调和才华，金玉其外，内里依然是凡胎。自然，每日里珍馐佳肴，香车宝马，穿上她最好的衣服，游乐之外，清闲安逸，这种生活，恰是她所憧憬的。很快，她开始模仿周围人们的举止和谈吐，作弄出许多小情调，时不时蹦出一句半句法语，盘起头发，束紧腰身，费力地跟了众人谈论时尚。安妮·莫法特的精美用品，她见了不少，不免百般羡慕，感慨富贵荣华。偶尔想家时，心中浮现的，只有贫穷和暗淡，再要去辛苦劳作，更觉得难以忍耐。纵然带来丝袜和新手套，她还是伤心自己一无所有，深受命运的播弄。

不过，她也没有很多时间嗟叹，三个小姑娘正忙了“享受快乐时光”。她们白天购物、散步、骑马、访客，晚上还要去歌剧院、舞剧院，或是在家嬉闹；安妮朋友很多，待客又周到。她的姐姐都是美人儿，一位已经订婚，梅格只觉得那一定很有趣，很浪漫。莫法特先生是位胖胖的笑口常开的老绅士，认识梅格的父亲，莫法特太太也是胖胖的笑口常开，她对梅格的怜爱，不下于自己的女儿。人人都宠着她，叫她“黛茜”，难怪她有些飘飘然。

“小舞会”之夜，她发现府绸裙子根本没法儿将就，其他女孩儿都穿了晚礼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她无奈穿出了那件薄纱裙，但与身旁安妮明艳的新装一比，顿时黯然失色，显得老气、破旧、软不塌塌的。梅格瞧见女孩子们都在偷瞥，又相互递送眼神儿，不禁两颊发烧，她虽然性情随和，自尊心却很强。谁都没说什么，萨莉答应帮她梳头，安妮帮她整理腰带，订了婚的贝珥直夸她双臂肤色白皙，但从她们的殷勤中，梅格只看到对她的怜悯，她的心沉下来，孤零零站在一边，听旁人谈笑风生，像穿花蝴蝶一般飘来飘去。她的心情越来越恶劣、酸楚，恰在此时，女佣送上了一盒花束。还没等她说话，安妮已经揭开了盒盖，但见石南和绿蕨衬托的玫瑰娇艳欲滴，众人禁不住一阵惊呼。

“当然是给贝珥的啦，乔治时不常地献献殷勤，但这回的花太迷人了，”安妮深深地嗅了一嗅，高声说道。

“送花的人说，是给马奇小姐的。这里有张便条，”女佣插嘴说，将便条交给梅格。

“太有意思了！是谁送的？不知道你还有个恋人，”姑娘们叫闹起来，惊诧之下，好奇地围了梅格转来转去。

“便条是妈妈写的，玫瑰来自劳瑞，”梅格淡淡说道，但深为感激劳瑞没有忘了她。

“噢，真的！”安妮神情古怪地说道，望着她把便条放到口袋里，像是抵御妒忌、浮华和虚荣的一纸符咒，几行温馨的话语鼓舞了她，美丽的玫瑰令她精神焕发。

梅格仿佛又恢复了她的欢快，她为自己留下一把绿蕨和玫瑰，迅速把剩下的花草挽好，派给朋友们插在胸前、发梢和裙子上，那一派天真，令大姐克拉拉笑道“她真是个难得的小甜甜”，大家都给她的乖巧打动了。好事做罢，她的萎靡也扫除一空，姑娘们都跑到莫法特太太跟前炫耀。梅格站在镜子前，对着镜中喜眉亮眼的面孔，把绿蕨插在起伏的秀发中，又把玫瑰别在现在像是已经不那么寒酸的裙子上。

那天晚上，她尽情跳舞，玩得开心极了。人人都很和善，她还受到三次恭维。安妮请她唱歌，有人夸她嗓音非常出色；林肯少校打听“那个大眼睛、水灵灵的小姑娘是谁”；莫法特先生再三邀她跳舞，非常得体地称赞她“不是乱晃，很有弹性”。所以，总的说来，她一晚都很愉快，可惜碰巧听到几句闲言碎语，一下子败坏了她的心情。当时，她坐在花房，等她的舞伴去拿些冰水，听到花障的另一侧有人问：

“他多大了？”

“好像是十六七吧，”另一个声音答道。

“那可是马奇家的女儿求之不得的，对吗？萨莉说，他们很是亲密，老爷子又宠她们。”

“我敢说，马奇太太早有盘算，必会顺水推舟，虽说现在还早了点儿。那姑娘显然想都没想，”莫法特太太说。

“听她拿妈妈来撒的小谎，像是她已经知道，那会儿花送来时，她脸都红了，怪疼人的。可怜的孩子！要是打扮起来，不知有多标致。

你说，星期四我们如果借她一身礼服，她会不会恼？”另一个声音问道。

“她很骄傲，不过我看她不会在意的，她只有那件土气的纱裙。没准今晚就会撕个口子，倒是个好机会，可以借给她一身儿体面的衣装。”

“等着瞧吧。我会邀请劳伦斯，算是为她捧场，如此我们就有得好笑了。”

梅格的舞伴回来时，发现她脸涨得通红，心绪烦乱。她确实骄傲，多亏这骄傲，帮她掩饰了旁人一番话带给她的羞恼和厌烦。她虽然天真无邪，从不怀疑别人，还不至于傻得不明白人们话里话外说些什么。她想忘掉，又做不到，心里不断翻腾那几句话，“马奇太太早有盘算”，“她拿妈妈来撒的小谎”，“土气的纱裙”，眼看就要哭出来，只想跑回家去，诉说委屈，寻求指点。这当然也不可能，她只有强打起精神，装出欢乐的样子，众人竟然没有察觉，她为此费了多大力气。舞会结束了，她才如释重负，待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想一阵，恼一阵，头都疼了，冰凉的泪水打湿了灼热的脸颊。那些话虽然无聊，毕竟没有歹意，蓦地给梅格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在此之前，她始终是个孩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她的世界里，而如今，这个世界乱成一团。她无意间听来的蠢话，贬损了她与劳瑞的纯真友谊；莫法特太太口中那个世俗念头，虽说是自以为是地揣度别人，却已稍许动摇了她对妈妈的信任；穷人家的女儿，本来安心于朴实无华，但女孩子们毫无必要的怜悯，冲击了她的这点理智，在她们眼里，衣衫寒酸只怕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事情了。

可怜的梅格一夜辗转难眠，醒来后没精打采，怏怏不乐，心里还恼着朋友，又恨自己不能直言不讳，把事情说个明白。那天早上，人人都懒洋洋的，挨到中午，才有了点精神织毛线。梅格立刻感觉出朋友们举止异常，似乎对她殷勤起来，她说什么，都听得很认真，目光里充满了好奇。梅格不免惊讶，又有几分得意，只是弄不清怎么回事，直到贝珥小姐写罢手上的东西，抬起头来，眉飞色舞地说：

“黛茜，亲爱的，我已经发函邀请你的朋友，就是劳伦斯先生，星期四参加舞会。我们想认识认识他，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梅格的脸红了，旋即又生出个顽皮的念头，只想捉弄一下女孩子

们，她一本正经地答道：

“多谢你们了，但我怕他来不成的。”

“为什么，cherie①？”贝珥追问。

“他太老了。”

“宝贝儿，你说什么？我倒要问问，他有多大年纪！”克拉拉小姐惊呼。

“我想，快七十了吧，”梅格答道，连忙低头数针脚，掩饰眉眼间的笑意。

“你这个促狭鬼！我们说的是那个年轻人，”贝珥小姐笑道。

“哪有个年轻人，劳瑞不过是个小男孩儿，”见那姐妹几个面面相觑，诧异她如此来称谓她们认定的这位“恋人”，梅格也笑了。

“和你年龄相仿吧，”南希说。

“和我妹妹乔差不多大，我到八月份，就十七了，”梅格摇摇头说。

“他真不错，想着送花给你，是吗？”安妮还是不明就里。

“是啊，他经常送，每人都有份，他家满是鲜花，我们又喜欢花。你们知道，妈妈和老劳伦斯先生是朋友，孩子们自然就玩儿到一块儿了，”梅格指望她们不会再纠缠。

“黛西显然还小，”克拉拉小姐点点头对贝珥说。

“天真得像田园上的牧羊女，”贝珥小姐耸耸肩答道。

“我要出门给姑娘们买点小东西，有什么能为你们代劳吗，女士们？”莫法特太太衣着鲜亮，像一头大象般挪进来问道。

“不必了，妈妈，谢谢你，”萨莉回答。“我已经为星期四准备好了新的粉绸裙，没别的需要了。”

“我也不用——”梅格欲言又止，她想起自己确实想要些东西，但又不可能。

“你穿什么呢？”萨莉问道。

“还是那条白色的旧裙子，只要能缝补好，看了顺眼。昨晚不小心扯破了，”梅格尽量把话说得平淡些，但心里很不舒服。

“干吗不捎信儿回家取条新的？”萨莉没心没肺地问道。

① 法语：亲爱的。

“我只有这一条，”梅格鼓鼓勇气才说出口来，但萨莉却不识相，同情地叫道：

“只有一条，太可笑了——”话没说完，贝珥朝她摇了摇头，和善地插嘴道：

“这也无妨，她又不到出门交际的年龄，要那么多漂亮衣裳有什么用？黛西，你也不必麻烦家里，哪怕家里摆了一箱，我正好有一条很新的蓝裙子放着，我穿不下了，你不妨拿去，就算为我高兴，好吗，亲爱的？”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倒不在乎我的旧裙子。我还小，这也尽够了，”梅格说道。

“好啦，让我过过瘾，帮你打扮一回，我喜欢做这事儿，随便哪里，稍稍用用心，你就是个婀娜的小美人。在此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你，等你变个样，我们就去舞会，像灰姑娘和仙女一样，冷不丁出现在众人面前。”贝珥耐心劝诱。

梅格无法拒绝如此委婉的一个建议，她很想看看打扮一回，是否能成个“小美人”，于是答应下来，忘掉了以往对莫法特家人的种种不快。

星期四晚上，贝珥和女仆关起门来，二人一起，比照窈窕淑女装扮起梅格，把她的长发卷烫起，颈部和胳臂扑了香粉，嘴唇上涂了唇膏，红得更加娇艳，要不是梅格反抗，赫藤思还想再“补点胭脂”呢。她们为她系上一袭天蓝色长裙，细小的腰身快让梅格喘不上气来，领口开得很低，朴实的梅格照照镜子，满面羞红。随后又拿来一套银首饰——手镯，项链，胸针，甚至还有耳环，赫藤思用不易察觉的粉丝线给她系在耳上。胸前含苞欲放的茶香月季，连同褶裥饰边，衬托出梅格白净的双肩，高跟蓝绸靴圆了她最后一个梦想。配上蕾丝手帕、羽饰扇子和一支银嵌花球，于是，两人大功告成。贝珥小姐满意地上下打量，那神情，就像个小姑娘迷上了她刚刚装扮好的玩偶。

“小姐很迷人，tres jolie[①]，是不是？”赫藤思夸张地拍手叹道。

“来吧，给大伙儿瞧瞧，”贝珥小姐说，引了梅格来到众人等待的

---

① 法语：美极了。



房间。

梅格跟在后面，长裙曳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环佩丁丁作响，卷发轻轻颤动，心怦怦直跳，只觉得终于该她"登场"，因为镜子中明明白白映照出一个"小美人"。朋友们围拢来啧啧称赞，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那里，像寓言中的寒鸦，陶醉于她借来的羽毛，① 周遭是嘈杂的燕雀声。

"我去换装，南希，你指点她一下如何对付她的长裙和法国高跟鞋，免得磕磕绊绊的。克拉拉，摘下你的蝴蝶簪子，把她脸左边的那绺头发别好，谁也不要破坏了我的杰作，"贝珥说罢，得意洋洋地匆匆离去。

"我都不敢下楼了，好像觉得自己很怪异，僵硬，袒胸露背的，"铃声响起时，莫法特太太派人来催女士们到场，梅格紧张地对萨莉说。

"你完全变了个模样，不过确实很雅气。我比比都逊色了，贝珥很有品位，要我说，你现在纯是法国美人儿。就让那花儿吊着，没关系，不用太在意，你只要小心别绊倒，"萨莉说道，努力不去想梅格比她更漂亮。

梅格牢记这个提醒，安然无恙地走下楼梯，轻盈地步入客厅，莫法特一家人和先到的客人已经聚集在那里。她很快感觉出，盛装艳服自有其魅力，颇能赢得某些人的注意和尊重。一些年轻女子，以往从不正眼瞧她，突然变得亲热起来；一些青年男士，前次舞会上不过瞟她一眼，现在也纷纷求人引见，围了她饶舌，话说得愚蠢但很中听；有几位老太太，陷在沙发里，忙着对舞会评头论足，也很感兴趣地追问她是何许人也。她听到莫法特太太对其中一人说道：

"黛西·马奇，父亲是军中上校，好人家儿，美国最早移民的一支，后来家境不济。她可是劳伦斯家族的好朋友，瞧啊，多可爱的姑娘，我们家奈德给她疯魔了。"

"天啊！"那老太太惊呼一声，举了眼镜细细打量梅格，梅格只有

---

① 见《伊索寓言》，大意为宙斯想为鸟类立一个王，众鸟都去河边梳洗，寒鸦捡拾众鸟遗下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宙斯见它漂亮，立之为王。众鸟气愤，纷纷从它身上拔下本属于自己的羽毛，寒鸦复归丑陋。

装作没听见，心中却为莫法特太太的信口开河而惊骇。

“怪异的感觉”徘徊不去，但她分明感到自己在扮演窈窕淑女的新角色，倒也中规中矩，虽然细腰长裙勒得她肋骨生疼，脚下不时踩住裙子的下摆，还得时时小心，别让耳环掉下来，丢失或摔碎。她正摇着扇子，笑了听一个自作聪明的年轻人讲些蹩脚的笑话，忽然收住笑声，满脸的惶惑，就在对面，她看见了劳瑞。他凝视梅格，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愕，而且她觉得，甚至还有不满。虽然他微笑了施礼，但他那双诚实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让她脸红，只希望她穿的还是那身旧衣裙。瞥见贝珥用肘轻触安妮，两人看看她，又看看劳瑞，她不禁更加慌乱，幸好劳瑞看来仍然是那副腼腆的孩子气，她这才放心。

“讨厌，我怎么会生出这些念头！我才不管呢，该怎样就怎样，”梅格想，急急走到对面与朋友握手。

“真高兴你能来，我还怕你会推辞，”她一副小大人的口吻说道。

“乔要我来的，她想知道你什么样儿了，所以我就来了，”劳瑞回答，没有正视她的眼睛，虽然有些好笑她故作矜持。

“你怎么跟她说呢？”梅格问道，非常好奇他的想法，然而，面对他又第一次有些不安。

“我就说我认不出你了；你一下子成了大人，不是你自己了，我有点怕你，”他摆弄着手套的钮扣说。

“你才可笑！姑娘们打扮我是闹着玩儿的，我也喜欢。乔见了，会瞪眼吗？”梅格说道，明摆着要他说出她是否好看多了。

“那还用说，”劳瑞认真地说道。

“你不喜欢我这样？”梅格问道。

“没错儿，我不喜欢，”劳瑞直言不讳。

“为什么？”梅格追问一句。

劳瑞望着她蓬松的头发，光裸的双肩，鲜华的长裙，神情中，一点没了往日的和善，倒比他的答话更让梅格困窘。

“我不喜欢矫揉造作。”

这话出自一个比她年幼的小男孩儿之口，实在令梅格难堪，她转身就走，甩下一句气话：

“我没见过比你更粗鲁的男孩儿。”

梅格气鼓鼓地走到一扇无人的窗前站下，让风儿吹拂她的面颊，平复紧身的衣裙带来的恼人的热潮。林肯少校经过此处，片刻之后，她听见少校对他母亲说：

“她们拿那小姑娘逗乐儿，本想让你见见她，可她们把她打扮得一团糟，今晚，她成了一个小玩偶。”

“噢，天啊！”梅格暗自叹道，“我本该保持理智，穿我的旧衣服，那样，我就不会招人讨厌，自己也不至于恼羞成怒。”

她把前额贴在凉凉的窗玻璃上，半个身子掩在窗幔之后，不理会她最喜爱的华尔兹已经奏响。这时，有人碰一碰她，她转过身来，只见劳瑞很歉疚的样子欠身鞠躬，伸出手说道：

“原谅我的鲁莽，我们跳个舞吧。”

“只怕你会很不舒服，”梅格说，她想装出恨恨的样子，却一点儿都不像。

“怎么会呢，我高兴还来不及。请吧，我一定不再失礼了。我不喜欢你的裙子，但我认为，你确实……确实光彩照人，”他摆摆手，好像这话还不足以表达他的赞慕。

梅格抿嘴一笑，不再怄气，待他俩站好，等候凑上节拍时，她悄悄说道：

“小心这裙子，别把你绊倒，这是我一生中最糟心的事了，穿上它，我像个小傻瓜。”

“把领口提起，用别针别住，这样倒好些，”劳瑞说，他低头看看梅格脚上蓝色的小靴子，显然还中意。

他们翩翩起舞，轻捷而优雅，因为在家里练习过，配合得很默契，这一对活泼的年轻人引得人们兴致勃勃，他们欢快地旋转，经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友情反而加深了。

“劳瑞，求你个事儿，行吗？”梅格说，她刚跳了一会儿，便气喘吁吁，这其中的原因，她自然羞于承认，劳瑞站下来，给她扇扇子。

“没有问题！”劳瑞应声答道。

“别跟她们讲我今晚的穿着打扮。她们弄不明白这场嬉闹，妈妈会担心的。”

“可你为什么要做呢？”劳瑞的眼神中分明有此一问，梅格急忙补

充道：

“我自己去告诉她们，向妈妈‘忏悔’我有多么蠢。我宁愿自己去讲，你不会说的，对吗？”

“我保证不说，只是她们问起来，我该如何应付呢？”

“就说我看上去挺顺眼，玩儿得也很好。”

“头一句我会如实转达，第二句呢？你看起来并不开心，你说呢？”劳瑞望了她的神情令她不禁耳语道：

“不错，不是为了刚才的事，别以为我很轻浮，我只想找点乐子，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

“奈德·莫法特过来了，他来做什么？”劳瑞眉头紧皱，似乎他并不愿见到年轻的主人出现在舞会上。

“他约了三支曲子，我想他是来邀舞了。真烦人！”梅格恹恹地说道，让劳瑞忍俊不禁。

此后，他再没机会与梅格搭腔，直到晚餐时分，他见梅格与奈德和他的朋友费希尔喝香槟，劳瑞心里说，两人的举止“活像一对傻瓜”，而他待梅格，仿佛像个兄长，随时准备出面保护她。

“喝得太多，明天你会头痛。别喝了，梅格，你妈妈也不喜欢的，这你知道，”他俯身对坐在椅子上的她耳语道，奈德正给她倒酒，费希尔弯腰去拾她掉下的扇子。

“今晚我不是梅格，我是个‘玩偶’，想怎么疯就怎么疯。明天我再不‘娇柔造作’了，重新做我的乖女孩儿，”梅格妖娆地一笑说道。

“但愿现在就是明天，”劳瑞咕哝一声走开了，心里很为梅格的变化而怏怏。

梅格像其他女孩儿一样，跳舞、撒娇、闲扯、格格傻笑，晚餐后她跳起急骤旋转的日耳曼舞，跌跌撞撞，险些用她的长裙把舞伴绊倒，张狂的样子，让站在一边观望的劳瑞大为惊骇，他想上前劝诫，却又插不上嘴，梅格始终避着他，直到他来告别。

“记住了！”她说，勉强笑笑，因为她已经开始头痛。

“Silence a la mort，”① 劳瑞夸张地欠身答道，随后离去了。

---

① 法语：到死也不说，守口如瓶。

这个小小的插曲惹得安妮很好奇，但梅格累得再没心思凑趣儿，自管上床歇息，好像刚从化装舞会上闹罢，发现原没有想象的那么快活。第二天她一整天都不舒服，星期六回到家中，疯癫了两个星期，她已经精疲力尽，巴不得摆脱那个“花花世界”。

“安静下来多舒服，用不着天天端着架子应酬。家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没那么豪华。”星期日的晚上，梅格坐在妈妈和乔身边，东张张，西望望，平心静气地说道。

“很高兴听你说这话，亲爱的，我还怕你从热闹地方回来，会嫌家里冷清，贫穷，”妈妈回答说，那一天，她不时担心地瞟梅格一眼，孩子脸上的任何变化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

梅格欢喜地讲述了她的经历，一遍又一遍地说，她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但似乎仍有些事情压在心头，两个小妹妹睡下后，她呆呆地望着炉火，话不多，神色很烦乱。座钟敲响九点，乔也说该睡了，梅格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拉过贝丝的板凳儿，双肘伏在妈妈的膝盖上，毅然说道：

“妈妈，我想‘忏悔’。”

“我猜到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要我走开吗？”乔小心问道。

“当然不必，我什么时候瞒过你？在两个小的面前，我实在羞于出口，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在莫法特家做的糟心事儿。”

“我们听着呢，”马奇太太说，脸上笑着，心里却有些焦虑。

“我说过她们给我盛装打扮，但我没告诉你们，她们给我涂脂抹粉、束腰、烫发，弄得我像个时髦女郎。劳瑞觉得我不正常，我想他是对的，虽然他没说出口，还有人说我是个‘玩偶’。我知道这很蠢，但她们都奉承我，说我很漂亮，一大堆胡言乱语，结果，我就听任她们拿我耍笑了。”

“就这些吗？”乔问道，马奇太太默默望着宝贝女儿忧郁的面孔，不忍心再去数落她这些小小的虚荣。

“不，我还喝了香槟，跟着撒疯儿，逗趣儿，糟糕透了，”梅格痛悔地说。

“恐怕不止这些吧，我想，”马奇太太抚摸着梅格突然羞红的面

颊，听她吞吞吐吐地说：

“是的，这很没意思，但我不想瞒着，我讨厌他们净往歪里想，瞎讲我们与劳瑞的事情。”

接着，她叙述了在莫法特家听到的那些闲言碎语，乔见妈妈嘴唇紧闭，像是很不高兴有人拿这些念头来玷污梅格纯净的心灵。

“哼，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乔气恼地说。“你干吗不冲出去，当面训斥她们？”

“我不行，那场面太难堪了。我先是忍不住偷听，然后我又羞又恼，都想不起来我该转身离去。”

“待我见到安妮·莫法特，看我怎么了结这种破事儿。说什么‘早有盘算’，还说什么亲近劳瑞，因为他富有，没准儿哪天会娶了我们。要是我把她们取笑穷孩子的这些蠢话告诉他，他还不得气得哇哇大叫？”乔说着说着，扑哧笑了，好像转念一想，这倒是件怪逗乐的事儿。

“你要是告诉劳瑞，我和你没完！不许她告诉劳瑞，是不是，妈妈？”梅格慌忙说道。

“是不许，再不要去重复这些无聊的闲话，越快忘掉越好，”马奇太太严肃地说。“我真的很不明智，不该让你去跟这些人凑热闹，我对他们又不了解——当然了，心眼儿不坏，但他们势利、没教养，对年轻人，满脑子都是庸俗的想法。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出门儿可能给你带来很大伤害，梅格。”

“你别难过，我不会让它伤到我。我会忘记所有的不快，只记住美好的事情，我确实也很高兴来着，谢谢你答应我去了。妈妈，我不会再伤感或者胡思乱想了。我知道我是个很傻的小女孩儿，我会待在你身边，直到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不过，有人夸奖和爱慕，感觉真不错，我得承认，我喜欢那感觉，”梅格有些赧然地说道。

“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别给这喜欢弄昏了头，去做傻事，或者歪门邪道的事。梅格，你要分辨和珍惜应得的夸奖，用你的谦虚和明丽赢得正派人的爱慕。”

梅格丽特坐着陷入了沉思，乔背手站在一边，又是兴奋，又是困惑，因为她从来没见过梅格羞答答地谈论爱慕啦、恋人啦等等事情。乔仿佛感觉，两个星期的工夫，她的姐姐忽然长大了，渐行渐远，进入

了一个她无法追随的世界。

“妈妈，你有什么‘盘算’吗，像莫法特太太说的?”梅格怯怯地问道。

“有啊，亲爱的，我有很多盘算呢。所有的母亲都有的，不过，我的盘算与莫法特太太的不大一样。听我来说一说，时候到了，有些话可能该讲给你，让你这颗浪漫的小脑瓜儿弄明白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还年轻，梅格，但毕竟能听懂我的话了；妈妈最适合同你们这样的小姑娘谈论这类事情。乔，或许，你也快到时候了，不妨也听听我的‘盘算’，如果是好的，就帮我一道实现它们。”

乔走过来，坐在椅子的扶手上，那神情，好像是认定她们正准备谋划一些神圣的事情。马奇太太拉住她们每人一只手，深情地望着她们稚嫩的面孔，用她庄重而又甜美的声音说：

“我希望我的女儿美丽、能干、善良，受人爱慕和尊重，青春时代很幸福，有一桩理想的婚姻，过上有益而快乐的生活，没有忧虑，没有悲愁，除非上帝要考验她们。对女人来说，最美满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好男人的爱和选择，我衷心祝愿我的女儿们能有这种美好的体验。想到它是很自然的，梅格，期望和等待也是对的，而做好准备才是明智的。这样，一旦幸福来临，你们就能从容地承担起责任，不辜负了这份欢乐。我的宝贝儿，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但也不想见你们匆匆忙忙闯入世界——随便嫁给什么人，只为他有钱，或者有一所豪宅，但它不是一个家，因为那里没有爱情。钱是个有用的和稀罕的东西，用得恰当，也是个高贵的东西。但我绝不希望你们认为，它才是最当紧的或惟一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宁愿看到你们做穷人家的妻子，只要你们幸福、满足、相亲相爱，也不愿见你们做个女王，却失去了自尊与安宁。”

“贝玥说，穷人家的女孩儿没有机会，除非她们兜售自己，”梅格叹息道。

“那我们就做个老姑娘好了，”乔果决地说。

“对了，乔，做个快乐的老姑娘也好过不快乐的妻子，或堕落的女孩儿，到处追求男人，”马奇太太说得明快。“放心吧，梅格，贫困很少吓倒真诚的恋人。我见过的一些最出色，最受人敬重的女人都出身

贫寒，但她们都那么可爱，没人会答应她们守在家中。时间会带来一切，让这个家充满欢乐吧，这样，你们如果有个自己的家，能做贤妻良母，如果没有，你们可以安心待在这里。记住一件事情，我的孩子，妈妈永远是你们的知音，爸爸永远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两人相信和期望我们的女儿，不管嫁人还是单身，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骄傲和安慰。”

“我们会的，妈咪，我们会的！”两姐妹发自肺腑地说，随后，妈妈与她们道过晚安，催她们睡了。

第十章　匹克威克会和邮局

春天来了，带来种种新的消遣，白昼一天天长了，下午更多工夫做活儿和玩耍。园子需要收拾，小姐妹们每人分了一块地，由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种点儿什么。汉娜常常说，“我从烟囱里一瞧，就知道谁是谁。”那是自然的，姑娘们各有偏好，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截然不同。梅格种了玫瑰、天芥花、紫薇，中间还栽了一株小橙树。乔的花床每年都不一样，她不断鼓捣点新东西，今年她准备栽种生气勃勃的向日葵，葵花子就便宜了“鸡婆婆”和它的一窝小鸡雏。贝丝的园地里仍是那些常见的鲜花香草——甜豌豆、木樨草、飞燕草、石竹花、三色堇和青蒿，还有给鸟吃的蘩缕，逗小猫的薄荷。艾美搭了个小花亭，虽然歪歪斜斜，倒也精巧，金银花和牵牛花攀缘缠绕，藤叶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铃铛”和小“喇叭”，亭中有挺拔、洁白的百合，青翠的绿蕨，还有杂七杂八的各色花品，只要它们能开一个热闹。

阳光明媚的日子，她们种园、散步、划船、采野花；下雨时，她们就挪到屋子里游戏，游戏有新花样，有老花样，但大致都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游戏之一就是“匹克威克会”，当时流行秘密结社，她们于是也组织了一个。她们都仰慕狄更斯，就把自己的会社命名为“匹克威克会”①。此会维持了有一年多，只要没别的事情打扰，每个星期六，她们都要聚集在阁楼上，举行如下仪式：三把椅子并排摆在桌前，桌上，放一盏油灯，还有四只白布条标识，用不同颜色涂了匹克威克会的缩写，每周一期的会刊，称为《匹克威克通讯》，每人都是撰稿人，乔酷好笔墨生涯，出任编辑。晚上七点钟，四位会员登上阁楼，将标识缠在头上，庄严就座。梅格最大，自称塞缪尔·匹克威克；乔既是文人，自称奥古斯塔·斯诺德格拉斯；贝丝因其圆乎乎、红扑扑的，就是特雷西·杜普

① 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即《匹克威克外传》。

曼，艾美呢，因为经常不自量力，只有当纳撒尼尔·温克尔。[1] 接下来，会长匹克威克宣读会刊，内容不外是自编的故事、诗歌、地方新闻、俏皮的广告，还有一些警示，善意地指点相互的缺点和过失。这会儿，匹克威克先生架了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敲敲桌子，又清清喉咙，瞪一眼歪在椅子上的斯诺德格拉斯先生，待他端坐好，开始念道：

"匹克威克通讯"

18——年5月20日

诗人之角

周年献辞

今夜再度相聚，
匹克威克堂前；
以此庄严仪礼，
纪念五十二周年。

人人身体康健，
团伙无人长眠；
携手围坐一起，
又见熟悉容颜。

会长仍然在位，
果然名不虚传；
鼻梁架了眼镜，
宣读煌煌会刊。

尽管患了感冒，
不妨侃侃而谈；
满嘴流淌智慧，
我等受益匪浅。

斯诺身高六尺，
善良大象一般；
快乐褐色面孔，
俯瞰一干会员。

双眼闪烁诗意，
不怕命运纠缠；
额头聚拢意志，
鼻子沾了墨团。

安静的杜普曼，
红润、甜美、丰满；
笑得喘不上气，
险些就要跌翻。

小温克尔在座，
头发一丝不乱；
堪称文明楷模，

① 以上四个别号，都是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人物，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

虽然最恨洗脸。

一块儿送走昨年，
边笑边闹边念；
同踏文学之路，
走向辉煌明天。

我们的会刊繁荣，
我们的会社永远；
祝福匹克威克会，
一年一年又一年。

A.斯诺德格拉斯

★

假面婚礼

威尼斯故事一则

一艘一艘“冈朵拉”① 轻捷地靠上大理石台阶，船上走下红男绿女，将阿德隆伯爵的豪宅挤得熙熙攘攘。爵士和贵妇、侏儒和僮仆、僧侣和卖花女，都融入了翩跹起舞的行列。大厅中回荡着甜美的歌声和悠扬的旋律，欢笑声和音乐声中，化装舞会开得正酣。

“阁下见到薇奥拉夫人了吗？”游吟诗人问道，他殷勤地携了仙后款款走过大厅。

“见到了，她真是很可爱，又那么悲伤。她的衣饰很靓丽，再有一个星期，她就要与她痛恨的安东尼奥伯爵成婚了。”

“我得说，我嫉妒他。那边他来了，盛装打扮，果然像个新郎，除了脸上黑色的面具。待他除下面具时，且看他如何面对那绝色佳人，虽然她严厉的父亲答允了这桩婚事，他还是难以赢得她的芳心，”游吟诗人答道。

“听说她爱上了那位年轻的英国艺术家，小伙子如影随形地跟着她，却给老伯爵赶走了，”两人走下舞池时，仙后说道。

狂欢进入高潮，一位神父出现了。他将年轻的一对引到悬了紫色幔帐的壁龛前，要他们跪下。欢乐的人群顿时静默下来，没有一点声响，只听得喷泉鸣溅，月色下小橘林飒飒有声。阿德隆伯爵宣布：

“各位大人和夫人们，请原谅我私心自用，将大家聚在这里，见证小女的婚礼。神父，有劳了。”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这对玉人，人群中传出了惊讶的嗡嗡声，因为新郎和新娘都没有摘下面具。人人心里都充满好奇心和骇异，但谁都不便冒昧插嘴，直到神圣的仪式结束，急切的人们围到伯爵身边，请求说个明白。

“我要是明白倒好了，都是我胆小的女儿心血来潮，我也只能答应。罢了，我的孩子们，来吧，除下你们

① 威尼斯运河中的一种平底小船。

的面具，接受我的祝福。”

但两人谁也没有跪下，新郎移去面具，露出了费迪南德·德维洛——那位艺术家恋人的高贵面孔，他胸前闪烁着英国伯爵的星形徽章；美丽的薇奥拉，娇艳如花，幸福地倚在他身上。新郎在听众的惊呼声中，对伯爵说道：

“大人，你曾轻蔑地告诉我，到我能有安东尼奥伯爵的家世和财产时，你才肯把女儿嫁给我。我能做到的不止这些，因为，即使热衷名利如你，也难以拒绝德维洛和德维尔伯爵的古老门望和万贯家产，只有答允我与这位美丽的夫人，现在是我妻子的婚事。”

老伯爵呆若木鸡，费迪南德转向尴尬的人群，喜气洋洋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衷心祝愿你们都能像我一样，称心如意，在一场假面舞会中，人人抱得美人归。”

S.匹克威克

★

匹克威克会为何像巴别塔①？因为里面都是些自说自话的人。

★

南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农夫，在园中丢下一粒种子，不久，它发芽，伸藤，结了许多南瓜。十月的一天，南瓜成熟了。农夫摘下一颗南瓜，来到集市上。杂货店的老板掏钱买下，摆在店铺里。同一天上午，店里来了一个小姑娘，棕色小帽，蓝裙子，圆圆的脸蛋儿，翘鼻子，她为妈妈买下了南瓜。她把南瓜拖回家，切好，在大锅里煮熟。一些捣成南瓜泥，撒上盐和黄油，当做晚餐，另一些对上一品脱牛奶，两个鸡蛋，四匙糖，还有豆蔻和麦片，放入一只深盘中，烘成棕红色，香喷喷的。第二天，就给叫马奇的一家人吃了。

T.杜普曼

★

匹克威克先生，阁下：

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讨论罪错问题所谓罪人我指的是一个叫温克尔的人他经常在匹克威克会中大笑有时还不为这份精彩的会刊撰稿我希望你能原谅他的劣迹并允许他呈上一则法国寓言因为他功课太忙又没脑子今后他会马不停蹄地撰写一些文章保证都很 commy la fo 也就是很好的意思马上要上课了我只能匆匆草此

N.温克尔敬上

---

① 巴别尔是古巴比伦的一城，城中人欲造一塔，直达天庭，上帝恼其狂妄，使众人操各式语言，互不相通，巴别塔终于半途而废，见《圣经·创世记》。

（上文直率招认以往过错，大有男子汉气概。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学会使用标点符号，那就更好了。）

惨不忍睹

本星期五，伴随地下室一声巨响，传来痛苦的尖叫声，众人惊骇，一窝蜂拥到地下室，发现敬爱的会长平躺在地，他是在抱木柴时给绊倒了。现场惨不忍睹，匹克威克会长失足时，头和肩膀不幸扎入水盆，一小桶洗衣液泼翻在他强健的身躯上，衣衫也扯破了。会长脱离险境后，经检视，幸得安然无恙，仅有几处瘀伤，而且我们高兴地宣布，他现在已经好了。

编者

★

讣　　告

匹克威克会沉痛宣告，我们的挚友——雪球太太突然神秘走失。这只猫有情有义，惹人怜爱，是众多热情朋友的宠物，她的美丽引人注目，她的优雅和德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如今流落不知所终，会社同人，倍感凄凉。

她最后一次露面，是蹲踞在门前，注视屠户的货车；据推测，必有不法之徒，惑于她的美艳，卑鄙行窃。几个星期过去，仍无踪迹可寻，我们已放弃所有希望，在她的筐前系上一条黑缎带，撤去她的餐碟，为永失我爱潸然下泪。

一位伤心的朋友奉上大作：

哀　　歌

悼念雪球

我们的小宠物一去不返，
悲惨的命运怎不令人哀叹，
不见她静卧在炉火一侧，
不见她嬉戏在老屋门前。

栗树下一座小小坟茔，
有她的小儿女寂寂长眠，
坟茔旁我们欲哭无泪，
不知她如今在谁家庭院。

小榻上空空荡荡，
绒线球无人把玩，
客厅门口再也听不见，
轻轻的叩击，咪咪的缠绵。

有一只猫替她来捉老鼠，
可是它脸上有点儿肮脏，
跑动起来那么蠢笨，
玩耍起来又那么张狂。

你看它悄悄溜过厅堂，
我们的雪球曾在这里倘佯，
但它只会向小狗叫嚷，
我们的雪球却把小狗扫荡。

它也温柔，也尽了力量，
只是不像你仪态万方，
它与你相形见绌，亲爱的，
怎能得到我们对你的赞赏。

A.斯诺德格拉斯

广　　告

奥朗丝·布鲁加吉小姐，知名的女权主义讲演人，将于下周六晚例行活动后，在匹克威克大堂主讲“妇女与其地位”。

灶间举行每周讲座，教授厨艺，由汉娜·布朗主持，诚邀年轻女士光临，名额不限。

畚箕协会下周三晚九时集会，会后于匹克威克会顶层举行盛大游行。敬请全体会员自备扫帚，着工装参加。

贝丝·庞德太太的玩偶女帽店下周精品陈列，最新巴黎款式，欢迎踊跃订购。

巴纳维尔剧院数周内将推出新剧目——《希腊奴隶，或复仇者康斯坦丁》，场面火爆，激荡人心，为美国戏剧界所仅见。

警　　示

如果塞缪尔·匹克威克少用些肥皂洗手，早餐就不会总是姗姗来迟。奥古斯塔·斯诺德格拉斯不可在大街上吹口哨。特雷西·杜普曼别忘了给艾美买餐巾。纳撒尼尔·温克尔请不要因为裙子上没有叠九道褶而烦躁。

一 周 总 结

梅格——良
乔——差
贝丝——优
艾美——中

主席宣读会刊完毕（我向读者保证，这是一份真实的副本，确曾于若干年前出自一些真诚的女孩子笔下），众人鼓掌，随后，斯诺德格拉斯先生站起身来提出一项动议。

“主席先生，先生们，”他开口言道，一副国会议员的姿态和口吻，“我谨提议接纳一位新会员——他完全应当获得这一荣誉，并将为此深感荣幸，他必将振奋本会之精神，光大会刊之文采，保持纯净烂漫之本性。我提议接纳西奥多·劳伦斯先生为匹克威克会的名誉会员。好啦，就这么决定了吧。”

乔的腔调突然变换，引得姑娘们大笑起来，但似乎都有些不自

在，斯诺德格拉斯就座后，一时无人言声儿。

“那我们就付诸表决，”主席说。“赞成这一动议的，请说‘耶’。”

斯诺德格拉斯高声响应，吓了大家一跳，随后贝丝怯怯地吱了一声。

“反对的请说‘不’。”

梅格和艾美表示反对，温克尔先生起身侃侃说道：“我们不必和男孩子搅在一起，他们只会疯打疯闹。这是个女子会社，我们希望保持私密和高雅。”

“我怕他会笑话我们的会刊，看轻了我们，”匹克威克先生说道，揪揪额头上的小卷毛，他心有疑虑时往往都是如此。

斯诺德格拉斯先生再度起身，非常诚恳地说：“先生，我以一位绅士的名誉保证，劳瑞不会做这种事情。他爱好写作，难道你们不明白，他有能力矫正我们的文风，免得它走向矫揉造作？我们能为他做的很少，而他为我们做了很多，我认为，至少，我们还能做的，就是在这里给他留出一个席位，欢迎他想来时就来。”

为候选会员的这一番雄辩，促使杜普曼也挺身而出，似乎决心已定。

“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虽说有点儿顾虑。我觉得他可以来，他爷爷也可以来，只要他乐意。”

贝丝的激情让全场活跃起来，乔离席与贝丝握手，表示赞赏。“那么，我们再次表决。大伙儿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劳瑞，让我们欢呼‘耶’！”她激动地叫道。

“耶！耶！耶！”三声欢呼交织在一起。

“好极了！祝福大家！现在，既然像温克尔先生说的，需要‘马不停蹄’，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新会员，”惊叫声中，乔打开了小壁橱，劳瑞端坐在装破烂的麻袋上，忍住笑意，脸红红的，两眼闪亮。

“你这个坏蛋！叛徒！乔，你怎么这样？”三个女孩儿大叫，斯诺德格拉斯洋洋得意地请出他的朋友，端出椅子和标识，眨眼工夫将他安置妥当。

“你们两个小无赖真沉得住气，”匹克威克先生想狠狠地皱起眉头，却忍不住一笑莞尔。新成员见机行事，站起身潇洒地向主席鞠躬

致意，又以动人的口吻说道："主席先生，女士们，哦，不，是先生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萨姆·韦勒，匹克威克会的谦卑仆人。"

"噢，噢！"乔欢叫道，身子倚在老旧的暖炉上，用炉子的长柄乱敲。

"我的忠实朋友和高贵恩主，"劳瑞摆摆手继续说，"刚才引荐我时，确实奖誉过甚，她不该为今晚的阴谋受指责。都是我的主意，我百般恳求下她才无奈让步。"

"得了，别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还不是我想出把人藏在壁橱里，"斯诺德格拉斯插嘴道，这场玩笑让她乐不可支。

"随便她说什么。大人，我是事件的主谋，"新会员向匹克威克先生深施一礼。"但我以名誉担保，再不会故伎重演，我将竭诚为此神圣的俱乐部效力。"

"对啦，对啦！"乔又叫起来，像钹手一样把手中暖炉的盖子敲得咣咣响。

"说下去，说下去！"温克尔和杜普曼喊道，会长也和蔼地欠身还礼。

"我只想说，感谢诸位给予我的荣誉，作为我的一点心意，并为促进两邦之间友好关系，我在花园下端的篱障边设了一个邮箱，美观，宽敞，门都上了锁，配置了一切设施，方便邮件，哦，也方便女眷，请允许我这样表示。此处原来是供燕子栖息的小舍，我把门堵上，顶部打开，尽可以装各种东西，又能节省我们的宝贵时间。信件、手稿、书籍，还有包裹，都可以从这里传递，两邦各有一把钥匙，我想，这自然就非常便利。请允许我呈上钥匙，并满怀感激之情就座。"

韦勒先生将一把小巧的钥匙放在桌上，随即退下，屋里一片欢腾，暖炉给人连敲带晃，会场好一阵子才恢复了秩序。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人人妙语连珠，表现出奇的好，会议开得有声有色，经久不散，最后，才在为新会员的三声欢呼中结束。

没人为接纳了萨姆·韦勒感到遗憾，遍数各个会社，再也找不出像他这样忠诚、规矩和快活的会员了。他无疑振奋了会议的"精神"，矫正了会刊的"文风"，因为他的演说经常逗得听众哄堂大笑，他的文字或热烈，或典雅，或俏皮，或跌荡起伏，但绝不矫揉造作。乔认为，

这些文字足可与培根、弥尔顿或莎士比亚媲美，为此，她费了好大力气来剪裁自己的文章。

邮箱是一个很重要的小建制，办得热闹红火，形形色色的邮件之多，与正规邮局不相上下。悲剧剧本、领结、诗歌手稿、泡菜、花籽、信件、乐谱、姜饼、橡皮、邀请函、声讨书和小狗，应有尽有。连老爷子也乐此不疲，时不时投递些怪异的包裹、神秘的函件和诙谐的电报。他的花匠，给汉娜的风韵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还写过一封情书，托乔转交。秘密公开后，人人乐得前仰后合，做梦都没想到，今后还会有那么多情书经由信箱飞来。

第十一章 实　验

"六月一日到了！金斯一家明天去海滨度假，我解放了。三个月的假期——这下我该乐一乐了！"晴暖的一天，梅格进门就欢呼道，却发现乔倒在沙发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贝丝在为她脱下沾满灰尘的靴子，艾美忙着调柠檬汁，给大家提神儿。

"马奇阿婆出门儿了，噢，太叫人高兴了！"乔说道。"我吓死了，就怕她开口要我一道去，如果她开口，我只能奉陪了。可你们知道，梅园那边闷得像块墓地，躲都躲不及。我们七手八脚打发老太太上路，为了早点完事儿，我还挺麻利，嘴也怪甜的，可每逢她同我讲话，我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她突然舍不得丢下我了。我战战兢兢，直到她上车，临走，她还吓了我一跳，马车刚驶动，她忽然伸出头来，说'约瑟芬，你是不是——？'下面的话我没听清，撒腿就逃；我真的逃了，转过墙角，才喘过一口气。"

"可怜的乔！她进屋时好像身后有狗熊在追，"贝丝说道，爱怜地抱了她的双脚。

"马奇阿婆就像个可怕的吸血鲑，是不是？"艾美一边挑剔地品尝她调制的饮料一边说。

"她的意思是'吸血鬼'，跟水生动物没关系，不过算了吧，我太热了，懒得和你抠字眼儿，"乔咕哝道。

"假期你们打算怎么过？"艾美问道，机灵地转换了话题。

"我得闷头睡觉，什么也不干，"梅格深陷在摇椅里答道。"整整一冬，我没有一天不是被早早轰起来，为他人疲于奔命。现在，我要尽情地睡了就玩儿，玩儿了再睡。"

"不成，"乔说道，"这种瞌睡虫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攒了一大堆书，得利用这美好时光，坐在老苹果树的树枝上读书，如果没有云——"

"别说'云雀'！"艾美央告说，借机报复刚才的嘲讽。

“我是说如果没有‘夜莺’伴我，那就和劳瑞吧，他挺合适的，因为他唱歌总带颤音。”

“最好不用做一点功课，是吧，贝丝，哪怕就几天呢，玩儿啊，休息啊，女孩子还能怎样呢？”艾美建议。

“嗯，当然好啦，只要妈妈不在意。我正想学几首新歌，我的娃娃们得收拾收拾，准备度夏；她们穿得太不像样了，需要添置新装。”

“可以吗，妈妈？”梅格转向马奇太太问道，她正坐在孩子们命名的“妈咪角”缝缝补补。

“你们不妨实验上一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我想，到星期六晚上，你们就知道了，光玩儿不做同光做不玩儿一样糟糕。”

“噢，天啊，太好了！我敢保证，这一定很美妙，”梅格喜出望外地欢呼。

“我们来干上一杯，就像‘我的朋友和伙伴萨里·甘珀’① 所说，祝我们从此尽情玩耍，永远不须劳作！”乔叫道，举起传到手中的柠檬汁杯子。

她们欢快地饮罢柠檬汁，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就横躺竖卧地开始了实验。第二天早上，梅格十点钟才露面，一个人没精打采地吃早饭，屋里似乎空荡荡，乱糟糟的，乔不曾给花瓶换水，贝丝没有扫地掸尘，艾美的书本丢得到处都是。除了“妈咪角”，没有一处看着整洁，顺眼。梅格坐在那里，“随意读书”，也就是打盹儿。乔与劳瑞在河边消磨了一上午，下午爬到苹果树上，边读《辽远的世界》② 边掉泪。贝丝动手从她的娃娃家族安身的大壁柜里往外倒腾东西，不过，刚做了一半就累了，丢下东倒西歪的娃娃，自顾自去弹琴，很高兴不需要洗刷碗盏。艾美整理一番她的小花园，穿上她最漂亮的白裙子，梳了梳她的小卷毛，坐在金银花下，开始画画儿，希望有人看了好奇，过来请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是谁。可惜无人赏光，只有一只蜘蛛，饶有兴致地观摩了一会儿她的大作。她一怒之下，扔下画笔去散步，给阵雨

---

① 狄更斯以其美国之行为背景所写的小说《马丁·瞿述韦》中的一名看护。

② 美国小说家苏珊·沃纳(1819—1885)所著小说，描写主人公海伦因父亲破产，被抛人社会，孤苦无助地挣扎，挑战命运。

截在半道儿，回到家时，淋了个透湿。

吃茶的时候，她们相互交流感想，一致认为，这一天过得很愉快，尽管有点儿漫长。梅格下午去逛街，买回了一种“漂亮的蓝色平纹细布”，裁开后才发现，这种布不经洗，不免闷闷不乐。乔划船时鼻子晒曝了皮，读书时间太长，头痛得厉害。贝丝给壁柜的混乱搅得心烦，又着急不能一下子学会三四首歌曲。艾美心痛她的白裙子，因为明天凯蒂·布朗家有聚会，这下她同弗洛拉·麦克弗林西一样，“没有衣服穿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一桩，她们告诉妈妈，实验进展良好。妈妈微微一笑，没说什么，在汉娜的帮助下，料理了她们扔在一边的活计，把家里归置利索，让家庭的齿轮正常运转。令人奇怪的是，这种“睡了玩儿，玩儿了睡”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很是怪异和不自在的结果。日子越来越拖沓，天气阴晴不定，心情喜怒无常，人人都没着没落的，魔鬼借这些闲得发痒的手不断惹是生非。梅格开始摆弄针线活儿，当成一种消遣，却发现时间仍是打发不掉，为了模仿莫法特家的服装样式，结果把衣服剪得七零八落。乔闷头看书，眼都看花了，见了书就头疼。她心烦意乱，甚至和好脾气的劳瑞吵了一架，郁闷到了极点，只恨自己当初没跟马奇阿婆一道远走高飞。贝丝过得还好，她时时忘记现在应当只玩儿不做，不知不觉又去忙她的事情，但周围的气氛还是影响了她，她也难免时时焦躁起来，而且确实有一回，她摇晃着可怜的宝贝娃娃乔安娜，说她是个“怪物”。艾美的情况最糟了，因为她没什么可玩儿的；姐姐们丢下她自己照看自己，这个多才多艺、不同凡响的小东西忽然抓瞎了。她讨厌玩具娃娃，蔑视童话故事，又不能没完没了地画画儿，下午茶没有意思，野餐会也很乏味，除非有人精心安排。“要是有间美丽的房子，一大群活泼的女孩儿，或者出门旅行，这个夏天就太美妙了。憋在家里，守着三个自私自利的姐姐和一个大男孩儿，就算是波阿斯① 也受不了啊，”这位小玛拉普罗普② 抱怨道，几天来，她先是欣喜，继而烦躁，终于厌倦了。

---

① 《旧约·路得记》中伯利恒的大财主，专一行善。

② 玛拉普罗普太太是爱尔兰剧作家理查德·B.谢里丹（1751—1816）的剧作《情敌》中人物，经常有语词上的口误。

没人肯承认，她们腻味了这场实验，不过星期五晚上，每个人心里都念叨着就快熬到头了。马奇太太一向不乏幽默，为了加深对她们的教训，她决定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结束实验。为此，她给汉娜放假一天，好让姑娘们充分领略她们玩儿出的效果。

星期六早晨，她们起床后，厨房没有生火，桌上没有早餐，妈妈也无影无踪。

"天啊！出什么事了？"乔四顾茫然，惊呼道。

梅格跑上楼去，很快又折回来，似乎不再惊慌，有点儿迷惑，还有点儿羞愧。

"妈妈没生病，就是太累了，她说她想在屋里安安静静待一天，让我们尽力而为。怪事儿，她像是变了个人儿，不过她说，这个星期够她操心的，我们就别抱怨了，自己对付着过吧。"

"没问题，我喜欢这主意。我早想做点什么了——哦，我是说，早想找点儿新的乐子了，"乔慌忙找补一句。

实际上，有点事情做，对她们每个人都是个巨大的解脱，不过她们很快将体会到汉娜为什么说"家务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此刻，储藏室有各种食物，贝丝和艾美摆餐桌，梅格和乔做早餐，一边忙活，一边纳闷，那些仆人们何以要叫苦连天。

"得给妈妈端上去一些，虽然她说我们不必管她，她会照顾自己，"梅格说，她坐在茶壶后的主妇位子上，感觉不错。

于是，大家先摊出一盘早点，连同厨师的问候，一起端上楼去。热茶发苦，蛋卷摊焦了，面包上沾满了苏打粉，但马奇太太还是连声感谢，待乔走后，不禁笑出声来。

"可怜的小人儿，怪难为她们的，不过也算不上委屈，毕竟对她们有好处，"她说道，随手拿出了已为自己准备好的美味，又把送来的乱七八糟的早点偷偷倒掉，免得伤了她们的感情——慈母的这类小手段，总是令儿女们感动。

楼下则怨声四起，大厨砸了牌子，垂头丧气的。"没关系，午饭我来做，端菜上饭的活儿也包了，你做你的女主人，不用沾手，只管招待客人，发号施令，"对烹饪的了解还不如梅格的乔安慰道。

有人自告奋勇，梅格乐得接受；她退居客厅，把垃圾扫到沙发底

下，又拉下百叶窗，让屋里暗得见不到灰，转眼工夫，就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乔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又想为那场争吵赔个不是，转身往邮箱里投了个便函，邀请劳瑞来用餐。

“你最好看看有什么东西，再说请客，”梅格得知这个善意但有些仓促的举动后，提醒她道。

“喏，有腌牛肉，一大堆土豆，我再弄点儿芦笋和一只龙虾，像汉娜说的，‘就当开开胃’。我们有莴苣，可以拌个沙拉。我不知道怎么做，不过书上讲得明白。甜点是牛奶冻和草莓；大家要想讲究呢，还有咖啡伺候。”

“别又眼高手低。你做的东西，也就姜汁饼和腌蜜饯还能下咽。我反正是袖手旁观，既然是你请的劳瑞，那你招待他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对他好点就行了，再帮忙烤烤布丁。要是我手忙脚乱，你给指点指点，拜托了，”乔说道，面子上颇有些挂不住。

“可以，不过我懂的也不多，对面包还在行，再有点别的小花样。你要买什么东西，最好还是先问问妈妈，”梅格出言谨慎。

“我当然会去问，我又不傻，”乔冲出门去，很不高兴有人竟然怀疑她的能力。

“随便你好了，别来吵我；我准备出外用餐，家里的事儿管不了许多，”马奇太太对前来讨教的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操持家务，今天放假，读读书，写写字，会会朋友，清闲一天。”

一向忙忙碌碌的妈妈一大早就捧一本书，懒散地躺在摇椅上晃来晃去，确实是自然界一大奇观，乔觉得，哪怕日蚀、地震、火山爆发，都不会比这更让她震惊了。

“哪儿哪儿好像都乱套了，”她自言自语走下楼来。“贝丝怎么哭了，家里显然要出乱子。倘若又是艾美惹事儿，看我不捶她。”

她慌忙跑到客厅，看见贝丝正对着金丝雀皮普哭泣，皮普僵卧在笼子里，死于饥饿，爪子可怜巴巴地伸出来，好像是在乞讨食物。

“都是我的错儿，我把它忘了，笼子里没有一粒草籽，也没有一滴水了。噢，皮普！噢，皮普！我怎么能对你这么残忍？”贝丝哀哀哭道，她把小鸟捧在手里，巴望它能苏醒过来。

乔瞅瞅它半睁的眼睛，摸摸它的小心脏，情知它已僵冷，摇了摇头，拿出她的多米诺牌盒子充作棺柩。

“把它放到烤炉里，没准儿它会暖和过来，又活了呢，”艾美满怀希望地说。

“它一直饿着，现在饿死了，别再折腾它了。我会给它做件衣服，把它埋在花园里。我再不养鸟了，再也不养了，可怜的皮普！我太坏了，本来不该养鸟，”贝丝坐在地上，双手掬了她的宠物，喃喃说道。

“葬礼下午举行，我们都去参加。好了，贝丝，不哭了。这很悲惨，不过这星期，什么事儿都不对头，皮普是我们实验的牺牲品。去给它缝衣吧，把它放到我的小盒子里。午饭后，我们会举行一个隆重的小型葬礼，”乔说道，开始觉得自己肩负了很大的责任。

她留下他人安慰贝丝，自己急忙走进厨房，厨房里已经乱成一团。她围上巨大的围裙，忙碌起来，碟子摞了一堆等待刷洗，却发现火又灭了。

“可真是够瞧的！”乔咕哝着打开炉门，使劲捅了一气。

火又着起来，她寻思应当趁烧水的时候到集市上买菜。出门走走，她的心情好多了，一会儿工夫，她买了一只小小的龙虾，几棵蔫蔫的莴苣，两盒酸溜溜的草莓，为自己砍价的本事得意一番，就趔趔趄趄回家了。待她把原料洗净切好，准备妥当后，炉子也烧得正旺。汉娜留了一大盆儿面需要发酵，梅格早早发酵好，摆在炉台上，等它第二次发酵，但她净顾了在客厅陪萨莉·加德纳，忘了这回事，直到厨房的门訇然洞开，一个身上扑满面粉、煤灰，脸色通红，头发蓬乱的身影立在门口高叫：

“我说，面都溢到盆外边了，是不是‘发’得差不多了？”

萨莉扑哧笑出了声；梅格点头不迭，双目圆睁，眉毛扬得不能再高，门口的幽灵见状立即消失，忙了去把已经泛酸的面团塞进烤炉里。马奇太太下楼来，掂量掂量家中事态，又对坐在一边为她的宠物入殓的贝丝安慰几句，径自出门走了。望着那顶灰色女帽消失在拐角处，姑娘们忽然生出一股孤苦无助的感觉。几分钟后，罗克小姐驾到，说她也是来做客的，更让她们心中一阵绝望。这位面黄肌瘦的老处女，鼻子很尖，眼睛很贼，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窥探，接下来自然是到

处去传闲话。她们并不喜欢她，但大人要她们对她和善些，因为她又老又穷，也没有朋友。梅格无奈将安乐椅让给她，硬着头皮和她搭讪，听她问东问西，说好说歹，连带传播旁人的小道消息。

语言无法描述乔那个上午的焦虑、体验和辛苦，她端上的午餐此后成了给人常挂在嘴边上的笑料。她不敢没完没了地请教，只有自己瞎琢磨，发现光凭干劲和热情，仍然当不成个好厨子。她把莴苣煮了一个小时，痛心地看到，莴苣的尖梢煮得稀烂，茎部却更硬。面包烤焦了，因为沙拉的浇汁让她恼火，顾不上别的，索性乱调一气，终于明白，沙拉怕是没法吃了。龙虾对她来说，是个猩红的神秘家伙，她连敲带剔，卸去了龙虾的外壳，将一点点龙虾肉摆在一大蓬莴苣叶中。土豆须快些出锅，免得芦笋凉透，结果煮得半生不熟。牛奶冻凝成了疙瘩，草莓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甜熟，原来是给人"包装"过。

"算啦，他们饿的话，可以吃牛肉，还有面包和黄油，不过，白忙了一上午，可真够丢人的，"乔暗想，她比通常的时间晚了半小时摇铃，招呼众人就餐，自己站在那里，又热又累，精疲力尽，打量为劳瑞和罗克小姐准备的这顿盛宴，须知劳瑞终日有美味佳肴，而罗克小姐的眼睛一贯挑剔，但凡有一点纰漏，就会给她的长舌头传个家喻户晓。

一盘又一盘的菜肴给人尝尝，就推到一边，可怜的乔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艾美咯咯直乐，梅格似乎很烦躁，罗克小姐一劲儿撇嘴，劳瑞铆足力气又说又笑，尽力活跃气氛。乔的得意之作是水果，她放了不少糖，还拌了一大罐子香喷喷的奶油。等到精致的玻璃盏传过四座，望着奶油的海面上浮了玫瑰色的草莓小岛，人人面露喜色，她这才觉得火辣辣的面孔凉爽些，长长吁了一口气。罗克小姐先尝一口，脸顿时皱成一团，只顾了喝水。乔自己没吃，因为草莓挑拣过后剩得不多，她生怕怠慢了别人，现在转脸看看劳瑞，劳瑞吃得勇猛，却不时偷偷咧嘴，两眼盯了盘子，不肯抬头。艾美一向喜欢美食，满满吞了一大勺，当下噎住，用餐巾捂住脸，慌忙逃席而去。

"天啊，怎么回事？"乔哆嗦着问道。

"你放了盐，不是糖，这奶油都苦了，"梅格痛心疾首地答道。

乔呻唤一声，坐倒在椅子上；她记得最后一刻，她是从厨房桌上两个罐子里慌慌张张地选了一个，以为是糖，撒在了草莓上，还忘了

把牛奶放入冰箱。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看就要撇嘴哭了，偏巧与劳瑞的目光相遇，难为他经历一通折磨，还是保持了欢快的模样，她忽然觉出了事情的滑稽，禁不住放声大笑，笑得眼泪流了满脸。人人都笑起来，"啰嗦"小姐（姑娘们私下是这样称呼这位老处女的）也不例外。这顿糟糕的午餐就在一片欢乐声中，伴着面包、黄油和橄榄结束了。

"我已经没心气儿刷锅洗碗了，我们还是肃穆一会儿，准备参加葬礼吧，"大家离席时，乔说道。罗克小姐已经等不及要走了，她只想赶到另一个朋友的餐桌前去飞短流长。

为了贝丝，他们果然肃穆起来。劳瑞在小丛林的篱障前挖了一个墓穴，皮普善良的女主人洒泪将它安置在里面，覆上青苔，紫罗兰和蘩缕扎的花圈，挂在墓碑上，墓碑上刻了乔上午百忙之中撰写的墓志铭：

"可怜皮普·马奇，
卒于六月七日。
心中爱与伤痛，
绵绵永无绝期。"

葬礼结束后，因为伤感和龙虾肉作怪，贝丝回屋歇息，但屋里没个安身的地方，每张床上都乱糟糟的，她扫床叠被，收拾杂物，这才觉得心情好些。梅格帮助乔忙了半个下午，清理餐后的狼藉，两人疲惫不堪，一致同意就用茶水和面包抵了晚饭。苦奶油搅得艾美脾气暴躁，劳瑞出于好意，带她驾车出游。马奇太太回家时，只见三位姐姐后半晌还在苦干，她瞄一眼壁橱，知道实验已经取得某种成功。

还没等小主妇们歇下来，有人登门拜访，大家又是一通手忙脚乱，料理屋子，招呼客人；然后又得出门买茶叶；最后想起，还有一两件针线活儿不能抛下。等到忙完这一切，已是月色昏黄时分，屋外空气湿润，悄然无声响，她们一个接一个来到门廊上，六月的玫瑰，蓓蕾绽放，每人坐下时，都不免呻吟或叹息几声，仿佛是累了，又仿佛心事重重。

"多可怕的一天！"通常总是乔第一个开腔儿。

"似乎比平常过得快些，不过真够难受的，"梅格说。



“一点儿不像个家，”艾美添了一句。

“没有妈咪和皮普，就不是家了，”贝丝感伤地说，眼泪汪汪地看看头顶空荡荡的鸟笼。

“宝贝儿，妈妈在这儿，而且，只要你愿意，明天还可以有只小鸟儿。”

马奇太太说话间走来坐在她们身边，看上去，她的假日似乎也不比她们愉快多少。

“姑娘们，你们是否满意这场实验，要不要再试上一个星期？”她问道，贝丝偎依在她身上，其他人向她仰起笑脸，好像花儿迎着太阳。

“我不试了！”乔坚定地说。

“我们也不试了，”其他人呼应道。

“那么，你们是否认为，生活中承担些责任，有时为别人做点事，反倒更好些？”

“游手好闲没意思，”乔摇摇头说道。“我都厌倦了，只想赶快去做事情。”

“不妨学学做家常便饭，这是个有用的本领，女人离不了的，”马奇太太说，想起乔办的午餐会，悄没声儿地笑了，她路上遇见罗克小姐，已经听她渲染过了。

“妈妈，你是不是故意躲出去，不闻不问，等着看我们怎么办？”梅格问道，她一整天都在怀疑。

“对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每个人的舒适，其实都离不开他人，人人都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汉娜和我做了你们分内的事，你们当然很悠闲，虽然我想你们并不是很愉快，脾气也没变得好些。所以我想，就算个小小的教训吧，我要让你们知道，如果人人只想自己，结果会怎样。难道你们不觉得，相互帮助令人快乐，每天做了该做的事情，闲暇才是美好的，还有忍耐和宽容，所有这些，才让人人觉得这个家很舒适，很可爱？”

“是的，妈妈，是这样的！”姑娘们喊道。

“那么我就建议你们再次肩负起你们的小小行囊；虽然它有时显得沉重了点儿，但它对我们有好处，只要我们学会如何应付，负担就能减轻。工作是件好事，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它帮我们打

消无聊，免得招惹是非，对身心都有益处。而且，它让我们有自信，能独立，金钱和时尚都不能做到这些的。”

“我们会像蜜蜂一样勤劳，热爱工作，你瞧着吧！”乔说道。“我的假日任务，就是学会做家常便饭，下次请客，我一定成功。”

“我打算给爸爸裁几件衬衫，妈咪，不用你再来费心。我能做到，也愿意去做，虽然我不大喜欢摆弄针线。但这要比我成天忙了给自己打扮好多了，其实，我现在的衣服已经很不错，”梅格说。

“我每天都念功课，不再为音乐和娃娃花费那么多时间。我是个小傻瓜，应当学习，而不是玩耍，”贝丝的决心如此。艾美呢，在榜样的激励下，她也毅然宣布：“我保证学会锁扣眼儿，说话不出错儿。”

“好极了！我很满意这回的实验，相信不用再重复。不过，也别走上另一个极端，像奴隶一样劳作。该工作时工作，该玩耍时玩耍，让每天都过得有益而快乐，懂得时间的宝贵，就能善加利用。这样，你们将有一个绚丽的青春，老年时回首平生，不至有什么悔恨，尽管贫穷，一生都将是美好的。”

“我们记住了，妈妈！”她们确实记得很清楚。

第十二章　劳伦斯营地

贝丝是邮政局局长，她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可以随时照料邮箱，她也非常喜欢每日打开邮箱的小门，收寄邮件。七月的一天，她双手抱得满满当当地回家来，像个邮差一样，走来走去分发信件和包裹。

“妈妈，这是你的花！劳瑞倒是时刻惦记着，”她说着，把新鲜的花束插入“妈咪角”的花瓶里，这个感情真挚的男孩儿从来不让花瓶空着。

“梅格·马奇小姐，一封信和一只手套，”贝丝把东西递给姐姐，梅格正坐在妈妈旁边，缝制袖口。

“不对吧，我在那边落下一双手套，怎么只有一只了，”梅格瞧着棉灰手套说道。“你是不是把另一只掉在园子里了？”

“保证没有，邮箱里就只有一只。”

“我讨厌手套不成双！算了吧，那一只说不定又会打哪儿冒出来。信是我要的一首德国歌谣的译文，我猜是布鲁克先生译的，这不是劳瑞的笔迹。”

马奇太太望望梅格，梅格穿一袭花布晨衣，额前的一束束鬈发随风拂动，衬得她楚楚有致，很有女人味道。她坐在小小的工作台前，正埋头做活儿，台子上满是齐整的白布卷儿。她没注意妈妈在想什么，边缝边唱，手指上下翻飞，沉浸在女孩子的幻想中，那幻想，想必像她束带上的紫罗兰一样纯净，清新。马奇太太笑了，很是心满意足。

“乔大夫有两封信，一本书，还有一顶旧帽子，怪模怪样的，塞满了邮箱，都支棱到外边来了，”贝丝走进书房，笑着说道，乔正在那里写东西。

“这个捣蛋鬼！我是说过，一到夏天，我常晒花了脸，什么时候流

行宽边儿的帽子就好了。他说,'管它流行不流行呢,就戴个大帽子,自己舒服就行!'我说有的话我就戴,他还真的送来了,试试我的胆量。戴就戴,好玩儿呗,我要让他看看,我才不在乎时尚呢,"她把古香古色的宽边帽子扣在柏拉图的半身塑像上,开始读信。

一封信来自妈妈,读得她双颊泛红,热泪盈眶,信中写道:

"亲爱的,我写这几句话,是为了告诉你,看着你在努力约束自己,我感到无比欣慰。你不曾提起你经历的折磨、失败,还有成功,或许认为,没人留意这些,除了你每天都在求助的那位'朋友',你的那本人生指南磨损了边角,就说明了一切。不过,我也在注视,从心底相信你的真诚,因为已经见出成果。继续努力吧,我亲爱的,更坚忍,更勇敢些,永远相信再没有别人的爱能胜过你的

妈妈。"

"妈妈在鼓励我!这鼓励是多少金钱和恭维也换不来的。噢,妈妈,我确实在努力!我会坚持不懈的,因为有你的帮助。"

乔把头伏在手臂上,几滴欢乐的泪水打湿了桌上她写的浪漫故事,她原以为没人注意乃至欣赏她的一番努力,妈妈的认可来得突然,更是加倍的珍贵,大大鼓舞了她,须知,她最看重的就是妈妈的表扬。她精神振奋,仔细把便函别在自己的罩袍上,像是一纸护身符,免得懵懂中再堕魔障。随后她打开另一封信,准备面对信中的好消息,或者是坏消息。眼前展现的,是劳瑞粗大、潦草的笔迹:

"乔,嘿!

几个英国朋友明天来看我,男孩儿女孩儿都有,我想好好招待大家。如果天气好,我将在芳草地扎起营帐,划船渡众人到那边用餐,打槌球——点起篝火,吃吃喝喝,自由自在,玩个痛快。他们都很可爱,喜欢这类事情。布鲁克也来,管教男孩子,还有凯蒂·沃恩,监护女孩子。我希望你们全体出动,无论如何别落下贝丝,没人会吓唬她。不用担心粮秣,我有安排,包括其他,人来了,就够朋友!

劳瑞,草草。"

“太棒了!”乔欢呼一声,飞跑去通知梅格。

“我们当然可以去,是吗,妈妈?我们能为劳瑞帮很多忙,我会划船,梅格烧饭,两个小的也能做事情。”

“但愿沃恩姐弟不是那种文绉绉的大人。乔,你知道他们吗?”

“他们就四个人。凯蒂比你大,弗雷德和弗兰克是一对双胞胎,和我差不多年纪,小女孩叫格蕾丝,九岁或十岁吧。劳瑞是在国外认识他们的,他与男孩子们很要好,不过,从他说话时撇嘴的样子,我猜他不太喜欢凯蒂。”

“幸好我的法兰西印花布裙子很干净,就穿它吧,刚刚合适!”梅格得意地说。“你有什么体面的衣服吗,乔?”

“红灰两色的游艇服,没有问题。我得划船,到处走动,不想穿得太拘束了。你也来吗,贝丝?”

“只要你们管住男孩子别跟我说话。”

“当然可以!”

“我想让劳瑞高兴,我也不怕布鲁克先生,他挺和气的,但我不想玩儿、唱歌、说话。我会埋头做事,谁也不打扰。只要你护着我,乔,我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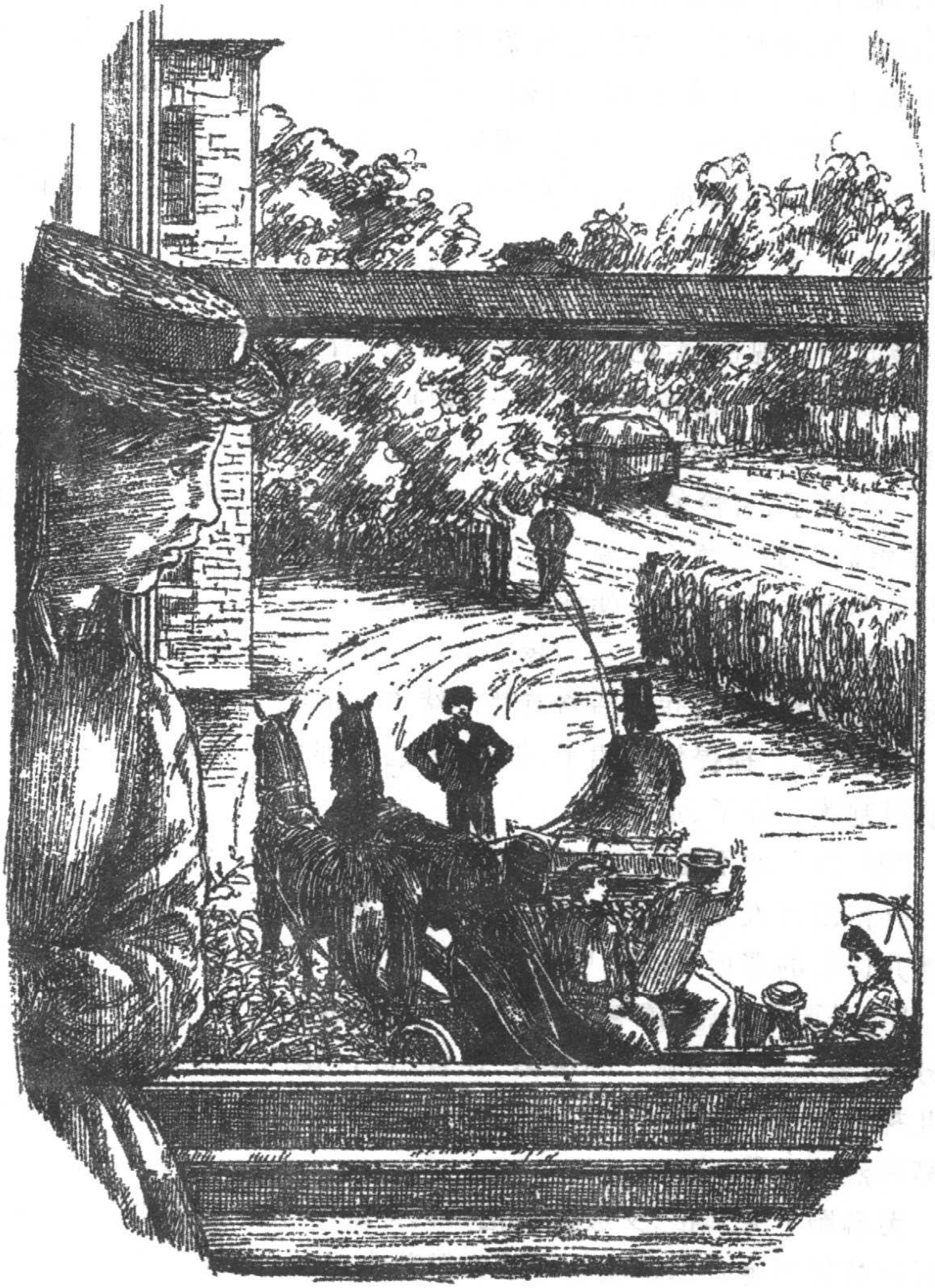
“这才是个乖女孩儿,你在战胜自己的羞怯,我喜欢你这样。据我所知,克服缺点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句鼓励,就能让人信心倍增,谢谢你,妈妈,”乔吻了一下妈妈消瘦的面颊,这一吻远远要比恢复了妈妈脸上青春的红润还要珍贵。

“我收到了一盒巧克力糖,还有我想临摹的画儿,”艾美举了她的邮件说。

“劳伦斯先生写了张纸条儿给我,请我今晚点灯前去他那里,他想听我弹琴,我会去的,”贝丝说道,她与这位老绅士的友谊与日俱增。

“好啦,咱们快忙吧,今天得做双倍的事情,明天才能玩个尽兴,”乔说道,已经准备把笔换成扫帚。

第二天清晨,太阳窥入姑娘们的房间,预示一个晴好的天气,顺便照彻了屋里的滑稽场面。每个人都在头天晚上按自己的想象,为出游做了些必要准备。梅格的前额上多了一溜儿软纸小发卷儿,乔



大把大把往自己的脸上涂抹冷霜，贝丝带乔安娜睡在床上，补偿即将来临的分离，艾美最逗了，她把夹子夹在鼻子上，只盼能拉直这令她烦恼的扁平。艺术家通常用这种夹子别画夹上的画纸，借用于此，好像倒也恰当，有效果。太阳必是忍俊不禁，绽开笑脸，放射出灿烂光芒，惊醒了乔，她看见艾美的扮相，一声大笑，唤起了三位姐妹。

阳光和笑声是一个好兆头，很快，两边宅子里都骚动起来。贝丝最先收拾好，趴在窗前，不断报告那一边的动静，引得正在洗漱的姐姐妹妹笑个没完。

“有人拿着帐篷出来了！我看见巴克太太在往食盒和一只大篮子里装吃的。现在，劳伦斯先生抬头看天，看风信鸡，我真希望他也去。劳瑞出现了，活像个水手——够帅的！噢，我的天啊！他们来了，满满一车人，有个高个子女士，有个小姑娘，还有两个可怕的男孩儿。一个跛了，可怜的人哪，架着拐杖。劳瑞没告诉我们这个。快点儿，姑娘们！都要晚了。咦，那不是奈德·莫法特吗。梅格，你看，他是不是那天我们逛店时，朝你鞠躬的那人？”

“没错儿。他怎么来了。我以为他在山里呢。还有萨莉，她来得正好。你看我行吗，乔？”梅格有些心绪不宁地问道。

“好极了。提提你的裙子，把帽子戴正；那样翘着太轻佻了，一阵风就得刮跑。好了，走吧。”

“嘿，乔！你不是要戴这顶难看的帽子去吧？太滑稽了！你别把自己弄得跟男人似的，”梅格惊道，她见乔拿了红缎带，系在劳瑞为了凑趣儿送来的那顶老式来亨阔边帽上。

“正是要戴呢，多棒啊，又轻又大，还能防晒。挺有意思的，只要我舒服，男人就男人呗，”乔说罢，径自出门，其他人随后跟上——一伙儿神采飞扬的小姐妹，每人都是夏日装束，美丽的帽檐下是一张张兴高采烈的面孔。

劳瑞跑上来迎接，又殷勤地把她们介绍给朋友。草坪成了客厅，一时间喧笑不绝。梅格欣喜地看到凯蒂小姐，虽然芳龄二十，打扮得却非常简朴，美国女孩子很容易模仿，奈德先生说，他是专门跑来看她，也让她受宠若惊。乔明白了为什么劳瑞说起凯蒂来要“撇嘴”，这位大小姐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艳样子，与其他女孩儿的轻松随

和恰成鲜明对照。贝丝观察了一番新来的男孩子，断定跛足的一位并不“可怕”，他举止文雅，但身体衰弱，为此，她决心待他和善些。艾美发现格蕾丝是个很有教养，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儿，她俩相互沉默地打量了几分钟后，一下成了要好的朋友。

帐篷、午餐和槌球器具已经预先送走，众人很快动身，两条小船并排推离岸边，留下劳伦斯先生在岸上挥动帽子送别。劳瑞和乔划一条船，布鲁克先生和奈德划另一条，弗雷德·沃恩，双胞胎兄弟中不安分的那位，荡了一只舢板，像只水蝎一样窜来窜去，搅得两条船上连声惊叫。乔的怪异的大帽子，还真的颇有用途，它先是引来一片笑声，打破了最初的生分，随后，在她划船时，忽闪忽闪的，掀动一股清风，照她的话说，万一碰上下雨，还能给大家当伞用。凯蒂好奇地瞧着乔的一举一动，听她船桨脱手时惊呼“我的老天爷！”而劳瑞呢，换位时绊了她的脚，她脱口说道：“伤着没有，老兄？”就更是叫她吃惊。不过，她戴上眼镜，观察了一会儿这个古怪的女孩儿后，认定“她毛毛糙糙，但很聪明”，遂坐在那里向她微笑。

梅格坐另一条船，惬意地找好一个位置，恰与两位划手面对面，两位男士自然喜不自禁，以非同寻常的“熟练和灵敏”荡桨摇船。布鲁克先生是个严肃、沉默的年轻人，俊秀的褐色眼睛，圆润的嗓音。梅格喜欢他的沉稳，把他看做是一本活字典，随时可以请教百科知识。他很少同梅格讲话，却时不时呆呆看她，梅格知道他对自己必无恶意。奈德正上大学，自然摆出了大学新生照例不可免的矜持派头。他不聪明，但脾气够好，陪人野餐，再合适不过了。萨莉·加德纳净顾了别弄脏她的凸花裙子，顺便也同横冲直撞的弗雷德说几句话，贝丝则因为弗雷德的恶作剧，一路上战战兢兢。

岸边距芳草地不远，但到他们抵达时，帐篷已经搭好，球门也支架起来。眼前绿草萋萋，碧色宜人，绿地中央，耸了三棵大橡树，枝柯拥攒，阔大如伞盖，还有一条当做槌球场的平整草坪。

“欢迎光临劳伦斯营地！”他们下船后，年轻的东道主欢快地致意。

“布鲁克是司令官，我是军需官，你们是大小副官。女士们呢，都是贵宾。帐篷专为你们而设，那棵大橡树下是你们的客厅，这棵是餐

厅，剩下的那棵是营地的伙房。现在，趁天儿还不热，我们先来打球，然后埋锅造饭。”

弗兰克、贝丝、艾美和格蕾丝坐下来，观看其他八个人决战草场。布鲁克先生挑了梅格、凯蒂和弗雷德，劳瑞挑了萨莉、乔和奈德。英国人身手不凡，但美国人打得更好，仿佛受了“独立精神”① 的激励，自是寸土必争。乔与弗雷德有些小小的冲突，一度险些吵起来。乔已经通过了最后一个球门，但一击失手，阵脚大乱。弗雷德紧随其后，轮到他了，他出手一击，球划门而入，落在界外一英寸处。大家都从远处跑来想看看仔细，他用脚尖轻轻一拨，球回到界内一英寸处。

“我进了！现在，乔小姐，我要早你一步，率先回营了，”年轻的绅士得意地晃着他的球槌准备击球。

“你用脚推的，我看见了，该我击球了，”乔厉声说道。

“我肯定没动它，也许是它自己骨碌的，但这并不犯规，请站开一点儿，看我怎么夺标。”

“我们美国人不耍赖，如果你好意思，就请便吧，”乔气愤说道。

“谁不知道，美国佬擅长使诈，去你的吧！”弗雷德反唇相讥，一记贴击，将乔的球撞出老远。

乔刚要恶语相向，话没出口，又忍住了，血涌到脑门上，呆立片刻，一槌打倒一个球门，弗雷德击中终点柱，得意地宣布自己胜出。乔走去拣自己的球，半天才在灌木丛中找到。回来时，她已经冷静下来，耐心地等待轮到自己。她几次击球，才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此时，对方几乎已是胜利在望，凯蒂的球是倒数第二只，就停在终点柱边上。

“乔治国王在上，我们完了！凯蒂，没用了。乔小姐本该还我一记，这下你要惨了，”弗雷德激动地大叫，众人都围上前来，看个究竟。

“美国佬擅长的是宽恕对手，”乔说道，瞥一眼过去，弗雷德脸红了，“尤其是在稳操胜券时，”说罢，她没有碰凯蒂的球，巧妙一击，赢了比赛。

---

① 一七七六年，北美各殖民地代表签署并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劳瑞把帽子抛上天空，随即想起不该为客人的落败喝彩，连忙噤声，悄悄对他的朋友说：

“好样儿的，乔！我亲眼所见，他确实要赖；不必再同他纠缠了，我敢保证，他下次再不会了。”

梅格把乔拉到一边，装作为她扎紧散乱的辫子，赞许道：

“气死人了，还好你没发火，我真高兴，乔。”

“别夸我，梅格，这会儿我还想给他一耳光呢。我在灌木丛里忍了半天，才把火气压下去，没有大吵大闹，它现在就在肚里冒烟儿，所以，他最好离我远点儿，”乔恨恨地说，从大帽檐下对弗雷德怒目而视。

“该用餐了，”布鲁克先生看看手表说。“军需官，你来点火，打水，马奇小姐、萨莉小姐和我一起摆餐桌好吗？谁会煮咖啡？”

“乔可以，”梅格应声答道，很高兴推荐她的妹妹。乔想起正好可以施展她最近学到的手艺，跑去掌管咖啡壶，小女孩们四处拣了些干树枝，男孩子或动手生火，或去不远处的泉水边汲水。凯蒂小姐埋头画速写，贝丝忙了用灯心草编结摆放东西的小草垫儿，弗兰克在一旁同她搭讪。

司令官和他的助手很快铺开台布，上面摆满了诱人的吃喝，用绿叶精心点缀起来。乔宣布咖啡煮好，众人围坐下来尽情享用美餐，少年人很少有消化不良的时候，运动过后正好胃口大开。这确是一顿愉快的野餐，事事都很新鲜，奇特，不时爆发的笑声，惊得近旁吃草的老马惶惶不安。餐桌高低不平，稍不留心，杯碟碗盏就东倒西歪；橡子掉进牛奶里；黑蚂蚁不请自来，跟着分一杯羹；小毛毛虫从树上晃荡下来打探消息。三个小孩儿走过这里，隔了篱笆饱饱眼福，河对岸，有一条狗朝他们狂吠。

“这里还有盐，喜欢就加一点，”劳瑞为乔递上一碟草莓后问道。

“谢谢，拌上蜘蛛，味道满好了，”乔答道，拣出两只不小心淹死在奶油里的小生灵。“你自己把宴会办得这么圆满，竟敢说盐，让我想起上次请客的惨相？”她接着说道，两人都笑了，碟子不够，他们就凑在一起吃。

“我那天非常愉快，到现在还念念不忘。这顿野餐可不是我的功

劳，你知道，我根本没动手。都是你、梅格，还有布鲁克张罗的，我得多谢你们。不过，吃饱喝足后，我们还玩儿些什么呢？”午餐结束，劳瑞只觉得他的王牌都出尽了。

“做游戏呗，我带来了‘发起人’游戏牌，我敢说凯蒂小姐也知道些新的、有趣的游戏。你去问问她，她是客人，你也该多陪陪她。”

“你不是客人？我看布鲁克对她更合适；不过布鲁克一个劲儿跟梅格说话，凯蒂只能戴了她那滑稽的眼镜旁观。好啦，我去就是，免得你一本正经地说教，你其实不会说教，乔。”

凯蒂小姐确实知道几种新游戏，既然女孩子们不肯再吃，男孩子们不能再吃，大家便聚在大橡树下的客厅前，玩起“胡说话儿”来。

“一个人起头讲故事，随便怎么胡说，长短都行，到了节骨眼上，突然停下，留给下一个人接续，也是这种讲法。讲得好，就非常有趣，一大堆悲喜交加的东西，逗大家一乐。布鲁克先生，你先来吧，”凯蒂不由分说地命令道，弄得梅格很惊讶，她对这位家庭教师像对任何其他绅士一样，充满敬意。

布鲁克先生卧在两个小姑娘脚下的草地上，顺从地开始讲起来，漂亮的褐色眼睛凝视着光影闪烁的河水。

“从前，有一位骑士出外去闯荡世界，他除了长剑和盾牌，别的一无所有。他跋涉了很长时间，差不多快有二十八年，千辛万苦，来到一位贤明的老国王的宫殿里，老国王有一匹神俊的马驹，可惜野性未泯，他传谕无论何人，只要驯服马驹，都能得到大笔赏赐。骑士答应试一试，耐心行事，日见成效，小马驹本是良种，虽然性情顽劣，但很快依恋上它的新主人。每天，为了驯化国王的宠物，他都要骑上马背，穿城而过。途中，不时四下观望，寻觅一张美丽的面孔，这张面孔，他常常在梦中邂逅，却从来没见到过。一日，他骑马走在一条静静的街巷中，猛地从一座城堡断垣的窗子上看到了那张面孔。他大喜过望，询问是谁住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得知是魔鬼囚禁了几位公主，逼迫她们每日纺纱，攒钱赎买自由。骑士一心想解救她们，但他一文钱也没有，只能日日从这里走过，等待那张甜美的面庞出现，渴望帮她重见天日。最后，他决心闯入城堡，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她们。他来到城堡前，敲了敲门，沉重的大门应声而开，迎面看到——”

"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惊喜地叫道,'来了,终于来了!'"凯蒂接过话头讲下去,她读了很多法国小说,喜欢这故事的风格。"'是她!'居斯塔夫伯爵狂喜之下,拜倒在她脚下。'噢,快请起!'她向他伸出一只纤纤玉手说道。'不!除非你告诉我如何才能解救你,'骑士仍然跪在那里,断然说道。'只有杀了暴君,我的悲惨命运才有尽头。''那恶棍现在何处?''在紫色大厅里,去吧,勇士,救我脱离苦难。''谨遵吩咐,不能取胜,我将以死相报!'他信誓旦旦地说罢,大步奔去,撞开紫色大厅的门,忽然——"

"一本大部头希腊辞典劈头砸下,是那个黑袍老怪随手掷过来的,"奈德说道。"这位什么什么爵士定了定神,一把抓过暴君,扔出窗外,转身与他的美人团聚,胜是胜了,不过头上砸了一个大包。他们发现大门紧锁,就撕了窗帘,结成绳梯,不料爬到半路,绳梯断了,他头朝下栽到六十英尺以下的壕沟里,像鸭子一样围着城堡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一扇小门,有两个胖子把守。他抓住他们的脑瓜对撞,直到两人的脑瓜像一对核桃似的爆裂,然后,他稍稍运气,一掌把门劈得粉碎,冲上几级石头台阶,台阶上的灰尘有一尺多厚,爬了拳头大小的蟾蜍,还有蜘蛛,马奇小姐,能把你吓得哇哇大叫。来到台阶尽头,眼前的景象,惊得他一下面无人色,险些背过气儿去,因为——"

"眼前出现了一个高高的身影,纱巾蒙面,青筋毕露的手上拎了一盏油灯,"梅格接下来讲。"它招招手,顺着走廊无声无息地头前带路,走廊像坟墓一般幽暗、寒冷,两侧是裹了甲胄的阴森可怖的塑像,四下静寂无声,油灯忽闪着蓝色的火苗儿。那鬼影有时回头看看他,纱巾下透出两道寒光。他们来到一扇包了帷幔的门前,里面传来悠扬的音乐声,骑士冲向前去,刚要进门,幽灵一把将他拎回来,恶狠狠地向他挥舞一个——"

"鼻烟盒,"乔压低了嗓音说道,引得听众一阵心悸。"他捏起一小撮烟丝嗅嗅,打了七个大喷嚏,把脑袋都震掉了。'哈!哈!'幽灵狂笑着,从钥匙孔里窥一眼忙着纺线赎取宝贵生命的公主,抓起为她殒命的骑士,扔到一只锡皮大箱子里,里面,码放了七具无头的骑士尸体,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们都站起身,开始——"

“跟着角笛跳舞，”乔刚要喘口气，弗雷德抢过了话头。“跳着跳着，破烂城堡变成了一艘全速前进的战船。‘升起三角帆、缩帆和中桅帆，顺风满舵，炮手就位！’船长大吼一声，眼见葡萄牙海盗船迎面驶来，前樯上飘动漆黑的旗帜。‘冲上去，我的勇士，’船长命令。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英国人胜了，他们一向战无不胜。”

“得了，没有的事！”乔喊道。

“他们俘虏了海盗船船长，战船直接驶上双桅纵帆船的甲板，甲板上堆满尸身，下风板排水孔哗哗往外流血，因为海盗船长命令水手们拔出弯刀，肉搏了一场。‘水手长，拿帆绳来捆牢他，要是他不立刻认罪，就把这恶棍打发掉，’船长吩咐道。这葡萄牙人咬定牙关不开口，宁可走跳板①，沉入海中，一旁的水手们欢声雷动。但那狡猾的家伙命大，他潜入水下，凿穿船舱，战船沉了，帆影消失了，‘没入深深的，深深的海底，’在那里——”

“噢，天啊，我该说什么来着？”萨莉惊呼，不知弗雷德是从他时常翻看的一本书中，趸来一堆航海术语和见闻，东拉西扯，拼凑了这篇胡话。“对了，他们沉入海底，受到一条美人鱼的款待，但美人鱼看见装了无头骑士的箱子，不免伤悲，她把他们浸到盐水里，指望能发生奇迹，救活他们，因为，作为女人，她也挺好奇的。有一天，一个潜水人下到海底，美人鱼对他说：‘你要是能把这箱子携到海面，我就把这一箱子珍珠送给你。’她想设法让这些可怜的人复活，自己又没有力气负重。结果，潜水人把箱子拖到岸上，打开一看，哪儿有珍珠呢，不禁大失所望。他把箱子丢到一片荒地上，给人看见了，那人是——”

“一个牧鹅女，她在这块儿牧养了百十来只肥鹅，”萨莉说到此处，艾美继续胡编。“小姑娘也很难过，她问一位老婆婆有没有办法能救救它们。‘你的鹅会告诉你，它们无所不知，’老婆婆说。小姑娘就去问，旧的脑瓜掉了，能用什么来给他们安个新脑瓜，一群鹅张开一百多张嘴巴，呱呱叫道——”

---

① 旧时海上处决俘虏的一种方法，将木板伸出舷外，驱赶蒙上眼睛的俘虏走在上面，自行坠海。

“卷心菜!”劳瑞接得很快当。“‘没错儿,’小姑娘说道,说罢就从她家的菜园子里找来十二颗饱满的卷心菜。她把卷心菜安到尸体上,骑士们立刻复活了,千谢万谢,高高兴兴地上路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脑瓜有什么不妥,不过这世界上有许多人的脑瓜都和他们一样,所以人们倒也不介意。我要说的那位骑士回过头来去寻那张美丽的面孔,得知公主们纺线纺得够多,已经自由了,各自婚配,只剩下一人。骑士得知后心潮澎湃,连忙跨上同他患难与共的小马驹,奔向城堡,看看她到底是谁。他隔了灌木篱障望过去,发现他心爱的公主正在花园里采撷鲜花。‘能送我一枝玫瑰吗?’他问道。‘你得自己来摘,我不能送到你面前,这不合情理,’她说。他想爬过篱障,但越爬篱障越高,他想钻过去,但越钻篱障越密,他没有办法了,耐住性子,折了一枝又一枝灌木枝子,刨出一个小洞,从洞中哀告:‘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美丽的公主似乎听而不闻,只顾静静地采花,听凭他在那边挣扎。他究竟进去了没有呢?且听弗兰克分解。”

“别问我,我没参加游戏,我从来都不参加的,”弗兰克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才能化解这对冤家的情感困境。贝丝躲到乔身后,格蕾丝已经睡着了。

“那么,只好丢下这可怜的骑士钻篱障了,”布鲁克先生问道,眼睛仍在凝视河面,手上捻动插在扣眼里的野玫瑰。

“我猜过了一会儿,公主捧给他一束鲜花,又为他打开了门,”劳瑞微笑着说,把橡子一个个掷向他的家庭教师。

“瞧我们这通胡说八道!本来,我们可以做些聪明事情。你们知道‘真诚’吗?”待大家笑罢,萨莉问道。

“但愿知道,”梅格严肃地说。

“我是说,知不知道这个游戏?”

“什么游戏?”弗雷德问。

“哦,大家把手搭在一起,选个数字,一一抽出手,正好轮上那个数字的人,必须如实回答其他人提出的问题。很有趣的。”

“咱们试试,”喜欢新奇的乔响应道。

凯蒂小姐、布鲁克先生、梅格和奈德不参加,弗雷德、萨莉、乔和劳瑞玩起来,劳瑞轮上了。

"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乔问。

"爷爷和拿破仑。"

"这里的女士,你觉得谁最漂亮?"萨莉问。

"梅格丽特。"

"你最喜欢谁?"弗雷德问。

"当然是乔。"

大家给劳瑞的大实话逗乐了,乔不屑地耸耸肩说:"瞧你问的这蠢。"

"再来吗,'真诚'是个不错的游戏,"弗雷德说。

"对你尤其如此,"乔低声还嘴。

第二次轮上她了。

"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弗雷德问道,借机试探她是否像自己一样,也缺乏点儿真诚。

"脾气焦躁。"

"你最希望得到什么?"劳瑞问。

"一双花边靴子纽带,"乔答道,她猜到并挫败了劳瑞的意图。

"这不算,你必须说出你最希望得到的。"

"天赋,你能给我吗,劳瑞?"

"你最看重男人的哪些品德?"萨莉问。

"勇敢和诚实。"

"现在轮到我了,"弗雷德的手最后抽出,急急说道。

"我们给他点儿颜色,"劳瑞对乔耳语道,乔点点头,立刻问道:

"你打板球时有没有耍赖?"

"这个,是的,有一点儿吧。"

"很好!你刚才的故事是不是出自《海豹》一书?"劳瑞问。

"不错。"

"你是否认为英国人事事都完美无缺?"

"如果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很惭愧。"

"真是个典型的约翰牛①。好啦,萨莉小姐,不用再抽了,该你的

① 英国人的绰号,喻其固执。

了。我先得罪了，你听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些妖媚?”劳瑞问道，与此同时，乔向弗雷德点点头，以示和解。

“呀啐，该死的！我当然不是啦，”萨莉叫道。

“你最恨什么?”弗雷德问。

“蜘蛛和糯米布丁。”

“最喜欢什么?”乔问。

“跳舞和法国手套。”

“算了，我觉得‘真诚’玩儿起来很没意思，‘发起人’倒很机智，我们还是换换脑筋吧。”乔建议。

奈德、弗兰克和两个小姑娘也加入进来。三个大些的坐到一边聊天。凯蒂小姐接着画速写，梅格凑在她身旁观看，布鲁克先生躺在草地上，手里拿了一本书，也不忙着读。

“你画得真好！真希望我也会画画儿，”梅格叹道，又是羡慕，又是遗憾。

“你为什么不学呢？我倒觉得你有品位，也不缺天赋，”凯蒂小姐和蔼地说。

“我没时间。”

“我想，你的妈妈一定别有寄托。我妈妈也一样，但我偷偷上课，向她证明我有这方面的天分，她也就答应我画下去了。你不能和你的家庭教师也商量商量吗?”

“我没有家庭教师。”

“对了，我忘了。美国的年轻女士不像我们，她们大都进学校。爸爸说，都是些很好的学校。我猜，你进的一定是私立学校?”

“我也不上学，我自己就是家庭教师。”

“噢，真的!”凯蒂说道，不过这跟说“天啊，这太可怕了!”也没什么两样，因为听她的话音儿，就有这个意思，她的表情有些古怪，梅格的脸羞红了，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坦率。

布鲁克先生抬眼看看，马上说道：“美国的年轻女士像她们的先辈一样，热爱独立，她们敬重自立的人。”

“哦，明白了；她们这样做，当然不错，很值得。在英国，也有许多优秀女子，受雇于贵族，自食其力，她们出自绅士家庭，不乏教养和才

艺,”凯蒂小姐倨傲地说道,她的口气伤了梅格的自尊心,竟觉得她的工作不仅更加无趣,还透着卑贱。

“德国歌曲好听吗,马奇小姐?”布鲁克先生问道,打破了尴尬的沉默。

“呵,很好,非常甜美,真得好好谢谢帮我翻译的那个人,”梅格沮丧的面孔开朗起来。

“你不懂德文吗?”凯蒂小姐诧异地问。

“懂的不多。过去是父亲教我,他出远门了,我自己就学得很慢,没人帮我纠正发音。”

“你不妨试试,这里是席勒的《玛丽·斯图亚特》①,还有个喜欢授课的家庭教师,”布鲁克先生把书放在她膝上,微笑着鼓励她。

“太难了,我不敢,”梅格说道,她心存感激,但当着这位才女的面又有些胆怯。

“我来为你开个头,”凯蒂小姐读了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发音很完美,可惜干巴巴的没一点激情。

布鲁克先生不置可否,看她把书递给梅格,梅格懵懂地说:

“我想是诗吧。”

“有些是诗。你读读这段。”

布鲁克先生翻到写给可怜的玛丽的挽歌那一段,嘴角浮起一缕难得的微笑。

她的新教师用手中细长的草叶指点,梅格顺从地读起来,读得很慢,有点怯怯的,她的声音柔美圆润,不知不觉中,那些诘屈聱牙的词语显出了本来的诗意。她顺着绿色的教鞭一行行读下去,沉浸在诗人笔下悲剧场景的凄美中,全然忘了她的听众。女王的忧伤,一字一句给她读得如泣如诉。此时,她如果与那双褐色的眼睛对视,会猛然停下来,但她始终没有抬头,这堂课上得很顺利。

“很好,实在是好!”布鲁克先生趁她喘息时赞叹道,并不在意她的许多口误,看上去好像确实是“喜欢授课”。

---

① 德国剧作家和诗人席勒(1759—1805)的剧作,描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一世之间的冲突。

凯蒂小姐戴上眼镜，打量一番眼前的微妙场景，合上速写簿，矜持地说道：

“你的声音很美，假以时日，必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朗诵者。我建议你学习，德文是教师的必备特长。我得去照看格蕾丝，她太淘气了，”说罢，起身款款离去，一边耸耸肩心中暗道：“我可不是来陪伴家庭教师的，虽然她很年轻，长得漂亮。这些美国佬可真怪，我怕劳瑞非得毁在他们手中。”

“我忘了英国人一向对家庭女教师趾高气扬，不像我们那样尊重她们，”梅格望着远去的背影，怅然说道。

“据我所知，男性家庭教师在那边日子也不好过。梅格丽特小姐，对我们这份工作来说，没有地方比美国更好了，”布鲁克先生看上去很是满足又快乐，梅格也不好意思再来悲叹自己的命运。

“我很高兴我生活在美国。虽然我不喜欢我的差事，但我毕竟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我不会再抱怨了；但愿我会像你一样热爱当个教师。”

“如果你有劳瑞这样的学生，一定也不嫌弃这份工作。可惜明年他就要离开我了，”布鲁克先生说道，顺手在草地上戳出一个个小洞。

“是去上大学吗？”梅格嘴上问的这个问题，但她的眼睛分明在说，“那你怎么办？”

“是啊，万事俱备，他也该去上大学了。他走后，我将应征入伍，国家需要我。”

“这太好了！”梅格欢呼道。“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渴望上前线，虽然这对家中的母亲和姐妹们很残酷，”她又难过地补充道。

“我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朋友也不多，没多少人惦记我的生死，”布鲁克先生有些心酸地说，他下意识地把枯萎的玫瑰插在洞里，用土掩上，像是堆起一座小小的坟墓。

“劳瑞和他爷爷一定忘不了你，你若有一点差错，我们都会很难过，”梅格诚恳地说。

“谢谢，这样好多了，”布鲁克先生说，神情重又开朗，但他没来得及说完，奈德骑了老马摇摇晃晃走来，有意向女士们炫耀他的骑术，

此后大家再没安静下来。

“你喜欢骑马吗?”格蕾丝问艾美,她们在奈德的带领下,刚刚绕草场赛了一场,站下来歇息。

“当然喜欢啦,我爸爸还不穷的时候,我姐姐梅格常常骑马,但我们现在不养马了,只剩下‘爱伦树’,”艾美咧嘴一笑说。

“讲讲你们的‘爱伦树’,它是头驴子吗?”格蕾丝好奇地问。

“是这么回事儿,乔可迷恋马了,我也一样,但我们没有马,只有一个破旧的偏座马鞍。在我们家园子里,有一株苹果树,树上伸出一枝低低的树杈,乔把马鞍子搭在上面,枝丫上拴了缰绳,我们高兴时,就在上面颠来颠去。”

“太好玩了!”格蕾丝格格笑了。“我在家里有一匹小马驹,我几乎每天都骑它和凯蒂还有弗雷德去公园,我的朋友也去,罗亭[①] 那边挤满了淑女和绅士。”

“天啊,多美妙!但愿有一天我也能去国外,不过,比起罗亭,我宁愿去罗马,”艾美说道,她根本不知道罗亭是何处,但她才不会张口去问。

弗兰克坐在小姑娘们背后,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望着远处欢蹦乱跳的男孩子们,他悻悻地将拐杖一把丢开。贝丝正忙了收拾散落一地的游戏纸牌,抬起头来,羞怯但很友善地问道:

“你是不是累了,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吗?”

“陪我说说话,好吗,一个人坐着,心里很烦,”弗兰克回答道,显然,他在家里习惯了别人的照顾。

就算他要腼腆的贝丝背诵一篇拉丁文演说辞,似乎也比这来得容易些。但贝丝已经没有退路,乔又走开了,她也不能躲到她身后去,望着小男孩儿渴求的神情,她索性试上一试。

---

① 即伦敦海德公园南端的罗亭大道,原为英王威廉二世的御用车道,后对公众开放,成为上流社会人士骑马之处。

“你想说点儿什么呢?”贝丝问道,两手哆哆嗦嗦,把纸牌洒了一半在地上。

“哦,就说说槌球、划船、打猎吧,”他身体残疾,却显然还是心有不甘。

“糟糕!这可怎么办呀?我哪儿懂得这些,”贝丝心说,慌乱中,她忘了男孩儿的不幸,为了引他开口,只管说道:“我从来没见识过打猎,但我猜你一定不陌生。”

“去过一次,但我再不能打猎了,我练习跃障碍时,撞到五栅障碍[①]上,摔伤了,从此与马和猎犬无缘,”弗兰克长叹一声,贝丝直恨自己傻乎乎说错了话。

“你们的麋鹿要比我们蠢笨的水牛漂亮多了,”她连忙讲起大草原,庆幸自己从乔那里读过一本男孩子看的书。

水牛看来是个有趣的话题,贝丝一心想哄同伴开心,忘了自己的胆怯,也全然不觉姐姐妹妹又惊又喜,见她破天荒地与一个可怕的男孩子有说有笑,而她原本还央告她们保护她来着。

“善良的孩子!出于慈悲,她才对他好,”乔在槌球场上欣喜地望了她说。

“我一直说她是个小圣女吗,”梅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我好久没听过弗兰克笑得这么开心了,”格蕾丝对艾美说,她俩正在谈论玩具娃娃,还用橡子壳制作茶具。

“我姐姐贝丝是个非常‘佻巧’的女孩儿,只要她愿意,”艾美说道,很得意贝丝的成功。其实,她想说的是“讨喜”,但格蕾丝反正弄不明白这两个词都是什么意思,况且,“佻巧”听上去也满不错的。

此后,大家看了狐狸与野鹅你追我跑的一通即兴杂耍,又打了一场友好的槌球赛,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夕阳西下,他们拆了营帐,装好食盒,收拾起槌球器具,全体乘船顺流而下,一路上纵情歌唱。奈

---

① 马术中有五道横木的障碍。

德此时有些感伤，颤悠悠地唱起小夜曲那忧郁的叠句：

"孤独啊，伶仃，噢，伶仃，"

接着唱下去——

"我们青春年少，都有一颗心，
为何这般冷漠，彼此难接近？"

他凝视梅格，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梅格扑哧笑出声来，小夜曲自然唱不下去。

"你怎能对我如此绝情？"他趁着船上欢乐的歌声，低声对梅格说。"你和那装模作样的英国女子热闹了一天，现在却冷淡我。"

"我不是有意的，可你也太逗了，我想忍都忍不住，"梅格答道，避开了他的前半句话；她确实一直躲着他，因为她忘不了莫法特家的舞会和那些闲言碎语。

奈德生气了，转向萨莉求助，气哼哼地对她说："这丫头是不是一点都不开窍儿？"

"确实如此，不过她仍是个小可爱，"萨莉即使遗憾，还是要为她的朋友辩护。

"可爱不可耐，"奈德想说得俏皮，但也不过是少年人的贫嘴而已。

他们在来时聚集的草坪上分手，互道晚安和珍重，因为沃恩一家还要去加拿大。四姐妹穿过花园回家，凯蒂小姐望着她们的背影说："美国姑娘尽管不够含蓄，一旦你了解了她们，她们实在都很可爱，"话语中已经没了居高临下的意味。

"一点不错，"布鲁克先生说。

第十三章　空中楼阁

九月里一个下午，劳瑞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荡来荡去，他不知道邻居在做什么，又不想动弹一下去打探明白。此时，他的心绪不佳，平白耗去了一天光景，事事都不如意，真不如从头来过。闷热的天气让他身心懈怠，他逃避了功课，气得布鲁克先生忍无可忍，半个下午埋头弹琴，得罪了爷爷，又信口开河，暗示他的一只狗疯了，吓得女仆一个个心惊胆战，此后，他又想当然地认定马夫怠慢了他的马，怒气冲冲地吵闹一番，一头栽到吊床上，和这个愚蠢的世界生闷气，不知不觉中，四周的静谧澄清了他的烦恼。仰望头顶七叶树的一片葱茏，他浮想联翩，仿佛自己正漂泊在大海上，绕世界航行，一阵说话声传来，他才蓦地惊醒，回到岸上来。他透过吊床的筛孔看去，见马奇姐妹走出家门，像是要去远征。

"她们这是去哪儿啊？"劳瑞暗想，邻居的模样颇有些怪异，他禁不住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仔细观瞧。四姐妹每人戴一顶忽闪忽闪的大帽子，肩背棕色亚麻布袋，手中拎了长长的木棍。梅格提一张坐垫，乔拿一本书，贝丝挎只小篮，艾美夹个画夹，悄没声儿地走过花园，溜出后面的小门，爬上了宅子与河流之间的山坡。

"嘿，这真新鲜！"劳瑞自言自语。"她们去野餐，竟然不打个招呼。她们没法上船，没有钥匙。兴许她们忘了，我去送钥匙，看看她们怎么回事。"

他虽然有五六顶帽子，但还是费了点时间才选好一顶，接着又到处寻摸钥匙，最后发现原来在自己口袋里，等他跳过篱障，尾随追去时，姑娘们已经走远，快要看不见人影了。他抄近路赶往系船的小屋，单等她们露面，却久候不至，只好爬上山坡瞭望。山坡上有一片小松林，绿荫深处，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压倒了飒飒的松涛和蟋蟀催人欲睡的唧唧叫声。

“倒是个好景致！”劳瑞边想边拨开灌木丛窥望，睡意和烦恼全消。

眼前确是一幅明媚的画图，小姐妹们坐在阴凉下，身前光影摇曳，和畅的熏风撩拨她们的头发，吹拂她们红通通的面庞，林中的小生灵各忙各的，仿佛拿她们当成老朋友，并不生分。梅格着粉裙，坐在垫子上，白净的十指飞动，缝制衣衫，像是萋萋芳草中一朵娇娆的玫瑰。贝丝低头捡拾身边树下积了厚厚一层的松果，她会用它们做些精巧的手工。艾美在画一丛绿蕨，乔一边编织，一边高声读书。劳瑞看着看着，脸色沉下来，觉得自己不该冒失闯入，却又流连不去，因为家里死气沉沉，林中这个雅静的园会对心浮气躁的他恰是个吸引。他呆呆站在那里，一只松鼠，正忙了觅食，从他身边的一棵树上奔下来，猛然看到他，回身跳开，吱吱的尖叫声惊动贝丝，她抬起头来，一眼看到桦木后劳瑞忧郁的面孔，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我能过来吗？也许我打扰你们了？”他慢慢靠近了问道。

梅格刚皱皱眉，乔便向她蹙起额头，抢先说道：“当然没问题。我们本该叫上你的，只是觉得你不会对女孩子的游戏感兴趣。”

“我挺喜欢和你们玩儿的，不过梅格要是不愿意，我就离开好了。”

“我并不反对，只要你能找点事情做，游手好闲不合这儿的规矩，”梅格严肃但又慈悲地说。

“感激不尽，只要你们允许我留在这儿，做什么都行，家里沉闷得就像撒哈拉大沙漠。我是该缝纫、念书、拣松果、画画儿，还是全包下来？随便怎样，我都乐于效力，”劳瑞坐下来，恭顺的样子很讨人喜欢。

“你把这段故事念完，等我上好袜底，”乔把书递过来说道。

“是的，小姐，”劳瑞谦卑地答道，随即开始诵读，尽力读得字正腔圆，表达他对“蜜蜂协会”收留他的感激之情。

故事并不长，念完之后，他自恃有功，开口发问。

“小姐，恕我冒昧，请问这个催人上进的高雅会社是不是新近建立的？”

“你们说该不该告诉他？”梅格问她的几个妹妹。



“他会笑话我们，”艾美警告说。

“那又怎样，”乔说。

“我猜他会喜欢的，”贝丝说。

“我肯定喜欢！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笑话。说吧，乔，别怕。”

“谁还怕了你！好吧，说起来呢，我们常常玩‘天路历程’的游戏，整个冬天和夏天，我们都很认真，从不间断。”

“是的，我知道，”劳瑞点点头，很明白的样子。

“谁告诉你的，”乔问道。

“精灵呗。”

“不，是我。有天晚上，你们都不在，他很难过，我为了让他高兴就说了。他真的很喜欢，乔，你别发火。”贝丝乖乖地说。

“你就是不能保守秘密。不过算了，现在倒省事了。”

“请接着说吧，”劳瑞见乔有些不快，低头做活儿，赶忙央告道。

“那么，她没告诉你我们的新计划吗？哦，我们不想荒废了这个假日，每人都为自己规定了任务。假期快过完了，该做的事也差不多做好了，我们真高兴没有虚度光阴。”

“不错，是这样的，”劳瑞不免为自己的悠游而懊恼。

“妈妈愿意我们尽可能在户外活动，所以我们就带了手中的活儿来这里，乐而忘返。为了逗乐儿，我们还装上书包里的这些东西，戴上破帽子，拿了拐杖爬山，就像是小时候那样，踏上天路历程。我们管这儿叫‘愉悦山’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眺望远方，看到我们希望今后能生活在其中的乡间。”

乔指点着，劳瑞坐直了身子放眼望去，透过林中的空地，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河，河对岸，是碧绿的草场，远方是那座大都市的城郊，再望过去，有青山隐隐，与天相接。秋色满眼，夕阳低垂，灿烂的光芒，照亮了天际。山顶金黄或紫红的云霞缭绕，银白色峰巅的周遭，烟气蒸腾，仿佛就是空蒙的天国所在。

“真美啊！”劳瑞轻轻说道，他总是能迅速感受和领略美的意境。

“常常都这样；我们喜欢来观赏，每次不一样，但永远都很辉煌，”

① 《天路历程》一书中的地名。

艾美说，她只想把这一切都画出来。

“乔说我们希望今后生活在乡间，她说的是真正的乡间，有猪，有鸡，有干草垛。那有多好，我巴望那边的景色就是真的，我们有一天能走到那里，”贝丝陷入了遐想。

“还有比这更可爱的地方，只要我们完善了自我，一定能一步步走近，”梅格甜甜地说道。

“等待的时间太长，做起来又难，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去那里，进入那扇金碧辉煌的大门。”

“你准能到达的，贝丝，不必担心，”乔说道。“我才必须得奋斗，劳作，攀登，等待，也许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及。”

“我会陪伴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些。我得长途跋涉，才能进入你们的天国。如果我到得迟了，你会为我说句好话吧，贝丝？”

男孩儿脸上的表情令他的小朋友有些不安，但她安详的眼睛望了天上的流云，欢欣地说：“人们只要想去那里，又尽了最大努力，我想他们一定能进入的，我不信那里门上还会有锁，门前还有护卫。我一直觉得，那里就像图画上一样，有身披金光的人伸出双手，迎接从冥河中超脱的可怜的基督徒。”

“我们想象中的空中楼阁如果都能成为真的，我们又住在里面，那该有多好！”停顿片刻，乔叹道。

“我给自己搭建的楼阁太多，想选定一个还真不容易，”劳瑞平躺在草地上说，用松球追打出卖了他的那只松鼠。

“你可以选你最中意的一个。你倒说说？”梅格问道。

“我说过我的，你也会说吗？”

“当然，只要她们都肯说。”

“我们会的。说吧，劳瑞。”

“等我把世界走个遍，我就在德国定居，沉浸在音乐中。我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人人都跑来听我弹琴。钱啦，生意啦，我都不用操心，只管随心所欲，生活在自己的爱好中。这就是我的空中楼阁。你的呢，梅格？”

梅格似乎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她挥挥手中的一丛树枝，仿佛是驱赶面前想象中的蚊蝇，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有一幢美丽的房子，各种

各样的好东西——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精致的家具，可爱的男女，还有一大堆钱。我是这里的女主人，由着自己的心思照管它，有很多仆人，事事都不用我动手。我太幸福了！我也不会闲着，我得多做善事，让每个人都爱我。”

“你的空中楼阁里，不该有个男主人吗？”劳瑞促狭地问道。

“你知道，我说了‘可爱的男女’，”梅格边说，边埋头系鞋带，免得旁人看见她的面容。

“你干吗不说你希望有一个又聪明又潇洒又善良的丈夫，还有一群天使般的小儿女？没了他们，哪儿来的空中楼阁，”乔口无遮拦，她眼下还懵懂，对卿卿我我的那类事情不屑一顾，除非是在书中。

“你也就知道马啦、墨水瓶啦、小说啦，再没别的，”梅格生气地说道。

“这有什么不好？我想有个马厩，里面都是纯种阿拉伯骏马，有一间又一间屋子，堆满了书籍，我使用一个神奇的墨水瓶写东西，笔下的作品与劳瑞的音乐齐名。我在进入那个楼阁前，得做点了不起的事情——辉煌，壮丽，等我死了，也不会给人忘掉。我还没想出来是什么事情，不过我随时都在留意，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大吃一惊。我想我会写书，也挣钱，也出名。这挺适合我，大概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吧。”

“我呢，就平平安安地和爸爸、妈妈待在家里，帮助料理家务，”贝丝一向知足。

“你就不想点别的？”劳瑞问道。

“我都有了小钢琴，很满足了。我只求大家都好好的，永不分离，没别的了。”

“我的梦想可太多了，最主要的就是，我得当艺术家，到罗马去，画画儿，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大师，”艾美说得还算谦虚。

“野心勃勃的一帮，对吗？除了贝丝，一个不落，人人都想名利双收，事事拔尖儿。我倒想看看，有谁能实现他的愿望，”劳瑞说道，像头深沉的小牛，咀嚼着草根。

“我有通往空中楼阁的钥匙，不过能不能打开门，也说不定，”乔神秘地说。

“我也有我的钥匙，就是不许用。我得上大学，”劳瑞心烦意乱地叹口气嘟哝道。

“我的钥匙在这儿，”艾美挥挥手中的画笔。

“我可没有，”梅格懊丧地说。

“谁说没有，”劳瑞应声说道。

“在哪儿？”

“在你脸上。”

“瞎说，没用的。”

“等着瞧吧，不信它能耽误了你的幸福，”男孩儿答道，不禁为他自己破解了这个小小的秘密而得意。

梅格掩在树枝后羞红了脸，但也不再问，只以那种渴望的神情望过河去，布鲁克先生讲述骑士的故事时，就是这样的。

“如果十年之后，我们都还健在，那就再来相聚，看看有多少人实现了梦想，至少看看那时比起现在是否更接近了，”乔说道，她永远有个计划。

“天啊！那时我多大了，二十七岁！”梅格惊呼道，她刚刚十七岁，已经觉得自己老大不小。

“你和我是二十六岁，劳瑞，贝丝二十四，艾美二十二。德高望重的一伙人啊！”

“但愿到那时，我们都做出了一番值得骄傲的事业，不过我太懒了，我怕我会‘老大徒伤悲’，乔。”

“妈妈说了，你需要动力；只要你有了动力，她相信你一定会表现不俗。”

“她是这样说的？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只要给我机会！”劳瑞一挺身坐起来叫道。“我得让爷爷满意，我也确实努力了，但你们知道，这不合乎我的天性，做起来太难了。他希望我成为从事印度贸易的商人，像他一样，杀了我都比这好。我讨厌茶叶、丝绸、香料，还有他的大破船载来的一切，等这船队归了我，我才不在乎它们什么时候沉了呢。上大学总该好了吧，我付出四年，只要他能放过我，别逼我经商，但他决心已定，我只能做他做过的事情，除非我离家出走，像父亲一样，自得其乐。如果还能有人留下来陪陪老爷子，我明天就走。”

劳瑞说得慷慨激昂，好像只要有谁撺掇一下，他立刻就能把他的威胁付诸实施。他长得很快，虽然懒散，却是年轻气盛，少年人的不安分督促他去自己面对世界。

“那我建议你驾了自家的一艘船漂洋过海，折腾够了再回家，”乔说道，想想这一番壮举，不禁热血沸腾，“特迪的委屈”也令她心生怜悯。

“乔，这不好；你不能这样说，劳瑞也别搭理她的馊主意。你应当照爷爷的愿望去做，我亲爱的小家伙，”梅格一副慈母的口吻说。“好好上大学，他见你不惹他生气，保险不会逼迫你，或委屈你。你说过，家里再没有人陪他、爱他，如果你自作主张离开了，你不会原谅自己的。别忧伤，别烦恼，你会得到报答的，善良的布鲁克先生不是吗，人人都尊重他，热爱他。”

“你知道他什么？”劳瑞反问，梅格的建议还算顺耳，教训就听着别扭，他一番表白之后，乐得把话题转向别人。

“不过是你爷爷说的一些事情——他如何照料自己的母亲，直到她去世，他没有去国外给个好人家儿做家庭教师，因为不愿抛下母亲；现在又如何供养一位看护过母亲的老妇人；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起过，始终是那样慷慨、耐心、好性情。”

“一点不错，老兄！”劳瑞衷心赞扬道，梅格此刻停下来喘口气，故事说得诚恳，脸都说红了。“爷爷就是这样的，了解了他的一切，又不让他知道，然后向别人称道他的善良，让人们喜欢上他。布鲁克不明白你妈妈干吗对他那么好，请他和我一道去做客，待他就像个老朋友。他觉得你妈妈特伟大，整天赞不绝口，还把你们大伙儿说得天花乱坠。等我哪天如愿以偿，得好好报答他。”

“要报答还不趁早儿，别气得他发疯就不错，”梅格尖锐地说。

“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小姐？”

“他每回离去时，看看他的脸色就清楚了。你要是规矩呢，他就心满意足的，走道儿都轻快；你要是气他呢，他就很沮丧，走道儿慢腾腾的，好像随时想转回身去，从头来。”

“嗬，这倒不错！你从他脸上就能评判我的优劣，是吗？我瞧见他走过你们窗前时鞠躬致意，没想到你还能收到电报。”

“我们没有，快别在意，噢，请别告诉他我说的事情！我不过是想表明我很关心你罢了，我们在这儿说的都是悄悄话儿，你知道，”梅格急忙恳求，不免对自己说漏了嘴的后果很惊慌。

“我才懒得叽叽咕咕呢，”劳瑞“很傲”地说，乔是这样来形容他有时那副样子的。“不过布鲁克既然成了晴雨表，我就得注意，让他能报告好天气。”

“你真的别生气。我不是有意唠叨，或者无事生非，只不过觉得，乔不该鼓动你的情绪，慢慢你会懊悔的。你对我们好，我们都拿你当兄弟看，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原谅我，我是出于好心。”梅格又是亲切又是局促地伸出了她的手。

劳瑞很惭愧自己的冲动，攥攥她表示友好的小手，直率地说：“应该是我请求原谅，我脾气不好，一整天心烦意乱。多亏你指出了我的毛病，像姐姐一样对我，别在意我有时胡搅蛮缠，真的很感谢你。”

为了表明他没有生气，劳瑞格外殷勤——陪梅格缠棉线，背诵诗歌讨乔欢喜，帮贝丝打树上的松果，又指点艾美画她的绿蕨，以巩固他的“蜜蜂协会”会员资格。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家养乌龟的习性（有一只可爱的小乌龟探头探脑地爬上了河岸），隐隐听到一阵铃声，提醒他们汉娜已经“闷上茶”，是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还能再来吗？”劳瑞问。

“当然，只要你像祈祷书中对孩子们说的，守规矩，爱读书，”梅格微笑说道。

“我会努力的。”

“那就欢迎你来，我教你像苏格兰人一样编织，前线正需要线袜，”乔说，她摇动手中蓝色的大毛线袜，像是一面旗，说罢，他们在门口分手了。

那天晚上，贝丝在暮色中为劳伦斯先生弹琴，劳瑞隐在窗幔的阴影下聆听，这位小大卫弹出的简单的曲子，常常能安抚他的躁动，他又望望头发灰白的老人，老人一手托腮坐在那里，陷入了对死去的小孙女的无尽思念。男孩儿想起下午的谈话，对自己说：“我还是放弃空中楼阁，在他需要我时，陪陪老人家吧，我是他惟一的亲人了。”

第十四章 秘　密

乔在阁楼上忙碌，十月里天气凉下来，下午渐渐短了。有两三个钟头，暖暖的日光透过窗子，照见乔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写个不停，文稿散在面前的柜子上，她宠爱的小耗子“抓挠儿”就在房梁上散步，还带了它的大公子——一个很为自己的胡须得意的小东西。乔专心致志，划拉完最后一页，随手签上大名，一把丢开蘸水笔，欢呼道：

“得，我已经尽力！如果还不行，只能怨我没本事啦。”

她仰在沙发上，把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随手涂抹，又标了很多感叹号，像是一个个小气球，然后，她用细长的红绸带将书稿捆扎起来，一往情深地呆呆打量一会儿，毕竟，她曾为此呕心沥血。阁楼上，乔的书桌是一个老旧的锡皮碗柜，贴墙而立。她把稿纸和几本书存在柜门里，免得小“抓挠儿”糟蹋，须知小“抓挠儿”也嗜书如命，碰上书就啃，扯散的书页丢了一地，像是在办流动图书馆。在这个锡柜上，乔还写了另一本书，她把两部书稿都装在口袋里，悄悄下楼，留下她的朋友去抓挠她的笔墨。

她尽可能悄没声儿地穿戴好，从后窗翻出，踩在低矮的门廊顶上，纵身一跃，落在草坪上，绕道儿走上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截住一辆路过的公共马车，搭车进城，欢快而又诡秘。

倘若有人留意观察，就会发现她的举止透着蹊跷。下车后，她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来到某条繁华大街的某个门牌前，好不容易瞅准地方，走进一个门洞儿，抬头望望脏兮兮的楼梯，愣了一会儿，突然又折回大街上，转身疾走。她就这样一次次去而复返，逗得对过儿楼上窗子前一位黑眼睛年轻绅士一个劲儿乐。到了第三次，乔摇摇头，把帽檐儿拉到眉毛上，迈步上了楼梯，那份儿悲壮，好像是要去拔光满口的牙齿。

进门处，还果然有个牙医招牌，高悬一副假颚，一张一合，吸引人

们注意里面的洁白牙齿,那位年轻绅士远远端详一番,穿上外套,拿上帽子,下楼来到对过儿门洞儿前,打个冷颤笑笑对自己说道:

“也就是她,敢一个人跑来,等会儿受完罪,还得有人陪她回家。”

十分钟的工夫,乔跑下楼来,满面通红,那神情,显然是刚刚经历了一番煎熬。她看到守在门前的绅士,脸上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点点头擦身而过,年轻人随后跟上,关切地问:

“很难受是吧?”

“还好。”

“时间不长啊。”

“是啊,谢天谢地。”

“干吗一个人来?”

“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没见过你这么怪的人。拔掉了几个?”

乔盯着她的朋友,仿佛没听明白,旋即格格笑个不停,像是碰上了什么滑稽透顶的事情。

“准备是两个,可还得等上一星期。”

“你笑什么? 你又作怪,乔,”劳瑞有些迷惑地说。

“你也一样。你去台球房做什么,先生?”

“抱歉,小姐,那儿不是台球房,是健身房,我去上击剑课。”

“这还不错。”

“为什么?”

“你可以教我啊,等我们上演《哈姆雷特》时,你扮莱阿提斯,击剑的那场就有的好看了。”

劳瑞哈哈大笑,引得几位过路人也禁不住微笑。

“不管演不演《哈姆雷特》,我都会教你,很好玩儿的,还能训练你的形体。不过你说‘这还不错’,不光是为了这个吧,你说呢?”

“对了,我是高兴你没有去台球房,我希望你永远不去这种地方。你去过吗?”

“偶尔吧。”

“但愿你别再去了。”

“没多大害处,乔。虽说我家也有台球,但缺了好对手,一点意思

都没有。我喜欢打台球,有时就去那里,与奈德·莫法特或别的什么人打上一盘。”

“噢,行啦,我真替你难过,你会越来越着迷,耽误时间,破费钱财,慢慢也成了那帮坏小子中的一员。我确实希望你保持体面,让你的朋友们高兴,”乔摇摇头说道。

“莫非偶尔乐一乐,也有失体面吗?”

“那要看他如何乐一乐,又在哪里乐一乐了。我不喜欢奈德和他那一伙人,你最好离他们远点儿。妈妈不许我们在家里接待他,虽然他也想登门,哪天你变得像他那样,妈妈就不会答应我们还像现在似的,一块儿打打闹闹了。”

“是吗?”劳瑞担忧地问。

“没错儿,她瞧不上那些公子哥儿,宁肯把我们锁在箱子里,也不乐意我们和他们搅在一起。”

“好啦,她现在还不必搬出箱子来,我不是公子哥儿,也不会凑那个热闹,但有时也想找点无伤大雅的乐子,你不想吗?”

“好吧,没人在意,那就乐一乐吧,别过分,成吗?否则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我会做个纯洁的圣徒。”

“我才受不了圣徒呢,只要做个单纯、诚实、体面的男孩子就好了,我们绝不会抛弃你。要是你跟金斯家的儿子一样,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他钱很多,又不知道该怎么花,酗酒,赌博,离家出走,肯定还伪造他爸爸的签名,太讨厌了。”

“你觉得我也会如此吗?太抬举我了。”

“不,我没这样想,噢,天啊,根本不是!只不过我听别人说起钱的诱惑力太大,有时我就希望你穷一点,那样我就不担心了。”

“你为我担心吗,乔?”

“有点儿吧,看你有时烦躁或者不愉快,就担心。你又那么任性,一步走错,恐怕谁都很难阻止你。”

劳瑞闷头不语走了几分钟,乔注视着他,后悔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虽然他仍然面带微笑地听她的警告,但他的眼睛已经流露出恼意。

“你打算一路宣讲到家门口吗?”劳瑞终于开口。

“当然不会,怎么啦?”

“你要是有此打算,我就搭车回家了,没有的话,我愿意陪你走路,捎带告诉你点儿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不说了,行了吧,快告诉我什么事情。”

“那好,听着,这是个秘密,我告诉你,你也得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我才没有秘密,”乔说道,忽然闭上嘴,想起了自己还真的有个秘密。

“敢说你没有——你瞒不住事情,得了,坦白吧,我不会说给别人的,”劳瑞嚷道。

“你的秘密很有趣吗?”

“那还用说!都是你认识的一些人,热闹极了!你得听听,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好啦,你先来。”

“你到家里不许提起一个字,能做到吗?”

“没问题。”

“背后也不笑话我?”

“我从不拿人取笑!”

“得了吧,你总是能哄别人说出一切。也不知你哪儿来的办法,你天生就是个小骗子。”

“您过奖,说吧。”

“哦,是这样,我把两个短篇小说交给编辑了,他下星期回话儿,”乔凑近好友的耳朵悄声说。

“向美国著名女作家马奇小姐致敬!”劳瑞欢呼雀跃,一把把帽子扔上天,又慌忙接住,有两只鸭子、四只猫、五只母鸡、六个爱尔兰小孩儿见证了这个欢喜的场面,因为他们已经走出城外。

“镇静!我敢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试过了,我才能心安,我对谁都没透露一个字,不想让任何人失望。”

“肯定成功。干吗心虚呢,乔,每天有那么多东西发表,一半都是垃圾,相比之下,你的小说能赶上莎士比亚了。等它们白纸黑字印出来,多带劲儿,我们难道不该为女作家自豪?”

乔的眼睛闪闪发亮，有人相信她，实在是件美好的事情，而朋友的一句赞扬，要胜过报纸上的一百句鼓吹。

“你的秘密呢？有来有往，特迪，否则我再也不信你了，”乔说道，只想平息劳瑞的鼓励为她燃起的希望的火焰。

“说出来我没准儿会有麻烦，不过，既然我没保证过不说，自然可以说，有一点好消息，我都得告诉你，否则我也不得安宁。我知道梅格那只手套的下落了。”

“就是这个？”乔大失所望，但劳瑞点点头，又眨眨眼，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就这个已经不得了，听我说了你就明白了。”

“那就说吧。”

劳瑞弯下身来，对着乔的耳朵悄悄说了几个字，乔脸色大变，她直起身，盯着劳瑞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又惊又恼，随后拔腿就走，一边厉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

“在哪儿？”

“口袋里。”

“一直都在？”

“没错儿，很浪漫吧？”

“错，是很可怕。”

“你不高兴？”

“我当然不高兴。这太荒唐了，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我的天啊！梅格会怎么说？”

“哦，哦，记住了，你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我没保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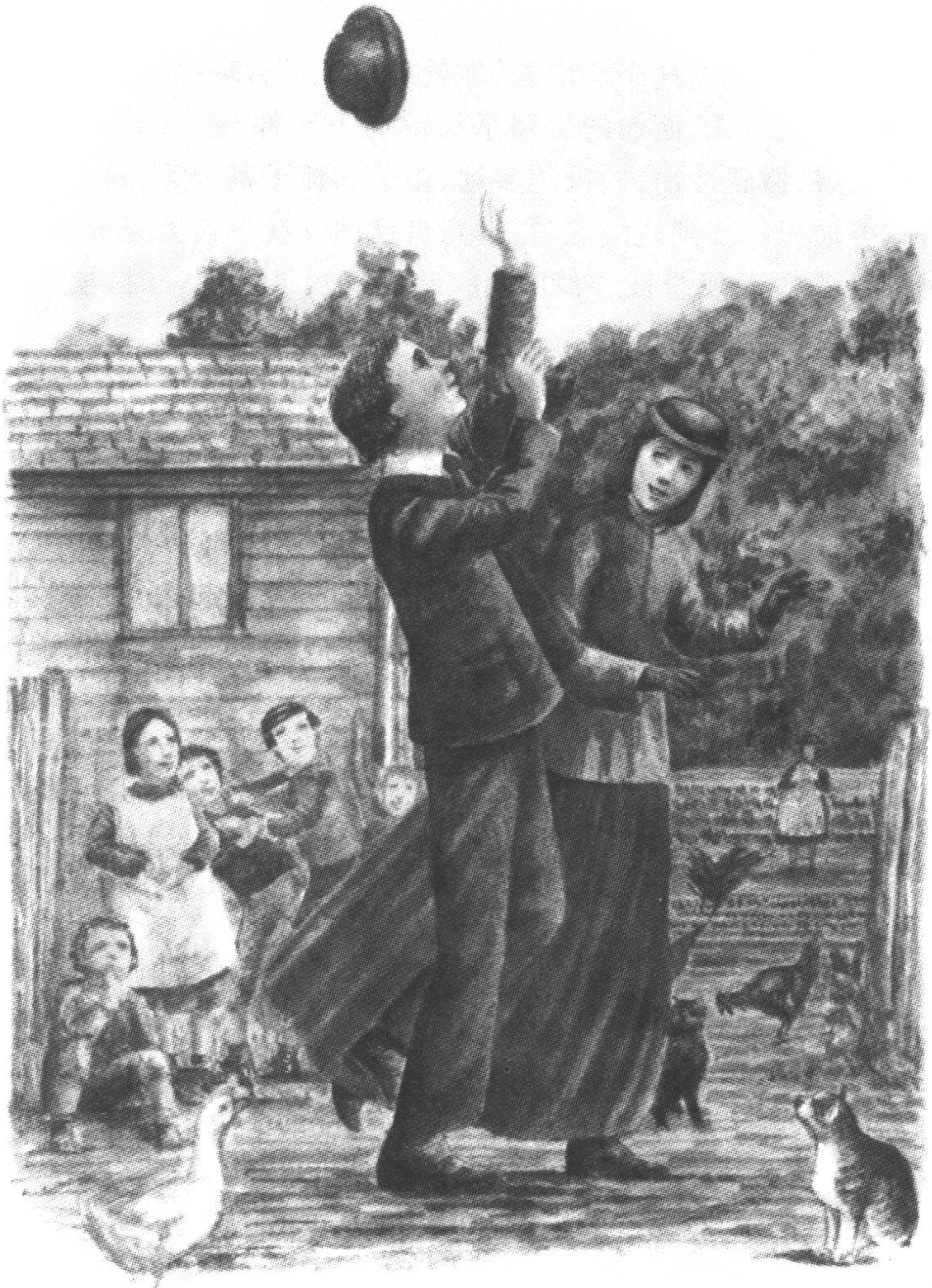
“咱俩心照不宣的，我可是相信你才说的。”

“好啦，我现在不说。但这让我恶心，你本来不告诉我才好。”

“我以为你巴不得呢。”

“巴不得别人把梅格拐走？我的天，谢谢你了。”

“等有人来拐你时，你会觉得好多了。”



“看他谁敢，”乔凶巴巴地说。

“我也想看看！”劳瑞说，这个想法逗得他吃吃直乐。

“我可不觉得这些秘密有什么好玩儿的，听你说了，我心里乱糟糟的，”乔毫不领情地说道。

“跟我比赛跑下这个小山坡，你就痛快了。”劳瑞提议说。

四下空无一人，面前的道路平缓地向下延伸，邀她试试身手，乔禁不住诱惑，撒腿冲出去，没跑多远，帽子和梳子都掉了，发卡也撒了一路。劳瑞先一步到达终点，很得意自己的安抚手段大见成效，等他的阿特兰塔① 长发纷披、两眼闪亮、脸红气短地追上来时，懊恼的神色已经消失了。

“我真想是一匹马，在这旷野上跑上几英里，也不气喘。真痛快，可你瞧我都成什么样儿了，快去帮我把东西拣回来，你是个长了翅膀的天使嘛，”乔说道，自己一屁股坐在枫树下，河岸边，红红的枫叶，厚厚铺了一地。

劳瑞懒洋洋地回身去善后，乔将蓬乱的头发扎起来，只盼收拾齐整前不会给人瞧见。但到底还是有人走来了，偏偏又是梅格，她出门做客，衣衫光鲜，一副淑女模样。

“咦，你在这做什么呢？”梅格望见披头散发的妹妹，惊讶但不失稳重地问道。

“拣树叶子呗，”乔温顺地答道，装作挑拣她刚刚拢成一堆儿的枫叶。

“你的发卡，”劳瑞走来，把五六个发卡扔在她膝前。“这条路上种什么长什么，梅格，长发卡，还长梳子和草帽儿。”

“你们疯跑呢，乔，你怎么这样？什么时候你才能学得乖一点？”梅格责备道，顺手拂拂袖口，理了理微风吹乱的头发。

“等我老了，拉上拐杖就乖了。别催我早早长大，梅格，看你突然就变了个人儿，已经够难受的了，还是由着我做个小姑娘，想做多久就多久吧。”

乔说着说着，低下头来，用红叶遮住了颤抖的嘴唇。近来，眼见

---

① 希腊神话中一长足善跑的美丽少女。

梅格一天天长成了小妇人,姐妹的分离,或迟或早都会发生,劳瑞讲出的秘密竟不幸而言中,分离的日子似乎就快到了。劳瑞看出了乔脸上的悲伤,为了转移梅格的注意力,急急问道:"你去哪儿做客了,打扮得这么漂亮?"

"加德纳家。萨莉给我讲了贝珥·莫法特的婚典的盛况。豪华极了,他们准备去巴黎过冬。想想吧,有多开心!"

"你羡慕她吗,梅格?"

"恐怕是这样的。"

"这太好了!"乔喃喃自语,一把扣上了帽子。

"有什么好?"梅格惊诧地问道。

"你要是羡慕富人,就绝不会去嫁给一个穷人了,"乔说道,见劳瑞无声地警告她说话小心,又对劳瑞蹙了蹙眉。

"我才不'去嫁'呢,管他是谁,"梅格说罢,气昂昂地上路,乔和劳瑞跟在后面,窃笑,低语,打水漂儿,像梅格心中说的,"跟小孩儿似的",不过,她要不是盛装出行,兴许早和他们闹成一团了。

有一两个星期,乔的举止怪异,令姐妹们都很困惑。邮差刚一摁门铃,她就立刻冲到门前;碰上布鲁克先生,准是没有好气儿;常常坐在那里,忧伤地望着梅格,有时会猛地跳起来,没来由地搂着她,又是摇晃,又是亲吻;劳瑞和她不停地互使眼色,大谈"展翼之鹰",姑娘们最后宣布,这二位都神经了。第二个星期六,待乔跳窗出去,坐在窗前缝纫的梅格终于恼火了,她见劳瑞追着乔满园子跑,最后在艾美的小亭子下捉到她,弄不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但可以听见阵阵笑声,低低的私语声和报纸的忽闪声。

"我们拿这个丫头该怎么办呢?她永远成不了淑女了,"梅格叹道,面有愠色地望着窗外的追逐。

"不是淑女才好,这样子多有意思,多可爱呀,"贝丝说,她有些伤心,因为乔竟然与别人而不是她分享秘密,但她一点没流露出来。

"这很糟糕,但我们也没办法让她变得温文尔雅,"艾美插嘴道,她正坐在一边给自己的裙子叠些小褶,一头鬈发扎得很顺溜,这两件事做好了,她对自己的优雅和端庄就放心了。

不大一会儿,乔闯进来,一头倒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读报。

"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梅格忍气问道。

"有个短篇小说,我看也没啥了不起,"乔答道,小心地不让别人看见报上的标题。

"你不妨读出声来,我们高兴,你也不用再逗我们,"艾美一本正经地说。

"叫什么名字?"贝丝问道,很奇怪乔为何要用报纸把脸遮住。

"《敌对的画家》。"

"听着不错,快读读看,"梅格催促道。

乔清清嗓子,长长吸一口气,急速读起来。姑娘们慢慢听得入神,因为这是个浪漫故事,而且有些伤感,到了最后,故事的主人公也死得差不多了。

"我喜欢讲画家的杰作的那一段,"乔停下来后,艾美评论道。

"我倒更喜欢描述爱情的一段。薇奥拉和安杰罗是我们最中意的两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儿怪?"梅格说道,止不住抹了抹眼泪,痛惜爱情以悲剧收场。

"是谁写的?"贝丝瞥了乔一眼问道。

乔猛地坐起身来,扔开报纸,脸颊红红的,既想保持庄严,又按捺不住激动,高声答道:"你的姐姐我!"

"是你!"梅格惊呼一声,手中的针线活儿掉在地上。

"很不错,"艾美矜持地说。

"我知道准有这一天!我知道的!噢,乔,我太为你骄傲了!"贝丝扑上去拥抱她的姐姐,欣喜若狂。

看吧,她们多么欢快!梅格将信将疑,看见报纸上印的"约瑟芬·马奇小姐"几个字,这才放心;艾美相当仁慈地评论了小说涉及艺术的部分,还勾勒出小说续篇的线索,无奈这已经没有可能,因为男女主人公都死完了;贝丝心花怒放,又跳又唱;汉娜进屋来,得知"乔的本事",连呼"老天爷,老天爷"!马奇太太听到消息,倍感自豪;乔含泪带笑地说,她快成一只好炫耀的孔雀,给人夸得晕头转向了;《展翼鹰报》从一个人手中传向另一个人手中,真的就像拍开翅膀,翱翔在马奇家的上空。

"说说怎么回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多少稿费?""不知爸

爸会怎么说?""劳瑞会不会笑话?"全家人围了乔七嘴八舌,各说各的,家里但凡有点高兴的事情,她们都会忘乎所以地欢庆一番。

"别吵了,姑娘们,听我慢慢说,"乔说道,这会儿她对《敌对的画家》,只怕比伯尼小姐① 对《艾维丽娜》还要得意。乔叙述了她的短篇小说的来龙去脉,说道:"我去编辑那里讨个答案时,他告诉我,这两篇小说他都喜欢,但他们对新人从来不付稿酬,只能刊载,并组织评论。他说,这是个练笔的好机会,新人有长进,自有人乐意付钱。于是,我就把两篇小说都留下了,今天报纸寄来,正给劳瑞碰上,他非要看,我就让他看了。他说这很好,我应当接着写,他会去关照下一次的稿费,我太高兴了,这下儿,我可以自食其力,还能帮助姐姐妹妹了。"

乔的述说戛然而止,她把头埋在报纸中,泪水打湿了她的短短的小说。须知,实现自立,赢得她挚爱的人们的赞扬,是她心头最大的愿望,而现在,她似乎已朝着美好的终点迈出了第一步。

① 范尼·伯尼(1752—1840),英国女小说家,《艾维丽娜》为其所著小说。

第十五章 电　报

“十一月是一年中最不招人待见的时候了，”一个晦暗的下午，梅格丽特站在窗前，盯着严霜过后的花园说道。

“难怪我生在十一月，”乔忧郁地说道，没注意鼻子上沾的墨渍。

“如果有点儿开心的事儿，都会觉得十一月不错了，”贝丝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希望，哪怕是十一月份。

“那当然了，不过家里确实没什么开心的事儿，”梅格无精打采地说。“我们一天又一天辛苦劳作，看不到变化，很少乐趣，快和服苦役差不多了。”

“天啊，我们也太忧郁了！”乔高声说。“可怜的人啊，这我倒不奇怪，谁让你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儿风风光光，偏偏自己得年复一年地苦挨苦受。唉，如果你是我笔下的女主人公，让我能编排你的命运多好！你挺漂亮，心眼儿也不错，我安排个阔亲戚，意外赠你一大笔遗产，你摇身一变，成了女继承人，那些嘲笑你的人，这回都轮不上你拿正眼瞧他们，然后你就出国，回来时成了某某夫人，富贵妖娆，光彩照人。”

“现在哪儿还有这份好运气，要想有钱，男人得工作，女人得结婚。这个世界太不公道了，”梅格悲哀地叹道。

“我，还有乔，能让你们所有人过上好日子，只要再等十年，瞧着吧，”艾美坐在角落里，正在扣泥饼，汉娜管那些黏土模子扣出的花啊、鸟啊，还有小人脸儿啊就这么叫。

“怕是等不及了，再说，我对墨水儿和泥巴也没有多大信心，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们的好意。”

梅格叹口气，转身又去看她的霜打的花园；乔哀叹一声，沮丧地把双肘支在桌子上，艾美倒是劲头十足地拍打她的泥巴；贝丝坐在另一扇窗前，笑眯眯地说：“有两件开心的事儿要发生了：妈咪从街上走

过来，劳瑞穿过花园，好像有什么喜事儿要报告。”

两人都进了屋，马奇太太照例问道：“姑娘们，有没有爸爸的来信？”劳瑞则游说大家：“有谁想和我驾车去兜一圈儿？我一直在做算术，脑袋成了一团糨糊，我得溜达溜达，才能清醒过来。这天儿阴沉沉的，但空气还不错，我顺便送布鲁克回家，外边冷清，车里准热闹。来吧，乔，你和贝丝都来，好吗？”

“好啊。”

“非常感谢，不过我很忙，”梅格晃晃她的针线筐儿，她和妈妈商量过，至少对她来说，最好不要时常和这位年轻绅士同车出行。

“我们仨马上就好，”艾美嚷道，连忙跑去洗手。

“我能为你帮什么忙吗，伯母？”劳瑞弯下身来，对坐在椅子上的马奇太太说，神色和语调都充满了深情。

“没什么，谢谢你，哦，亲爱的，如果你能帮我到邮局看看就最好了。今天该有信来，邮差没上门。她们的父亲像日出日落一样有准儿，兴许是路上耽搁了。”

一声尖利的门铃声打断了她的话，不大会儿，汉娜拿一封信走进来。“夫人，好像是封可怕的电报，”她说道，惊恐地递过手中的纸片，似乎它随时会爆炸，惹出祸事来。

听到“电报”二字，马奇太太一把抓过来，目光掠过上面的两行字，瘫坐在椅子上，面色惨白，好像那小纸片是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心脏。劳瑞冲下楼去倒水，梅格和汉娜慌忙扶住她，乔用颤抖的声音读出电文：

“马奇太太：

尊夫病重。速来。

S.黑尔

华盛顿，布兰克医院”

大家屏息聆听，屋里一片死寂，外面也天昏地暗，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了模样，女孩子们围在妈妈身边，只觉得生命中的寄托和支柱就要失去。马奇太太随即恢复了镇静，再读一遍电文，伸出双臂搂过她的女儿说道：“我必须立即赶去，但也许已经迟了。噢，孩子们，

孩子们，帮帮我渡过难关！”这声音，她们一生都不能忘记。

有一刻工夫，屋里只听见抽泣声，夹杂着时断时续的劝解、告慰和低声祈祷。可怜的汉娜第一个清醒过来，无意中明智地给其他人做出了榜样，对她来说，做工是治疗大多数伤痛的灵丹妙药。

“上帝保佑好人！我没工夫啼哭了，夫人，得赶紧拾掇东西，”她用围裙擦擦眼泪诚心诚意地说，粗糙的手用力晃了晃女主人的手，出门去一人顶俩地忙活起来。

“她说的对，没有时间流泪了。冷静些，孩子们，让我想想。”

几个可怜巴巴的小姑娘努力冷静，看着妈妈坐起身来，面色苍白，但神色坚毅，暂且忘了悲伤，用心思索并为她们筹划。

“劳瑞在哪儿？”她理清思路，决定了立刻当做的几件事情，抬头问道。

“我在，夫人。请允许我做些事情！”劳瑞急忙走来应道，他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悲痛极其神圣，即使是朋友，也不该站在一旁观瞧，所以就退到了另一个房间。

“请帮我发个电报，就说我立即赶到。下一班火车一早发车，我就搭这一班。”

“其他事情呢？马车已经备好，随便去哪儿，做什么，我都行，”劳瑞说道，仿佛准备立即奔赴天尽头。

“再给马奇阿婆送个便条。乔，拿笔和纸来。”

乔从最近抄写稿子的本子上撕下一张白纸，又把桌子搬到妈妈面前，她知道必须得为漫长而凄苦的旅途筹措盘缠，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够为探视爸爸增添上一分一毫。

“去吧，亲爱的，别跑得太急，小心摔了，不必要的。”

马奇太太的嘱咐显然没起作用，五分钟后，劳瑞伏在马上，飞一般掠过窗口，绝尘而去。

“乔，你去那边，告诉金斯太太我不能来了。顺路买这些东西，我把它们写下来，都是要紧的，我必须准备好做护理，医院的储备常常短缺。贝丝，你去劳伦斯先生那里，讨两瓶陈年葡萄酒，为了爸爸，我也顾不得体面了，他需要的一切，都该是最好的。艾美，告诉汉娜把黑色的大衣箱搬下来；梅格，来帮我收拾行李，我有些心慌。”

边写，边想，边吩咐，千头万绪，难免搅得可怜的夫人心慌，梅格央求她回屋安静歇息，由她们来做事。众人就像风吹落叶，各自散去，一封电报仿佛邪恶的符咒，瞬间将家庭的安宁打得粉碎。

劳伦斯先生急匆匆随同贝丝赶来，带来了老绅士能为病人想到的所有必需品，还善意地应许在母亲离家期间照料姑娘们，让母亲感到莫大安慰。他几乎什么都想到了，从穿的晨衣到他亲自陪同上路。但这最后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马奇太太根本不同意老人家跟着去长途跋涉；但他做出表示时，女人明显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她自知方寸已乱，本不适合孤身远行。老人看在眼里，浓重的眉毛皱成一团，双手搓来搓去，突然转身就走，说他马上回来。此后各忙各的，没人顾得上再去想他，但是，梅格一手拿双橡胶套鞋，一手端杯茶走过门廊时，突然与布鲁克先生撞在一起。

“听说这消息，我很难过，马奇小姐，”他亲切、温和的语调安抚了心慌意乱的梅格。“我来是为了陪同你妈妈上路。劳伦斯先生委托我去华盛顿办些事情，我实在高兴能在那里对她有所帮助。”

梅格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橡胶套鞋掉在地上，茶水也险些泼翻，她的脸上充满感激之情，一时间，布鲁克先生只觉得他本该做出更大的牺牲，而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搭上点时间，对马奇太太略加照拂。

“你们真是太好了！我知道，妈妈会答应的，路上有人照顾她，我就放心了。谢谢你，谢谢你。”

梅格心意恳切，忘记了身边的一切，直到那双褐色的眼睛低眉扫视，她才记起茶水快要凉了，连忙带路进入客厅，说她去禀告妈妈。

劳瑞回来时，事情都已安排妥帖，他带回来马奇阿婆的一封短简，附上了求借的款项，还有几行字，又提起她不断啰嗦的话头——她如何如何反复告诫他们，马奇从军是件荒唐的事，她早就说过，不会有好结果的。希望他们下回听她劝告。马奇太太把短简投入火中，把钱放入钱包里，继续去收拾行李，嘴唇紧闭，乔如果在场的话，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因。

下午很快过去，所有其他事情都办完了，梅格和妈妈忙了做些必要的针线活儿，贝丝和艾美备好茶点，汉娜如她所说，“三下两下”烫

好了衣服，但乔仍没有回来。大家开始着急，劳瑞出门去找她，都不知乔的脑袋里会冒出什么怪念头。但劳瑞与她走差了，乔独自神情古怪地回到家里，脸上又是顽皮又是恐惧，又是满足又是懊丧，弄得全家人莫名其妙，不仅如此，她还掏出了一卷钞票放在妈妈面前，唏嘘说道："这是我的一点贡献，愿爸爸平平安安，早点儿回家。"

"天，你从哪儿弄来的钱？二十五美元！乔，你没做什么傻事吧？"

"没有，都是我的钱。我没讨，没借，没偷。是我挣来的，我知道你不会怪我，我只不过变卖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乔说着，摘下了帽子，屋里一片哗然，只见她浓密的头发削成了短蓬蓬的样式。

"你的头发！你的漂亮头发！""噢，乔，你疯了，那是你的美发啊！""好孩子，你不必这样的。""她看去不像我的乔了，可我更心疼她了！"

人人都在惊叹，贝丝伤感地把乔的头揽在怀里，乔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这瞒不过众人，她胡噜着棕色的发楂儿，似乎很得意地说："这并不影响国家的命运，贝丝，别哭了。这对打消我的虚荣心有好处，我太陶醉自己的长发了。剪了它，头脑清醒，这下，我的脑袋上也轻爽，凉快了。理发匠说，我很快就能长出拳曲的头发，像男孩子似的，又漂亮，梳理起来还省事。我很满意，妈妈，把钱收下，我们吃晚饭吧。"

"告诉我怎么回事，乔。我很不满意，虽然我不会责怪你，我知道你心焦，为了你的爱，不惜牺牲你所谓的虚荣。但是，宝贝儿，不需要这样，我怕有一天，你会感到后悔的，"马奇太太说。

"不，我绝不后悔！"乔决绝地答道，她的鲁莽没有招来责骂，心中大为轻松。

"你干吗要这样做？"艾美问道，她宁愿砍下脑袋也不会剪去一头秀发的。

"哦，我太想为爸爸做些事情了，"乔答道，此时，她们坐在餐桌前，少年人心宽体健，即使碰上麻烦，也误不了她们的好胃口。"我跟妈妈一样，讨厌向人求告，我知道马奇阿婆又会啰嗦；她总是这样，你

借一分钱也得挨顿数落。梅格一季的薪水都付了房租,我却用来买衣服了,我觉得自己很糟,必须得筹点钱,哪怕卖掉我的鼻子都行。”

“你不必自责,我的孩子,你没有冬季的衣服,只添置了些最简单的东西,用的又是你辛苦挣来的钱,”马奇太太说,那神情温暖了乔的心。

“最初,我根本没打算卖掉自己的头发,边走边琢磨我能做些什么,只想一头扎进豪华商店里,拿起就走。在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我看见标了价的发辫,一条黑发辫,还不如我的头发密呢,就卖四十美元。我忽然想起,我也有件东西能够卖钱哪,没再多想就进去了,询问他们要不要头发,我的头发值多少钱。”

“真不明白你怎么敢,”贝丝颇有些敬畏地说。

“其实呢,那人是个小个子,看上去好像活着就是为了给自己抹头油。最初,他有点儿发愣,可能很少见过女孩子闯进店里,兜售头发。他说他对我的头发不感兴趣,颜色不时髦,要买的话,也不会付大价钱,还得染色,工本太高,反正一大堆话。天色已经晚了,我怕我当下不做,就再不会做了。我央求他买下,告诉他我为什么急需用钱。这确实很蠢,不过他倒因此改变了主意,我颠三倒四地诉说我的故事,越说越激动,他的妻子听了,非常和善地说:

“‘买下吧,托马斯,这姑娘也不容易,如果我有一把值钱的头发,没准儿哪天我也会为吉米这样做。’”

“吉米是谁?”艾美问道,她喜欢听人边说边解释。

“她说那是她儿子,也在当兵打仗。这种事情让陌生人变得友好,对吗?那男人为我剪发时,她就说呀说呀,免得我伤心。”

“头一剪子下去,你不觉得可怕吗?”梅格战栗一下问道。

“那人准备推子剪子时,我最后望了一眼自己的头发,就随它去了。我从来不在小事上磨唧,看见伴了我多年的头发堆在桌儿上,头上只剩下短短的发楂,感觉确实有些怪,好像我丢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膊。老板娘瞧我恋恋不舍,递给我长长的一缕留个念想。妈妈,你把这收着,就算是对旧日荣耀的纪念。短头挺舒服的,我想我再不会留长发了。”

马奇太太将一缕柔软的棕发折好,与抽屉里一缕灰发放在一起。

她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亲爱的，”就再也说不下去，女孩子们见她神色不对，连忙转换话题，大谈布鲁克先生的慈悲心肠，明天的好天气，还有爸爸回来养病时，她们该有多快活。

没人想回屋睡觉，十点钟时，马奇太太收拾妥当，说道：“来吧，姑娘们。”贝丝坐到钢琴前，弹奏了爸爸心爱的曲子，大家放声唱起来，又一个接一个地泣不成声，只有贝丝还在用心歌唱，她从音乐中，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

“都去睡吧，别再说话，我们明天得早起，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晚安，我的宝贝儿，”马奇太太说，歌儿唱完了，没人还有情绪再唱一段。

她们轻轻吻了妈妈，蹑手蹑脚地上床了，仿佛病中的父亲就躺在隔壁。尽管灾难临头，贝丝和艾美还是很快睡去了。梅格久久难以入梦，心中思索她短短一生中遇到的最严峻的问题。乔一动不动，姐姐以为她也睡着了，听到一声压抑的抽泣，她伸出手，摸到了一张泪湿的面颊：

“乔，亲爱的，你怎么了？是不是在想爸爸？”

“没有，这会儿没有。”

“那又是为什么？”

“我的——我的头发！”可怜的乔呜呜地哭出声来，拼命想用枕头堵住自己的悲哀。

梅格只觉得心酸，亲吻她，抚摸她，想尽办法安慰这位苦难中的女英雄。

“我不是难过，”乔清清嗓子说道。“只要可能，明天我还会这样做。是我身上那点虚荣和自私发作了。别告诉任何人，都过去了。我以为你睡了，就想悄悄悼念一下我的美发。你怎么还不睡？”

“我睡不着，想想就担忧。”梅格说道。

“想点高兴的事，很快就睡着了。”

“我试过了，结果更清醒了。”

“都想什么来着？”

“美丽的面孔，尤其是那眼睛，”梅格答道，黑暗中抿嘴笑笑。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褐色的，哦，是有时候，其实，蓝色的也很可爱。”

乔笑了，梅格马上要她闭嘴，又甜甜地保证，她会帮她把头发烫成卷儿，随后，她们慢慢睡了，梦中进入了她们的空中楼阁。

午夜时分，时钟敲响了，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从一张床走到另一张床前，给这个掖掖被单，给那个扯扯枕头，长久地站在床头，温柔地望着酣睡中的小脸蛋儿，亲亲每一张嘴唇，心中一遍遍述说只有母亲才念兹在兹的祈求。她掀起窗帘，望望阴暗的夜空，月亮蓦地穿破云层，清辉泼洒，仿佛是一张明媚、温存的面孔，悄没声地对她说：“放宽心，亲爱的，乌云终归遮不住光明。”

第十六章　家　书

灰蒙蒙的清晨，天气阴冷，小姐妹们点上灯，以一种从没有过的虔诚，读那本小书，面对飞来横祸，她们从这里乞求帮助和安慰。她们穿好衣服，说定要高高兴兴地与妈妈告别，不叫她在漫漫旅途中为她们的眼泪和哀怨而揪心。走下楼来，一切似乎都有些不寻常——外面那般幽暗，沉寂，屋里又这么亮堂，忙乱。凌晨时刻吃早饭似乎很怪异，甚至汉娜，戴了睡帽，在厨房里颠来跑去，熟悉的面孔也变得陌生。大行李箱立在门厅里，妈妈的外套和帽子摆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餐桌前，勉强吃点东西，面色苍白，神情倦怠，显然是忧虑重重，又没睡好觉，姑娘们看在眼里，一下子失去了勇气。梅格的眼泪噗嗒噗嗒往下掉，乔不止一次用厨房的布巾捂住脸，两个小妹妹也黯然神伤，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悲苦。

人人少言寡语，但上路的时候就到了，她们坐在一起等车子，姑娘们都在为妈妈忙活，有的叠围巾，有的理顺软帽的系带，有的为她穿套鞋，有的帮她扎牢旅行袋的绳子，马奇太太望着她们说：

“孩子们，我走后，有汉娜照顾你们，劳伦斯先生也会保护你们。汉娜忠心耿耿，我们的好邻居把你们当成他自己的孩子。我不发愁你们的生活，我担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应付这场灾祸。不要伤心，不要烦躁，也别以为每天混日子，什么都不想，就能好受点。该做的事情，就去做，工作对人是最好的慰藉。满怀希望，勤恳做事，不管发生什么，都要记牢，你们不会失去父亲。”

“记住了，妈妈。”

“梅格，事事小心，照顾好你的妹妹，多和汉娜商量，有事情解决不了，去找劳伦斯先生。乔，沉稳些，打起精神，别毛毛糙糙，给我写信，做个勇敢的姑娘，随时帮助和鼓动大家。贝丝，用你的音乐安慰自己，家里的杂事，要你分担。还有你，艾美，能做点什么，就帮大家

做，乖乖待在家里，别出乱子。”

“我们会的，妈妈，我们会的！”

马车辚辚，由远而近，大家跳起身来，侧耳倾听。这是个艰难的时刻，但姑娘们都很坚强，没有人流泪，没有人逃避，也没有人哀号，虽然她们给爸爸捎上问候时心情沉重，担心没准这已经太迟了。她们静静地吻过妈妈，偎依着她，决心待马车驶离时欢笑着向她挥手。

劳瑞和爷爷也赶来送行，布鲁克先生看去那么坚毅、理智、和善，姑娘们当场就呼他为“好好先生”。

“再见，我的宝贝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马奇太太一一吻过女儿们的小脸蛋儿，喃喃说道，随后转身上车。

马车走远了，太阳升起来，马奇太太回头张望，霞光照映在门前的众人身上，仿佛预示了光明。他们也感觉到了，微笑着向她招手。她转过街角，留在心头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四张绚烂的面孔，在她们身后，守护神一般站立着白发苍苍的劳伦斯先生、忠实的汉娜和诚挚的劳瑞。

“大家对我们太好了！”她转回身说到，从身边年轻人的脸上又看到了那种爱恤的神情。

“还能怎样呢，”布鲁克先生答道，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引得马奇太太也开颜一笑，漫长的路程就在阳光、微笑和欢畅的言谈中开始了。

“就像是经过了一场地震，”乔感叹道，邻人回家去吃早饭了，留下她们姐妹在家歇息。

“好像半个屋子都空了，”梅格落寞地说。

贝丝张开嘴想说话，却只能指指妈妈桌上精心织补好的一堆长筒袜，可见妈妈忙到最后一刻，还是没忘了为她们操劳。这件小事情，深深打动了她们的心，她们虽然下过决心，还是忍不住痛哭失声。

汉娜明智地待在一边，听任她们宣泄感情，待到她们哭痛快了，才端了咖啡壶前来劝慰。

“好了，姑娘们，妈妈说什么来着，不要伤心。来吧，喝杯咖啡，干活去了，别给马奇家丢脸。”

咖啡是难得之物，汉娜这天早上准备了咖啡，果然很有心计。没人能抵挡她的召唤，还有咖啡壶嘴溢出的清香。她们围坐在桌前，擦

泪的手帕换成了擦嘴的餐巾，十分钟的工夫，便不再凄惶。

"'满怀希望，勤恳做事，'这是我们的座右铭，让我们来看看谁能记得最牢。我照常去马奇阿婆家，哎，只怕还得听她教训！"乔啜着咖啡，又恢复了精气神儿。

"我得去金斯家，其实我更想待在家里，照料这一摊儿，"梅格说道，懊丧她的眼睛都哭红了。

"不用你管，贝丝和我就能把家里收拾利索，"艾美郑重地说。

"汉娜会指点我们，等你们回家时，一切就都料理妥当了，"贝丝已经把抹布和洗碗的盆子拿出来。

"我觉得忧虑也怪有意思的，"艾美边吃糖，边若有所思地说道。

姑娘们都憋不住笑，情绪好多了，不过梅格还是摇了摇头，感叹这个小丫头能从糖罐里找到安慰。

捧着卷酥，乔不免又难过起来，她和梅格走出家门后，悲伤地回头望望，窗前不见了妈妈熟悉的面容，物是人非，亏得贝丝还记得这个小小的家庭仪式，伏在窗前向她们点头告别，像个面孔红扑扑的中国娃娃。

"还是我们的贝丝！"乔挥动帽子感慨万分。"再见，梅格，希望金斯家的孩子今天不再淘气。别为爸爸伤心，亲爱的，"她们分手时，乔又说道。

"也希望马奇阿婆别再唠叨。你的头发挺精神，像个男孩子，很雅气，"梅格回答说，努力忍着笑，瘦高的妹妹顶了一头短发，脑袋显得小多了。

"这是我惟一的安慰了，"乔抓着劳瑞送给她的大帽子，转身离去，只觉得自己像是剪了毛的绵羊，瑟缩在寒风中。

爸爸的来信让姑娘们的心情舒展了许多，尽管他仍然缠绵病榻，但身边有世上最好的护士照顾，他已经有了起色。布鲁克先生每天发来一份简报，梅格作为一家之主，坚持要当众宣读，一天又一天，情况越来越让人欣喜。最初，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写几句话，然后，鼓鼓囊囊的信封，交由哪个姐妹小心地塞到邮箱里，与华盛顿的通信成为她们日常的一件大事。其中的一封颇有代表性，我们不妨读上一读：

"最亲爱的妈妈，很难向你描述，你上次的来信带给我们多

少欢乐，我们情不自禁地为那些好消息哭了又笑。布鲁克先生那么仁义，幸运的是，劳伦斯先生交待的公事竟将他长时间留在你们身边，他对你和爸爸实在太顶用了。姑娘们都很懂事。乔帮我缝缝补补，包下了所有的力气活儿。不过我知道她的'心气儿'忽高忽低，倒也不担心她劳累过度。贝丝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来不忘记你对她说的话。她时时担忧父亲，只有坐在她的小钢琴前，才会露出笑脸。艾美在我面前挺乖的，我也悉心照顾她。她自己梳头，我教她锁扣眼儿，缝补她自己的袜子。她做得很上心，等你回来时，定会为她的进步而欣喜。劳伦斯先生如乔所说，就像只老母鸡一样看护我们，劳瑞也非常殷勤和善。他和乔一道保持了家中的欢乐气氛，因为你们远在天边，有时我们难免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像孤儿。汉娜简直是个圣人，她从来不发火，总是称我'梅格丽特小姐'，你知道，很尊重我。我们都很好，忙忙碌碌，但我们日夜盼望你们归来。请转达我对爸爸的爱，相信我，你永远的

梅格”

这封工整的短简，写在香喷喷的信纸上，与下一封信适成鲜明对照，那封信用了一大张薄薄的舶来纸，字迹凌乱潦草，随处都是墨渍：

“亲亲的妈咪，为爸爸再三欢呼！布鲁克是个大好人，爸爸刚有好转，他便电告我们。收到信后，我立即窜到阁楼上，本想感谢上帝厚待我们，但忍不住就哭了，一个劲儿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这跟正式的祈祷也差不多吧？因为我心中充满了爱。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快活，我都喜欢上它了，人人都好得不得了，就像生活在乐园之中。看到梅格坐在餐桌上首，行使妈妈的职责，你一定会笑的。她一天比一天更漂亮了，有时，我都爱上她了。两个小孩儿就跟天使似的，我呢，哦，哦，乔就是乔，不会变样儿。噢，我得告诉你，我差点儿和劳瑞吵起来。为了一点小破事儿，我随口说了自己的想法，惹恼了他。其实我是对的，但话说得不好听，他甩手就走，说我如果不道歉，他就再不上门了。我说我才不会道歉呢，我气得要死。我们僵持了整整一

天,我很郁闷,特别想你们。劳瑞和我都太骄傲了,谁也不想服输,但我以为他会来请求原谅,因为我是对的。他没有来,到了晚上,我想起艾美掉到河里那天你说的话。我又读了那本小书,感觉好多了,决心让阳光驱散我的气恼,跑去告诉劳瑞我很抱歉。我在门口碰上了他,他也是来向我道歉的。我们都笑了,彼此请对方原谅,又欢喜如常了。

"我昨天帮汉娜洗衣服,作了一首'诗',爸爸喜欢我这些不成样子的东西,所以抄在这里,逗爸爸一笑。送上我最亲热的拥抱,请亲吻你的

乱七八糟的乔"

肥皂泡之歌

"我欢快地歌唱,洗衣哟洗衣,
洁白的泡沫高高涌起;
用力地搓哟,汰哟,拧哟,
悬在绚烂的阳光里;
让自由自在飘来的清风哟,
吹干爽每一丝一缕。

"但愿能把一周的污垢,
也从我们的心灵中涤去,
神奇的水和风哟
把我们变得纯洁无比;
这世间从此哟,
有个光辉的清洁日子!

"走在有益的人生路上,
心儿哟变得平静坚毅;
忙碌的头脑顾不得
忧伤、愁闷和悲戚;
就像用扫帚奋力扫除了

那些萎靡不振的思绪。

“我高兴我已肩负起使命，
勤奋地劳动无止无息，
它带给我健康、力量和希望
让我欢欣地嘱咐自己：
‘用头脑思想，用心灵感觉，
但双手啊，永远不能贪图安逸！’”

“亲爱的妈妈，我只剩这么一小块地方送上我的爱，还有几片三色堇的标本，我把三色堇的茎保存得好好的，等爸爸回来观赏。我每天早上读书，一天都乖乖的，晚上唱爸爸教我的歌儿睡觉。我不敢唱《天国之歌》，一唱我就哭。每个人都心平气和，你们不在，我们尽可能过得高兴点。艾美要我把下面的纸留给她，所以我不能再写了。我没忘记盖上瓶瓶罐罐，每天我都给钟表上发条，还给屋子通风。

“亲吻爸爸的脸颊。噢，快快回来。

小贝丝”

“Ma Chere Mamma,[①] 我们都很好我做我的功课从不跟姐姐们顶触——梅格说我应当说抵牾所以我把两个字都写在这里随你看哪个更合适。梅格很照顾我每天晚上喝茶时都让我吃果冻，乔说这样对我很有好处我的脾气就甜多了。我已经是少女了但劳瑞不尊重我，他管我叫小丫头而且我像哈蒂·金一样说 Merci[②] 或 Bon jour[③] 时他就把法语说得飞快很伤我的感情。我的蓝裙子的袖子都破了，梅格给我接上了新的袖子但是正面弄错了结果比裙子的颜色还蓝。我很难过但没有发火但是我确

① 法语：亲爱的妈妈。
② 法语：谢谢。
③ 法语：日安。

实希望汉娜把我的围裙浆得更笔挺一点而且每天都吃荞麦。她可不可以呢？我的这个吻号(问号)画得好看吧？梅格说我的彪点(标点)和拼写简直糟透了我感到很耻辱，不过我太忙了，没有办法。再见，给爸爸送上一大堆爱。爱你的

艾美·克蒂斯·马奇”

“亲爱的马奇太太，我写几行字，报告我们过得不赖。姑娘们聪明，手脚又勤快。梅格小姐准能成个像样儿的管家婆，她喜好这个，学起来也快得很。乔事事抢先，但她性子急，不走脑子，没人知道她会弄出什么名堂。星期一她洗了一大盆衣服，还没有拧干就忙着浆，把一条粉棉布裙染成蓝色，快把我笑死了。小人儿里顶属贝丝招人疼，帮衬我很多，懂事儿，做事又稳妥。她什么都想学，小小年纪，就上市场买东西，账也记得不差，当然，有我在旁边指点。到这会儿，我们过得很俭省；照你的意思，姑娘们我只叫她们每星期喝一次咖啡，吃的也是有营养的家常饭菜。艾美只要穿得漂亮，有甜食吃，就消停了。劳瑞先生还是个调皮鬼，常常把家里闹翻天，但姑娘们可高兴了，我就由他折腾。老爷子送来很多东西，没处搁没处放的，不过他是好心思，我也不该多嘴。我在烤面包，这回就到这儿。我问马奇先生好，祝愿他不再得肺炎。

汉娜·穆莱特敬启”

“二号病房护士长，拉巴汉诺克河一片静寂，部队军容整饬，后勤供应充足，特迪上校麾下民团忠于职守，总司令劳伦斯将军每日例行巡视，军需官穆莱特保障营地给养，狮子狗少校夜晚布哨。为华盛顿传来喜讯特鸣二十四响礼炮，总部举行盛大阅兵式。总司令致以良好祝愿，附带属下衷心问候。

特迪上校”

“亲爱的夫人，小姑娘们安然无恙，贝丝和我的孩子每日都来报告情况；汉娜是用人中的楷模，像条龙一样守护美丽的梅

格。很高兴天气一直不错;诸事可吩咐布鲁克帮助,开销超出预计,祈以我为后援。不可令你的丈夫稍有匮乏。上帝保佑他在恢复。你忠实的朋友和仆人——

詹姆斯·劳伦斯”

第十七章　小信徒

一个星期以来，这栋老宅子里的种种美德，在邻里间传为佳话。一家人个个心思纯正，忍让克制，这确实很叫人惊奇。待到最初对父亲病情的忧虑略见缓和，姑娘们不觉中稍稍放松了她们的努力，故态复萌。她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座右铭，但满怀希望和勤恳做事，似乎并不很难。如此这般地辛劳之后，她们觉得应当有点闲暇，而闲起来，就不是一点点了。

乔头发剪短，没戴好帽子，得了一场重感冒，马奇阿婆命她在家休息，因为她不高兴听人读书时，满脑袋散发寒气。乔倒很高兴，精气神儿十足地从阁楼到地下室翻腾个遍，随后倒在沙发上，用砷和书籍来治疗感冒。艾美觉得家务与艺术不能兼顾，重新钻研她的泥饼。梅格每天去照看她的学生，要不就在家里做针线活儿，或者自以为是在做针线活儿，但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给妈妈写长信，或一遍又一遍地重读华盛顿来信。贝丝仍然坚持不懈，少有懒散和感伤的时候。她每天不厌其烦地履行那些琐碎的义务，捎带为姐姐妹妹做了很多事情，谁让她们很健忘呢，妈妈离开，家里便像一架大座钟，却暂时停摆了。她思念妈妈，担心爸爸，心情太沉重时，就会藏在某个壁柜里，把脸贴在充满了熟悉气息的旧长裙上，悄悄哭上一阵，暗自诉说她小小的心愿。没人知道此后她又是如何转悲为喜的，但人人都觉出了她的温柔与体贴，以至心里有事时，时常会来她这里寻求安慰和建议。

谁都没意识到这次变故是对性格的一次考验，最初的一番激动过后，她们以为自己做得很不错，应当得到夸奖。她们也确实做得不错，但此后她们却松懈下来，又经历了多少焦虑与悔恨，她们才得出了教训。

“梅格，你能不能去看看赫梅尔一家人，妈妈说过，不要忘记他

们,”贝丝说,此时,距马奇太太离开已有十天。

“今天下午我太累了,不想去了,”梅格正坐在摇椅上舒服地摇来摇去,手上拿了针线活儿。

“你能去吗,乔?”贝丝又问。

“我感冒了,外面风太大。”

“我看好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可以跟劳瑞出门,但还不能去赫梅尔家,”乔笑了说,不过话中带有狡辩意味,自己也有点羞惭。

“你干吗不自己去?”梅格问道。

“我每天都去,就是那婴儿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赫梅尔太太出去做工,是劳姗照料他,但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我觉得你们或者汉娜该去看看。”

贝丝说得很恳切,梅格答应明天一定去。

“到汉娜那儿要点好吃的,带上过去,贝丝,新鲜空气对你有好处,”乔说,又内疚地补充道:“我会去的,但我得先写完我的东西。”

“我头疼,很累,没准儿你们有谁能去,”贝丝说。

“艾美马上就回家了,她可以代我们跑一趟,”梅格建议道。

“好吧,我歇一会儿,等她回来。”

贝丝躺在了沙发上,其他人各忙各的,赫梅尔一家人给忘在了脑后。一小时过去了,艾美还没回家,梅格回屋去试新装,乔沉浸在她的故事中,汉娜趁煮饭前的工夫酣然入睡,贝丝不声不响戴上她的小帽,篮子里装上些给孩子们的零星杂物,走入凛冽的寒风中。她的头还是昏沉沉的,一向平静的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她回来时,已是向晚时分,没人见她蔫蔫地爬上楼,把自己关在妈妈的房间里。半个小时后,乔来“妈妈的壁橱”里找东西,见她坐在药箱上,神情忧郁,手里拿了个药瓶。

“我的天啊!出什么事了?”乔叫道,贝丝伸出手,示意她走开,又急急问道:

“你得过猩红热,是吗?”

“好些年前的事了,是梅格先得的。怎么啦?”

“那我跟你说吧。噢,乔,那婴儿死了!”

“谁家的婴儿?”

“赫梅尔太太的,没等她赶回家,婴儿就死在我的膝上,”贝丝呜咽着说道。

“我的小可怜,这太可怕了! 本该是我去的,”乔说道,把妹妹搂在怀里,坐在妈妈的大椅子上,痛悔不已。

“不是可怕,乔,我心里难受! 进门我就看出,他的病越发重了,劳姗说她妈妈去请大夫了,我就接过婴儿,让劳姗歇会儿。孩子好像睡了,但他忽然轻轻哭了一声,浑身抽搐,然后就一动不动了。我想给他暖暖脚,劳姗喂奶给他喝,他也没有动静,我知道他死了。”

“别哭,宝贝儿! 然后呢?”

“我就坐在那儿,抱着婴儿,等赫梅尔太太和医生到家。医生说,孩子死了,还检查了海因里希和明娜,他们都闹嗓子疼。‘猩红热,太太。你该早点喊我。’他很生气。赫梅尔太太说家里穷,本想自己对付过去,现在已经太迟了,只能求他帮助其他孩子,她去央告慈善机构支付他的医药费。他这才笑了,和蔼一些。真是太悲惨了,我和他们一块儿哭,他忽然转过身,告诉我快回家去,立即服用颠茄,否则我也会发烧的。”

“不,不会的!”乔叫道,紧紧抱住她,神色惊恐。“噢,贝丝,你如果病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我们该怎么办?”

“你别害怕,我想不会太严重的。我查了妈妈的书,书上说猩红热始于头痛,喉咙发炎,浑身不适,像我这会儿的感觉,所以我吃了点颠茄,现在好些了,”贝丝说,把她冰凉的双手放在滚烫的额头上,试图显得振作些。

“妈妈在家就好了!”乔感叹道,抓起书来,只觉得华盛顿远在天边。她读了一页,又看看贝丝,摸摸她的额头,瞄瞄她的喉咙,沉重地说:“你看护那婴儿已有一个星期,还和快发病的其他孩子扎堆儿,我怕你已经染病了,贝丝。我去叫汉娜,她知道怎么治病。”

“别让艾美过来,她还没得过猩红热,千万别传染给她。你和梅格不会再得一回吧?”

“我想不会,得也不怕,是我活该,自私的家伙,只顾写我的废话,差你跑来跑去!”乔起身去请教汉娜,嘴上还嘟哝道。



梦中的汉娜立即清醒，快步奔往楼上，她宽慰乔说，不用惊慌，人人都得猩红热，只要照料得当，没人会死——这会儿，她说什么，乔信什么，走上楼去找梅格时，心里已经轻松多了。

“现在听我分派，”汉娜察看又询问过贝丝后说。“我们去请班斯大夫，亲爱的，帮你瞧瞧，交待我们这病该如何治；然后我们送艾美去马奇阿婆那里，住上一阵，免得染上，你们两人留下一个，陪贝丝待一两天。”

“当然该我留下，我最大，”梅格说，心中着急，又很内疚。

“我留下，是我的错儿，她才病了；我答应妈妈照顾好妹妹，但我没能做到，”乔坚决地说。

“你说要谁留下，贝丝？多了没用，一个人就够了，”汉娜说。

“留下乔吧，”贝丝欢喜地把额头抵在姐姐身上，了结了争执。

“我去告诉艾美，”梅格说道，心里有些酸涩，不过，到底还是松了口气，她不喜欢看护病人，乔喜欢。

不料艾美当下就闹起来，激动地宣布，她宁肯得猩红热，也不去马奇阿婆家。梅格说理、央求、逼迫，全没用处。艾美一口咬定，就是不去，梅格无奈，快快地去找汉娜商量该如何是好。没等她回来，劳瑞走入客厅，见艾美脑袋扎在沙发垫子上，独自抽泣。艾美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劳瑞双手插在兜里，眉头深锁，轻轻吹着口哨，踱来踱去，陷入了沉思。随后，他坐到艾美身边，慢声细语地说：“好啦，做个懂道理的小妇人，照她们说的去做。嘿，别哭，先听听我有个多么好玩儿的计划。你去马奇阿婆家，我每天都来，带你出去，驾车或散步，我们会过得非常开心。岂不比闷在这里强？”

“凭什么送我走，好像是我碍事儿了，”艾美委屈地说。

“哪儿的话儿呢，小姑娘，都是为了你好。你不想生病吧？”

“我当然不想啦，可我敢保证，反正我也得生病，我一直跟贝丝在一块儿呢。”

“这样你更得马上离开了，没准儿还能躲过这一关。换换空气，再加些小心，肯定就没事了；即使有点麻烦，你也不会病得很厉害。我劝你尽快动身，猩红热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小姐。”

“马奇阿婆那里太闷了,她又那么厉害,”艾美恐惧地说。

“有我每天走动,告诉你贝丝的消息,带你出门闲逛,不会闷的。老太太喜欢我,我会变着法儿逗她开心,这样,我们做什么,她也不会太挑剔了。”

“你真的会驾了小马车带我出去?”

“以绅士的名誉保证。”

“一天不落?”

“那还有错儿。”

“贝丝好了,立即接我回来?”

“一分钟都不耽搁。”

“还去剧院?”

“有十几个剧院呢,只要我们跑得过来。”

“那好吧,我想……我就去吧。”

梅格和乔跑下楼来,感慨这番奇迹,艾美呢,自觉做了牺牲,很了不起,不免摆摆架子,声称只要医生说贝丝会得病,她就离开。

“小可怜怎么样了?”劳瑞问道,贝丝是他最宠爱的小姑娘,他焦虑万分,只是不愿表露出来。

“她在妈妈床上休息,感觉好些了。那婴儿的死对她打击很大,不过我敢保她只是受了风寒。汉娜说她也这样想,但她看上去很不安,我都担心死了,”梅格答道。

“熬人的世界!”乔烦躁地抓挠着她的头发说道。“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妈妈走后,没有一件事情顺顺当当,我都晕了。”

“好啦,别把自己弄得跟刺猬似的,并不雅观。乔,把头发拢顺,告诉我,该不该给你妈妈拍个电报,或者做点儿什么?”劳瑞问道,他的朋友失去了一头秀发,他始终感到不舒服。

“我正烦呢,”梅格说。“我想我们该告诉她贝丝病了,可汉娜说绝对不行,妈妈此刻不能撇下父亲,何必叫他们担忧。贝丝的病很快会好转,汉娜知道该做些什么,妈妈也说过让我们听她的话,没准我们应该听她的,不过好像总有点儿不对劲儿。”

“算了,我也说不好,等医生来过后,你问爷爷吧。”

“会问的。乔,快去请班斯大夫,”梅格吩咐。“他不来,我们什么

也决定不了。”

“你待着别动，乔，跑腿的事我来干，”劳瑞戴上帽子说。

“我怕你很忙的，”梅格说。

“没事儿，今天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你假期也要学习吗？”乔问道。

“谁让邻居给我树立了榜样，”劳瑞说罢，急匆匆冲出屋门。

“我看这孩子大有希望，”乔见他跃过篱障，微笑了赞叹道。

“他做得很不错——男孩子嘛，”梅格有些冷淡地说，她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班斯大夫来了，他说贝丝有猩红热的征兆，但不会太严重，虽然听说了赫梅尔家的故事，表情有些阴沉。他要艾美立即回避，还开了些药以作预防。艾美走得很排场，有劳瑞和乔陪同左右。

马奇阿婆对人仍是她一贯的做派。

“你们又有什么事？”她问，眼镜上方射出严厉的目光，蹲踞在椅子背上的鹦鹉哑哑叫道：

“走开。男孩子不许进。”

劳瑞退到窗前，乔说明了事情经过。

“我早就料到，你们非要搀和穷人家的闲事儿。艾美如果没病，就留下吧，帮着做事情，不过八成她也会病的，现在看着就说不定。别哭，小姑娘，听人哭鼻子我心烦。”

艾美眼看就要哭出声来，劳瑞促狭地揪了揪鹦鹉的尾巴，波利嗷的一声，怪叫道：“我的老天爷！”逗得艾美反而笑起来。

“你妈妈有什么信儿吗？”老妇人沙哑着嗓子问。

“爸爸好多了，”乔尽量忍住笑意答道。

“噢，是吗？我看，也不会长的，马奇可没有忍耐力，”这回答未免有些幸灾乐祸。

“哈，哈！别说完蛋，吸一撮鼻烟，再见，再见！”波利在栖木上又蹦又跳，喋喋不休，劳瑞拧拧它的尾巴，它一口叼住了老妇人的帽子。

“闭嘴，你这讨厌的老鹦哥！乔，你最好赶快回家，这么晚了，就不该和这傻小子闲逛，这——”

“闭嘴，你这讨厌的老鹦哥！”波利尖叫，一头从椅子上栽下来，跑

去啄那个笑得直颤的“傻小子”。

“我看我是没法忍受，试试吧，”艾美心想，孤单单地留在了马奇阿婆家。

“躲开点儿，你这怪物！”听了波利这句粗话，艾美真的忍不住哭鼻子了。

第十八章　阴郁的日子

贝丝确实染上了猩红热，而且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只有汉娜和医生心中有数。姑娘们对疾病一无所知，劳伦斯先生想探视又不得允许，一切都由汉娜做主，忙碌的班斯大夫尽了全力，但许多事情都须留给尽职尽责的小护士来处理。梅格留在家中，免得传染了金斯家的孩子，她每日料理家务，心情焦虑，写信时不提贝丝患病，心中总是不安。她觉得欺骗妈妈是不对的，但妈妈吩咐她遇事和汉娜商量，而汉娜根本容不得"为这点小事打扰马奇太太"。乔没日没夜地看护贝丝，按说并不难，贝丝很能忍耐，只要她还能克制，从来都不抱怨。不过，有一段时间，高烧袭来时，她会声嘶力竭地说胡话，把被单当做她的心爱的小钢琴弹奏，她想唱歌，因为喉咙肿胀，唱得有腔没调；一度，她甚至认不出周围熟悉的面孔，名字都说错，还哀哀地呼唤妈妈。乔吓坏了，梅格央告准许她向妈妈禀报真情，甚至汉娜也说"再琢磨琢磨，虽说还没到凶险的时候"。华盛顿的一封来信更增添了她们的烦恼，信中说，马奇先生的病出现反复，短期内想都不用想回家的事。

日子过得阴郁黯淡，家里一片孤闷凄凉，姐妹们一边劳作，一边等待，欢乐不再，只有死亡的阴影徘徊不去！梅格丽特坐在那里，泪水时不时打湿了她手中的活计，痛惜有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回她曾经拥有过的宝贵的一切——爱、安定、宁静和健康，而这些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幸福。乔蜷缩在昏暗的屋子里，眼前是病卧床头的妹妹，耳边传来呻吟声，回想贝丝的温柔和甜美，感伤她多么让人牵肠挂肚，到此才明白贝丝日常为他人所做的一点一滴，有多么可贵，正是这种种平凡的美德，造就了家庭的幸福，它们本不起眼，却比天赋、金钱和美貌，更值得人们留恋和珍惜。流亡在外的艾美，一心想回到家中，为贝丝尽点力，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又痛悔有多少事情该自己做的，

却丢给了任劳任怨的贝丝。劳瑞像一个幽灵围了宅子逡巡,劳伦斯先生锁上了大钢琴,他难以忍受睹物伤情,回想起邻居小姑娘夕阳下给他带来的欢乐。人人都在惦记贝丝。送奶的小厮、面包房师傅、杂货店老板和肉店伙计都在询问她的情况;可怜的赫梅尔太太为明娜取寿衣时,跑来为自己的疏忽祈求宽恕;邻居们送上了各种各样的安慰和祝愿,甚至最熟悉她的人也惊异小贝丝如何有这么多朋友。

此时,贝丝躺在她的床上,身边是她的娃娃乔安娜,即使是在昏迷中,她也没有忘记这个小可怜儿。她挂念她的猫咪,又不让人抱到跟前,免得传染了它们;清醒些时,她就开始担忧乔会不会有事。她给艾美捎去想念她的口信儿,请家人告诉妈妈她很快就会写信;不时央人拿来铅笔和纸,想写上一两句话,免得爸爸以为贝丝忘了她。但很快,这些短暂的清醒时刻也没有了,她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翻来覆去,口中断断续续说些胡话,或者长时间昏睡,却又不见有所恢复。班斯大夫每天来两次,汉娜彻夜不眠,梅格的桌子里放了一份电报稿,随时准备发出,乔守在贝丝身边,一动不肯动。

十二月的头一天对她们来说是个凄凉的日子,寒风彻骨,大雪纷飞,一年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上午,班斯大夫上门,他久久凝视贝丝,攥了一会儿她滚烫的手,轻轻放下,低声对汉娜说:

“如果马奇太太能离开她丈夫,最好是请她回来。”

汉娜点点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梅格跌坐在椅子上,仿佛四肢没了一点力气;乔脸色惨白,片刻后跑入客厅,抓起电报稿,匆忙穿戴好,冲入暴风雪中。不大工夫,她回来了,闷声不响地脱下大衣。劳瑞拿一封信跑来,说马奇先生身体好转。乔感激不尽地慌忙读信,心里依旧沉甸甸的,她的凄楚神情引得劳瑞悄悄问道:

“出什么事了? 贝丝的病情恶化了?”

“我去给妈妈送信儿了,”她悲切地说,半天脱不下靴子。

“好极了,乔! 是你自己的主张?”劳瑞问道,他扶她坐到客厅的椅子上,费力地扯脱靴子,见她的双手在抖。

“不,是大夫叫我们做的。”

“噢,乔,不会这么糟吧?”劳瑞大惊失色地叫道。

“是的,就是很糟,她已经认不出我们了,甚至也不再谈论那群绿

鸽子，就是她说的墙上的藤叶；她不像我的贝丝了，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承受这一切；妈妈和爸爸都不在，上帝又那么远，呼他也不应。”

泪水从可怜的乔的面颊上滴落下来，她绝望地伸出手，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劳瑞攥住她的手，哽咽着悄声说道：

“我在这里。抓住我，乔，亲爱的。”

她说不出话，急切地“抓住”劳瑞的手，人间的情谊缓解了她心中的痛楚，引领她更接近上帝，危难之中，惟有上帝才能给她力量。劳瑞想说些话来宽慰她，一时却不知如何表达，只有默默站在那里，像她母亲通常那样，轻轻抚摸她低垂的头。这番举动，给了乔再好不过的抚慰，远胜过无论怎样恳切的说词，乔感受了劳瑞心中的同情，从劳瑞无声的爱怜中得到安慰。她擦干了宣泄悲伤的泪水，感激地抬头看他。

“谢谢你，特迪，我现在好些了。我已经不那么绝望，事到临头，我会努力承受的。”

“我们还是往好处想，乔，这才有希望。很快你妈妈就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幸好爸爸有了起色，这样妈妈再离开，就不那么为难了。哎，天啊！祸不单行，偏是我肩上的担子最重，”乔叹道，将泪水打湿的手帕摊在膝盖上。

“梅格就不操心？”劳瑞生气地问。

“是啊，她是很操心，可她爱贝蒂，不像我这样深；她不会像我一样牵挂她。贝丝就是我的命，我不能失去她，我不能！我不能！”

乔的脸埋在手帕里，无助地哭起来，在此之前，她勇敢地忍了又忍，没掉一滴眼泪。劳瑞用手抹过自己的眼睛，什么也说不出来，直到心情平复，嘴唇不再颤抖。虽说这有失男子汉的气概，但他亦是情不自禁，这倒让人觉得欣慰。乔的抽泣止息了，劳瑞满怀希望地说：“我想她不会死，她这么善良，人人都喜爱她，我不相信上帝会带她离开这个世界。”

“好人，可爱的人，说死就死的，”乔哽咽着说，但她不再哭泣，朋友的话给了她安慰，虽然她仍没有打消恐惧和怀疑。

“可怜的姑娘，你累坏了。你本不是个消沉的人。你歇歇，我这

就让你振作起来。”

劳瑞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乔疲惫地把头伏在贝丝棕色的小帽上，那顶小帽一直丢在桌上，没人想起拿开。它一定是有什么魔力，它的温和的小主人的柔顺，仿佛融入了乔的身体。劳瑞端了一杯酒跑下楼，乔笑笑接过来，坚定地说：“我喝——祝贝丝早日康复！你是个好大夫，特迪，还是个善解人意的好朋友，我该如何报答你呢？”她说道，葡萄酒和贴心的话语，恢复了她的精气神儿。

“等着我的账单吧。今天晚上，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温暖你的心，比多少酒都管用，”劳瑞说，脸上透出抑制不住的得意神情。

“是什么？”乔喊道，惊奇中忘记了刚才的悲伤。

“昨晚我给你妈妈发了电报，布鲁克回电说她马上赶回来，今晚就到，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不为我做的事高兴吗？”

劳瑞一口气说完，随即面色通红，激动不已，他一直守着这个秘密，生怕惹恼姑娘们，或者伤害了贝丝。乔脸色煞白，从椅子上跳起来，劳瑞刚刚说完，她就用双臂拢住劳瑞的脖子，弄得劳瑞像触电一般，她欢喜地叫道：“噢，劳瑞！噢，妈妈！我太高兴了！”乔不再哭泣，疯了似的欢笑，颤抖着依附在劳瑞身上，仿佛因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有些神魂颠倒。劳瑞尽管吃惊，到底还保持了镇静，他轻轻拍拍乔的背，待她平静一些，怯怯地吻了她一两下，乔顿时清醒过来。她扶住楼梯栏杆，轻轻推开他，急促地说：“别，别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我太鲁莽了；但你能不顾汉娜的反对做了这事，实在了不起，我忍不住才扑到你身上。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别再给我喝酒了，都是让酒闹的。”

“我不怪罪，”劳瑞笑笑，整理了一下领带。“是这样，我心里很不安，爷爷也一样。我们觉得汉娜太专断了，你妈妈应当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倘若贝丝，哦，不，倘若发生什么不测，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们。所以我说服爷爷同意，是时候了，我们该有所行动，昨天我就跑去邮电局了，因为医生神情严峻，汉娜只要听我说发电报，就恨不得拧掉我的脑袋。我才不听人‘指挥’呢，就打定主意，发了电报。你妈妈这就回来，我清楚，晚班车是凌晨两点到达。我去接她，你呢，镇定下来，别让贝丝受惊，等着夫人带回好运来。”

“劳瑞，你是个天使！我得怎么感谢你呢？”

“再扑过来吧，我喜欢这样，”劳瑞说——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这种调皮的心情了。

“不成，谢谢你了。等爷爷来了，由他代表你吧。别逗我了，回去休息吧，半夜还得爬起来。多谢你，特迪，多谢你！”

乔退回到角落里，话刚说完，突然没入厨房里，坐在碗柜上，告诉蜷在一堆儿的猫说，她“真高兴，噢，太高兴了”！劳瑞离开了，自觉这件事干得很漂亮。

“没见过这么爱多管闲事的家伙，不过我原谅他了，但愿马奇太太现在就到，”汉娜听乔告知这好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说道。

梅格悄没声地狂喜一番，随后对着那封信发呆，乔忙着整理病房，汉娜“赶紧烘几只馅饼，防备还有人来”。家里好像吹入一股清风，有些什么，比阳光还明媚，把一间间静悄悄的屋子照亮了。一切似乎都给这充满希望的变化打动了，贝丝的小鸟开始啁啾而鸣；窗前艾美的草木中徐徐绽开了一朵玫瑰；炉火忽忽燃烧；姑娘们一碰面，苍白的脸上便露出笑容，相互拥抱，悄声传言：“妈妈回来了，亲爱的，妈妈回来了！”人人都喜气洋洋，只有贝丝昏迷不醒，对种种希望、欢乐、忧虑和危险一无所知。天可怜见——她的红润的面孔没了血色，曾经忙碌的双手虚弱无力，一向含了笑意的嘴唇变得木讷，美丽、光洁的头发乱蓬蓬地散落在枕头上。她整日如此，偶尔才醒来呻唤一声：“水！”唇舌枯焦，话也说不清楚。整整一天，乔和梅格守在她身边，观察、等待、企盼，相信上帝和妈妈。整整一天，雪下个不停，寒风凄厉，时间过得分外拖沓。但暮色终于降临，每当钟声敲响，坐在床头床尾的两姐妹都会兴奋地递个眼色，每一刻过去，希望都更近了一分。医生来时说过，贝丝的病情，或好或歹，午夜时必有分晓，他到时一定来看。

汉娜已经疲惫不堪，倒在床脚的沙发上酣睡；劳伦斯先生在客厅踱来踱去，宁愿面对一连叛乱的炮兵，也不愿看到马奇太太进门时的面容；劳瑞躺在毛毯上假寐，但心事重重地盯着炉火，黑黑的眼睛益发明澈和柔和。

姑娘们永远忘不了那一夜，她们守护着贝丝，没有一丝睡意，痛苦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身的无能为力。



“上帝如果怜恤贝丝，我从此再不抱怨，”梅格由衷地低语。

“上帝如果怜恤贝丝，我会终生爱他，伺奉他，”乔同样热切地说。

“我真希望我无知无觉，免得心如刀绞，”稍停片刻，梅格叹息道。

“要是生活总这么多灾多难，真不知道我们该如何挨下去，”乔黯然补充道。

时钟敲响了十二点，两人凝视贝丝，浑然忘了自己，她们仿佛从贝丝萎顿的面孔上察觉到一丝变化。房子里一片死寂，只有风的呼啸打破了这深重的寂寞。疲倦的汉娜昏睡不醒，惟有姐妹俩看到似乎覆盖在小小病床上的阴影。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切照常，劳瑞悄悄起身，前往车站。又是一个小时，没人回来。可怜的姑娘们忐忑不安，莫不是风雪阻断了道路，或是途中发生意外，更可怕的是，难道华盛顿那边有更大的灾难发生。

两点多了，乔站在窗前，感伤世界包裹在惨白的雪片中，显得多么凄凉，听到床上传来动静，她连忙转身，看见梅格跪在妈妈的安乐椅前，两手掩了面孔。乔一阵惊悸，心想，“贝丝死了，梅格不敢告诉我。”

她立即奔回原来的位置，慌乱地发现，情况出现了绝大的变化。贝丝面上的潮红退去，痛苦的表情消失了，可爱的小脸蛋儿苍白而安详，没有一点动静，乔欲哭无泪，她俯下身来，亲吻她最心爱的小妹妹潮湿的前额，轻轻地说：“别了，我的小贝丝，别了！”

汉娜从梦中惊醒，奔到床前，瞧瞧贝丝，摸摸她的手，听听她的喘息，一把把围裙从头上拽脱，坐在摇椅上晃来晃去，压低嗓音说：“她退烧了，睡踏实了，汗发出来，呼吸也正常了。谢天谢地！噢，我的老天爷！”

姑娘们还在踌躇，医生走进来，证实了这个好消息。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此刻，看到他的微笑，她们只觉得他犹如天使般模样，慈父一样望着她们说：“是的，亲爱的孩子们，我想小姑娘这回没事了。保持屋里的安静，让她睡觉，等她醒来，给她——”

该给她什么，两姐妹谁也没听见，她们蹑手蹑脚退到黑暗的走廊里，紧紧拥抱，欢乐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等她们回来后，忠诚的汉娜又是亲吻，又是拥抱，她们发现贝丝脸上的青灰色已经消退，就



像她平日那样，脸颊枕在手上，呼吸均匀，仿佛刚刚入梦。

“妈妈要是在这儿多好！”乔说道，冬夜即将过去。

“瞧啊，”梅格手拿一支半开的白玫瑰走来说道。“我原以为这朵花来不及放在贝丝手上了，如果她——如果她离我们而去。但它就在夜里开放了，现在，我就把它插在我的花瓶里，等小宝贝儿醒来时，她头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朵娇小的玫瑰和妈妈的面容。”

第二天一早，经历了一番漫长磨难的梅格和乔，强睁开眼皮从窗前眺望，旭日初升，仿佛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光华灿烂，天地万物，一一都成美景。

“像是个童话世界，”梅格站在窗帘后，观赏景色，自顾自笑了说道。

“快听！”乔突然踮起脚叫道。

是的，楼下门前响起马车铃声，汉娜惊呼一声，随即听得劳瑞低声欢叫道：“姑娘们，她回来了！她回来了！”

第十九章　艾美的遗嘱

家中发生所有这一切时,艾美正在马奇阿婆那里艰难度日。她平生第一次,深深体会到流亡在外的滋味,此时,她才知道了自己在家中有多么受宠。马奇阿婆从来不宠任何人,她不赞成这个,虽说她也想和善些,毕竟,这个乖顺的小姑娘很讨她的欢心。马奇阿婆人老了,心中惦记侄儿的几个孩子,不过她认为感情外露是不妥当的。难为她想尽办法,试图让艾美高兴些,可天啊,她事事都错得离谱。一些老人白发苍苍,满面皱纹,却保持了童心,孩子们一颦一笑,或悲或喜,他们都心领神会,从不让孩子们感觉拘束,他们在陪孩子们嬉戏时因势利导,和颜悦色中给予、也获得了友谊。但马奇阿婆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她规矩多多,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啰里啰嗦,没完没了,令艾美惶惶不可终日。老太太发现艾美比她姐姐乖巧可爱,自觉于情于理,她都肩了义务,必须尽可能管束艾美在家中自由散漫惯出的坏毛病。因此,她把艾美牢牢抓在手心儿,搬出六十年前自己受教育的经验,百般调理艾美——如此一来,艾美战战兢兢,只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小飞虫,陷在蜘蛛网中,插翅难逃。

每天早晨,她都得洗杯子,还得把老式茶匙、臃肿的银茶壶和玻璃器皿都擦得锃亮。然后,她须打扫房间,这活儿实在麻烦!有一丝灰尘,都逃不开马奇阿婆的眼睛,而所有的家具都是爪型底座,加上繁复的雕镌镂刻,想要擦拭干净,谈何容易。鹦鹉得喂食,哈巴狗得梳理,老太太跛得厉害,很少离开她的大座椅,艾美为了取东西,传达指令,还得楼上楼下,一趟趟跑来跑去。这些累人的劳动过后,她必须做功课,自是每日都免不了的磨难。做罢这一切,她才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岂不欣喜?劳瑞每天都来,先是花言巧语哄马奇阿婆开心,待她允准艾美跟他出门,两人便一起去散步,驾车,玩儿个痛

快。午餐过后，她为老太太朗声读书，不过刚读上一页，老太太就瞌睡了，通常会睡上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她得端坐在一旁。下午就是缝缝补补一类的活计，艾美手上勤快，心中怨愤，直忙到薄暮时分，用茶点前，她可以由着自己玩上一会儿。晚上是一天中最难挨的时候了，马奇阿婆必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年轻时的故事，闷得艾美只想赶快上床安歇，为自己的苦命痛哭一场，不过，每次还没等她挤出一两滴眼泪，已经闭上眼酣然入梦。

要不是因为劳瑞和女仆埃丝特，艾美觉得她怕是再也熬不下去了。光是那只鹦鹉，就能搅得她精神错乱。自打艾美进门后，鹦鹉很快看出她对它的不敬，挖空心思进行报复。只要艾美靠近，它就扯她的头发；艾美刚清洁过鸟笼子，它就掀翻了面包和牛奶；老太太打盹时，它故意去啄哈巴狗莫普，惹得它汪汪乱叫；它还在人前对她恶语相向，一举一动都像个无赖。哈巴狗也让人无法忍受，这是只肥胖、乖戾的畜牲，艾美为它梳洗时，它不停地吠叫，每天要吃十来顿，想吃什么时，就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副傻呆呆的样子。厨子脾气暴，车夫耳朵聋，只有埃丝特，时时关照我们这位年轻女士。

埃丝特是个法国人，她同“夫人”（她是这样称呼女主人的）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倒可以辖制住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时刻离不了她。她的本名叫埃丝蒂尔，是马奇阿婆吩咐她改名的，她照办了，条件是不可迫她改信别的宗教。她很喜欢艾美小姐，挑绣夫人的蕾丝时，就拉艾美坐在她身边，给她讲生活在法国时的奇闻轶事，听得艾美津津有味。她还听任艾美在大房子里乱跑，翻腾大衣柜和老式衣箱中的珍玩杂物，马奇阿婆就像喜鹊衔枝一样收敛各种东西。最吸引艾美的是一只印度的百宝箱，有许多蹊跷的抽屉、暗格和夹层，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有的很贵重，有的只不过是古怪而已，但或多或少都算得上古董了。清点和摆弄这些东西，给了艾美极大的满足，尤其是那些首饰匣子，里面天鹅绒的衬垫上，排列了四十年前妆点一位美艳少妇的各色珠宝。有马奇阿婆当年社交场合佩戴的一套拓榴石饰物；婚礼上她父亲送的珍珠项链；恋人赠她的钻石；服丧时佩戴的黑玉戒指和胸针；怪异的项链坠，里面装了

死去朋友的肖像和头发编扎的柳树[1];她的一个小女儿戴过的婴儿手镯;马奇阿公的大怀表,还有红色印章,曾经给很多小孩子摩挲过。在一个小盒子里,孤零零摆放了马奇阿婆的结婚戒指,对她现在肥硕的手指来说,就显得太小了,不过所有这些物品中,顶属这戒指给人珍重,收藏得很仔细。

“要是她立下遗嘱,小姐会挑选哪一件?”埃丝特问道,她总是坐在近旁,小心守护,贵重的东西,自然再锁起来。

“钻石最好了,可惜没有钻石项链,其实我挺喜欢项链的,多漂亮啊。要是可能,我会选这一个,”艾美答道,称羡眼前一条缀了乌木珠的金链,金链上悬了沉重的乌木十字架。

“我也希罕这个,不是当做项链,不,那哪儿成!对我来说,它是一串念珠,我会像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拿它派用场。”

“你是说像挂在镜子上的那个香木串一样?”艾美问道。

“不错,是这样的,用来祈祷。这么精致的东西,当念珠使,而不是当首饰显摆,天国的圣徒必定满意的。”

“你好像从祈祷中得到了很大安慰,埃丝特,完事后就平静也满足了。我但愿也能做到。”

“小姐要是天主教徒,就能找到真正的安慰,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每天独自沉思和祈祷,像我以前伺奉的那位善良的女主人一样。她家有个小礼拜堂,碰上烦心的事儿,就有个去处求告。”

“我能不能也这样做呢?”艾美问道,她孤独寂寞,只想寻求些帮助,没有贝丝在身边提醒,她时时忘记了她那本小书。

“那当然好啦,如果你愿意,我在小化妆室给你做些安排。别告诉夫人,她睡时你可以去那里,一个人静坐,存心向善,祈祷上帝保佑你姐姐。”

埃丝特非常虔诚,这个建议也不是随口说说,她心地慈悲,对小姐妹们的困厄深表同情。艾美听了高兴,就请她把自己隔壁的小房间收拾一下,希望能在这里求得解脱。

“也不知道马奇阿婆过世后,这么些宝贝东西都去哪里,”艾美

---

① 在西方,柳树有表示哀悼之意。

说，她把光灿灿的念珠放回原处，一一盖上了珠宝匣子。

“留给你们姐妹呗。我心里清楚，夫人向我吐露过，我见证了她的遗嘱，是这样的，”埃丝特微笑着悄声说。

“太好了！可我希望她现在就给我们，拖拖拉拉多没意思，”艾美说，恋恋不舍地最后看了那钻石一眼。

“年轻女士佩戴这些东西，还嫌早了点儿。珍珠首饰留给头一个订婚的姑娘——夫人说过。我琢磨着，你走时，能得到那个绿松石戒指，夫人就喜欢你听话，举止也怪迷人的。”

“你是这样想的？噢，我会乖得像只小羊羔，只要能得到这枚美丽的戒指！它比基蒂·布莱恩特的那枚雅致多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马奇阿婆，”艾美试着戴了戴这戒指，决心把它赢到手。

从打这天起，艾美处处乖巧，事事服帖，老太太不免得意自己教导有方。埃丝特在小化妆室里摆上一张小桌，桌前放了一只脚凳，墙上挂了幅从密室里找来的画作。她以为这画没有多大价值，拿来用用倒也相宜，夫人绝不会察觉，察觉了也不会怪罪。然而，这却是一幅极其珍贵的世界名画的摹本，而艾美对美好的事物，一向敏感，她的目光久久仰望圣母柔美的面容，心中涌起百般柔情。她在桌上摆上了她的小开本《圣经》和赞美诗集，旁边花瓶里插满劳瑞送来的娇艳的鲜花，每日都来“一个人静坐，存心向善，祈祷上帝保佑姐姐”。埃丝特给了她一串乌木念珠，上悬一只银十字架，艾美怀疑它于清教徒祈祷者不大合适，遂把它挂起来，并不使用。

小姑娘情真意切，她离开家庭的护佑，孤身在外，巴望有谁能给她依靠，自然转向那位强大而仁慈的“朋友”，感受他对他的孩子们无所不在的爱意。她怀念母亲帮助她了解和约束自己，但既然有人为她指明了方向，她便努力去探索，深信不疑地上路了。不过，作为朝圣者，艾美毕竟年纪还小，眼下肩负的担子似乎过于沉重。她试图忘记小我，保持快乐，满足于择善而行，不管是否有人看见并为此夸奖她。为了要做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她决定首先像马奇阿婆一样，立下遗嘱，万一哪天她一病不起，可以据此公正而慷慨地分配她的财产。想想还需要放弃她那些零七八碎的宝贝，艾美痛心不已，在她眼里，这些东西之珍贵，实在不下于老太太的珠宝。

一次，在玩耍的时间里，艾美尽其所能，起草了这份重要文件，埃丝特在一旁点拨了某些法律用语，待善心的法国妇人签署了她的名字，艾美这下放心了，她把文件放在一边，等着拿给劳瑞看，请他当第二见证人。这天外面下雨，她带了鹦鹉波利上楼，去一间大房子里玩儿。房间里的衣柜内，装满了款式陈旧的服装，埃丝特任由她摆弄，艾美最开心的游戏就是穿上褪色的织锦缎衣裙，在穿衣镜前摇来摆去，搔首弄姿，听凭长裙曳地，发出悦耳的沙沙声。这一天，她玩儿得入神，没有听见劳瑞按门铃声，也没有察觉他在窥探，净顾了摇动扇子，昂了头，煞有介事地款款而行，头上鼓鼓囊囊地缠了粉色包头巾，配上蓝锦缎上衣，加衬的黄裙子，看上去不伦不类的。她脚上穿了高跟鞋，走路不得不小心翼翼。后来，据劳瑞说，那场面实在滑稽，因为她五光十色地走在前面招摇，波利就紧跟在她身后，忽而挺头，忽而敛身，尽力模仿她的一举一动，偶尔又停下来狂笑，口中聒噪："我们漂亮不漂亮？滚一边儿去，你这无赖！闭嘴！吻我，亲爱的！哈，哈！"

劳瑞好不容易忍住没有纵声大笑，免得伤了她的尊严，他敲敲门，受到热烈欢迎。

"你坐那儿歇会儿，等我把这些衣服收拾好，我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教你，"艾美说道，炫耀一番风采之后，随手把波利轰到了角落里。"这只鹦哥害死我了，"她说着将头上的重负卸下，劳瑞也找了把椅子，跨坐在上面。"昨天，阿婆睡觉时，我一声不吭，乖得像只小老鼠，波利开始在笼子里又叫又跳，拍打翅膀，我过去把它放出笼子，发现里面有只大蜘蛛。我把它扒拉出来，它跑到了书橱底下，波利紧追不舍，弯下身子，探头探脑，还斜着眼儿，怪模怪样地说：'来吧，一块儿去散步，亲爱的。'我没法不笑，波利又叫骂，惊醒了阿婆，把我们俩好一顿数落。"

"蜘蛛接受这老家伙的邀请没有？"劳瑞打个呵欠问道。

"没错儿，它出来了，波利吓得要死，掉头就跑，爬上阿婆的椅子，看我追赶蜘蛛，还高叫：'抓住它！抓住它！'"

"她瞎说！噢，上帝！"鹦鹉又叫起来，用长喙去啄劳瑞的脚趾。

"你要是我的，看我拧断你的脖子，你这个讨厌鬼，"劳瑞叫道，对

它挥了挥拳头，鹦鹉歪歪脖子，阴沉地嘎嘎叫道："哈里路亚！[1]亲爱的！"

"现在好了，"艾美关上衣柜的门说道，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请你读读这个，告诉我行不行，是否合乎法律。我觉得我该预做打算，人生无常，我不想躺在墓中还听人抱怨。"

劳瑞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他面对忧郁的演讲者，稍微侧转身子，开始阅读，考虑到文件中的拼写错误，他的严肃劲儿还真值得赞叹：

我的最后意愿和疑嘱（遗嘱）

"立嘱人，艾美·克蒂斯·马奇，神志清醒，谨将我俗世之全部财产给予并贵赠（馈赠）以下人等，即，意思是——也就是：

"给父亲，我的最佳画作、素描、地图和艺术品，包括画框。还有一百美元，任其支配。

"给母亲，我的全部衣服，有口袋的蓝围裙除外，还有我的小像（肖像）、奖章和许多爱。

"给亲爱的姐姐梅格丽特，我的吕宋石（绿松石）戒指，注：在我能得到的情况下。还有上面刻了鸽子的绿盒子，我的正宗的蕾丝领衬，我给她画的素描，留作她对'小丫头'的念想。

"给乔，我的心针（胸针），用封蜡粘过的那个，还有我的铜墨水瓶，是她把盖儿弄丢了，还有我最钟爱的石膏兔子，以示对我烧了她的小说的欠意（歉意）。

"给贝丝，如果她活得比我长久，我的娃娃和小五斗柜，我的扇子，我的亚麻布衬领，还有我的新拖鞋如果她能穿因为病愈后她就瘦了。我谨表示痛悔我曾经吵笑（嘲笑）她的老乔安娜。

"给我的朋友和邻居西奥多·劳伦斯，我的文件架（文件夹），我的陶瓷马虽然他说这马没有脖子。为报答他在危难时刻显示的善意他可以从我的画作中挑选任何一幅作品。《圣母》最精彩了。

---

① 意为："赞美你啊，主！"

“给我们德高望重的恩人劳伦斯先生，我赠他盖子上镶有小镜子的紫色盒子可以装他的笔还提醒他故去的小姑娘对他惠及她的全家尤其是贝丝深表谢意。

“赠我最好的伙伴基蒂·布莱恩特那件丝绸蓝围裙和我的金色朱串儿(珠串儿)附上一个吻。

“给汉娜她想要的我的硬纸盒还有我的那些布头儿愿她能‘睹物怀人’，就是想着我。

“我的全部宝贵家产处分完毕愿人人都满意不会抱怨死者。我宽恕所有人，相信等末日的号角吹响时我们必能相聚。阿门。

“以上最后意愿和疑嘱(遗嘱)，特此于公园(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签名并盖章，以昭凭信。

“艾美·克蒂斯·马奇”

“见证人：埃丝特·瓦莱诺
西奥多·劳伦斯”

最后一个名字是用铅笔写的，艾美说，要请他重新用墨笔签过，代她妥善封好。

“你怎么想到这个？有谁告诉你贝丝处置了她的东西吗？”劳瑞严肃问道，说话间，艾美摆上了红丝带、封蜡、细蜡烛和笔墨盒。

艾美解释了事情的原委，焦急地问：“贝丝怎样了？”

“我不该说的，不过既然说了，也不瞒你。有一天，她病情加剧，告诉乔她想把钢琴留给梅格，小猫留给你，可怜的娃娃留给乔，请乔代她来照看。她很难过自己只有这一点点东西，为我们留下了她的几绺头发，还有对爷爷最真挚的爱。她可从没想过要写份遗嘱。”

劳瑞边说，边签署又蜡封了这份文件，半天没有抬头，直到一颗大大的泪滴滴在纸上。艾美神情不安，但只问道：“人们会不会在遗嘱中补充些什么，我是说有时候？”

“当然，他们称之为‘附录’。”

“那么我也加一条——我愿剪下我的头发，分送给我的所有朋友。我忘记这事儿了，但我希望此事能办到，虽然这破坏了我的容颜。”

劳瑞笑着补上了艾美这最后也是最大的奉献。随后，他陪她玩

儿了一个小时，听她诉说她的烦恼。当他离开时，艾美拖住他，嘴唇颤抖着悄声问道："贝丝真的有危险吗？"

"我怕是有些危险，但我们必须往好处想，别哭，亲爱的，"劳瑞兄长般地抱抱她，给了她很大安慰。

劳瑞走后，艾美来到她的小礼拜堂，坐在暮色中，为贝丝祈祷，泪似泉涌，心如刀割，假如失去了善良的小姐姐，纵然有千百个绿松石戒指又能怎样。

第二十章　密　　谈

母亲和女儿的团圆，我想我实在难以描述，这种场面感人至深，却无法形诸笔墨，不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只须说，此刻举家欢畅，其乐融融。梅格实现了她的温馨愿望，当贝丝从病后复原的昏睡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的确是那朵小小的玫瑰和妈妈的面容。她身体虚弱，无力欢腾，只能微笑着偎在妈妈慈爱的怀抱里，多少天来的渴望终于得到满足，随后又沉沉睡去，梦中仍然紧紧抓住妈妈。姑娘们在一旁陪着，因为妈妈不肯松开贝丝那只瘦弱的小手。汉娜找不出别的法子表达她的激动，为风尘仆仆的旅人"整治"了一桌丰盛的早餐，梅格和乔像两只反哺的鹳鸟一样给妈妈喂食，听她娓娓叙说爸爸如何转危为安，布鲁克先生如何自告奋勇留下来照料他，暴风雪如何耽搁了回家的行程，她下车时又是如何的疲惫、焦急、寒冷，而劳瑞开朗的笑容顿时给了她莫大安慰。

多么奇特而又愉快的一天！户外太阳明晃晃的，笑语喧喧，好像所有人都走上街头，迎接冬季的头一场雪，屋里静悄悄的，一夜煎熬，每个人都精疲力尽，倒头睡下，家中沉静得像是在度安息日，只有汉娜守在门口打瞌睡。梅格和乔幸福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闭上眼睛睡了，仿佛惊涛骇浪后幸存的小船，平安地停泊在宁静的港湾。马奇太太守在贝丝身边寸步不离，只坐在椅子上歇息，但时不时惊醒过来，凝视她的孩子，触摸她，思绪万千，像是一个守财奴面对失而复得的宝藏。

与此同时，劳瑞跑去安抚艾美，故事讲得天花乱坠，这回，轮到马奇阿婆"抽抽搭搭"了，再没啰嗦"我早就说过"一类的话头。艾美倒显得很坚强，看样子在小礼拜堂里的沉思有了结果。她很快擦干眼泪，耐着性子没吵着要去见妈妈，劳瑞夸她是个"了不起的小妇人"，老太太也衷心附和，这会儿的艾美，想都没想那枚绿松石戒指。甚至

波利似乎也受到感动，称她为“好姑娘”，愿她福大命大，还低声下气地恳求道：“来吧，一块儿去散步，亲爱的。”她当然愿意出门去享受冬日的阳光，但看到劳瑞尽管强自支撑，仍然止不住困意，就劝他先到沙发上休息，她去给妈妈写个纸条。这纸条一写就写了好半天，待她转回来时，劳瑞已经躺倒酣然入梦，双臂枕在头下，马奇阿婆拉上了窗幔，闲坐在一旁，脸上露出少有的慈祥。

过了一会儿，她们开始琢磨他会一觉儿睡到天黑，没准儿这还真有可能，要不是艾美看见妈妈，一声大叫，惊得他一骨碌爬起来。那一天，这座小镇或许有许多快乐的小姑娘，但照我看来，艾美怕是她们当中最快乐的一个了，她坐在妈妈膝前，讲述她的磨难，妈妈的微笑和抚摸，给了她最好的补偿。两人还去了艾美的小礼拜堂，听罢艾美的解释，她没有表示反对。

“其实，我倒是很赞成，亲爱的，”妈妈一一看过尘封的念珠、破旧了的小书和冬青环绕的美丽画幅后说道。“遇到烦恼或悲哀时，有个去处可以静一静，确实不错。人的一生中，总有难过的时候，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指引，就能挺过去。我想我的小姑娘是明白了这一点？”

“是的，妈妈，等回家后，我打算在大房子的一角摆上我的书，还有我用心临摹的这幅画。那女人的脸我画不好，她太美了，怎么也画不出来，但那婴儿画得不错，我真的很喜欢。我常想‘主’也曾是个小孩，这样一来，仿佛他离我不远，我就有勇气了。”

艾美指指坐在圣母膝上的圣婴，马奇太太瞧见她手上的什么东西，不觉得笑了。她没有吭声，但艾美明白那眼神，稍停片刻，认真说道：

“我想和你说来着，但是我忘了。阿婆今天给了我这戒指，她把我叫到跟前，吻吻我，把戒指戴到我手上，还说我是她的骄傲。戒指太大了，她给了我这个可笑的托儿。我喜欢都戴在手上，妈妈，行吗？”

“都很漂亮，不过我以为，你还太小，这些装饰不适合你，艾美，”马奇太太说，瞧了瞧女儿浑圆的小手，食指上戴了一枚天蓝宝石戒指，扣了一个合掌状的精巧的镀金托儿。

“我保准不虚荣，”艾美说。“我喜欢它，不光是因为它漂亮，它就像故事里那个女孩儿的手镯，还能时时提醒我。”

“提醒你不忘马奇阿婆？”妈妈笑了说道。

“不，是提醒我不要自私。”艾美说得非常诚恳，妈妈不再笑，转而认真听取她那些天真的想法。

“最近我对身上背的那一口袋‘毛病’想了很多，自私就是最大的毛病，我想尽力克服掉。贝丝就不自私，因此人人都爱她，都为可能失去她而难过。要是我病了，人们都不会有一半难过，我也不配，但我希望有很多朋友爱我，惦记我，所以我得努力，像贝丝一样。我说不准就忘了自己的决心，如果有个东西时常提醒我，我觉得我会做得更好。可以这样试试吗？”

“好吧，虽然依我看，你说的房间那一角的摆设才更管用。戴着你的戒指吧，亲爱的，尽力去做就是了。打起精神，宝贝儿，我们很快就会接你回家。”

那天晚上，梅格给爸爸写信，报告旅人平安到达，乔溜到楼上贝丝的房间，妈妈还坐在原地儿，她站在一边，用手抓挠短发，神色不定。

“有什么事吗，亲爱的？”马奇太太伸出手，亲切地问道。

“妈妈，我想和你谈谈。”

“是谈梅格？”

“你猜得真准！不错，就是她，虽然事情不大，但我心里很乱。”

“贝丝睡着了，说话小点声，好了，告诉我吧。不是那个莫法特来过吧？”马奇太太有些严厉地问道。

“没他什么事儿，他要是来了，我非给他吃闭门羹，”乔坐到母亲膝前说道。“今年夏天，梅格在劳伦斯家落下一双手套，后来只找到一只。我们都没在意，还是特迪告诉我，它在布鲁克先生那里。他把手套装在上衣口袋里，有一次掉出来，特迪笑他，布鲁克先生承认，他喜欢梅格，又不敢表白，她那么年轻，他又穷。你说，这事情是不是很糟糕？”

“你觉得梅格喜欢他吗？”马奇太太急切地问道。

“天啊！我哪儿懂得爱情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乔叫道，神情

怪怪的，好奇和轻蔑，兼而有之。“小说上讲，女孩子碰到这类事儿，不是慌张，就是脸红，要不就昏过去，一天比一天瘦，说话做事跟傻子似的。可梅格怎么也没怎么，照样吃喝，照样睡觉，挺正常的。我和她说起那人时，她的眼神也不避我，也就特迪拿恋人什么的取笑，她才有点羞。我禁止他乱说，不过他也不把我的正经话当回事儿。”

“那你是觉得梅格对约翰不感兴趣？”

“谁？”乔睁大眼问道。

“布鲁克先生。我现在称他为‘约翰’。我们是在医院里开始直呼其名的，他也喜欢这样。”

“噢，完啦！我就知道你会站在他那一边，就因为他对爸爸好，你不会拒绝他的，只要梅格情愿，你就乐得梅格嫁给他。这个卑鄙的家伙，照顾爸爸，帮你跑前跑后，纯粹是为了讨好你们，”乔气呼呼地又去揪头发。

“我的宝贝儿，先别着急，听我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约翰受劳伦斯先生差遣陪我出门，他对你们可怜的父亲尽心尽力，我们没法不喜欢他。他为人诚恳，实话实说，告诉我们他爱梅格，但什么时候挣下一份像样的家当，才会向她求婚。他只求我们允许他爱梅格，为她奋斗，让他在可能时有权利赢得她的爱。他是个很优秀的青年人，我们相信他，不过我不会同意梅格小小年纪就订婚。”

“当然不成，莫非我们都傻了！我知道准会坏事的，我有感觉，可事情比我想象的还糟。我恨不得自己娶了梅格，把她稳稳当当留在家里。”

这个荒唐的打算把马奇太太逗乐了，但她严肃地说：“乔，我信赖你才说这些，希望你不要向梅格透露任何事情。约翰回来后，等他们到一起时，待我来判断她对他的感情。”

“她说过，他有双漂亮的眼睛，哪天她从那眼神里察觉了他的感情，那时就没救了。她的心太软，只要有人痴情地看她一眼，她就像阳光下的黄油一样融化了。她读他的纸条儿比读你的信还勤，我说她一句，她还掐我，而且，她喜欢褐色眼睛，觉得约翰这个名字也不赖，她一定会坠入情网，我们平静、欢乐、温暖的日子就到头了。我都明白！他们在房前屋后亲亲热热，我们还得躲着，梅格心有所属，再

也顾不上我了，布鲁克总能挣一笔钱，然后就带走她，家里平空少了一个人，我的心也碎了，一切都没意思了。噢，天啊！我们为什么不是男孩儿，省了多少烦恼。”

乔绝望地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对可恨的约翰挥了挥拳头。马奇太太叹息一声，乔抬头看她，觉得一阵轻松。

“你不喜欢如此，妈妈？我真高兴。我们还是让他该干吗干吗去，对梅格一字不提，我们像过去一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不该叹息的，乔。你们慢慢都会有自己的家，这很自然。我当然想把你们留在身边，能留多久留多久。事情来得这么快，我也很难过，梅格刚刚十七岁，约翰要想成家立业，还得有几年。你们的父亲和我的意思是，二十岁之前，她不要加给自己任何束缚，也不要结婚。如果她和约翰相亲相爱，他们可以等待，如此来考验他们的感情。她心好，我不担心她会嫌弃约翰。我的宝贝儿，善良的姑娘！但愿她能得到幸福。”

“你们不想让她嫁个富人吗？”乔问道，她感觉妈妈说到后来，话语中有了些迟疑。

“钱是有用的好东西，乔，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不会太贫穷，但也不至于见钱眼开。只要约翰有个安稳的营生，不用举债，又能让梅格生活得舒适，我就满足了。我没指望女儿们将来荣华富贵，攀附豪门大姓。金钱啦，地位啦，如果能与爱情和德行并存，我当然欢喜不尽，祝福你们的好运气，但经验告诉我，真正的幸福，往往出自普通人家，每天都得为生计操劳，事事来之不易，反倒多了些快乐。我很高兴梅格始于贫寒，如果我没看错，她会拢住一个好男人的心，这也是富足，胜过一大笔钱财。”

“我明白了，妈妈，完全赞成，但我对梅格很失望，因为我正计划着一步一步把她嫁给特迪，一辈子滚在温柔富贵乡里，那不好吗？”

“你知道，他比梅格小，”马奇太太说。乔急忙插嘴：

“不过是一点点，他显得大，个子又高，只要他愿意，举止也足够成熟。他还富裕、慷慨、善良，喜欢我们所有人，唉，可惜了我的计划。”

“我怕对梅格来说，劳瑞实在很幼稚，现在，他还没个准谱儿，难

以依靠。别去计划什么，乔，听其自然吧，让时间来撮合你的朋友们。在这类事情上，最好不要搀和，别去想那些‘浪漫的昏话’，你是这样说的，免得毁了大家的友谊。”

“好吧，我不会的。不过我讨厌什么事儿到头来都满拧，搅得一团糟，出手管管，没准儿还能好点。但愿我们头上顶个熨斗，就不会长大了。但谁能挡得住花蕾开成玫瑰，小猫长成大猫——真惨啊！”

“说什么呢，又是熨斗又是猫的？”梅格问道，她悄悄走进来，手里拿了一封写完的信。

“我这儿瞎说呢。我要去睡了，走吧，佩吉，”乔说罢，像个谜一般消失了。

“不错，写得很好。请加上一笔，说我问约翰好，”马奇太太说，她扫了一眼后，把信递还给梅格。

“你管他叫‘约翰’？”梅格笑了，娇憨地低头望着母亲问道。

“是啊，他就像我们的儿子一样，我们很喜欢他，”马奇太太答道，投来敏锐的目光。

“这太好了，他其实很孤独。晚安，好妈妈。有你在家里，我们有说不出的安心。”梅格轻轻说道。

妈妈非常温柔地吻吻她，待她走后，马奇太太忧喜参半地说：“她还不爱约翰，但很快就会爱上的。”

第二十一章　劳瑞无事生非，乔大事化小

第二天，乔的神情很耐人寻味，那个秘密藏在心头，她自然显得诡秘，莫测高深。梅格看在眼里，也懒得费神去打探，她知道要想驾驭乔，最好的法子就是遇事逆着来，你不发问，她反而会说出一切。奇怪的是，乔这回倒沉得住气，始终不声不响，那副宽大为怀的样子，大大惹恼了梅格，她索性不理乔，只管围着妈妈转。于是，乔只能自己想办法消遣了，因为马奇太太代替她看护贝丝，要困在家里这么长时间的乔自去休息、玩耍。艾美不在，劳瑞那里就是她惟一的去处了，她尽管喜欢劳瑞陪伴，可眼下，却有点发怵，劳瑞是个任性的调皮鬼，她生怕他花言巧语地哄出她的秘密。

果不其然，这个一会儿都安分不住的大男孩很快察觉事情有些蹊跷，决心刨根问底，弄个明白，这下可苦了乔。他哄骗、乞求、威胁、嘲笑、吵闹，一会儿装作漠不关心，想冷不防诈出真情，一会儿又声称他什么都知道，根本就不在乎。最后，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劲儿，好歹意识到事情关系到梅格和布鲁克先生。家庭教师拿他当外人，颇令他恼怒，他开始动脑筋来洗雪自己受到的轻慢。

与此同时，梅格仿佛忘记了这件事，忙忙碌碌，为父亲的归来做准备，但突然，像是遭遇了什么事情，一两天工夫，她完全变了个人。有人叫她，她会吃惊，有人看她，她会脸红，整日沉默，埋头做她的针线活儿，神情羞怯而又困惑。妈妈来问，她说没事儿，乔来问，她什么都不说，只求乔不要烦她。

“她感觉到了——我是说，爱情——来势很猛。大部分症状都齐了——一会儿好，一会儿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躲在角落里发呆。我撞上过她哼唱他送来的那首歌，她还学你，管他叫‘约翰’，然后，脸红得像罂粟。我们该怎么办？”乔说道，看上去随时准备动手采取措施，不管它有多激烈。

“没办法，只能等待。别去打扰她，和气点，耐心点，爸爸回来后，一切都会好的，”妈妈嘱咐道。

“梅格，这儿有个便条，封得很严实。真奇怪！特迪给我写便条，从来不封的，”次日，乔分发小邮箱里的邮件时说道。

马奇太太和乔各忙各的事情，忽然听得一声惊叫，抬头见梅格惊恐地盯着手中的信纸。

“宝贝儿，怎么了？”妈妈连忙跑过去问道，乔试图从她手里取过那个闯祸的纸条。

“根本没有这回事，不是他寄的信。噢，乔，你怎么能这样？”梅格双手捂脸，痛心地大哭。

“我！我怎么啦！她说什么哪？”乔迷惑不解地叫道。

梅格妩媚的眼睛此时燃起怒火，从口袋里扯出一封揉皱的信，扔给乔，忿忿地说：

“你写的，是那个坏小子帮的你。凭什么对我们俩这么无礼、卑鄙、残忍？”

乔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见，她和妈妈正慌着读那封字迹怪异的信。

> “我最亲爱的梅格丽特，我再不能压抑我的感情，必须在返回之前获悉我的命运。我还不敢告诉你的父母，但我想他们如果知道我们相亲相爱，必会同意的。劳伦斯先生会帮我谋个不错的位置，那时，我亲爱的姑娘，你将给我幸福。我求你先不要对家人说什么，但请给我一个希望，通过劳瑞转递
>
> 你忠诚的约翰”

“哼，这个小坏蛋！我信守对妈妈的保证，他就这样报复我。我去痛骂他一顿，抓他来道歉，”乔大怒道，只想立即就去伸张正义。但妈妈制止住她，以一种少见的严厉口吻喝道：

“站下，乔，你先把自己说清楚。你够调皮的了，我怀疑这里也有你一份儿。”

“噢，我发誓，妈妈，没我的事儿。我从没见过这封信，对它一无所知，半句假话都没有！”乔发自内心的表白让大家都相信了。“如果我参与其中，我会做得比这漂亮，不会胡来。我想你们也不相信布鲁

克先生能写出这种话来，”她又说，轻蔑地扔掉了那张纸。

“可这是他的笔迹呀，”梅格把信与手中的便函对比，迟疑地说。

“天啊，梅格，你没有回信吧？”马奇太太冲口说道。

“我回信了！”梅格又掩起脸，羞愧难当。

“我跟他没完！我去把那个坏小子揪来，说个明白，教训他一顿。不逮住他，我也不得安宁，”乔说着又向门口冲去。

“别闹！让我来处理此事，事情比我想得还要糟。梅格丽特，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马奇太太随即坐在梅格身边，但一手还抓住乔，免得她夺门而出。

“我从劳瑞那里收到第一封信，他看去像是一无所知，”梅格低了头说。“起初，我很惶惑，本打算告诉你，转念一想，你很喜欢布鲁克先生，所以觉得，我把这个小秘密瞒几天，你不会在意。我太傻了，以为谁都不知道，我琢磨如何回复时，一举一动，就像书中碰上了这类事儿的女孩儿一样。原谅我，妈妈，我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现在，我再也没脸见他了。”

“你都同他说了什么？”马奇太太问道。

“我只说我还年轻，没到谈这事儿的时候，我说我不想瞒着你，他也必须说给爸爸听。我很感谢他的一片好心，愿意做他的朋友，但暂时也只能如此。”

马奇太太似乎很宽慰地笑了，乔拍着手，笑道：

“你简直就是卡罗琳·珀西，[①] 事事谨严！接着讲，梅格，他又怎么说的？”

“他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他从没写过任何情书，很遗憾我的妹妹乔淘气，盗用我们的名义。话说得彬彬有礼，可想想吧，这对我有多可怕！”

梅格倚在妈妈身上，凄凄惨惨，乔在屋里走来走去，痛诋劳瑞。突然，她停住脚步，把两封便函抓在手里，细细观察一番，断然说道：“我确信布鲁克根本没见过这些信。都是特迪写的，然后扣下你的信跟我炫耀，就因为我不肯泄密。”

---

① 英裔爱尔兰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1767—1849）的小说《庇护》中的人物。

“别整天神神秘秘的，乔，有事就告诉妈妈，免得生出是非，我本来该这样做的，”梅格告诫说。

“行了吧，小乖乖！是妈妈告诉我的。”

“够了，乔。我来安慰梅格，你去把劳瑞找来。我得把事情从头问清楚，制止这场胡闹。”

乔应声跑出门去，马奇太太温和地向梅格讲述了布鲁克先生的真实感情。“现在，亲爱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爱他，愿意等待他为你安顿一个家，或许你宁愿还是保持自由身？”

“我这些天怕极了，心里乱糟糟的，没准很长时间，甚至永远我都不想再去谈情说爱，”梅格烦躁地说。“如果约翰还不知道这无聊的事儿，请吩咐乔和劳瑞闭嘴。我不愿上当受骗，给人当成傻子——太丢人了！”

瞧着这场恶作剧激怒了一向温柔的梅格，伤害了她的自尊心，马奇太太连连答应绝不会再有人说起一个字，今后会谨慎行事。劳瑞的脚步声刚在走廊响起，梅格立即躲进了书房，留下马奇太太独自问话。乔没有告诉他请他来此的缘故，生怕他借故推托，但他一见马奇太太的面色，心下已经明白，站在那里，揉搓帽子，愧疚的神情无异于供认了一切。乔也给打发出去，但她担心案犯溜之大吉，自管在走廊踅来踅去，像个站哨的看守。客厅里的说话声忽高忽低，持续了半个小时，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姑娘们始终不知。

等唤她们进来时，劳瑞站在妈妈身边，一副悔罪模样，乔立刻心软了，又觉得不宜表露出来。梅格接受了他谦卑的道歉，令人欣慰的是，布鲁克确实对此一无所知。

“我到死都不会告诉他——套上几匹马从我肚里也拽不出话来，那么，你原谅我了，梅格，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能表明我是多么多么抱歉，”他羞愧万分地说。

“我试试吧，但你这样做实在有失绅士风度。想不到你会淘气得没边儿，劳瑞，”梅格答道，故作严肃，借以掩饰少女的困窘。

“我确实行事恶劣，你们一个月不理我，都是应该的，但你们不会不理我，是吧？”劳瑞双手握紧，连连恳求，仍是惯常那种打动人心的口吻，尽管调皮捣蛋，却让人气恼不得。梅格原谅了他，马奇太太本

想严厉些，但听他说宁肯受苦受难，也要补赎罪衍，而且在少女面前苦苦哀求，由不得面色渐渐和缓下来。

与此同时，乔远远站在一边，努力想硬起心肠，勉强才作出一脸不屑状。劳瑞偷偷瞥过她几眼，见她不依不饶的样子，只觉受到伤害，掉过头给她个背影，等他与别人说完话，才对她深深鞠了一躬，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劳瑞刚刚离开，乔便后悔自己太不宽容，等妈妈和梅格上楼去，她开始感觉孤单，渴望见到特迪。犹豫了一会儿，她到底还是顺从了内心的冲动，臂下挟了本要还的书，奔向那边的大宅子。

“劳伦斯先生在家吗?”乔向下楼来的一个女仆问道。

“在家，小姐，只怕他现在不见客人?”

“为什么，他病了?”

“咳，没有的事，小姐，是他跟劳瑞先生闹架了，少爷不知为什么又使性子，惹得老爷子发火，我可不敢去跟前儿烦他。”

“劳瑞呢?”

“自个儿关屋里了，谁叫也不应，我敲过门。饭都煮好了，没人吃，这可怎么得了。”

“我去看看出什么事了。我倒不怕他们任何一位。”

乔走上楼去，轻叩劳瑞小书房的门。

“别敲了，再敲，看我开门收拾你!”小绅士气恼地吼道。

乔不理会，继续叩门，门突然给拉开，没等劳瑞回过神儿来，乔已经顺势撞进去。劳瑞果然正在火头上，不过，乔自然知道如何对付他，摆出沉痛的样子，屈膝跪倒，温顺地说:“请原谅我的乖戾。我来是为了重修旧好，不达目的，我就不走了。”

“好啦。起来吧，别跟个傻丫头似的，乔，”劳瑞爽快地答道。

“多谢了，不傻就不傻吧。我能问问府上出了什么事吗? 你好像很烦躁。”

“他摇晃我，气死我了!”劳瑞悻悻地说。

“谁呀?”乔问道。

“爷爷呗，换了别人，我早就——”自尊心大受摧残的少年人猛力一挥右臂，代替了后半句话。

"那又怎么样,我也老摇晃你,你不是没事儿吗,"乔抚慰他说。

"得了!你是女孩儿,闹着玩儿,但我决不允许别的男人摇晃我。"

"你要是像现在这样黑着脸,我看也没人乐意试试。你又怎么招惹他了?"

"我不肯告诉他你妈妈干吗叫我过去,就为了这个。我保证过不透露的,当然不想说了不算。"

"你不会说点别的应付爷爷?"

"不行,他要我'说出真相,全部真相,只说真相'①。如果不牵扯梅格,我不妨交待我的劣迹。既然不能,只好不吭声了,随便他责骂我,他竟然揪我的脖领子。我也急了,甩手就走,免得气头上管不住自己。"

"这是不太好,但我知道,他一定也后悔了,走吧,总得和解,我来帮你。"

"我才不去呢!我不过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人人都来教训我,敲打我。我是对不起梅格,已经像个男人一样道歉了,莫非还要我再来一遍,这回我又没错。"

"他不是不清楚吗。"

"可他总该相信我,别把我当成个小孩子。没用的,乔,他得明白我能管好自己,不需要牵着别人的围裙走道儿。"

"你的脾气也太大了!"乔叹道。"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哼,他得先来道歉,我要是说这点事儿不能告诉他,他得相信我。"

"想得美!他才不会。"

"那我就不下楼。"

"好啦,特迪,理智一点,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会尽量向他解释。你不能待在这儿不动窝啊,干吗闹腾得跟真的似的?"

"我才不会在这儿待长呢。我说走就走,找个地方流浪去,等他想我了,看他还不赶紧认错儿。"

---

① 美国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须手按《圣经》发誓,说这一番话。

“这话我信，不过你不该出走，让他着急。”

“别劝我。我去华盛顿，找布鲁克。那儿有多好，我太晦气了，得想法儿散散心。”

“嘿，这倒不错！我能一块儿去多好，”乔叹道，忘记了她是来做和事佬的，沉浸在对首都沸腾的军旅生活的遐想中。

“那就来吧！为什么不呢？你给你父亲一个惊喜，我给老布鲁克一个震撼。这太妙了，乔，别犹豫了。我们留下一封信，就说我们很好，然后一走了之。我有钱，这对你也好，没坏处的，你是去看你父亲。”

一时间，乔几乎要答应了，这个主意尽管荒唐，但正对她的脾气。她厌倦了看护和禁锢，渴望换点花样。对父亲的思念，加上军营和医院，自由和欢乐的全新生活，都在诱惑她。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企盼的目光投向窗户，但目光落在对面的老房子那边，她忧伤地摇了摇头。

“如果我是男孩子，我们就结伴儿出走，玩儿个痛快，可我是个倒霉的女孩子，我得守规矩，待在家里。别诱惑我，特迪，这个计划太疯狂了。”

“所以才有意思啊，”劳瑞一阵儿心血来潮，跃跃欲试地想要做些什么，挣脱约束。

“别再说了！”乔喊道，捂住了耳朵。“‘描眉画眼’是我的命运，我还是本分些吧。我来是为了感化你，不想听你瞎说，惹得我胡思乱想。”

“我知道梅格一定会泼冷水，本以为你的胆子还大些，”劳瑞转而旁敲侧击。

“调皮鬼，闭嘴吧！你还是闭门思过，别加重我的罪过了。如果我说服爷爷为他的粗野道歉，你能放弃离家出走的计划吗？”乔严肃问道。

“可以，但你做不到的，”劳瑞答道，他也巴望“和解”，但首先，自尊心受到伤害，总不能不了了之啊。

“我能哄住小的，就能哄住老的，”乔走出书房喃喃自语，留下劳瑞双手支着脑袋，对着图纸研究铁道线。

“进来！”听到乔的敲门声，劳伦斯先生应答道，嗓音似乎更加沙哑。

“是我，先生，我来还本书，”乔进门后柔声细语地打招呼。

“还要再借吗？”老人家问道，似乎火气还没消退，但在尽力克制。

“是的，谢谢。我太喜欢老塞姆[①] 了，我想接着读第二卷，”乔答道，鲍斯韦尔[②] 生动的《约翰生传》是劳伦斯先生推荐的，她希望借这个由头哄他开心。

老人浓密的眉毛舒展了一些，他推动踏梯，摆在专门收集约翰生文献的书架前。乔拾级而上，坐在最高一阶，装作找书，想的却是如何婉言说出她此来的目的。劳伦斯先生也瞧出她心里有事，快步在屋里转了几圈儿后，掉头面对她，突然开口说话，吓得乔把手中的《拉塞勒斯》[③] 扣在地上。

“那孩子怎样了？你别护着他。他回家后的样子，我就知道他闯祸了。我一个字也问不出来，我是揪了他的脖领子，想吓唬他说出真相，他倒逃上楼，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他确实做了错事，但我们原谅他了，所有人都保证再不对任何人提起，”乔含糊地说。

“岂有此理，女孩子心软，可他别打算靠你们几个的保证，就能平安无事。如果他做错了，就得认错，请求宽恕，接受惩罚。你说实话，乔，不许瞒我。”

劳伦斯先生如此疾言厉色，吓得乔只想溜掉，可惜她做不到，因为此刻她高高在上，劳伦斯先生就站在梯脚下，狮子当道，她只有硬着头皮原地不动。

“真的，先生，我不能说，妈妈不让。劳瑞已经认错道歉，也受了足够的惩罚。我们不说，不是为了袒护他，而是为了别人，你要插手，

---

① 即塞缪尔·约翰生博士(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著述丰富，曾独自编有《英语辞典》。

② 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曾任塞缪尔·约翰生的私人秘书，著有《约翰生传》。

③ 塞缪尔·约翰生的伦理小说，作于1759年，据说以七个夜晚写成，所得用于为母亲下葬。

麻烦只会更多。求你了，这里也有我的过失，但事情已经了结了，别管它了，我们谈谈《漫游者报》[1] 或是其他什么高兴的事儿。”

“去它的《漫游者报》！你下来，向我保证这个冒失鬼没做忘恩负义、有失体统的事情。倘若真有此事，就算你们善待他，我也得亲手收拾他一顿。”

这威胁听了可怕，倒也没吓着乔，她知道老人家性子暴躁，但随便怎么叫嚷，也不会动他孙子一个小手指头。她乖乖地走下来，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一番，既不涉及梅格，也没胡编乱造。

“哦——哦——这个，如果他拒不交待是因为承诺在先，不是要小孩子脾气，我就原谅他。他是个固执的家伙，很难管教，”劳伦斯先生说，不停胡噜自己的头发，弄得头上像是刚给大风掠过，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我也很难管教，不过，有时候，一句好话抵得上千军万马，”乔说道，试图为她的朋友说情，免得劳瑞那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认为我对他还不够好，是吗？”劳伦斯先生厉声问道。

“哦，不，先生。有时，你却是对他太好了，但当他烦你时，你又急躁了一点。你想想呢？”

乔决心这回一吐为快，而且努力保持镇静，但话一出口，她还是有些打颤。让她大为宽慰和吃惊的是，老人家只是把眼镜啪地丢在桌子上，坦率地说道：

“不错，姑娘，我确是如此。我爱这孩子，但他的顽皮，超越了我的容忍限度，这样下去，我也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我来说吧，他想离家出走。”话音刚落，乔已经开始后悔。她本想告诫他，劳瑞不能忍受太多的限制，希望他对那男孩儿更宽容。

劳伦斯先生红润的脸膛神色大变，他坐下来，忧郁地望着书桌前悬挂的一幅英俊男子的肖像。那是劳瑞的父亲，他也是年轻时离家出走，违抗专横的老人家的意志，私下成婚。乔想象他一定是在追悔往事，直恨自己说漏了嘴。

“他什么时候忍无可忍，才会这样做的，有时，他厌倦了功课，难

---

[1] 塞缪尔·约翰生 1750 至 1752 年独自编写和发行的报纸，每周两期，每期一大张。

免喊叫几声。我常常想，我是否也该离家出走，自从头发理短后，这念头更强烈了。所以，你要是想我们了，不妨发个寻人启事，就说有两个小伙子失踪了，再到开往印度的轮船上查找一番。”

她边说边笑，劳伦斯先生看来松了口气，显然把事情当成了笑谈。

“你这丫头，怎么敢这么吓唬我？你的礼貌，你的教养呢？哎，这些姑娘小子们啊！太累人了，可是，没了他们又不行，”他说罢，和善地拧了拧她的面颊。“你去把那孩子喊下来吃饭，告诉他没事儿了，叫他别在爷爷跟前装神弄鬼。我不能容忍。”

“他不会来的，先生。他情绪低落，因为他说了不能吐露真相，你却不相信他。你揪他的脖领子，他很受伤害。”

乔试图装一副悲悯的样子，但似乎装得不像，因为劳伦斯先生大笑起来，不过，她知道她赢了。

“对此我很抱歉，倒是该感谢他，没有反过来揪我的脖领子。那小子到底想怎么样？”老爷子看来为自己的暴躁有些难为情。

“换了我呢，我就给他写封信道歉，先生。他说，见不到信，他就不下楼，还说起华盛顿什么的，越说越悬。你若正式道歉，他就知道自己有多傻了，准会高高兴兴下楼来。试试吧。他喜欢别出心裁，这也比谈话来得有效。我去送信，捎带着教训他懂点规矩。”

劳伦斯先生盯了她一眼，戴上眼镜，嘟嘟哝哝地说：“你这个小滑头，不过我不在意你和贝丝捉弄我。好吧，给我张纸，咱们了结这档子荒唐事儿。”

信写好了，是一位绅士加给另一位绅士某种伤害后，为表达歉意而惯常使用的口吻。乔在劳伦斯先生光秃的脑门儿上吻了一下，飞跑上楼把这封信从劳瑞书房门缝下塞进去，又从钥匙孔里与他大谈谦抑恭顺，稳重端庄，以及其他种种说起来好听，做起来难的处世之道。她见门又反锁，也只有等待那信能打动他，起身悄悄离开，行至中途，劳瑞已从楼梯扶手上飞身滑下，等在楼底下，一本正经地说：“乔，你真是好样儿的！”接着又嬉笑着问道：“你没给吓着吧？”

“没有，总的来说，他挺和气的。”

“哎！我真惨透了。甚至你也把我晾在一边，我是众叛亲离，”他

不无歉意地说道。

“别这么说，翻开新的一页，从头开始吧，特迪。”

“我不断翻开新的一页，每次都涂得乱七八糟，就像我糟蹋我的练习本一样，有开头没有结果，”他伤感地说。

“快去吃饭吧，吃过饭情绪就好了。男人一饿就会胡说八道，”说罢，乔闪身向大门口走去。

“简直是对我的‘标榜’，”劳瑞学着艾美的口吻答道，[1] 随后又乖乖地去给爷爷赔礼，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爷爷始终慈眉善目，举止也很温和。

人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云消雾散，但后果已经造成了，虽然别人都忘了这事，梅格却铭记在心。她从来不提起某个人，只在心里常常思念他，给自己编织了许多梦幻，一次，乔乱翻姐姐的桌子寻找邮票，看到一个纸片，上面横七竖八涂满了“约翰·布鲁克太太”的字样，她哀叫一声，将纸片扔到火里，心知因为劳瑞的恶作剧，那让她难受的日子加速到来了。

---

① 艾美将“诽谤”说成“标榜”，事见第一章。

第二十二章 烂漫的芳草地

仿佛暴风雨过去，艳阳高照，此后的几个星期，每日里都很安宁。病人们恢复得很快，马奇先生开始谈论年初回家的事情。贝丝可以整日卧在书房的沙发上，逗弄可爱的小猫，慢慢又动手给玩具娃娃缝缝补补，可怜的娃娃，衣装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贝丝一向灵活的四肢变得僵硬，虚弱，乔每天都用强健的双臂抱了她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梅格兴致勃勃地为"小可怜儿"烹饪美餐，白净的双手不是熏了，就是烫了，艾美呢，牢记那枚戒指对她的提醒，为了庆祝重返家园，毫不吝惜地拿出她的宝贝，追着央求她的姐姐们笑纳。

圣诞节临近了，家中一如往年，弥漫了神秘的喜庆气氛，为了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圣诞，乔大伤脑筋，她一会儿一个主意，不是宏大，就是荒唐，逗得全家人笑个不停。劳瑞同样地不着边际，依他的意思，那就要搭建凯旋门，点篝火，放礼花。争来吵去，人们都以为这一对野心家终于消停了，心灰意懒地各自走散，但不久两人又凑到一起，不时爆发的笑声，显示事情并非如此。

几天来天气出奇地和暖，预示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汉娜"从打骨头里"感觉那天一定是个好日子，而她的预言果然靠得住，经她一说，似乎人人得意，事事顺遂。首先，马奇先生来信说，他很快就能与她们团聚，随后，那天早上，贝丝神清气爽，穿了妈妈送的深红色美利奴羊毛衫①，欢天喜地地给人抬到窗前，观看乔和劳瑞的奉献。这两个不肯消停的人为了不辱没自己的名声，别出心裁，像小精灵一样，连夜赶工，凭空造就一道奇观。在花园里，一个雪姑娘高高矗起，头戴冬青花冠，一手提花果篮子，一手拿一本乐谱，晶莹的肩膀上搭一

① 美利奴羊为良种细毛绵羊，原产西班牙，后在世界不同国家形成各自知名品系。

道五彩披肩，嘴上衔了长条粉纸，上面写了一首圣诞颂。

少女峰[1] 致贝丝

天佑亲爱的贝丝女王，
再不许一点苦痛来扰攘，
在这圣诞之日祝福你，
安宁，欢乐，身体健康。

请尝一尝这甘甜的水果，
嗅一嗅这馥郁的鲜花，
小巧的钢琴配这乐谱，
轻盈的舞步配这轻纱。

多亏我们的拉斐尔第二，
才有了这幅乔安娜写真，
定是她费尽了心血，
画得如此生动，传神。

送上一条红艳艳的缎带，
装饰佩吉小姐的尾巴，
送上美人儿麦格做的冰糕，
桶里的勃朗峰[2] 小中见大。

在我纯净的心灵里，
充满创造者最诚挚的情意。
这爱和这阿尔卑斯少女，
来自你的乔，还有劳瑞。

---

① 阿尔卑斯山脉一高峰，在瑞士西南部。

② 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在法意之间。

贝丝看后笑得合不拢嘴，劳瑞跑上跑下地递送圣诞礼物，乔还胡乱发表了一通祝辞。

乔把兴奋的贝丝抱回书房歇息，端来雪姑娘送来的葡萄，贝丝品尝着甜甜的葡萄，轻轻叹道："我太幸福了，如果爸爸也在，我就再没有一点不满足了。"

"我也一样，"乔说道，拍了拍口袋中露出的那本盼望已久的《水中仙女与骑士》。

"我正是这样想的，"艾美呼应道，她正目不转睛地盯了一幅雕版的《圣母和圣婴》看，妈妈送给她时还配了精美的画框。

"当然还有我！"梅格喊道，她在忙着烫平她的第一件真丝裙子的皱褶，这是劳伦斯先生坚持要她收下的。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奇太太感慨地说道，她望望丈夫的信，又望望贝丝的笑脸，抚摸着用灰色、金色、栗色和深棕色头发编织的胸针，那是姑娘们刚刚给她别在胸前的。

时不时地，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会有一些恍如神话般的事情发生，带给人莫大的安慰。她们说这话后不大一会儿，让她们最后心满意足的这桩幸福就从天而降了。劳瑞推开客厅的门，悄悄地探进头来。他倒不如腾空翻个筋斗或像印第安人那样呼啸一声，但他脸上极力压抑的激动和声音中克制不住的喜悦，已经惊得人人跳起身来，其实他只是屏住呼吸，怪怪地说了一句："送给马奇全家的另一件圣诞礼物。"

话音还没落，他已经给人轻轻推开，在他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男子，脸上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倚在另一个高个男子的手臂上，他想说些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有一会儿工夫，人人似乎都失去了理智，没人说话，只见一片混乱。

马奇先生给四双手臂热烈地围拢。接着，乔丢人地几乎晕倒过去，不得不在小房间里接受劳瑞的救治。布鲁克先生像他后来语无伦次地解释的，懵懵懂懂地吻了梅格。艾美这位尊贵的小姐，给凳子绊倒，顾不得站起来，伸手抱了父亲的靴子哇哇大哭。马奇太太最先清醒，举手警告说："嘘！还有贝丝。"



但已经太迟了。书房的门洞开，一个红衣小姑娘出现在门口，欢乐带给她力量，贝丝一头扑进爸爸的怀里。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心中流淌的幸福，冲刷了往日的悲伤，只留下无尽的欢乐。

还是一阵纵情的大笑终结了这场混乱，因为大家发现汉娜躲在门后，对着一只肥大的火鸡抽抽搭搭，原来她冲出厨房时忘了把火鸡放下。笑声平息后，马奇太太开始感谢布鲁克先生殷切照顾她的丈夫，布鲁克先生忽然想起马奇先生需要休息，拉上劳瑞，匆匆告退。此后，两位病员就听从吩咐，坐下来休息，但他们坐在同一张大椅子上，说个没完。

马奇先生讲述了他如何一心想给她们个惊喜，天气如何转暖，医生遂允许他趁机动身，布鲁克如何尽心尽力，而他又是一个多么诚恳的好小伙子。马奇先生说到此处，略略停顿，瞥了一眼埋头拨弄炉火的梅格，扬扬眉毛向妻子投去询问的目光，个中缘由，就留待各位去猜想吧。而马奇太太为何轻轻点了点头，又突然问道他想不想吃点什么，自然也不必多说。乔看懂了两人的神情，沉下脸来走开去倒酒和牛肉汁，撞上门后嘟哝道："我恨长了褐色眼睛的好小伙子！"

从没有过像今日一样奢侈的圣诞大餐。肥大的火鸡给汉娜端上桌时，非常壮观，肚里填满辅料，烤得焦嫩，点缀了红红绿绿的配菜。梅子布丁入口即化，果冻也是如此，艾美像只小飞虫，围着蜜罐，吃得不亦乐乎。每道菜都很成功，汉娜这才放心，说道："我心慌意乱，太太，这真是个奇迹，我亏了没把布丁送进烤炉，用葡萄干填了火鸡肚子，再拿屉布裹了火鸡扔到锅里煮。"

劳伦斯先生爷俩与他们一道用餐，还有布鲁克先生，乔始终对他黑着脸，逗得劳瑞嘿嘿直乐。两张安乐椅并排摆在餐桌上首，坐了贝丝和父亲，少许吃一点鸡肉和水果。大家为健康干杯，聊天，唱歌，再像老辈人说的，"念念旧"，皆大欢喜。计划中有乘雪橇一项，但姑娘们不肯离开父亲，客人们于是早早退席，暮色四合时，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围坐在炉火前。

"就在一年前，我们还抱怨圣诞节的黯淡。都记得吗？"乔问道，打破了畅谈之后一段短暂的沉寂。

"这一年大体说来很愉快!"梅格说,对了炉火微笑,庆幸自己在布鲁克先生跟前保持了尊严。

"我倒认为这一年过得不易,"艾美若有所思地望着闪亮的戒指说道。

"真高兴一年过去,我们终于把你盼回家,"贝丝坐在爸爸膝头耳语道。

"是条艰难的道路,我的小朝圣者们,尤其是走到后来。但你们路上都很勇敢,我想,那重负很快就可以卸掉了,"马奇先生说,慈爱地注视面前拢来的四张稚嫩的面孔。

"你怎么知道?妈妈告诉你的?"乔问道。

"也不全是。看看草往哪边摆,就知道风打哪边吹,我今天有些发现。"

"真的,快告诉我们!"坐在一旁的梅格喊道。

"这里就是一个。"他抬起梅格搁在椅子扶手上的胳膊,指指她有些粗糙的食指,手背上的烫痕,和手掌上两三处小小的硬茧。"我记得,那时,你的手白净光洁,这也是你最操心的一件事。它当然很美,但对我来说,现在就更美,从这些斑斑点点中,我读出了一段经历。炉火烧去的是虚荣,辛勤操劳的双手,换来的不只是几个水泡,我相信,十指虽然给针刺痛,但做出的针线活儿一定耐久,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了深情。梅格,我亲爱的,比起白嫩的双手或时髦的才艺,我更看重带来家庭幸福的家务劳作。我很骄傲能握住这只勤劳的小手,希望没有人早早就请求我把它交出去。"

梅格如果等待报答,那么,父亲握紧的手和鼓励的微笑,就是对她长时间辛勤劳作的最好报答了。

"乔呢?夸夸她吧,她一直努力,对我又那么,那么的好,"贝丝凑近爸爸的耳朵说。

爸爸笑了,抬头打量异常温顺地坐在对面的高个子女孩儿。

"虽然是一头拳曲的短发,但一年前我离开时的那个'假小子'不见了,"马奇先生说。"我眼前这位年轻女士,衣领挺直,靴带扣紧,不再吹口哨,说粗话,也不再像往常一样随地躺卧,她的面容有些消瘦,苍白,那是因为连日来照料病人,心情焦虑,但我喜欢看到这张面孔,

她的神情温和了，声音轻柔了。她不再欢蹦乱跳，始终轻手轻脚，慈母般地照料小妹妹，这让我很高兴。我很怀念往日那个野丫头，但如果代之而来的，是一个坚强，善良，帮得上忙的小妇人，我也很满足。我不知道我们的淘气包是否因为剪了头发才变得端庄了，但我知道，走遍华盛顿，也找不出有什么好东西，让我舍得花我的好女儿给我的这二十五美元去买。”

有那么一小会儿，乔亮晶晶的眼睛有些迷蒙，火光下脸上浮起红晕，自觉还算没有辜负父亲的夸奖。

“现在，该贝丝了，”艾美说道，她巴不得快些轮到她，但决心等待。

“她变化很小，我又怕说得太多，把她吓跑了，虽然她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害羞，”父亲乐呵呵地说。想起差点失去了她，父亲把她紧抱在怀里，脸贴着脸，轻轻说道：“你平安无事，我的贝丝，我会永远守护你，求上帝保佑。”

静默了一阵儿，他低头望着坐在他膝前小脚凳上的艾美，伸手抚摸她的金发说道：

“我注意到，艾美吃饭时也肯吃鸡爪了，整个下午，都在帮妈妈跑来跑去，晚上又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梅格，耐心，愉快地等在每个人后面。我还注意到，她不大吵闹了，不再频频照镜子，甚至提都没提她那枚漂亮的戒指，所以我断定她懂得了多想别人，少想自己，决心像制作她的泥塑一样，精心塑造她的性格。对此我很高兴，当然，我为她优美的雕像作品感到自豪，但更让我自豪的是，我可爱的女儿能用她的天赋，为自己也为别人塑造美好的人生。”

艾美感谢父亲，向他讲述了戒指的故事，这时，乔抽空儿问道：“贝丝，你在想什么？”

“今天我读了《天路历程》，书中，‘基督徒’和‘希望’二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季百合盛开的烂漫的‘芳草地’上，像我们现在一样，赶在继续上路，奔向终点前，愉快地歇息，”贝丝答道，她溜出父亲的怀抱，走到钢琴前，“该是唱歌的时候了，我想回到以往的位置。我试试来唱‘朝圣者’听到的牧童唱的那首歌。父亲喜欢这歌词，我特意谱了曲。”

说罢，她坐在心爱的小钢琴前，轻轻触动琴键，用他们从未想过能够重温的甜美歌喉，唱起像是专为她写的那首牧歌①。

低伏者不惧跌跤，
贫贱者不生倨傲，
谦卑者永远拥有，
上帝的悉心引导。

身外物是多，是少，
知足者欢乐长葆，
噢，主啊！请赐予我，
这如此难得的逍遥。

重负带给人充实，
朝圣者前路迢迢，
今生渺小，来世荣耀，
是百千年人间正道！

① 此首牧歌出于班扬的《天路历程》的第二部。

第二十三章　马奇阿婆歪打正着

就像蜂群拥簇着蜂王，第二天，母亲和女儿们还围了马奇先生转，事事都顾不上，只管候在一边，听他说话，这位新来的病号险些淹没在似水柔情中。他倚在贝丝安歇的沙发旁的大椅子上，另外三个姑娘围拢过来，汉娜也不时探探头，"瞧一眼这好人"，此刻，他们其乐融融，似乎再没有缺憾。但总像是少了点什么，年长的觉察到了，虽然没人说破。马奇先生和马奇太太目光不离梅格，不时焦虑地对视一眼。乔会突然沉下脸，大家见她对着布鲁克先生遗在门厅的雨伞挥拳头。梅格心不在焉，羞涩腼腆，不声不响，听到门铃声响就蓦然一惊，有人提起约翰她也会羞红脸。艾美说："人人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静不下心来，这真奇怪，爸爸不是已经平安归来了吗，"天真的贝丝直纳闷儿，不知邻居为何不像往常一样串门儿了。

劳瑞下午路过，看见窗前的梅格，顿时像是中了邪似的，单膝跪在雪地上，捶胸脯，揪头发，还双手紧握，仿佛在苦苦哀告。梅格要他规矩一点，赶快走开，他掏出手帕拧拧假想中的眼泪，踉踉跄跄转过墙角，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那傻小子什么意思？"梅格格格笑着，装作懵懂地问道。

"他是在向你演示，你的约翰将会如何如何。够动人的，是吧？"乔冷冷地说道。

"什么时候成了我的约翰，不是这样的，"梅格说道，但她的声音缠绵，好像是在愉快地品味这几个字眼儿。"求你别折磨我，乔，我说过我对他不感兴趣，不用再多说了，当然，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友好往来。"

"做不到了，有些事情已经说出口，劳瑞的恶作剧出卖了你。我不傻，妈妈也看出来了。你完全不是以往的你了，离我好像越来越远。我不想折磨你，会像个男子汉一样面对现实，但总得有个结果

吧。我讨厌拖拖拉拉，你要是有心，就利索点，赶快做个了结。”乔恼怒地说。

“他不张口，我又能说什么，可他不会张口的，因为爸爸说了，我太年轻，”梅格说道，怪异地笑笑，埋头在她的针线活上，显然并不同意爸爸的想法。

“就算他张口，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抹眼泪，脸红，由着他的意思，不会干干脆脆道出个不字。”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愚蠢，软弱。我当然知道我该说什么，我都琢磨过了，不会给人间个冷不防。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事应该有个准备。”

梅格下意识地摆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煞是可爱，乔不由得笑了。

“能告诉我你准备怎样说吗？”乔的问话多了些敬意。

“有什么不能。你已经十六岁，可以信得过了，况且，我的经验今后对你或许有用，你也会碰上这类事儿的。”

“最好碰不上。看着别人谈情说爱挺好玩儿的，我可不想跟个傻子似的卷进去，”乔戒惧地说道。

“未必就是傻子，只要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他也喜欢你。”梅格望着窗外的小径，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夏日的黄昏，小径上常见有恋人并肩走过。

“我想你会把这番话说给那男人，”乔说道，冒失地打断了姐姐的遐想。

“噢，我只能平静但干脆地告诉他，‘谢谢你，布鲁克先生，你当真很好，可我同意爸爸说的，我太年轻了，现在不宜答应什么，请不要再提此事，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

“嚯，挺潇洒的，嘴硬罢了！我不信你会这么说，就算你说了，管保他也不肯罢休的。他要是像书中遭拒绝的恋人一样没完没了，你就屈服了，免得伤了他的心。”

“才不会呢！我就告诉他我的心意已决，然后庄严地走出这间屋子。”

梅格边说边站起身来，正准备操练一番如何庄严离去，门厅传来

脚步声，吓得她连忙奔回座位上，埋头忙活，好像她的生计就靠了限期完成这点针线。乔忍住笑意，听有人轻轻叩门，上前把门打开，面无表情，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

“下午好。我来拿雨伞，捎带看看你父亲今天怎样了，”布鲁克先生说道，看看这位的脸色，又看看那一位，不免有点惶惑。

“挺好的，在衣帽架上，我去取，告诉他你来了，”乔口不择言，一时也分不清哪是爸爸，哪是雨伞，说罢转身溜走，给梅格留下个发表演说，显示庄严的机会。她的身影刚刚消失，梅格已经低头走向门口，口中嗫嚅：“妈妈想见你，请坐，我去叫她。”

“请别离开。我很可怕吗，梅格丽特？”布鲁克先生伤心的样子，令梅格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对不起人的事情。她的脸一直红到额头的发际，因为他以前从没叫过她梅格丽特，奇怪的是，她听着也挺入耳。她急于表明自己的友好和轻松，伸手做了个信赖的姿态，亲热地说：

“你对爸爸这么好，怎么会可怕呢？我刚想感谢你呢。”

“我能告诉你如何感谢吗？”布鲁克先生说，双手握住她的小手，低下头，褐色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梅格，梅格不由得心慌意乱，又想跑走，又想留下来听他说话。

“噢，请不要说，不说更好些，”她说道，试着想把手抽出来，虽然嘴上否认，但看来还是怕了。

“我不会纠缠你。我只弄明白，你对我是不是多少有一点在意，梅格。我当真爱你，亲爱的，”布鲁克先生温柔地说道。

这会儿该是平静而干脆地发表演说的时候了，但梅格错失良机。她忘了刚才预备下的每一个字，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声音之细微，迫得约翰只得弯下身来，捕捉她的愚蠢的答话。

他似乎认为费这力气是值得的，心满意足地笑笑，感激地握握那只绵软的小手，耐心劝说道：“你愿意试试找出答案吗？我太想知道了，我已经无心做事情，除非搞清楚我最终是否能得到那奖赏。”

“我还年轻，”梅格喃喃地说，奇怪自己为何心里怦怦跳，但又为此感到欣喜。

“我可以等待，与此同时，你也能学着喜欢上我。这功课很难吗，

亲爱的?”

“我要是打算学,就不难,不过……”

“那就做此打算吧,梅格。我愿意教你,这比德语容易,”约翰急切地插嘴,拉起她的另一只手,当他低头看她时,她已经没有办法捂起脸来。

他仍是一副恳求的口吻,梅格偷偷瞟他一眼,却发现他温柔的目光里充满欢喜,那笑容,分明是认定了自己胜券在握。这副表情惹恼了她。她记起了安妮·莫法特传授的那番浅薄的男女周旋之道,深藏在小妇人心底的恃宠而骄的情绪,突然苏醒,支配了她。她一阵激动,心中生出怪异的感觉,既然不晓得接下来该做什么,只有感情用事,于是,她突然脸色一变,抽出手来说道:

“我没有这个打算。你走吧,让我安静会儿!”

可怜的布鲁克先生从没见过梅格这副样子,茫然失措,仿佛眼见得美丽的空中楼阁轰然倒塌。

“你真是这个意思?”他慌忙跟在转身离去的梅格身后问道。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想操心这种事。爸爸说没有必要,太早了点,我看也是。”

“我能指望你慢慢改变想法吗?我等着,不再多说,你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别折磨我,梅格。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根本没用的,我看你还是别想了,”梅格说道,小试一下恋人的耐心和自己的魅力,心中不免暗暗得意。

这下轮到布鲁克先生心情沉重,面色苍白,完全就像书中她仰慕的男主人公,不同的是,他既没有绝望地拍脑门儿,也没有在屋里游走,长吁短叹。他只是站在那里,忧郁地望着她,一往情深,她不由自主地心软了。要不是马奇阿婆在这关键时刻一拐一拐地走进来,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老太太出门兜风时碰上了劳瑞,得知马奇先生回来了,克制不住对侄儿的思念,立马驱车赶来见他。全家人都在后面的屋子里忙,她悄没声儿走进来,指望给他们个惊喜。她确实惊了屋里的两个人,梅格像是见了鬼一样吓了一跳,布鲁克先生连忙隐入书房。

“哎哟喂,怎么回事?”她先见年轻绅士一脸苍白,又见梅格满面

通红,顿顿藤杖责问道。

“是父亲的朋友。你真吓着我了!”梅格支支吾吾地说,知道有一顿教训好听了。

“看得出来,”马奇阿婆坐下说道。“可你父亲的朋友倒是说什么来着,值得你脸红成这样?这事儿蹊跷,你给我说个明白,”藤杖又是一顿。

“不过是说说话儿。布鲁克先生来取他的雨伞,”梅格说道,但愿布鲁克先生已经夹了雨伞全身而退。

“布鲁克?那男孩儿的家庭教师?是了!我明白了。我全都清楚。乔在你父亲的一封信里无意中发现一个馊主意,我想法让她招了。你还没傻乎乎答应下来吧,宝贝儿?”马奇阿婆忿忿地高声问道。

“小声点!他会听到的。要不要我请妈妈过来?”梅格惶恐不安地说道。

“不忙。我有话对你说,我还得赶紧说。告诉我,你是不是打算嫁给这个,这个库克?果真如此,你可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想想吧,别没了理智,”老太太加重语气说。

马奇阿婆自有本领,甚至最温和的人,也能给她激起逆反心理,而且她还乐此不疲。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固执的一面,尤其是在年轻又坠入情网时。马奇太太如果撺掇梅格接受约翰·布鲁克,梅格没准会宣布,她才不干呢,而现在有人居高临下地禁止她,梅格当即拿定主意,她偏要喜欢布鲁克。她本来也有此意,再加上赌气,已是情绪激动的梅格一反常态,根本不买老太太的账。

“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马奇阿婆,随便你把钱留给谁好了,”她坚定地点点头说道。

“啧,啧,啧!你就这样对待我的忠告,小姐?等你在茅草棚里尝够了爱情的苦头,你会后悔的。”

“那也不会比有些住了豪宅的人更差,”梅格强嘴道。

马奇阿婆戴上眼镜,打量眼前的姑娘,她还真没见识过梅格闹点小脾气。梅格其实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回事,她只觉得自己勇敢,独立,很高兴只要她愿意,就能维护约翰,伸张爱他的权利。马奇阿婆发现自己操之过急,沉吟片刻,重打锣鼓另开张,尽可能委婉地说:

"好了,梅格,我亲爱的,理智点,听话,啊。我是为了你好,不想看你头一步就走错,毁了你的一生。你该嫁个好人家儿,帮家里一把。你有责任嫁给富人,这话你得记住。"

"爸爸和妈妈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喜欢约翰,虽然他很穷。"

"你的二位爸妈,我亲爱的,幼稚得像孩子。"

"我为此而高兴,"梅格断然说道。

马奇阿婆理也不理,继续她的说教:"这个,这个路克是不是很穷,也没有什么阔亲戚?"

"是没有,但他好朋友很多。"

"朋友不能当饭吃,试试看,你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冷漠。他也没什么生意,对吧?"

"眼下没有。劳伦斯先生准备帮他的。"

"那也长不了。詹姆士·劳伦斯这老头儿,想起一出儿是一出儿,指望不上。如此说来,你是打算嫁给一个没钱,没势,没生意的穷小子,成了家只怕要比现在更辛苦,而听了我的话,拣个值得的人家儿,你本可以一生无忧无虑?我看你不会那么糊涂,梅格。"

"哪怕等上半辈子,这也值得!约翰聪明,善良,他本事大着呢,他不怕吃苦,一定能做成事情,而且他精力充沛,又勇敢。人人都喜欢他,尊重他,我虽然很穷,年轻幼稚,他仍然爱我,这让我很骄傲,"梅格说道,她在吐露真情时,显得更加美丽。

"他知道你的亲戚有钱,宝贝儿。我看,他就是因为这个才爱你的。"

"马奇阿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约翰没有这么卑鄙,你再这样说下去,我一句都不要听了,"梅格愤怒地叫道,老太太的无端怀疑气得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我的约翰不会为钱而结婚,我也一样。我们愿意劳动,也准备耐心等待。我不怕穷,我一直都很快乐,我知道今后我也会快乐,因为他爱我,而且我……"

她突然截住了话头,想起她还没拿定主意,而且刚刚叫"她的约翰"走开,他没准会听见她这番前后矛盾的表白。

马奇阿婆着实气恼,她本来决意为她这个漂亮的侄女说一门好亲事,看到年轻姑娘脸上洋溢的幸福感,孤独的老妇人一阵难过,又

有点酸溜溜的。

“也好，我再不插手你的事了！你是个任性的孩子，这点愚蠢葬送的，比你想象的更多。不，让我把话说完。我对你很失望，也没有兴趣见你父亲了。你结婚时，别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一点东西。拜托你的，你的布克先生的好朋友照顾你们吧。我们从此再无瓜葛。”

马奇阿婆说罢，把门一摔，怒气冲冲地乘车离去。她这一走，似乎卷走了姑娘的全部勇气，梅格独自愣愣地站了一会儿，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她还没来得及拿定主意，布鲁克先生已将她拥在怀里，一口气说道：“我忍不住偷听了，梅格。谢谢你维护我，也谢谢马奇阿婆，她证明了你对我确实有一点在意。”

“她训斥我之前，我当真不知道是不是在意你，”梅格说。

“那么我现在不用走开了，可以幸福地留下来，是吗，亲爱的？”

此刻又是一次机会，可以发表那番决定性的演说，然后扬长而去，但梅格想都没想，柔声说了一句“是的，约翰”，随后把脸埋在布鲁克先生的外套里，从此在乔的面前永远失去了尊严。

马奇阿婆离开后十五分钟，乔蹑手蹑脚走下楼，在客厅门口停留片刻，听到里面没有声响，满意地微笑着点点头，对自己说：“她已经按计行事，把他打发走了，这下消停了。我得去拾点儿乐子，笑个痛快。”

但可怜的乔根本就没笑出来，她的脚刚跨过门槛，眼前的一幕就让她目瞪口呆，愣在了当场。她来，本是为了欢呼她的敌人一败涂地，歌颂姐姐意志坚强，容不得讨厌的情人打扰，却看到敌人安详地端坐在沙发上，而意志坚强的姐姐高踞在他的膝盖上，一副百媚千娇的样子，乔不觉倒吸一口凉气，仿佛给人兜头泼下一盆冷水，局势急转直下，怎不叫她神色大变。恋人们听到响动，转过脸来看见她，梅格跳起来，又是得意，又是羞涩，但乔口中的“那男人”竟然笑了，吻吻还在愣神儿的不速之客，镇静地说：“妹妹，祝贺我们吧！”

不光伤害，另加侮辱，这简直太过分了，乔狂怒地挥挥手，一言不发地掉头就走。她跑上楼，冲进屋子，吓了两位病人一跳，自己只管悲痛地叫道：“噢，有没有人快下楼去看看！约翰·布鲁克行为不轨，梅格还纵容他！”



马奇先生和太太匆匆奔出去，乔一头栽到床上，哇哇大哭，怒不可遏地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贝丝和艾美。两个小姑娘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儿，简直妙不可言，乔从她们那里得不到安慰，一气之下，躲到阁楼上，向她的小耗子们去诉说委屈。

没人知道那天下午客厅里发生了什么事，总之，话是说了不少，令众人惊讶的是，一向沉默寡言的布鲁克先生神采飞扬，雄辩滔滔，他先求婚，又来宣布计划，接着说服他们按照他的想法来安排一切。

他还没有描绘完他要给梅格搭建的人间乐园，吃茶的铃声摇响了，他骄傲地挽了梅格就座，两人都那么欢喜，乔已经不忍再去妒忌和感伤。艾美为约翰的痴情和梅格的端庄深深感动，贝丝从远处对他们微笑，马奇先生和太太和颜悦色地打量这一对新人，那般趁心如意，尤怪马奇阿婆要说他们俩“幼稚得像孩子”。大家吃得不多，但个个喜气洋洋，老宅子因为见证了家中这第一桩浪漫故事，似乎也大放光明。

“这回你不能说没有一点开心的事了，对吗，梅格?”艾美说，心里琢磨如何把这二位恋人组合在她的素描中。

“一点不错。我说这话之后，变化多大啊！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梅格答道，她沉浸在幸福的梦幻之中，远离了面包啦，黄油啦这类家常。

“苦尽甜来，但愿这一次是时来运转了，”马奇太太说。“说起来，很多家庭时不时会有那么一年，祸事连连。我们的这一年就是如此，幸好结局很不错。”

“但愿来年的结局好过这个，”乔咕哝道，梅格当了她的面与一个陌生人亲亲密密，让她很不自在，她深深依恋几个人，生怕他们忘了或者顾不上她。

“我希望从现在起的第三个年头，有个更好的结局。我是说肯定会，只要我努力按计划行事，”布鲁克先生说，他微笑着望了梅格，似乎从此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

“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艾美说道，她巴不得婚礼快快举行。

“我还要学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时间却是太短了，”梅格应声说，脸上浮现出从没有过的沉静。

“你只须等待，事情由我来做，”约翰话音未落，已经开始忙不迭地收拾梅格的餐巾，乔见他如此殷勤，不由得摇了摇头，听见咣当一声门响，松了口气，心里说：“好啦，劳瑞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点儿正事儿了。”

但乔大错特错，劳瑞一头扎进来，眉飞色舞，携来一大捧的新婚花束，送给“约翰·布鲁克太太”，显然自认为全靠他运筹帷幄，才有了这桩美好姻缘。

“我准知道布鲁克事事都不落空，他从来如此，只要拿定主意，天塌了也挡不住他，”劳瑞说道，献上了他的花束和祝贺。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吉兆，现在就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布鲁克先生答道，他这会儿见谁都亲，即使是他这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就算我远在天边，也会赶回来，光是乔的脸色，也值得一瞧了。你似乎不高兴，女士，怎么回事？”劳瑞随她来到客厅的一端，众人都在那里迎接劳伦斯先生。

“我不赞成这桩婚事，不过我认了，一句坏话也不说，”乔庄严宣告。“你想不到放弃梅格对我有多难，”她的声音微微颤抖。

“你并没放弃。只是与别人分享，”劳瑞安慰她说。

“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我失去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乔叹息一声。

“无论如何，你还有我呢。我知道，我不够好，但今生今世，我永远和你站在一起。请相信我！”劳瑞的话确实发自内心。

“我知道你会的，真的很感激。有你在身边，我从来都很安心，特迪，”乔感激地拉拉他的手说道。

“好啦，那就别伤心了，这才是好样儿的。你瞧，没什么不妥的。梅格很幸福，布鲁克一定会不辞劳苦，很快安顿下来，爷爷也会照应他，何时梅格有了她的小家，多让人高兴。她走后，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在一起，我很快就上完大学了，那时，我们去周游世界。这样你感觉好些了吗？”

“但愿我感觉好些，但谁又能说清三年以后的事情，”乔感慨道。

“不会错的。你何不畅想一下那时我们都将身在何处？我倒愿意，”劳瑞答道。

"算了吧，说不定就想到什么伤心的事儿了，现在人人都这么快乐，还能比这再好吗?"乔的目光缓缓扫视过整个屋子，神色也开朗起来，因为这的确是个其乐融融的场景。

父亲和母亲静静坐在一起，二十年前的浪漫情景从头再现。艾美在为恋人画像，恋人坐在一边，忘情地进入了一个美好的天地，脸上焕发光彩，那一份优雅实在难为了我们的小艺术家。贝丝卧在沙发上，快乐地与她的老朋友交谈，老人家拉着她的手，似乎这只手拥有魔力，能带他走向沉静与平和。乔懒散地倚在她心爱的低椅上，难得一副肃穆神情，劳瑞靠着她的椅背，下巴与她的鬈发齐平，绽露出纯真的微笑，对着映出他俩的穿衣镜向她点头示意。

好了，梅格、乔、贝丝和艾美就此谢幕了。帷幕是否还会再拉开，全看诸位对这出叫做《小妇人》的家庭剧反应如何。



ISBN 7-02-004835-8　　定价 13.00元